

# 品花宝鉴

中



中国古典名著  
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

# 品花宝鉴

(中)

(清) 陈 森 著

# 目 录

| 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|-------|
| 第二十一回 | 造谣言徒遭冷眼  | 问衷曲暗泣同心  | ..... | (261) |
| 第二十二回 | 遇灾星素琴双痛哭 | 逛运河梅杜再联情 | ..... | (272) |
| 第二十三回 | 裹草帘阿呆遭毒手 | 坐粪车劣幕述淫心 | ..... | (287) |
| 第二十四回 | 说新闻传来新戏  | 定情品跳出情关  | ..... | (297) |
| 第二十五回 | 水榭风廊花能解语 | 清歌妙舞玉自生香 | ..... | (307) |
| 第二十六回 | 进谗言聘才酬宿怨 | 重国色华府购名花 | ..... | (320) |
| 第二十七回 | 奚正绅大闹秋水堂 | 杜琴言避祸华公府 | ..... | (332) |
| 第二十八回 | 生离别隐语寄牵牛 | 昧天良贪心学扁马 | ..... | (346) |
| 第二十九回 | 缺月重圆真情独笑 | 群珠紧守离恨谁怜 | ..... | (359) |
| 第三十回  | 赏灯月开宴品群花 | 试容装上台呈艳曲 | ..... | (371) |
| 第三十一回 | 解余醒群花留夜月 | 萦旧感名士唱秋坟 | ..... | (383) |
| 第三十二回 | 众名士萧斋等报捷 | 老司官冷署判呈词 | ..... | (396) |
| 第三十三回 | 寄家书梅学使训子 | 馈赈仪华公子辞宾 | ..... | (407) |
| 第三十四回 | 还宿债李元茂借钱 | 闹元宵魏聘才被窃 | ..... | (420) |
| 第三十五回 | 集葩经飞花生并蒂 | 裁艳曲红豆掷相思 | ..... | (434) |
| 第三十六回 | 小谈心众口骂珊瑚 | 中奸计奋身碎玉镯 | ..... | (449) |
| 第三十七回 | 行小令一字化为三 | 对戏名二言增至四 | ..... | (463) |
| 第三十八回 | 论真赝注释神禹碑 | 数灾祥驳翻太乙数 | ..... | (476) |
| 第三十九回 | 闹新房灵机生雅谑 | 装假发白首变红颜 | ..... | (490) |
| 第四十回  | 奚老土淫毒成天阉 | 潘其观恶报作风臀 | ..... | (503) |

## 第二十一回 造谣言徒遭冷眼 问衷曲暗泣同心

此回书又要讲那魏聘才，在华府中住了一月有余，上上下下皆用心周旋的十分很好，又因华公子待他有些颜面，银钱又宽展起来，便有些小人得志，就不肯安分了。内有顾月卿、张笑梅，外有杨梅窗、冯子佩一班人朝欢暮乐，所见所闻，无非势力钻营等事，是以渐渐的心肥胆大。从前在梅宅有士燮学士在家，虽不来管教他，自然畏惧的。而且子玉所结交的，都是些公子名士，没有那些游荡之人。譬如马困槽枥之中，虽欲泛驾也就不能。此时是任凭所欲，无所忌惮。

一日，因张、顾二人有事，遂独自出城，雇了一辆十三太保玻璃热车，把四儿也打扮了，意气扬扬，特来看子玉之病。已到梅宅，进去见过颜夫人，即到子玉房中来。子玉已经病了月余，虽非沉痾，然觉意懒神疲，饮食大减，情兴索然。有时把些书本消遣，无奈精神一弱，百事不宜，独自一人不言不语，有咄咄书空气象。就是颜夫人，也猜不出儿子什么病来，只道其读书认真，心血有亏，便常把些参苓调理，无如药不对病，不能见效。世人说得好，心病须将心药医。这是七情所感而起，叫这些草根树皮如何解劝得来。只有子玉自己明白，除非是琴言亲来，爽爽快快的谈一昼夜，即可霍然。倒是聘才猜着了几分，进来问了好些话。子玉因这几日没人来，便觉气闷，聘才来了，也稍可排解。问那华公府内光景，聘才即把华公子称赞得上天下地选不出来，又夸

其亲随林珊枝及八龄班怎样的好，就说琴言也不能及他。

子玉听到提起琴言，便又感动他的心事，即对聘才道：“琴言原是吾兄说起的，及我亲见其人，果是绝世无双，怎么如今说有多少比他好的呢？”聘才道：“琴言相貌原生得好，但其性情过冷，譬如一枝花，颜色是好极了，偏在树高头，攀折不到，叫你不能亲近他，人若爱花，自然爱那近在手边的了；譬如冬天的月，清光皎皎，分外明亮，人仰看时，那一片寒光，冷到肌骨，比起那春三秋八月的月，又好看又不冷，自然就不如了。”子玉道：“这是粗浅的比方。花若没有人折，花便自保其芳；月到没有人看，月更独形其皎。若说难折的花，固不亲于人手，若遇珍禽翠羽，仙露清风，越显花的好处，岂非难攀所致乎！若说寒天之月，固不宜于人赏，若遇寒梅白雪，清波彩云，愈见月的清光，岂为寒冷所逼乎？大约琴言之生香活色，人所能知，而琴言之挚意深情，人罕能喻。第以寻常貌似之间取之，故有雅俗异途之趣。世有琴言遭逢若此，此天之所以成此人，不致桃李成蹊也。”这一席话，子玉心内真是深知琴言，故有此辩，没有留心竟把个魏聘才当作俗人异趣了。聘才心上有些不悦，只得勉强应道：“很是，很是。琴言的好处，我早说过，大抵世间人非阁下与我，就不能赏识到这分儿了，我也想去看看他，不晓得他到底是什么病？”子玉道：“你今日去么？”聘才道：“且看我还有点事，如便道就去的。”子玉道：“你若见他，切莫说我有病。他若问你，你说不知道就是了。”聘才道：“我会说。你有什么话告诉我，我替你说到。”子玉道：“我没有什么活。”又停了一回道：“就说我叫他不要病。”聘才笑道：“你怎么就能叫他不要病？你能叫他不要病，他自然也能叫你不要病了。”子玉自知失言，也就笑了一笑，又忙

忙的改口，说道：“已经病了，这也没法，但是我劝他切莫要病上加病。他若晓得我病，你就不必瞒他，只说我的病不要紧，几天就好的。你说香畹这人最好的，常可以找他去谈谈。只要郁闷一开，自然好得快了。”这句话，聘才却不甚懂，便也答应了。子玉又道：“我也不能去看他，他见香畹就是了。”子玉一面说，神色之间，便觉惨淡。聘才明白这病，为琴言而起，便又想道：“庾香真是无用之人，既然爱那琴言，何妨常常的叫他，彼此畅叙，自然就不生病了。何必又闷在心里，又不是闺阁千金，不能看见的。”便辞了子玉，也不去找元茂，略到账房门房应酬应酬就出来，一直到樱桃巷琴言寓里来。

恰好长庆出门去了，聘才便径进琴言卧室。只见绿窗深闭，小院无人，庭前一棵梅树，结满了一树黄梅，红绽半边，地下也落了几个。忽听得一声：“客来了，莫要进来！”抬头一看，檐下却挂了一个白鹦鹉，见聘才便说起话来。对面厢房内，走出一人，便来挡住道：“相公病着，不能见客，请老爷外面客房里坐罢。”聘才道：“我非别人，我是和他最熟的。你进去，说我姓魏，是梅大人宅子里来的，要看他的病，还有话说。”那人进去说了，只听琴言在房里咳嗽了两声，又听得说，既是梅大人宅里来的，就请进来。那人出来便笑嘻嘻的说：“相公请！”

聘才进了屋子，却是三间，外面一间，摆了一张桌子，几张凳子。跟班的揭开了帘子，进得房来，就觉得一股幽香药味，甚是醒脾。这一间尚是卧室之外，聘才先且坐下，看那一带绿玻璃窗，映着地下的白绒毯子，也是绿隐隐的。上面是炕，中间挂一幅《寿阳点额图》。旁有一联是：“心抱冰壶秋月，人依纸帐梅花。炕几上一个胆瓶，插了一枝梅花。一边是萧次贤画的四幅红梅，

一边是徐子云写的四幅篆字。窗前放着一张古砖香梨木的琴桌，上有一张梅花古段文的瑶琴。里头一间是卧房了，却垂着个月色秋罗绣花软帘，绣的是各色梅花。

聘才再欲进内，只见琴言掀着帘子出来。聘才举目看时，见他穿一件湖色纺绸夹袄，蓝纱薄绵半臂，却比从前消瘦了几分，正似雪里梅花，偏甘冷淡，越觉得动人怜爱。即让聘才在上边坐了，自己却远远的坐在靠窗琴桌边一张梅花式样凳上，叫人送了一碗茶，又有小孩子拿了一枝白铜水烟袋，与聘才装了几袋烟。聘才便道：“我听得你身子不快，特地出城看你，近来可好些么？”琴言听得“出城”二字，即思想了一回，怪道庾香久不出来，原来搬进内城去了，因问道：“庾香几时搬进城的？住在那一城？离此多远？”聘才知琴言听错了，便道：“庾香是没有搬家，如今我在城里住，不在庾香处了。”

琴言听了，便不言语，似觉精神不振，就有些烦闷光景。聘才想道：“他问庾香就高高兴兴的，对我就是这样冰冷，实在可恶。横竖他们不常见面，待我捏造些事哄他，且看他如何？”问琴言道：“这月内见过庾香没有？”琴言道：“还是新年在怡园一叙后，直到如今没有会见。”聘才笑了一笑，又说道：“我晓得近来庾香是不记得你了。”琴言听了这句，着实诧异，便怔了一回，问道：“你说什么不记得了？”聘才故作沉吟道：“没有说什么，我说庾香近来有事，自然也就记不得你了。”琴言忙道：“他有什么事呢？”聘才道：“他有什么事，不过三朋四友，总在一块儿听戏吃酒的事，没有别的事。”琴言想了一想，觉得这话有些蹊跷，因又问道：“我闻庾香有病，又听得他到过怡园几次，我没有遇着。”聘才故意冷笑一声，不言语。琴言心上更动了疑：“难道庾香近



来真不记得我了，难道他与别人又相好么？”因又想到：“那日玉龄这么引他，他却如此发气，断无与别人相好之理。聘才的话支支吾吾，半吞半吐，似乎又有些隐情在内。他说进城住了，是已不在庾香处，怎么又晓得庾香的事呢，若庾香竟没一毫的事，他又何必来逛我呢。”便怔怔的低了头想，又想到：“这聘才也不是什么好人，他向来的话，是信不得的。我看庾香就是无心于我，也断不致在外胡闹。”心上虽如此想，却又忍不住不问，问道：“我看庾香是个正人君子，不像爱闹的人。”聘才想到：“我若说他认得的人，他会访问，便对出谎来。若说个与他不来往的人，就没对证了。”因慢慢的讲道：“人的情欲是不定的。没有引诱他的朋友，自然也想不起来。没有尝过这味儿，自然是不晓得。从来说‘近朱者赤，过墨者黑’，有那一班混账人，引他上这条路，又吃了些甜头，自然也就往里钻了”说到此，又叹了一口气道：“我倒可惜庾香，起初倒是个正经人，讲究些情致，不肯胡闹的。始而我听得人家讲，我还不信。及至今日我去看他，我进去是向来不用通报的，一直到他书房外间，就听见笑声。他的云儿就忙的了不得，高高的喊一声：‘有客来了！’及到我进去，庾香却是卧在床上，脸上发红，有些慌张的样子。我看屋子里又没人，笑声也不像他，也不理会了。与他讲些话，他支支吾吾，所问都非所答。忽听床帐后有些响动，似乎藏着个人似的，我又不好问他，如可以见得我，也不用躲了。我就在他床上坐了一坐，后面帐子又动了一动，偏偏我的扇子又落下地来，我就留心了。借着捡扇子，将他帐子揭开些儿，低头一看，看见后面一双靴子及衫子边儿，是件白花绉绸的，我明白是个相公，倒猜着是你的。又想起你现病着，未必出来。又想到，是你，决不躲的。再看庾香满脸



飞红，装起瞌睡来，我怕他不好意思，只好辞了出来。走到门房门口，见跟那联珠班内蓉官的得子与那些三爷们讲话，我知道是蓉官了。玉依，你想蓉官这种东西，交他做什么？就叫个相公，也不用瞒人。我真不懂我们这个兄弟的脾气。我也知道你为了他，很有一番情。他起初却很惦记你。又听得人说，他找你几回，你不见他，他所以心就冷了。你不问我，我不便说，你既问我，我就不忍瞒你。好顽相公，也是常事，我就恨他撇了你，倒爱这个蓉官，不但糟蹋了这片情，也玷污了自己的干净身子。”琴言一面呆呆的听，一面暗暗的想。心中虽是似信非信的，听到此话不知不觉的一阵心酸，便淌了几点眼泪下来。却又极意忍住，把这话又想了一回，身子斜靠了琴台，把一个指头慢慢儿擦那琴上的金徽。因又问道：“你见庾香就是这么样，也没有说些别的话？”聘才道：“我出房门时，他才说了一句，说：‘你想必去听戏，听什么班子？’我也没有答应他，我就走了。”琴言道：“你这些话，都是真的？”聘才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我是说过谎的吗？信不信由你。”琴言又道：“不是我不信，难道你坐了这半天，就这一句话吗？”聘才道：“我本来没有久坐，我又见他心上有事，也就不便多说。”琴言道：“庾香当真只说这一句话？”聘才道：“真没有两句，若有两句来，我就赌咒。”

琴言心上觉得十分难过，又不便再问，只得忍住了。聘才道：“我听你们在怡园见面，彼此很好，又见你送他一张琴，后来怎么样疏的？听说这琴也转送人了。”琴言听了，更觉伤心，低了头，一句话回答不出来。聘才又道：“或者因你常到怡园，他因此动了疑。你既与他相好，就不该常在度香处了，也要分个亲疏出来，这也难怪他有点醋意。”琴言心上一团酸楚，正难发泄，听

到此便生了气，似乎要哭出来，说道：“你讲些什么话？什么叫相好，什么叫醋意，我倒不晓得。”便借这气又哭起来，聘才心中暗暗的喜欢，便陪着笑道：“我说错了，我知你是讲不得顽笑的，不要恼我，与你陪礼。”便走拢来，想要替他拭泪。琴言娇嗔满面，立起身便进内房去了。聘才觉得无趣，意欲跟进去，只听琴言叫那小使进去吩咐道：“你请魏少爷回府罢，我身于困乏，不能陪了。”说罢，已上床卧了。

这边魏聘才听了心中大怒，意欲发作，忽又转念道：“他是庾香心上人，糟踢了他，又怕庾香见怪，权且忍耐，慢慢的收拾他。屡次遭他白眼，竟把我看得一钱不值，实在可恨。我不能摆布他，也枉做了华公府的朋友了。只得忿忿而出，坐上了热车，风驰电掣的去了。

再说琴言在床卧了，觉得阵阵心酸，淌了许多眼泪，左思右想，不能明白。忽想起素兰那日之言，说同庾香前来，因为师傅请客，不得进内，说到此又被人打断。这几天又寻不着他，何不再寻他来一问，便知庾香的光景了。即着人去寻素兰，素兰回家即换了便服过来，这边琴言接着，就在房里坐下。素兰道：“你寻我有什么事？莫非又要我做庾香的替身么？”琴言笑道：“我有一件好难明白的事，要问你。”素兰道：“什么难明白的事，你且说。”琴言道：“你方才说起庾香，你近来见他么？”素兰一笑道：“果然，果然！你除却庾香，是没有事寻我的。我们前日在怡园看龙舟，度香请庾香，他因病了没有来。度香说起他的病，有一个多月了，脸上清瘦了好些，十天前到过度香处。并有一个笑话，说来人家真好笑，只怕你又要哭坏了，我不说罢。”

琴言听了，心上已觉回转，便道：“什么笑话？你快快说罢。”

素兰道：“媚香的生日，田湘帆做了一篇小序，大家说做得好，度香便抄了。那一天，庾香来，静宜便将小序给庾香看，庾香也赞了几声。度香在旁说道：‘湘帆好一个浓艳文心，愈艳愈好，愈浓愈好。’度香正赞湘帆的文章，庾香忽说道：‘玉依自然在玉艳之上，玉艳虽好，尚逊瑶卿、媚香一筹，而玉依则玉树琼花，似非人间花谱中可以位置。’静宜、度香初听了不知他说些什么，后来想了出来：他误听‘愈浓、愈艳’，当是问你与琪官那个好？他就所以说出这两句来，惹得静宜、度香笑个不了。庾香也想出错来，便着实不好意思，又支吾遮饰了几句。这么看起来，他是一刻不忘你的，将来就要入起魔来，这病倒有些难好呢，你听了不要哭吗？”

琴言听到此，便再忍不住，不觉呜咽起来，泪珠便是线穿的一样，把一个蓝纱半臂胸前淹透了一大块。素兰安慰道：“哭什么？你病还没有好些，就这么伤心，正是雪上加霜了，所以我不肯对你讲，知道你要伤心的”。琴言忽又蹬足道：“这魏聘才真不是个东西，无缘无故的糟蹋人，玷污人，造言生事。”素兰问道：“那个魏聘才？你因甚骂他？”琴言便将帕子掩了脸，索性哭个不止。素兰只得再三解劝，劝得住了哭，把前日宝珠、蕙芳行的酒令说给琴言听。说瑶卿还罢了，第一媚香尖利不肯吃亏的，偏偏吃了这闷亏；又听得他为潘三缠不清楚，媚香却不肯告诉人，人都传说出来，说媚香也怕他，到湘帆处躲了好几天，如今是交代下人：若是潘三来，总回不在家。又说他床后开了一个门，通得厨房，为避潘三之计。

琴言听了这些话，略有笑容。素兰便问魏聘才是何人，琴言略把去年搭船进京，及住在梅宅的话，说了几句，即对素兰道：

“细听起来，这魏聘才真是个小人，你问他怎的，不如不提他为妙。”素兰道：“不为别的，我昨日在春阳楼吃饭，听得说，掌柜的闹了一件事，得罪了华公府一个师爷，便送到兵马司，打了二十个嘴巴，还出脱了几十吊钱，又是两桌酒席。听得人说那个人也姓魏，叫什么才，却是华公府里的。”琴言道：“我却听得他说，如今住在城里，不在庾香处了，我也没有问他在那里。”素兰道：“我听走堂的说起来，却说得原原委委。新年上，这姓魏的同了几个人，带着保珠、二喜，吃了五十几吊钱，掌柜的因不认识，写账的时候，想必说了什么话。后来姓魏的还钱又零零碎碎的，此刻还没有清楚。前日听说同了两个人，倒带了五个相公，从已初进馆，到申正才散，算账有七十余吊。掌柜的不晓得他是华公府出来的，便支支吾吾的不肯写，又说前账未清的话。那姓魏的酒也醉了，就把笔摔了，又把大砚台一推，推下柜去，可可里头放着一桌家伙，砸得粉碎。掌柜的不依，喧嚷起来，经众人劝散了。只得仍就写了票子，票子上写的上华公府师老爷。掌柜的就着了忙，一面招陪他出了门，只道没有事了。谁晓得第二天一早，兵马司就是一支火签，一条炼子，拿掌柜的套了就走。还是求了张仲雨，花了几十吊钱，去讲了情，只打了二十，才放出来；又送了两桌酒席与张二爷。他们说是魏什么才，方才听你骂他，想必就是这个魏聘才了。”琴言道：“管他是不是，横竖叫魏聘才的总不是东西就是了。”因又问道：“那日你同庾香来，遇见我师傅请客。那一回的说话，还没有说完，到底讲什么？”素兰就把那一天子玉的光景，细细述了一遍，又道：“我也为你说得口渴了，你茶都没有一碗。”琴言笑道：“说话说得要紧，忘了吩咐，快沏茶来。”素兰吃了两口茶，便笑道：“庾香与你倒是一样的心肠，

竟是一副板印出来的。”琴言道：“怎么一样呢？”素兰道：“我看你屋子里及身上，处处都是梅花，是因他姓梅，所以借这梅花，是睹物怀人的意思。庾香近来这一身都是琴。”琴言笑道：“我不信，怪重的东西，况这么长的怎样带在身上？你别哄我！”素兰便大笑起来道：“呸！你这个傻子，难道你身上种着梅花吗？”琴言也笑了，素兰道：“我听度香说，庾香身上荷包、扇络等物，无一不是琴的样式，连扇子上画的也是两张琴，一张是正的，一张是反的，你说这心肠不是与你一样么。”说得琴言又哭了，素兰道：“你要哭，我以后再不说了。”琴言又只得忍住道：“你再说，我不哭就是了。”素兰笑道：“我也没得说了，你方才恨这魏聘才，到底是什么缘故？”琴言就把聘才方才说子玉的话，一一细说了一遍。素兰沉吟了一回道：“据我看，庾香是断无此事的，你断不必信他。”琴言道：“我起初见他说的光景倒像真的一样，倒有几分疑心，今听你讲起庾香来，是断断没有的事。只不晓得魏聘才这个杂种，定要造言生事，糟蹋庾香做什么，真是人心都没有了。”素兰道：“想必是庾香得罪了他，也未可知。或者他要离间你们，他也有什么想头，也未可知。”琴言冷笑道：“他有想头，难道他进了华公府，我就肯巴结他么？”素兰想一想道：“我倒嘱咐你，这东西既然进了华公府，自然便小人得志起来，要作些威福，我们也不可得罪他。从来说恶人有造祸之才，譬如防贼盗一样，不可不留一点神。”琴言道：“我是不管，我是不理他，他能拿我怎样？”

当下与素兰说话，又问了些外间的事，直到二更之后，素兰方自回去。临走时又对琴言道：“歇几天我想个法儿，请庾香来

会会你。”说罢也自去了。不知魏聘才受了琴言这些冷淡，未必就此甘休，想要生出什么事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十二回 遇灾星素琴双痛哭 逛运河梅杜再联情

话说前回书中，陆素兰应许了琴言约子玉出来相会，话便说了这一句，明日恰好是端午，是没有工夫的。偏又接连唱了三天堂会戏，素兰身子也乏了，又静养几天。这边琴言是度日如年，天天使人来问他，把个素兰弄得没有主意。又因自己寓中来往人多，也不甚便。若借人地方，或是酒楼饭馆，一发不好说话，又不便请陪客，使他们有怀难吐。想来想去，只得借逛运河为名，静游一天，倒也清静。主意定了，便叫人到大东门外，雇了一个精致的船。又把自家的玩器陈设，笔砚花卉等物，搬些下船安置。便知会琴言明日早晨下船，尽一日之兴，也不约别人。因想起子玉处，怎样去请呢，只好借度香名，遂将请他的缘故，细细写明封了口，着人送去了；并吩咐对他门上，只说怡园徐老爷请他逛运河便了。

送信人照着吩咐，一径到梅宅来，投了书信。子玉正在闷闷不乐，将子云所赠之瑶琴，翻着琴谱，捡那容易的在那里学弹。忽又将琴翻转。将那琴铭诵了几遍。只觉绿阴满院，长日如年，想不出什么解闷的事来。正在情绪烦闷之时，忽见云儿拿了一封信进来，放在桌上，说怡园徐老爷送来的，明日请逛运河，并要回信呢。子玉取过书来一看，觉得封面上字迹，写着梅少爷手启，端端正正，不像子云、次贤笔迹，因想道：“或是叫书童写的也



未可知。即拆开一看，第一行是“陆素兰谨后，庾香公子吟坛”云云。心中倒觉跳了一跳，香晚何故作札来，莫非玉侬有什么缘故么？遂即一字字的细看，看完了又看，至两三遍，脸上便自然发出笑来，便对云儿道：“你去叫来人候一候，我即写回信。”云儿出去了，子玉又看了一遍，便觉心花大开，病已去了九分，遂即忙研墨伸纸。前半写的是感激的话，后半写的是必到的话，准于明日辰刻赴约。写完了，又看了一回。也将信封了口，再写签，忽又想道：“怎样写呢？”略一踌躇，便悟道：自然也写徐老爷了。写完用上图章，向云儿交与来人，说明日必来。来人得了回信即回，呈与素兰看了，见他写得勤勤恳恳，感激不尽，便也喜欢，就拿了信，高高兴兴走到琴言处来。

才进二门。就听得一片嚷闹之声。素兰吃了一惊，便轻了脚步，走到东边一间客房，从窗缝里望去：只见有两个人，一个坐着，一个站在中间捶台拍桌子的骂人。素兰看了，着实害怕。只见那坐着的穿一件青绸衫子，有三十来岁，黑油油一脸的横肉，手里拿着两个铁球，冷言冷语，半闹半劝；那一个也有三十余岁，生得短项挺胸，粗腰阔膀，头上盘起一条大辫，身上穿着一件青绸短衫，腿上穿着青绸套裤，拖着青缎扣花的撒鞋，抡起了膀子，口中骂道：“什么东西，小旦罢了，那一个不是你的老斗。有钱便叫你，偏你这小鸡巴肉的，装妖作怪，装病不见人。比你红的相公，老爷们也常叫，好呢赏几吊钱，不好滚你妈的蛋。小忘八蛋，你不滚出来，三太爷就毁你这小杂种的狗窝，还要肉你那老忘八蛋师傅呢。”那一个坐着的说道：“老三，且别生气，你候着。我瞧他，今儿咱们来了，他不敢不出来。”琴言家里的几个人，尽着招陪软央，说道：“琴官实在有病，好不好都拿不定。这几天

如果好了，总叫他师傅领着到两位太爷府上磕头。今儿求你能高高手，实在他病势沉得很，你就骂他，他也断不能出来。他师傅又进城去了，总求你能施点恩。过了今天，明日再说，我们替你能陪个礼，消消气罢。”便请了一安，拍着那人的背请他坐下。那人只是气哄哄的不肯坐，那穿青衫的又说道：“老三，你听这个说话不错，咱们饶了他这一次，到明后日再来，如再不出来，咱们就拿鞭子抽他，他敢怎么样呢？”那琴官的人，即向那穿青衫的道：“求你能劝劝这位爷，索性候他病好了再来，明日瞧着是不能好的，你能总得宽几天限。明日先叫他师傅到府上陪罪，候琴官好了，再同过来说罢。”又作了一揖，又送上两钟茶，将他的水烟袋装好了烟，送给他。那人也只好收篷，便道：“不是我性子不好，实在情理不堪，就是六十二斤半，我也见过，倒没有见过这样大相公。你们打听打听，春林、凤林这么红的人，你三太爷点一点头，马上就跟了来，从没有上门不见人，叫人挡住，又撒谎说病着呢。猴儿崽子，躲着作什么，又不是少只眼睛，短条腿儿，见不得人。”那青衣的站起来说道：“老三算了，咱们也要吃饭去了。”那人道：“到那里去吃饭？就叫他们预备饭，咱们吃了再说。”两人仍又坐下了。琴言的人看这光景，似有讹诈之意，便想了一想，既碰着了瘟神，不烧纸是退不去的。只得进内问了琴言，提出两吊钱来，陪着笑道：“本要留太爷们吃顿饭，今日厨子又不在家，恐作得不好，反轻慢了太爷们。琴官预备个小东，请你能各人上馆去吃罢。”便双手将钱送上来。那青衫子的倒要接了，那短衫子的一看，只有两吊钱，便又骂道：“他妈的巴子，两吊钱叫太爷们吃什么？告诉你，太爷们是不上白肉馆、扁食楼的，一顿饭那一回不花十吊八吊，就这两吊钱？”说着凸

出了眼珠看着。琴言的人，倒也心灵，便又陪笑道：“不要忙，这原是孝敬一位太爷的，还有两吊，再送出来。”即转身又拿出两吊钱，作了一个揖，再三求他们收了。那短衫子的尚作出怒容，那穿青衫子的便提了钱，搭上肩头，一手拉了那人出来。

素兰正在窗缝里偷瞧，已惊呆了，不提防他们出来，急走时，已被那短衫子的看见了，便道：“你这个小杂种，又是谁，往那里跑，快过来，你爷爷正要找你呢。”素兰急得没有命的跑了出来，那人也赶出大门，幸亏素兰跑的快已回去了。这条胡同却是短的，两家斜对门，都在胡同口边。那个人当是跑出胡同，也不来追赶，便问琴言的人道：“方才这个小兔子，在那个班子里，在什么地方？他见三太爷就跑，三太爷偏要找他。”琴言的人道：“这是登春班的，名字我倒想不起来，他住得远，在石头胡同呢。”两人还是胡言乱道，一路歪歪斜斜的去了。里边琴言听得骂他，已经气得发昏。

你猜着这两人是谁？无缘无故来闹？原来一个是华府中的车夫，那个青衫子是跟官厨的三小子，魏聘才花了八吊钱买出来的。

这边陆素兰跑了回去，吓得心头乱跳，两额飞红，几乎哭出来了。急到房中坐了，定了定神。好一回心上又惦记着琴官，受了这一场辱骂，不知气得怎么样子。欲要过去看他，恐又遇见那两个，踌躇了半晌，到底放心不下，只得叫人先去看了，没有人，方才三步两步忙忙的去。到琴言房里，只见垂着蓝纱帐，一片呜咽之声。素兰挑起了帐子，一手拍着琴言道：“起来罢！好事来了，如今且不要气，有一封信在这里，给你看看。”琴言回转身来，见了素兰，更觉伤心，便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横竖我也

要死了，活着这么受罪，不如死了倒干净。兰哥你是我的大恩人，既和我相好一场，索性作个全始全终的人。我死了，求你转求度香，把我这尸骨，葬在怡园梅崦的梅树下，我就作了鬼，也是快活的。再不然把我烧了灰，到那山高水深的地方，顺风吹散了，省得留一个苦命的痕迹在世间，叫人家想着，恨的恨，疼的疼。兰哥、兰哥！你是疼我的。你倒任我死罢，不用劝我。横竖我才十六岁，已经活得不耐烦了，自小儿生在苦人家，又作了唱戏的，受尽了羞辱。我正不知天要叫我怎样，要我的命，就快一点儿。又何必这么糟蹋人呢？”说罢，就大哭起来，说得素兰也自哭了，意欲劝他，听他这些话，方才又见了这两个人，越想越替他难受，便也同哭个不住。

二人正正对哭了半个时辰。琴言见素兰为他如此伤心，心中十分感激，便拉了素兰的手，重新又哭，素兰见琴言拉着他哭，知道是感激他的意思，便又想到：“琴言如此才貌，偏有如此磨折，是天地竟妒这些有才貌的人了。我素兰也是花中数一数二的，若天地也要妒忌起来，也把这些磨折来磨我，便与玉依一样，那时节恐怕还没有个知心解劝的人呢？”又想到：“方才那两个人赶骂出来，也是生平第一回，从此也惹些祸患出来，也未可知。”便也九转回肠，索性对着琴言大哭，哭得家里人人惊骇，都走进来站着。怔怔的，劝又不敢来劝，知道是为日间所闹的事了。有两个人只得进来解劝，劝得各人略住了，然后出去拿了两盆脸水，泡了两碗茶，各自退出。这边两人虽止了哭，却讲不出话来，仍是呜呜咽咽的，含着眼泪。又停了好一回，陆素兰开口道：“日间的事，是我目睹的，我也替你伤心死了。那个人像是个土包，只不知怎样闹起来的？可晓得他是那里人？”琴言停了一停，

尚是带着哭道：“这两人也没有认识他的，据他们讲是极凶恶的样子，不知是那里来的？无缘无故的就闹起来。这就是我苦命人，命中注定有这些凶神恶煞。”素兰毕竟心灵，沉思了一回道：“我看这两人，像是大门子里赶车的，或是三爷，不要就是那个姓魏的指使来的也未可知。”琴言道：“不知是不是，但则魏聘才何仇于我，要使人来吵呢？”既又一想，恍然大悟道：“不错，不错！定是魏聘才使来的。不然，断无一进门来，无缘无故就骂的道理。但是这魏狗才，于我有何仇恨，定要糟蹋我，逼我死呢？”素兰道：“前日我原对你讲道，叫你留点神，不要得罪他，果然他已先下手了。”又想到：“究竟也是我们胡猜，也作不得准的。”琴言不语，呆呆的，又道：“横竖我也就死了，再有事，我也不怕。”素兰道：“你竟说傻话，死活是命中注定的，难道你自己去寻死不成？况且你当真死了，也连累了一个人，也要死了。”琴言道：“我是没有父母，又没兄弟姐妹，连累了什么人？干净的就是我一个。”素兰道：“别人也连累不着，疼你的虽多，也不至于为你死的。你怎么今日就想不起庾香来，难道他不要为你死吗？你且看看这是谁写的？”便把子玉的回信递与琴言，琴言当下接过信来一看，便即放下道：“这是人家与徐老爷的信，你给我看作什么？”素兰笑道：“你且不要性急，这是信面，你且看里头写的是什么？”琴言只得抽出信来，从头至尾看了一遍，又从起头再看，一句句的念了，又看一遍，即微微的笑道：“这不是庾香回你的信么，明日去逛运河，看信上是必定出来的。”素兰道：“你愿意他来，还是不愿意他来？”琴言又微笑，应道：“这是你去请他来，就不晓得明日天气好不好。五月间晴雨不定，不要明日一早就下起雨来，就不能来了。”素兰笑道：“天从人愿，咱们今日出了这

许多眼泪，也可当得一天雨，明日准是晴天。今夜你好好睡一宵，明日早些起来，到我那边同走，你对师傅只说到怡园去就是了。你身子不好，天气是阴晴不定的，衣服多带两件，恐怕船上的风大。”当下说说谈谈，他二人渐有喜色，素兰就同琴言吃了晚饭，又说了一回，二更多天，方才回去，琴言也就安歇了。

一夜病已退了八分，但添了一样毛病，越要睡，越睡不着。听着打了四更，忽呼呼起了几阵大风，就是倾盆大雨，雷电交加，琴言坐起来，长叹了几声。下过了一阵大雨，犹是萧萧索索的一阵细雨，雷声轰轰，只是不住，直到天明时，才止住了。琴言也倦极了，伏枕而卧，倒又熟睡起来。梦见素兰与子玉先在船中，自己刚刚要上船来，忽见岸上跑出两人：一个穿青的，光着脊梁，盘着辫子，赶上来一把揪了过去，骂道：“你这小杂种，日间装病不见人，怎么如今又跑到这里来了？”琴言哭喊救命，把身子用力一挣，却自己仍在床上，惊得一身冷汗，已是红日满窗。

听得窗外鹦鹉说起话来，道：“昨日的人又来了。”又把琴言唬了一大跳，只道又是他两个人来找他。原来素兰候了一回，不见琴言过来，只得着人来请，对他师傅说是同到怡园去的。长庆应允，就催琴言起来。净了脸，吃了一碗冰燕，命跟班的检出几件衣裳包了，带上车，辞了长庆，即到素兰处来。见了素兰，问道：“你昨日可约定庾香到这里来没有？”素兰道：“我是约他一直上船的，我犹恐他找不着，又着人假充怡园的人领他去了，此时一定先在船里。我要等他们将酒席什物等类齐备了，省得临时短少，也就要去了。”看那素兰为人，又精细，又聪明，差不多赶上蕙芳，不过尚少蕙芳赚潘三的辣手，较之他人，也就算足智多谋了。

却说子玉从二更躺下，也就巴不到天明，听了这一场雨，便短叹长吁的怨命，唯恐明日早上也是这样大雨，只怕萱堂就不叫他出门。起来开了窗子看天，恰又值南风大作，把雨直打进来。仰面看时，黑云如墨，电光开处，闪烁金蛇。忽然一个霹雳，震得屋角都动，连忙闭上了窗，挑灯独坐，幸到天明时就住了，尚有那断断续续的檐溜滴了好一回。此时已不及再睡，即叫醒了云儿，天已大明，红日将出。净了脸，吃了茶，又用了些点心，走到上房，颜夫人尚未起来。子玉在外间叫丫鬟梳了发，又复出来，各处尚是静悄悄的。再到书房来，心上想道：“素兰如此多情，况已屡次扰他，他虽然不在这上头讲究，我却过意不去。若给他银钱又恐被他着恼，当是轻看了他，只好送他些个东西罢。便即开了箱子，把向来亲戚朋友们送他的零碎东西，拉了几样出来，又捡了两匹江绸，两匹湖绸，带了十几两碎银子。自己收拾好了，再欲到上房告禀，只见李元茂披着件短衫，赤了脚，慌慌张张进来道：“我今日特意早起，想不到你已经早起来了。”子玉道：“我今日出门有事，所以略早了些。”元茂道：“我有句话商量。”子玉正要问时，只见云儿进来道：“徐老爷打发人来请，说客业已到齐了，就请少爷过去。”子玉也不及再问元茂，连忙便进上房，见颜夫人尚在梳头，子玉把出门的事告禀了。颜夫人道：“你这几日身子好些，出去散散也好，只要早些回来，不要贪凉，坐在风口里。多叫几个人跟去，衣服也多包两件。”子玉禀道：“衣服包好了，也用不着多人，云儿一个就够了。”颜夫人道：“随你罢，须要早早回来，饮食也要小心。”子玉答应了“是！”出来穿了衣服，把所带的东西衣包等件，先放上车。

正要出来，李元茂忽又前来拦住道：“你且慢走，我有一件



要紧的事，必要商量。”子玉着急道：“有什么事，快说罢！”元茂擦擦眼睛，打了一个呵欠，吞吞吐吐的说不出来。子玉道：“怎样？有话剪绝快说。有人在门口候我，你快说罢。”元茂道：“谁候着你？这么忙，今日还早得很呢。你听那个卖甜浆粥的还没有喊过来，你就如此着忙，作什么！”子玉心上真有些厌烦，便道：“你说有话商量，问你你又不说，倒把些闲话讲个不断，到底有什么话呢？”元茂道：“我这几日真穷极了，问你借几吊钱用用，就是这句话。”子玉道：“这件事也值得这么要紧，你对账房去说罢，总是一样的。”说着就走，元茂一把拉住道：“好人，好人，你着云儿去讲一声才好。我已向帐房借过，不好意思再去说，恐怕碰钉子。”子玉没奈何，又叫云儿进来，到帐房去说了。那边答应了，元茂才放子玉出来。

这一缠绕，看表上已到巳初一刻，子玉即忙上车，往大东门来。路又远，出得城时，已是午初，素兰早已先到了，一面又叫人在路口探望。少顷，望见子玉乘车而来，下了车，素兰衣冠楚楚的迎上岸来，请安问好。同上了船，便与子玉除了冠，脱了外面的衣服，素兰也换了便服。子玉谢道：“多感雅意，十分周匝，使我负薪顿释，得畅衿怀。领受盛情，何以图报？”素兰笑道：“效力不周，偏偏玉依今日病势加重，不能出来。又因昨日有两个无赖，把玉依痛骂一顿，因此气坏了。我昨日既约你出来，今日又不好来辞，只好我们二人权坐一坐，再散罢。我因玉依病重，也觉心绪不佳。总之好事多磨，是一点不错的。”

几句话说得子玉如冰水淋身，默然无语，怔怔的看着素兰好一回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不料今日之事果然如此，不出我之所料。香碗，只可借你白费了一番心，叫我无福之人不能消受。不晓我



昨夜因这一场雨，就是千愁万虑的，原知道今日是断不能会着玉依的。今日之勉强而来者，一来为你这番美情，不可辜负；二来或者天竟有不测的风云，竟叫人想不到，也未可知。那知人间得意的事，是万万想不到。而失意的事，是一想就着的。玉依之不能来，我早已想到，特不知玉依此刻，还是猜我出来的，还是猜我不出来的？若猜我不出来的，倒也罢了；若猜我是出来的，只怕他此刻的愁闷，还要比我胜几分呢。”说着便已红了眼睛，摇着头道：“这也奇了，这也实在奇了。”

素兰见了忍不住要笑出来，便对子玉道：“我们如今同去找玉依罢，去看看他的病何如？”子玉想了一想，道：“也可不必了，既然此地还见不着，就到那里必要生出别故来，也是见不着的。”素兰说：“他现病在床，怎么会见不着呢？”子玉道：“前日你我同去那一回，玉依不病在床吗？后来我又去过两次，皆没有见着。今日再去，也是断断见不着的。”说至此，不觉泪下，又道：“玉依！玉依！我与你大约就是那一面之缘了。”又向素兰道：“我本看得破，想得透，你只要劝他也看破，也想透才好，省却了许多愁虑。”素兰笑道：“你如今是悟透了，倘是玉依为你今日竟自带病出来见你，你还是看得破，看不破呢。若真是看破了，自然与他讲明，以后两下里不用牵挂的了。若看不破，自然彼此仍旧要想念。你此刻是没有见面，便想得明白，只怕见面，又想不明白了。”子玉竟默默无言可答，素兰又笑道：“玉依因不能来到，找了一个替身来会会你，不知你与他会不会？”子玉道：“是何等样人，认得我么？”素兰道：“也是我们同班的，相貌与玉依仿佛。玉依之意不过是叫你望梅止渴的意思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，可要他出来？”子玉沉思了一回，道：“如不像玉依，倒可以会会，如像

玉依，则当日怡园已经唐突过了，何必再叫婢学夫人呢！不但不愿见那人，而且于玉依实有所不忍。香畹，你是个明白人，想能见到，非我故作矫情。”素兰道：“你的话也是，你是不肯见他，我偏叫他出来。”

子玉尚要拦阻，已见素兰从后舱唤出一个如花似玉的人来。子玉乍见倒有些模糊，一来于琴言只叙过一次，二来这几月琴言容貌又消瘦了好些。从前是国色天香，清腴华艳。如今却像落花无言，人淡如菊了。及到看得明白时，那琴言已是掩面娇啼，冰绡淹渍，侧身坐了，只是哭泣。子玉道：“奇了，这不就是玉依，香畹何故造这些话来哄我？”素兰道：“不要认错了，到底是不是？”子玉道：“怎么不是？就只清减了些。这藐姑仙子，岂常人学得来的？”便道：“玉依，你可以不必伤心了，你的心我都知道的。”话未说完，便见琴言止了哭，说道：“你的病好了么？我知道你来过几次，但我是没有看过你，所以不好来。我昨日看了你与香畹的信，才彻底明白，倒是我害了你了。”说罢，又哭起来了。子玉道：“我是没有什么大病，不过身上稍有不快。况且我自知保养，只要你也看破些儿，也就容易好了。”便也淌下泪来。琴言道：“若非香畹昨日过来，我也死了，你今日也见不着我了。”便又哭了。子玉不解所云，见琴言如梨花带雨，娇柔欲坠的样儿。又见他说一句，哭一声，不觉一股心酸，直透出来，也就忍不住哭了。到闹得素兰没有主意，见两人凄凄楚楚，倒像死别生离的光景，不知不觉也哭起来。

三人哭作一团，到底还是素兰先住，便劝道：“今日请你们来，原为乐一天，何必哭哭啼啼。且已经半天过了，不到晚就要赶城，能有几个时辰欢乐，不如大家笑笑罢。”子玉勉强答应道：

“香碗之言极是，玉依也不必伤心了。”琴言道：“有什么欢笑呢？我们在怡园一叙，直到如今，是五个月。再候第二次欢叙，只怕也要一年了。这一年内，知道我能候得到候不到呢。大约这一场也就完结了。”说罢又哭，子玉劝道：“不妨，只要你身子好了，天天可以见得的，何必要一年呢。”琴言又哭道：“我就要好，只怕这魏聘才也不容我好，他是要我死了才甘心的。”子玉听了吃惊道：“你倒不要错怪这魏聘才，他背地里到极口说你好的。”琴言顿足道：“你还不知道呢，他若说我好，也不造你的谣言了，也不叫人闹上门了。”子玉不知缘故，便又问道：“这些话我全不懂得，聘才怎样造谣言？又怎样来闹呢？”琴言道：“你问他就知道了。”

于是素兰就把聘才那日所讲的话，细细述了一遍，惊得子玉神色惨淡，气得说不出话来。停了一回道：“奇了！奇了！他在我家住了半年，我并没得罪他，他何必要糟蹋我到如此光景呢？何以进了华公府就变坏了，正是梦想不到，以后我就断绝他便了。但使人来闹，又是怎样呢？”素兰、琴言听得聘才进了华公府，才晓得闹春阳馆的就是他，则昨日的事，亦不必疑心了。素兰又把昨日那两人骂话，并赶他的光景，也述了一遍。子玉听了又骂，又恨，忍不住又哭了。

此时船已开行，素兰的家人把酒肴都摆上来，素兰一面敬酒，一面劝，子玉、琴言只得坐了，悲从中来，无言相对，尚复何心饮酒。经素兰苦劝，只得勉强饮了几杯，终究是强为欢笑，亦不知何所为而然。在琴言心上，终觉得生离死别，只此一面，以后像不能见面的光景。子玉也觉得像是无缘，料定是不能常见的。此是大家心上，想到极尽头处，自然生出忧虑来，这是人心

个个相同，不过用情有至有不至耳。

当下船已走了三四里，三人静悄悄的清饮了一回。子玉一面把着酒，一面看那琴言，如蔷薇濯露，芍药笼烟，真是王子乔、石公子一派人物，就与他同坐一坐，也觉大有仙缘，不同庸福。又看素兰，另有一种丰神可爱，芳姿绰约，举止雅驯，也就称得上珠联璧合。今日这一会，倒觉是绝世难逢的，便就欢乐顿出，忧愁渐解。琴言看子玉是瑶柯琪树，秋月冰壶，其一段柔情蜜意，没有一样与人同处。正是傅粉何郎，熏香荀令，休说那王谢风流，一班乌衣子弟也未必赶得上他。若能与他结个香火因缘，花月知己，只怕也几生修不到的。虽只有这一面两面的交情，也可称心足意了。渐渐的双波流盼，暖到冰心。这素兰看他二人相对忘言，情周意匝，眉无言而欲语，眼乍合而又离，正是一双佳偶，绾就同心，倒像把普天下的才子佳人，都压将下来。难怪这边是暮想朝思，那边是忘餐废寝。既然大家都生得如此，自然天要妒忌的，只有离多会少了。若使他们天天常在一处，也不显得天所珍惜，秘而不露的意了。心上十分羡慕，即走过来，坐在子玉肩下，温温存存，婉婉转转的敬了三杯，又让了琴言一杯。此时三人的恩情美满，却作了极乐国无量天尊，只求那鲁阳公挥戈酣战，把那一轮红日倒退下去，不许过来。

正在畅满之时，忽见前面一只船来，远远的听得丝竹之声。再听时，是急管繁弦，淫哇艳曲。不一时摇将过来，子玉从船舱帘子里一望，见有三个人在船中，大吹大擂的，都是袒裼露身；有一个怀中抱着小旦，在那里一人一口的喝酒，又有两个小旦坐在旁边，一弹一唱。止觉得欢声如迅雷出地，狂笑似奔流下滩，惊得琴言欲躲进后舱，子玉便把船窗下了，却不晓得是什么人。

素兰从窗缝里看时，对琴言道：“过来瞧。”琴言过来，也从窗缝里瞧了一瞧，便道：“这些蠢人，看他作什么？”素兰指着那下手坐的那一个道：“这就是与媚香缠扰的潘三。”琴言道：“哎哟！这个样子，亏媚香认识他，倒又怎么能哄得他？”素兰道：“你没有见，昨日那两个，比他还要凶恶十倍呢！”琴言叹了一口气，走转来坐了。子玉道：“潘三是何等样人？”素兰也把他们的事，说了一遍，子玉连声道：“可恶！可恶！这潘三竟敢如此妄想。幸亏是苏媚香，若是别人，只怕也被他糟蹋了。”又问琴言道：“你可认得那些相公么？”琴言道：“我竟一个都不相识，不知是那一带的？”素兰道：“我都认识。坐在怀里的，是登春班的玉美，那弹弦子的叫春林，唱的是叫凤林，皆是凤台班的。”子玉道：“看他们如此作乐，其实有何乐处？他若见了我们这番光景，自然倒说寂寥无味了。”素兰笑道：“各人有各人的乐处，他们不如此就不算乐。”

看看红日将近沉西，子玉此时心中甚是快乐，竟有乐而忘返之意。琴言心上虽知天色已晚，却也不忍催迫。素兰恐晚了，不能进城，便叫船家快些摇摆，天不早了，于是一面即收拾起来。子玉便将带来之物，分送二人，二人不好推辞，只得收了。子玉又将那包里散碎银，分赏了素兰、琴言的人，又说辛苦了你们，众人叩头谢赏。

船到大东门，又各自上车。子玉拉着琴言的手道：“我们迟日再叙罢，诸事须要自解才好。”又流下泪来，琴言也哽咽道：“你放心去罢，将要关城了，咱们见面不在香碗处，就在怡园两处。”子玉点了点头，只得硬了心肠，各自上车。车夫怕晚了，加上一鞭，急急的跑了。

子玉回来，已点了灯，颜夫人问起来，只得随口支吾了几句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十三回 裹草帘阿呆遭毒手 坐粪车劣幕述淫心

话说子玉逛运河这一天，李元茂向子玉借钱。少顷账房送出八吊大钱，李元茂到手，心花尽开。又想道：“这些钱身上难带，不如票子便当。”便叫跟他小使王保，拿了五吊大钱放在胡同口烟钱铺内，换了十张票子，元茂一张张的点清了装在槟榔口袋里，挂在衫子衿上。候不到吃饭，即带了王保出门，去找他阿舅孙嗣徽。恰值嗣徽不在家，嗣元请进，谈了一回，留他吃了便饭。元茂与嗣元是不大讲得来的，又因嗣元常要驳他的说话，所以就坐了不长久，辞了嗣元，信步行去，心里忘不了前次那个弹琵琶的妇人。

行到了东园，只见家家门口，仍立满了好些人。随意看了两三处，也有坐着两三人的，也有三五人的，村村俏俏，作张作致，看了又看，只不见从前那个弹琵琶的。元茂的眼力本不济事，也分不出好歹来，却想到里头看看；又因人多，且是第一次，心中也不得主意，不敢进去。再望到一个门口，却只有两人，走到门边，见有一个汉子，从屋子里低下头出来，一直出门去了。元茂心却痒痒的，只管把身子接近了门，一只脚踏在门槛上，望着一个三十来岁的妇人。那妇人生得肥肥的，乌云似的一堆黑发，脸皮虽粗，两腮却是红拂拂的。生得一双好眼睛，水汪汪的睃来睃去。把个李元茂提得一身火起。只得弯着腰，曲着膀子，撑在膝



上，支起颐儿，戴上眼镜，细细的瞧那妇人。那妇人一面笑，一面看那李元茂，觉得比那些人体面干净了好些，剃得光光的头，顶平额满，好像一个紫油钵孟儿，身材不高不矮，腰圆背厚，穿一件新白纺绸衫子，脚下是一双新缎靴，衣衿上露了半个槟榔口袋，便对着点点头道：“你能请里面来坐，喝钟茶儿。”元茂心中乱跳，却想要进去，又不敢答应。那妇人又笑道：“不要害臊。你瞧出出进进，一天有多少人，你只管进来罢！”元茂脸上已经胀得通红，那妇人又笑道：“想是那小脑袋，准没有进过红门开荤，还是吃素的。”门外那两个人都笑了，有一个扯扯元茂的衣裳。元茂回转头来，见那人有三十多岁年纪，身穿一件白布短衫，头上挽了一个长胜揪儿，手里把着小麻鹰儿，笑嘻嘻的道：“媳妇儿请你进去，你就进去，怕什么？我替你掩上门，就没有人瞧见了。”李元茂咕噜了一句，那人听不清楚，又道：“你若爱进去，你只管大大方方的进去，咱们都是朋友，我替你守着门，保管没有人来。你出来请我喝四两，吃碗烂肉面就是你的交情。没有也不要紧，顽笑罢了，算什么事。”说着哈哈大笑起来。那一个穿着一件蓝布衫子也道：“面皮太嫩，怕什么，要顽就顽，花个三四百钱就够了，那里还有便宜过这件事吗？”李元茂被那两人你一言，我一语，说得心痒难熬，又说替他守门，更放心了，便问道：“真好进去么？我不会撒谎，实在是头一回，怪不好意思的。”那拿鹰的一笑道：“有什么进去不得？”就把元茂一推，推进了门，顺手把门带上，反扣住了，说：“你不要慌，有我们在这里，你只管放心乐罢。”元茂眯了眼，尚是不敢近前。那妇人站起道：“乖儿子，不要装模作样的。羊肉没有吃，倒惹得老娘一身膻了。”说完已经掀着草帘，先进房子去了。只见屋子后头又走出一个四

十多岁，抢起一头短发，光着脊梁，肩上搭一块棋子布手巾，肮脏脏的，对着元茂伸手道：“数钱罢！”元茂怔了一怔，既到此，又缩不出去，胀红了脸道：“我没有带钱。”那人道：“你既没有带钱，怎就跑到这里来？想白嫖是不能的。”元茂道：“我只有票子。”那人道：“票子也是一样，使票子就是了。”元茂没法，只得从衫子衿上口袋内，摸出一张票子，是一吊的，心里想道：“方才那人说只要三四百钱，我这一吊的票子，不便宜了他？”因对那人道：“票子上是一吊钱，你应找还我多少，你找来就是了。”那人一笑，把票子看了一眼，即塞在一个大皮瓶抽内，仍往后头去了。

这李元茂即放大了胆，掀起帘子进内，觉得有些气味熏人。见那妇人坐在炕上，一条席子，一个红枕头，旁边一张长凳。元茂就心里迷迷糊糊的，在凳上坐了。那妇人从炕炉上一个砂壶内，倒了一钟半温的茶，给元茂吃了，嘻嘻笑着。即拿出一个木盆子，放在炕后墙洞内。那边有人接了，盛了半盆水，仍旧放在洞里。那妇人取下盆子来，蹲下身子，退下后面小衣，一手往下捞了两捞。元茂听得哗浪哗浪的水响，见他又拿块干布擦了，掇过盆子，便上炕仰面躺下，伸一伸腿，笑对元茂道：“快来罢！”元茂见了欲心如火，先把衫子脱了，扔在凳子上，歪转身子爬上炕来，那妇人却不脱衣，只退下一边裤腿，那元茂喘吁吁的，跪在炕上，就把那妇人那条腿抬了起来，搁在肩上。便把脸来对准那话儿看了又看，恰像个胡子吃了奶茶没有擦净嘴的，把手摸了一摸。那妇人见他如此模样，便啐了一口道：“呆子，要玩就玩，瞄什么？就是你的老婆也是有这眼的，瞄上老娘气来了。”元茂将要上去，只听外面一声响，像是街门开了，院子里一片吵嚷之

声，直打到帘子边来。那妇人连忙推过了元茂，坐了起来，套上那边裤腿，下了炕，出帘子去了。

这边李元茂，唬得魂飞魄散，忙把裤子掖好，将要穿衣，帘子外打得落花流水，便有些人拥进来看，一挤把帘子已掉下地了。元茂此时急得无处躲避，炕底下是躲不进的，墙洞里是钻不过去的，急得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。越嚷越近，仔细一看，就是先前那两个，见那穿蓝布衫的像是打输了，逃进屋子来，元茂一发慌了。那个拿鹰的即随后赶来，两人又混扭了一阵，外面又走进两人个来解劝，不分皂白，把元茂一把按倒，压在地下，元茂动也难动。只见那四个人八只手，把他浑身剥一个干干净净，一哄的散了。元茂脱个精光，幸而尚未挨打，始而想阳台行雨，此刻是做了温泉出浴了。慢慢的从地下爬起来，一丝不挂，两泪交流，又不能出去。那媳妇儿与那要钱汉子，也没有影儿，引得外面的人，一起一起的看，说的说，笑的笑，有的道：“上了套儿了。”有的道：“这是好嫖的报应。”元茂无可奈何，只得将草帘子裹着下身，蹲在屋子里，高声喊那王保。原来王保只得十三四岁，见元茂进去，明白是那件事，便跑开顽耍去了。及到望得那两人打进来，知道不好，却不敢上前，便唬得躲在一棵树后啼哭。此时见人散了，又听得主人叫喊，即忙走进，见了元茂光景，便又呆了，说道：“少爷怎样回去呢？”元茂道：“你快些回去，拿了我的衣衫鞋袜及裤子来，切莫对人讲起。就有人问你，也不要答应他，快些，快些！我回去赏你二十个钱买饽饽吃，须要飞的一样快去。”王保飞跑的去，不多一回，拿了一包袱衣裳来。元茂解下草帘，先把裤子穿了，一样的穿好，倒仍是一身光光鲜鲜的走了出来。那些闲人，便多指着笑话。元茂倒假装体面，

慢慢的走着，又回头说道：“好大胆奴才，此时躲了，少顷，我叫人来拿你，送到兵马司去，只怕加倍还我。”可怜李元茂钱票衣衫也值个二三十吊钱，还不要紧，出了这一场大丑，受了这些惊吓，正在欲心如火的时候，只怕内里就要生出毛病来，也算极倒运的人了。

原来这两人与那媳妇本是一路的，那些地方向来没有好人来往，所来者皆系赶车的、挑煤的等类。今见李元茂呆头呆脑，是个外行，又见他一身新鲜衣服，猜他身边有些银两、钱票等物，果然叫他们看中了，得了些彩头。元茂受了这场荼毒，却又告诉不得人，无处伸冤。那时出出进进看的人，竟有认得元茂的在内，知系住在梅宅，又系孙部郎未过门的女婿，慢慢的传说开来。过后元茂因王保失手打破了茶碗，打了他两个嘴巴，王保不平，便将那日的事告诉众人，从此又复传扬开去，连孙亮功也略略知道了，自然过门之后，要教训女婿起来。此是后话不提。

且说孙嗣徽今日出门是找他一个亲戚，系姑表妻舅，姓姬叫作亮轩，江苏常州府金匱县人，向办刑钱，屡食重聘，因其品行不端，以致闻风畏惕。且学问平常，专靠巴结，因声名传开了，近省地方竟弄不出个馆地来。只得带了些银钱货物进京，希图结交显宦，弄个大馆出来。于孙亮功谊有葭莩，遂送了一分厚礼，托其吹嘘汲引。已经来了两月，却也认得数人，正是十分谄笑，一味谦恭。

若说作幕的，原有些名士在内，不能一概抹倒。有那一宗读书出身，学问素优，科名无分，不能中会，因年纪大了，只得改学幕道。这样的人便是慈祥济世，道义交人，出心出力的办事，内顾东家的声名，外防百姓的物议，正大光明，无一毫苟且。到发

财之后，捐了官作起来，也是个好官，倒能够办两件好事情，使百姓受些实惠。本来精明，不至受人欺蔽。这宗上幕十分内止有两分。至于那种劣幕，无论大席小席，都是一样下作，胁肩谄笑，钻刺营求。东家称老伯，门上拜弟兄。得馆时便狐朋狗友树起党来，亲戚为一党，世谊为一党，同乡为一党，挤他不相好的，荐他相好的。荐得一两个出去，他便坐地分赃，是要陋规的。不论人地相宜，不讲主宾合式，惟讲束修之多寡，但开口一千八百，少便不就，也不想自己能办不能办。到馆之后，只有将成案奉为圭臬，书办当作观摩，再拉两个闲住穷朋友进来，抄抄写写，自己便安富尊荣，毫不费心。穿起几件新衣服，大轿煌煌，方靴秃秃，居然也像个正经朋友。及到失馆的时节，就草鸡毛了。还有一种最无用的人，自己糊不上口来，《四书》读过一半，史鉴只知本朝，穷到不堪时候，便想出一条生路来：拜老师学幕，花了一席酒，便吃的用的都是老师的。自己尚要不安本分，吃喝嫖赌、撞骗招摇，一进衙门也就冠带坐起轿来。闻说他的泰山，就在县里管厨呢。这姬先生大约就是这等人了。

这日孙嗣徽请他吃饭听戏，先听了凤台班的戏，带了凤林，拣了个馆子，进雅座坐了。这姬先生倒有一个俊俏的跟班，年纪约十五六岁，是徽州人，在剃头铺里学徒弟的，叫作巴老英。亮轩见其眉目清俊，以青蚨十千买得，改名英官，打扮起来也还好看。日间是主仆称呼，晚间为妻妾侍奉。当下嗣徽见了也觉垂涎。二人点了菜，凤林敬了几杯酒，那巴英官似气忿忿的站在后面。凤林最伶俐，便知他是个卯君，忙招呼了他，问了姓，叫了几声巴二爷，方才踱了出去，姬亮轩才放了心。如今见了京中小旦，觉比外省的好了几倍：第一是款式好，第二是衣服好，第三是应

酬好，说话好，因对嗣徽道：“外省小旦相貌却有很好的，但是穿衣打扮，有些土气，靴子是难得穿的。譬如此刻夏天，便是一件衫子，戴上凉帽，进到衙门来一群的三四个，最不肯一人独来，开发随便一两二两皆可。”嗣徽道：“这么便宜！若是一个进来，我便踰东家墙而搂之可乎？”亮轩笑道：“妹丈取笑了，东家的墙岂可逾得？就太晚了，二更三更，宅门也还叫得开的。”嗣徽道：“三更叫门，大惊小怪的，到底有些不便。你何不开个后门倒便当些，人不能测度的。”亮轩即正正经经的讲道：“妹丈真真是个趣人，取笑得岂有此理。我们作朋友的，第一讲究是品行，这后门要堵得紧紧的，一个屁都放不出来了，才使东家放心呢。”嗣徽尚是不懂，连问何故？一个是信口胡柴，一个是胸无墨水，弄得彼此所问非所答，直闹得一团糟了，亮轩便不与他说。因问凤林道：“你们作相公，一年算起来可弄得多少钱？”凤林道：“钱多钱少是师傅的，我们尽靠老爷们赏几件衣裳穿着，及到出了师，方算自己的。”亮轩道：“此时一年给师傅挣得钱多少呢？”凤林道：“也拿不定，一年牵算起来，三四千吊钱是长有的。”亮轩吐出舌头道：“有这许多？比我们作刑钱的束修还多呢！我如今倒也懊悔，从前也应该学戏，倒比学幕还快活些。我们收徒弟是赔钱贴饭，学不成的，十年八年，推不出去，即有荐出去的，或到半年三月又回来了。到得徒弟孝敬老师，一世能碰见几个？真不如你们作相公的好了。”说着自己也就大笑。

嗣徽看这凤林道：“凤凰于飞，于彼中林，亦既见止，我心则喜焉。”凤林笑道：“你又通文了，我们班子里，倒也用得着你。那个擤着鼻子秃秃狗才狗才的，倒绝像是你，何必这么满口之乎者也，知道你念过书就是了。”亮轩笑道：“此是孙少爷的书香

本色。若是我们作师爷的，二位三位会着了就讲起案情来，都是三句不脱本行的，就是你们唱小旦戏的，为什么走路又要扭扭捏捏呢？”又问嗣徽道：“太亲台今年可以出京否？”嗣徽道：“家父是已截取矣，尚未得过京察。今兹未能，以待来年，任重而道远，未可知也。”亮轩道：“是道府兼放的？”嗣徽道：“道府吾未之前闻，老人家是专任知府的。”亮轩道：“知府好似道台，而且好缺多。太亲台明年荣任，小弟是一定要求栽培的。”嗣徽道：“自然，自然。这一席大哥是居之不疑，安如磐石的了。”

两人说说笑笑，喝了几杯酒。嗣徽道：“今见大哥有一个五尺之童，美目盼兮。倘遇暮夜无人，子亦动心否乎？”这一句说到亮轩心上来，便笑道：“这小童倒也亏他，驴子、小妾两样，他都作全了。”嗣徽道：“奇哉！什么叫作驴子、小妾？吾愿闻其详。”亮轩道：“我今只用他一个跟班，譬如你住西城，我住南城，若有话商量，我必要从城根下骑了驴子过来。有了他，便写一信，叫他送来了，便代了步，不算驴子么？我们作客的人，日里各处散散，也挨过去了。晚间一人独宿，实在冷落得很。有了他，也可谈谈讲讲，作了伴儿。到急的时候，还可以救救急，不可以算得小妾么？一月八百钱工食，买几件旧衣服与他，一年花不到二十千。若比起你们叫相公，只抵得两三回，这不是极便宜的算盘么？”嗣徽道：“这件事，愿学焉。缓之斯来，盗于背，将入门，则茅塞之矣，如之何则可。而国人皆曰：若大路然。吾斯之未能信，明以教我，请尝试之。”凤林不晓得他说些什么，便送了一杯酒，又暗数他脸上的疙瘩，及鼻子上的红糟点儿，共有三十余处，问道：“你到底说话叫人明白才好。我实在不懂得你这脸上会好不会好。我有个方子给你：用香糟十斤，猪油三斤，羊胰一



斤，皂荚四两，银硝四两，铺在蒸笼内，蒸得熟了。你把脸贴在上面，候他那糟气钻进你的面皮里来，把你那个糟气就拔尽了。”嗣徽道：“放你的屁中之屁，你想必糟过来的，我倒要闻闻你的脸上有糟香乎，无糟香也。”便把脸贴了凤林的脸，索性擦了两擦。凤林心里颇觉肉麻，脸上便痒起来，把手指抓了一回，便道：“好，把你那红癣过了人。”腮边真抓出一个小块来，把嗣徽脸上掐了一下。嗣徽笑道：“你说我过了你癣，为什么从前不过，今日就过呢，未之过也，何伤也。”又把凤林抱在膝上道：“有兔爰爰，实获我心。”凤林把嗣徽脸上，轻轻的打了一掌，两个眼瞪瞪儿的说道：“人家嫌你这红鼻子，我倒爱他。”索性把嗣徽的脸捧了乱擦，跳下来笑道：“也算打了个手钏罢。嗣徽赶过来，要拧他的嘴，凤林跑出屋子，嗣徽赶出去，凤林又进来了，嗣徽便狠起那斑斑驳驳的面皮道：“你若到我手，我决不放你起来。”亮轩替他讨了情，敬了一杯酒，夹了两箸菜，嗣徽方才饶了凤林。

凤林又敬了亮轩几杯，那个巴英官红着脸，在廊下走来走去。姬亮轩叫他来装烟，他也不理，又去了。嗣徽见了说道：“大哥，方才小弟要请教你的话，我只知泌水洋洋，可以乐饥。至于蒸豚之味，未曾尝过，不识其中之妙，到底有甚好处，与妻子好合如何？”亮轩笑道：“据我想来，原是各有好处，但人人常说男便于女。”嗣徽道：“你且把其中之妙谈谈，使我也豁然贯通。”亮轩笑道：“这件事只可意会，难以言传，且说来太觉粗俗难听。我把个坐船坐车比方起来，似乎是车子轻便了。况我们作客的，又不能到处带着家眷，有了他还好似家眷。至于其中的滋味，却又人人一样，难以尽述。有一幅对子说：“瘦宽肥紧麻多粪，白湿黄干黑有油。最妙的是油，其次为水。至于内里收拾，放开呼



吸之间，使人骨节酥麻，魂迷魄荡。船之妙处，全在筛簸两样。不会筛簸的，与拏椽无异。若车一轩一蹬，则又好于船之一筛一簸，其妙处在紧凑服贴。”尚未说完，凤林便红脸道：“你这个赶车的，实在讲得透彻。你那辆车是什么车？像是辆河南篷子车。罚你三杯酒，不准说了，说得人这么寒惨。”嗣徽道：“快哉，快哉！竟是闻所未闻。小弟船倒天天坐的，车却总坐不进。到了门口，竟非人力可通，又恐坐着粪车，则人皆掩鼻而过矣。”亮轩笑道：“也有个法子，就是粪车，也可坐得的。大木耳一个，水泡软了，拿来作你的帽子，又作车里的垫子，那管粪车，也就坐得了。”嗣徽大乐道：“领教，领教。”对着凤林道：“我明日坐一回罢。”凤林啐了一口道：“不要胡讲了。天已晚了，我还有两处地方要去呢。吃饭吧。不然，我就先走了。”姬亮轩因同着相公吃酒，知道他的巴英官要吃醋，不敢尽欢，也就催饭，吃了要散，嗣徽只得吃饭。大家吃毕，嗣徽拿出两张票子共是五吊钱，开发了凤林，合着点子牌一张的么四。又算了饭帐，各自回去。

此回书何以纯叙些淫褻之事，岂非浪费笔墨么？盖世间实有此等人，会作此等事。又为此书，都说些美人、名士好色不淫。岂知邪正两途，并行不悖。单说那不淫的不说几个极淫的，就非五色成文，八音合律了。故不得已以凿空之想，度混沌之心，大概如斯，想当然耳，阅者幸勿疑焉。要知孰正孰邪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十四回

## 说新闻传来新戏 定情品跳出情关

这回书要讲颜仲清、王恂二人。这一日在家，仲清对王恂道：“你可知道，这几日内出了许多新闻，你听见没有？”王恂道：“那两天因你弟妹身上不好，我天天候医生，有些照料，没有出门。”仲清道：“我昨日听得张仲雨讲的，有个开银号的潘三，从三月间想买苏蕙芳作干儿子。头一回是拉着张老二同去缠扰媚香，没有法儿，媚香故意殷殷勤勤。待那潘三借了他二百吊钱，听得说要敬他皮杯时，假装鱼骨哽了喉。后来把他们灌得烂醉，竟到不省人事，却叫他们在客房内同睡。那姓潘的便滚了下来，在自己鞋里撒了一泡溺，后来醒了。查起来，他家说被华公子叫了去，姓潘的吵了一夜，没有法儿也只得回去。到四月里又去闹他，偏偏碰着假查夜的来，唬得潘三跑了，倒丢了一个金镯。”王恂笑道：“媚香原是个顶尖利的人，就是湘帆能服他。这潘银匠自然要上当的。”

仲清道：“还听得那个李元茂，在东园闹了一个大笑话。”王恂道：“怎么样？”仲清道：“有人看见李元茂在土窑子，一个人去嫖，被些土棍打进去，将他剥个干净。李元茂围了草帘子，不能出来，惹得看的人，把那土窑子都挤倒了。后来不知怎样回去的。”王恂道：“有这等事？或是人家糟蹋他，也未可知。”仲清道：“张老二的蔡升目睹，也是仲雨讲的。”王恂道：“李元茂外

面颇似老实，何至于此？”仲清笑道：“老实人专会作这些事，不老实的，倒不肯作的，近日被你那个虫蛙舅爷领坏了。”王恂笑道：“都是你的好作成，若论女貌郎才倒是一对。只我那泰山、泰水听见了，是要气坏的。”

仲清道：“我还听得说，那魏聘才进了华公府，就变了相，在外边很不安分：闹了春阳馆，送了掌柜的，打了二十还不要紧。又听得陆素兰对人说，魏聘才买出华公府一个车夫，一个三小子，去糟蹋琴言，直骂了半天。琴言的人磕头请安陪了不是，又送了他几吊钱才走。”王恂道：“奇了，这几天就有这许多事。我们从前看了这两个人都是斯斯文文的，再不料如今作出这些事来，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了。”

仲清道：“我又听得一件快活事，庾香与琴言、素兰倒游了一天运河。近日他们二人病都好了。”王恂笑道：“庾香竟公然独乐起来，也不来约我们一声。”仲清道：“是素兰请他与琴言相会，各诉相思，外人是不可与闻。”王恂道：“我真不知庾香、琴言之情，是何处生的？世间好色钟情，原是我辈。但情之所出，实非容易。岂一面之间，就能彼此倾倒？想起正月初六那一天，庾香只见琴言一出《惊梦》，犹是不识姓名，未通款曲。及怡园赏灯之夕，就有瑶琴灯谜为庾香打着，因此度香就请庾香与琴言相会。闻宝珠讲，那一天先将个假琴言勾搭庾香，庾香生气欲走，而真琴言始出，已是两泪交流，此心全许。以后偏是会少离多，因之成病，人皆猜是相思。即媚香生日这一日，琴言因病不来，庾香便觉着心神不定，后来生起病来。据我看来，庾香即是一个钟情人，也想不出这情苗，从何处发出？似乎总有个情根。在琴言则更为稀奇，于大千人海中，蓦然一盼之下，即缠绵委曲，一

至于此，令我想不出缘故来。若是朝夕相见熟识性情脾气，又当怎样呢？他们两个人真是个萍水相逢，倒成了形影附合，这难道就是佛家因果之说乎？”仲清道：“他们两人的情，据我看来，倒是情中极正的，情根也有呢。我说给你听，这至正的情根，倒是因个不正的人种出。我问过庾香之倾倒琴言，在琴言未进京之前，那魏聘才是搭他们的船进京的，细细讲那琴言的好处，庾香听熟了，心上就天天思想，这就是种下这情根了。后来看见琴言之戏，果然是色艺冠群，又闻其人品高傲，性情冷淡，爱中就生出敬来，敬中愈生出爱来。若从那日一笔勾消，永不见面，就作了彩云各散了。偏有天作之合，又出了一个度香，从中作氤氲使，将假试真，探微烛隐，遂把个庾香的肺腑，摄入琴言心里。设那日庾香为假琴言所误，则琴言也就淡了。你想想：一个人才见一面就能从他的相貌，想出他的身分来，说我爱你者，为你有这容貌，又有这身分；若徒有容貌而无身分，也就不稀奇了。这两句在他人听了，也还不甚感激，而琴言之孤高自赏，唯恐稍有不谨，致起戏侮之渐。不料偶一见面，如电光过影之梅公子，即能窥见我的肺腑。又想人之所爱唯在容貌而已，而爱我容貌之心，究竟是什么心，虽未出之于口，未必不藏之于心。就算也没有这片心，但世间既爱此人，断无爱其拒绝，反不爱其逢迎之理。所以庾香一怒，而琴言之感愈深；琴言一哭，而庾香之爱弥甚。虽然只得一面，他们心上，倒像是三生前定，隔世重逢，是呼吸相通的了。此即是庾香、琴言之情根，似已支支节节，布得满地，你尚说没有么？但又闻宝珠讲，琴言留意庾香，已在怡园未会之前，就是初六那一天望见庾香之后，便恍恍惚惚，思及梦寐，这却猜不透，因果之说容或有之。”

王恂道：“吾兄之论，如楞严说法，绝无翳障，以此观庾香、琴言之情，正是极深极正，就在人人之上了。若湘帆、媚香之情，较之庾香、琴言，又将何如呢？”仲清笑道：“那又是一种。我看湘帆之爱媚香，起初却是为色起见。已花了无数冤钱，一旦遇见这样绝色，故辱之而不怒，笑之而不耻，犹之下界凡人，望见了天仙，自然要想刻刻去瞻仰的。及到媚香怜其难诉之隐情，感其不怨之劳苦，似欲稍加颜色，令其自明。及亲见湘帆吐属之雅，容貌之秀，而且低首下心，竭力尽命，又不涉邪念，一味真诚，故即被他感动。到感动之后，自然就相好。既已相好，则如漆投胶，日固一日的了。溯其见面之初，湘帆则未必计及媚香之身分，但见其容貌如花，自然是柔情似水。及看出媚香凛乎难犯，而且资助他，劝导他，则转爱为敬，转敬为爱，几如良友之箴规，他山之攻错，其中不正而自正，亦可谓勇于改过。以湘帆比起庾香来，正如子云、相如，同工异曲。世唯好色不淫之人始有真情，若一涉淫褻，情就是淫褻上生的，不是性分中出来的。譬如方才说的潘三，心上也是想着媚香，难道说他也是钟情的不成？”王恂道：“也要算情，若说不是情，他也不想。”仲清笑道：“潘三若有情，倒绝不想媚香，其想媚香正是其无情处。”王恂笑道：“此语有些矫强了！不道情有邪正，潘三之情，是邪情、淫情，非湘帆可比。若定说他于媚香毫没有情，又何至三回五次，这么瞎巴结呢？”仲清笑道：“这最容易解说的。潘三若于媚香真有情，又何必定要他作干儿子，不过与其来来往往，作个忘年小友，不涉邪念。如今假使媚香得其银号而不遂其欢心，吾恐潘三必仇恨媚香，深入骨髓，岂有钟情之人于所爱之中，又加得上些所恶么？就有些拂意之处，本是我去拂他，并非他来拂我，以此人本不好

如此事，所以拂起我的意思，于人乎何尤，于爱乎何损，这才是个有情人。若情字走到守钱虏心上来，则天上的情关也要去旧更新，另请情仙执掌了。”说得王恂心思洞开，不禁抚掌大笑道：“吾兄说出如此奥妙，令我豁然开朗，真可谓情中之仙，又加人一等矣。”

王恂又问：“度香之情，为何等情？”仲清道：“度香虽是个大纨绔，然其为人雍容大雅，度量过人。爱博而不泛，气盛而不骄。且无我无人，涵盖一切，是情中之主人。”因又道：“萧次贤如野鹤闲云，尚有名士结习。但其纯静处，人不能及。终日相对，娓娓无倦容，其情可见在此。竹君恃才傲物，卓犖不群。唯用情处为甚恳挚，虽其狂态难掩，而究少克伐之心。卓然如行云水流，随处遇合，竟无成心，凡事出以天趣。且辞锋尖利，而独于所好者，便不忍加一刻薄语，亦其情有专用处。前舟与阁下，大致相似，和平浑厚，蔼然可亲，所谓宁人负我，毋我负人者也。至于我亦非忘情，但不能轻易用情。用时容易，到完结处便艰难。若使孟浪用之，而无归束，则情太泛鹜，反为所累。莫若将自己的情，暂借与人，看人之用情处，如有欠缺不到，或险阻不通，有难挽回难收拾处，我便助他几分，以成彼之情，究以成我之情。总之情字，是天下大同之物，可以公之于人，不必独专于我也。”王恂道：“此等学问是极精极大的了，是能以天下之情为一情，其间因物付物，使其各得其正。推而言之，杀身成仁，舍生取义，也是这个念头。若观粗浅处，则朱家、郭解一辈，是以自己之情，借与人用，吾兄又是个情中之侠了。”仲清道：“何敢当此谬赞。但人性各有所近，不能强使附合。即我在度香处，闻得那个华公子的举动，虽未与之谋面，但其豪爽是常听见的。我知其用情阔

大，与度香同源异流，所以度香常赞他，也很佩服他。至若魏聘才、冯子佩、潘三等，真可谓情中之蠹，近其人则蠹身，顺其情则蠹心。天生这班人，在正人堆里作祟。还听得有个奚十一，专爱糟蹋相公，有一个木桶哄人，不到手不歇，受其荼毒者不少。前日琪官竟为所骗，幸其性烈，毁其木桶而出，双手竟刮得稀烂，至今尚未全好，此是情中的盗贼。若你那位虫蛀的舅爷与你那位贵连襟，则道地是个糊涂虫，不知情为何物，正是悲愉哀乐悉与人异者也。”王恂笑道：“这几个废物，心孔里不知生些什么东西在内，世间的丑态叫他们作尽。孙老大又来了一个妻舅，前日来拜过的，也似聘才一辈人，然尚没有聘才伶俐，将来一定要闹笑话的。”仲清道：“‘虫蛀的千字文’要给他吃碗墨水，才好免得随口胡言。”王恂道：“李元茂吃什么呢？”仲清笑道：“李元茂颧颧颧，七窍闭塞，要吃大黄、芒硝，方才打得通他这些浊污。”王恂又问仲雨，仲清答道：“在可善可恶之间，尚识好人，天良未昧。”

二人刚说得有趣，忽见李玉林同着桂保来，见过了，遂即坐下，因问道：“这两日不见你们出来，在家作些什么？”王恂道：“也常出去的，我倒总不见你们。”桂保道：“我们近日在怡园演习新戏。”仲清道：“什么新戏呢？”玉林道：“闻得六月初六日荷花生日，华公子要来逛园。度香为他是爱听戏的，即与静宜商量。静宜说：‘华公子是爱新鲜热闹的，若说寻常的戏，他都已听过，而且这几个班子也未必能赛过他的八龄班。我想不若把各班中，挑出几个来，集个大成班，我再谱出些新戏来，便不与外间的相同，也就耳目一新了。’”仲清道：“这倒很好。但不知戏文何如，是些什么戏呢？”玉林道：“我听见从前有个才子，叫作毛声山，



撰出了几个戏目，却没有作成曲，名叫作《补天石》。”仲清笑道：“噫，此是毛声山哄人的，止于批《琵琶记》内题出这几个戏名是：《李陵返汉》、《燕丹灭秦》、《诸葛延年》、《明妃归汉》等事，共有八九种。”玉林道：“如今静宜又添了四种是：《金谷园绿珠投楼》、《马嵬驿杨妃随驾》、《李谪仙夜郎奉诏》、《杜拾遗金殿承恩》，这四本戏更觉热闹，差不多要全部出场。”仲清道：“这四种更妙，为普天下才子佳人吐气。马嵬赐缢之事，千古伤心。且羯胡之叛，祸在国忠，于玉妃何罪？那些丛书裨史，尽系道听途说，遂玷污宫闱。即洗儿一事，新旧《唐书》皆所不载，就见元微之轻薄之词有‘金鸡帐下洗儿时’一句，后人遂以为确据，甚属可恨。且奸相伏诛，六军可发，是件顺情合理之事。这陈元礼上无忧国之心，下无束师之律，罪应摒弃。若要将这些事翻转来，此外尚多呢。”王恂道：“在怡园演习的共有几人？”桂保道：“旦脚十个，此外生、净、老、丑有二十余个，是五六班凑成的。”仲清道：“旦脚十个是谁？”桂保道：“我们两个之外，尚有瑶卿、媚香、香畹、静芳、瘦香、小梅，后来又添了玉依、玉艳，共是十个。”王恂道：“这就是十美班了。”桂保道：“陪客尚未定，你们是一定在数的。听得度香已写书子到保定府去，请前舟回来商议，只怕就是这件事。”王恂道：“也近了，今日已是二十六日了，还有十天，就演得全这些新戏吗？”玉林笑道：“你好记性，还有个闰五月，难道一月多，还演不出来？”王恂笑道：“我真糊涂，静坐了几天，真是山中忘甲子了。”仲清道：“听说琴言患病未好，如今能去演习吗？”玉林道：“你还不知玉依那日在运河游了一天，忽然的病就好了。”王恂道：“此是人逢喜气精神爽了。”仲清道：“那琪官不是坏了手，如今想也好了。”

玉林听得仲清说起此事，便低了首，春山半蹙，远黛含颦，又有些怒态。王恂、仲清等不解其意，因问道：“佩仙缘何发恼起来？”桂保见问，对仲清道：“都是你问起琪官，触起他的伤心事来。”仲清忙问何事？玉林不语，桂保就把奚十一送坊之事述了一遍，听得仲清、王恂大怒起来，同说道：“天下竟有这等人，叫他们怎样过得日子？”桂保道：“如今躲在天津未回呢，只怕终久还要回来的。”仲清道：“这奚十一到底是怎样人？”桂保道：“奚十一的出身倒不小呢，听得说他祖上是洋商，他祖老太爷作到布政司，得了军功。他父亲荫袭云骑尉，由守备起来，在军营出力，今作了提台。度香说与他有世谊，因鄙其为人，是以不与往来。从前华公爷作大经略，平倭寇，徐中堂是副经略，同在军营。那时老奚才作四川游击，是华公爷、徐中堂保举起来，即得了副将，旋升总兵，前年又升了江南提督。籍系广东嘉应州，家道甚丰，足有正千万的事业，又在省城当了个洋行总商。他共有兄弟十二人，有作官的，有当商的。他本要捐个道台，因花动了银子，凑不上来，只捐了个知州，差不多也要到班了。”王恂道：“是了！是了！我们老人家也认识，又叫作奚老土，因他带些鸦片烟土来，卖了一万多银子。”玉林、桂保坐了一回要去。王恂道：“忙什么，吃了饭去罢。天也不早了。”就命书童到厨房吩咐去了。

少顷，夕阳西下，仲清叫人卷起帘子，就把桌子挪到廊前，摆了四个座儿。王恂道：“便饭，没有为你们添菜，我这里却比不得度香。”桂保道：“好说，你的便饭我也吃得记不清了，东成居也作不出来。度香处也过于糜费，其实如何吃得这么许多。”说完就同坐了。厨房内闻得有相公，便多备了八个碟子，添了四样

菜。先把黄酒、小吃送上来。玉林、桂保各敬了酒，便谈谈讲讲，浅斟低酌了一回。仲清、王恂又问了些近日的事，见玉林不肯喝酒，因问道：“你的酒量很好，为什么今日不喝？”玉林道：“这两天嗓子哑了，受了热，所以不敢喝酒。”仲清又叫拿些水果出来，仲清道：“喝酒不行令，是断不能爽快的。人少又行不得什么令。”桂保道：“我们行那个《贴翠令》罢。”王恂道：“也好。”就叫拿出骰子来。行了一回，各人却也吃了许多。

方才王恂日间听了仲清品评各人的情境，因想起《花谱》中诸旦都也讲究情分的。因问玉林、桂保道：“你们此刻在怡园演习，那十个人，你可晓得他们有几种情性，脾气是那个最好相与，可讲得来么？”桂保道：“这十个却也好几样，内中就是玉依脾气冷些，其余没有什么脾气。”玉林道：“讲情性风雅，心地聪敏，不慕势利，意气自豪，是瑶卿。一尘不染，灵慧空明，胸有别才，心怀好胜，是媚香。温文俊雅，出言有章，和而不流，婉而有致，要算香畹。言语爽直，风度高超，雅俗咸宜，毫无拘束，是静芳。恬静安详，言语妥贴，是庾香。心灵口敏，仪秀态研，是小梅。泛应有余、风流自赏。”把嘴向着桂保道：“这是他。别有会心，人难索解，海枯石烂，节操不移，这是玉依。把洁守贞，不计利害，是玉艳。至于我则无长可取，碌碌庸人，使人嫌弃的，就是我了。”桂保道：“这是你自己不好下赞语，这考语待我出吧：芳洁自守，风雅宜人，不亢不卑，无好无恶，这些是佩仙。”仲清、王恂同道：“这考语出得很切，足见蕊香近日识见又长了好些。”玉林道：“我却当不起这考语。”王恂道：“还有几个人索性请你批评批评。”桂保问道：“是谁？”王恂道：“蓉官、二喜、玉美、春林、凤林，这些人又是怎样？”桂保笑道：“这又是一路，不与

我们往来的。我们是玉虚门下弟子，是兴周伐纣的，他们是通天教主门人，是助纣为虐的。这些人是龟灵圣母、申公豹等类，却也有些旁门左道的神通，倒也利害。我们那一日运气不好？与他们同席，便小小心心的待他，断不敢取笑他一句。即如佩仙的事，不是蓉官攻出来的？琪官的苦，不是二喜作成他的？还有我们这个杜玉依，我倒替他担心。他见一个，便得罪一个，他的冤家竟不少了。他的记性又平常，寻常会过的，歇几天见面就想不起来。人人恨他的架子大，脸面冷，不会应酬，就是对着度香，也是冷冷的。唯听得心上只有一个梅公子，是生平第一知己，竟会眠思梦想得害起病来。这梅公子是谁呢？”仲清道：“难道你还没有见过这人，怎么想不起来？”王恂道：“媚香生日，那一位顶年轻，生得顶好的，就是梅公子，号庾香。”桂保想了一想，道：“是了，是了，果然不错。论容貌与玉依一对，但他倒合得来玉依这脾气吗？”玉林道：“那一天玉依没有来，怪不得那位梅公子是无精打彩的，话也不说，酒也不喝，略喝了几杯，就出席躺着去了。后约定到瑶卿家里去，他答应了，也没有来。王恂道：“听得前日他倒与素兰、琴言逛了一天运河呢。”桂保点点头道：“嘿！怪不得玉依回来病就好了。”

当下四人说说笑笑，已过了二更，桂保、玉林也要回去，就告辞了，各自上车而回。仲清、王恂又谈了一回，各自回房不提。下回是怡园请客，演出新戏，不知华公子看了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十五回 水榭风廊花能解语 清歌妙舞玉自生香

话说前回书中，玉林、桂保在王恂处，讲起怡园演习新戏，预备华公子逛园。流光荏苒，倏忽一月，刘文泽已回。书中所讲这班名士，华公子向来往来者就是刘文泽一人，其余多未谋面。此时文泽之父刘守正已升了礼部尚书，是以文泽偕其妻星夜赶回，未免有些庆贺之事。又适子云写书前往，文泽回京已有半月，诸事已毕。

到了初六那日，乘着早凉，辰刻就到怡园来。一车两马，服御鲜华，进了园门，即有人通报去了。文泽一面观望园中景致，一面慢慢的走。这怡园逛的人虽多，记得清路径的竟少。周围大约有三四里。园中的小山是用太湖石堆成，其一带大山是土做脚子，上面堆起崇山峻岭，护以花木，衬以亭台，严然真的一样。其山洞中，系暗用桔槔戽水倒喷上来，就成了飞瀑。池水一带，源通外河，回环旋绕，宽窄随势。其地内另有射圃、球场、渔庄、稻舍、酒肆、茶寮等处，皆系园丁开设，一样的精洁，为园中有执事人消遣，亦可免其出外旷业，此系度香的作用。园中正经庭院通共有二十四处，有连有断，不犯不重，若认真要游，尽他一天，不过游得三四处，总要八九日方尽。就是园主人，一时只怕也记不清楚。中间一所大楼曰含万楼，取含万物而化光之意，是园中主楼，四面开窗，气宇宏敞。庭外一个石面平台，三面石栏，

中间是七重阶级。前面是一带梧桐树，遮列如屏；再前又是重楼叠阁。东边这一带垂杨外，就是池水，连着那吟秋水榭。此时开满了无数荷花，白白红红，翠帟羽葆，微风略吹，即香满庭院。

当时子云接进文泽，到含万楼下坐定，子云即问了些保定光景。文泽讲了一遍，便问子云道：“今日除华公子之外，有何佳客？”子云道：“几个年老纱帽头，同华公子是说不来的。平时来往那些人，系有生有熟。席间若有一个道学先生，就使通席不快，所以止请了我们常叙的几位，除高卓然没有回来，此外是史、颜、田、王、梅，分作三席。那晓昨日一齐辞了，可的这么凑巧，竟一个都不能来。”文泽便问何故，子云道：“庾香旧病又发了。史竹君昨日醉坏了，竟至呕血不能出房。湘帆说是没有会过华公子，不肯来。庸庵为是这两天，他夫人要弄璋了，一步不离伺候。剑潭见诸人不来，也就辞了。昨日只得邀了张仲雨，倒是同华公子相识的。余外就是静宜，共有五人，只有两席。他们没有会过华公子，不晓得是怎么一个富贵骄奢的气概，所以不肯来。你也长见的，其实也不见怎样，不过气势自高，侍从华美而已。文泽便问次贤在何处，子云道：“静宜因今日新戏出场，内中有些关节，并声律尚有些不谐处，亲自在那里一一指点，少停就来的。”

正说之间，张仲雨到了，子云迎接进来，文泽起身相见。见仲雨的服饰，今日与平日不同，往常仲雨是个从九品衔，今日冠服，忽然是个六品，与他一样，想必又加捐了。因问仲雨道：“恭喜！恭喜！几时捐升的？连我都不给一个信，恐怕要吃你的喜酒么！”仲雨笑道：“好，你远远的躲着，恐怕问你借钱。我这个算什么，不害羞，还要告诉人呢。不过花几两银子，少觉得好看一点儿，省得人家笑我是个磕头虫。”原来子云是知道的，前

日还帮过他一千两银子，便对仲雨道：“好麻利，就成功了。你说是捐同知的。”仲雨道：“幸亏你二太爷，不然几乎办不成。原要想捐个同知，除了你二太爷之外，凑不上两竿。偏偏刘老大又在保定，不然是五百两，我断不能饶过他的。如今这个正指挥，一总也花到四千头，还是起盛的潘老三替我垫了五百两才成的。”文泽对子云道：“张老二实在算一把好手，各样精明。出去不消说是个能员，将来必定名利双收的。”子云笑道：“名利是一定双收，上司一定欢喜，就是百姓吃苦些。”文泽大笑，仲雨也笑道：“这倒被你猜着，若说将来不要钱，就是我自己也不肯作此欺人之语。况且我这个官，原是花了本钱来的，比不得你们这些有福之人，一出书房就得了官。我将来不过看什么钱可要不可要就是了。”说得众人皆笑。次贤即从屏后出来，大家见了，诸名旦也都随着出来见过。大家又坐谈了一会，只见家人上前禀道：“华公子快到门了。”子云吩咐速备椅轿，在园门伺候，即请次贤陪着文泽等，自己忙整理衣冠，迎出含万楼来。

停了一回，听得许多脚步声，只见一个六品服饰的人过假山来。又见四个也是冠带的，扶着椅轿，中间坐着那彩去皓月、玉裹金装的一位华公子，后头一群人，大大小小，约有二十余人跟着。将近阶前，子云降阶而迎。华公子一见子云，即忙下轿，恭身上前，与子云相见，问了好，即携着手同上了阶，进了含万楼，重新见礼。

原来华公爷与徐相国，已是二十年至好，又同在军营两年，有苔岑之谊，金石之交。徐子云与华公子，他们又订金兰，重修世好。子云比华公子长了五岁，华公子以长兄相待，甚是恭敬。当时子云即让华公子坐了，家人献过了茶，华公子道：“早几日



就要过来请安，因连日有随驾差使，而且天气又热，恐防起居。今天稍为凉快，正可与吾兄快谈半日。只可惜一城之隔，不能秉烛夜游，尚难尽兴。”子云道：“屡蒙移玉，荣及林泉。鄙人是萧闲无事，疏懒成癖，常欲邀请仁弟一谈，但恐从政少暇，不便相扰，且一城之阻，颇难畅意。今日欲屈大驾作一通宵之叙，不知可肯暂留草堂一宿否？”华公子笑道：“名园佳卉，思及梦寐，总希尽兴一游。迟日再扰尊斋，非特一宿，还要与仁兄作平原十日之欢，方消鄙吝。今日必须回去，且恐明日有钦派差使，实因尘俗有阻清兴，且天方盛暑，明月未盈。俟中秋前后，与兄作一通宵良会何如？”子云笑道：“尊论极是，晚间无月，夜饮觉得无趣。亦不必中秋，七月即可以，下月下五为期罢？”华公子道：“也好，天稍秋凉，就觉得人心爽快。无奈敝园限于基地，不及尊园之半。且从前造屋时，也非名手布置，似觉无甚丘壑。夏日欠爽，惟秋冬尚可小憩。吾兄如不嫌简慢，弟当奉迓高轩。”子云道：“甚好！甚好！如遇不得出城之日，必来相扰。府上西园布置极佳，若能通到东园，则更妙矣。”华公子道：“隔着中间多少正房，是通不来的；且东园为宾客聚居，杂人甚多，无从点缀。”

正说之间，只听后面鼓乐之声。子云即让华公子进内，过了穿堂，走到承荫堂阶前，堂上三人都到廊下款接，公子一一见了，皆系交好。又对次贤作了一揖道：“静宜先生费心了，排出这些戏，叫我们看戏的何以为报呢？今日大家只有多敬几杯酒酬劳的了。”次贤哈哈大笑道：“恐下里之音，不当清听。如蒙颌赏，鄙人愿代诸君浮一大白。”大家笑说：“很好。”

酒筵已齐，家人即捧酒来，子云送酒安席。东边是华公子首座，仲雨作陪。西边文泽上座，次贤作陪。子云在华公子席上作

主人。华公子道：“没有客了，就是五人，何妨并作一席，鸾远了不好说话；再一开戏，讲话更听不见了。”文泽道：“既如此，并作一桌罢。”子云道：“也好，但是挤了，换个圆桌罢，只是不恭些。”华公子道：“好说，兄弟亦算不得客，二哥这么拘礼，以后就不敢奉扰了。”子云连声答应，家人们即在中间摆了一张圆桌，重将杯盘摆好，撤了两边。戏台上已打动锣鼓，只见戏房内婷婷袅袅走出十枝花来，莲步略移，香风已到，捧着牙笏，走到席前边朝上叩了一个头，站起来。先是宝珠、蕙芳、素兰三人上来，又对华公子请了一安，将牙笏呈上。华公子知道这一班小旦都是子云得意人，袁宝珠更是宠爱，天天在园里的，也就世故起来，便搀住宝珠手道：“你们这本戏共演了几天了？”宝珠道：“一个多月了，是各人分开演的，一个人不过三五出戏。”华公子就随意把各人的都点了一出，其余那七个都上来了请点。华公子且不点戏，先将诸旦打量一回，却不认识，因问了姓名别号。七个之中，又独赏识琴言，便问子云道：“这个像是新来的。”子云笑问道：“何以知之？”华公子道：“我见他举止似乎没熟练，然而秀外慧中，觉有出尘之致。”就点了一出，又将各人的戏也都点了。送到文泽面前，文泽、仲雨、次贤，大家公商点了几出。开了场，加官出来，献上“世受国恩”，那林珊枝就走上来，拿出一个赏封望台上一抛，文泽等亦各赏了。

冲场戏是《李陵返汉》、《明妃入关》。两出后即是《仪郎奉诏》，是正生戏，赐以御酒金花，一路送迎祖钱，昂藏慷慨，跌宕多姿，把个李谪仙魂魄都做出来。及到唱完，已有一个时辰。华公子赞了几声，吩咐了一句话，珊枝出去了一回，就有十六个人，抬上八张桌子，赏了八十吊钱。主人照样发赏，文泽也赏了

八桌，仲雨、次贤各赏了四桌。

第二本是《杨妃入蜀》。先是国忠伏诛，陈元礼喻以君臣之义，六军踊跃。明皇幸峨嵋山与妃登楼，自吹玉笛，妃子歌《清平》之章，命宫人红桃作《回风》之舞，供奉李龟年弹八琅之璈，缥缈云端中，飞下些彩鸾丹凤。只见董双成、段安香、许飞琼、吴彩鸾、范成君、霍小玉、石公子、阮凌华等八位女仙，霞裳云珮，金缕绡衣，御风而来；又有无数彩云旋绕，扮些金童玉女，歌舞起来。峨嵋山是用架子扎成，那八位女仙一并站在山顶，底下云彩盘旋，天花灿烂，又焚些百和、龙涎，香烟缭绕，人气氤氲，把一座戏台，直放在彩云端里。华公子喝采不住，大家亦齐声相和，便畅饮了好几杯。再看台上共是十个，正是人间天上，色界香城。这个是国色天姿，那个是风鬟云鬓。这个是灵蛇盘髻，那个是堕马新妆。这个是捧心效邻女之颦，那个是秀色忘君王之餐。这个是金梁却月，婵娟百宝之钗；那个是翠羽瑶珰，天女六铢之佩。严世蕃之美人双陆，未必尽佳；杨国忠之姬妾屏风，恐非全美。当下把华公子竟看得眉飞色舞，豪兴顿生，便要了大杯，先敬了次贤一杯。次贤自觉得逸兴遄飞，十分得意，即连饮了三大觥。华公子亦陪了三杯。又命家人把酒送到台上，命宝珠、素兰、琴言、蕙芳，各饮三杯，并将席间果品赏了四碟，四旦遥遥叩谢。又劝合席各饮了三大杯。

这两本戏却做了多时，子云见华公子兴致甚高，便命止了戏，叫上那十个仙女带妆上前，一人各敬一大杯。华公子毫不推辞，笑而受之；也要众人照样，大家酒量皆不能及，只得换了小杯，也各饮了十杯。华公子又把群旦叫到面前看了一回，向子云道：“小弟去年托张老二选了八个，合成一班，如今看起来，不

如他们远甚。弟以后再当另买青娥，别营金屋。只恐生才有限，已为度香兄占尽风流香福，所遗皆剩粉零脂，不敢再向石家金谷来夸异宝也。”子云笑道：“太谦了！尊府锦天绣地，罗列倾城。我是借他人之酒杯，烧自己之块垒。况一狐一腋补缀而成，岂如府上之红粉出自家姬，金钗藏于两壁，恐一尺之缣，难比七囊之锦。”华公子道：“岂敢！岂敢！仁兄谦的太过，理应罚酒。”即敬了子云一杯。华公子就叫珊枝，命八龄班上来。这八龄班，是每逢赴席总跟出来的，并带了自己行头。珊枝带上来，对子云叩头。子云忙命家童搀起，连声赞“好”，旁人也随声附和。华公子道：“仙娥之外，原有魔女，如不厌丑陋，也叫他们唱一出，以博一笑何如？”大家说道：“甚好，若得如此，真是珠联璧合了。”八龄班得了示，即进戏房，打扮起来，做了一出《群仙高会》。也是风光旖旎，态度生妍，大家喝采不尽。子云向跟班的说了几句，少顷两人捧上两个盘子上来，席前放下，却是五十两的元宝，一盘四个，两盘共是八个。徐府家人对着珊枝道：“一分是三位客赏的，一分是我们老爷赏的。”八龄当台叩谢了赏。华公子也起身道了谢，说：“这等恶劣的东西，还配赏呢，倒破费了。”子云连说：“惭愧！”众人请华公子坐了。华公子目视珊枝，低低说一句，珊枝即走了出去。约有一盏茶时候，双手捧上一个朱红漆盘，盖了一块红缎压金的袱子，揭起袱子，献在公子面前。众人看是辉煌闪烁的一盘金钗，有方胜的，有如意的，有梅花的，有菱角的，一两多重一个，约有百十个，分赏十旦。珊枝分毕，十旦叩谢了，子云亦忙道了谢。

钟上时已未末，撤了席，华公子起身道：“本为逛园而来，今日又来不及了，但是荷花是要看的。”子云命将席挪到吟秋水榭，

一面预备采莲船，就命十旦扮作采莲女子，下池荡桨；一面让客到水榭来。华公子等进了水榭，一望尽是荷花，红香芬馥，翠盖缤纷，好个色天香界，遂又入席坐定。只见四五个小舟，荡入池心，坐着一班名旦，扎扮得长裙短袖，称着莲脸桃腮，穿入花中，一个个娇面花容，模糊难辨。那边靠岸，泊着一舟锦帆丝缆，中间一班人在内打起丝竹十番。这些采莲人，便唱起《采莲歌》，娇声婉转，听之如子夜清歌，望之如湘君游戏，好似张丽华装成仙子，朱贵儿扮作嫦娥，大家各极欢喜，人人将至玉山颓倒。只有华公了豪兴愈加，便对子云道：“方才的戏都没唱完，那出戏就去了半日。何不重歌《金缕》，再舞《霓裳》，把各人的才艺略见一斑，始不负仁兄选色别声之意，彼诸伶亦可各尽其所长，也不至当场埋没，不知可否？”子云笑道：“正合鄙意。”就将群旦叫上来。群花听了，即荡动兰桨，往水榭边来，上了岸，在阑外雁排侍立。华公子便指名叫了四个进来：蕙芳、琴言、宝珠、素兰。华公子对着四旦说道：“方才《峨嵋山群仙》一出，虽全部出场，未尽态度。你们可将各人得意之戏说一出来。”四旦听了，想了一想，各说了一出。子云道：“此尚非极得意的，只有媚香与香碗的《独占》，瑶卿与玉依的《惊梦》《寻梦》，都是绝妙无双，人家唱不来的，可惜偏又雷同。”文泽道：“何不叫他们两人同唱，各尽其妙，做个珠联璧合，岂不更好吗？”次贤、仲雨皆说：“极妙。虽然是工力悉敌，究竟亦有些异同处，亦可借此细细品题。”华公子大笑道：“这到新鲜有趣，从未有两人同唱的，就是《寻梦》这一出，可以同唱。”

子云即传与戏班，在两厢伺候，又命把桌子往上挪了。宝珠、琴言出去上妆。不多一回，听得豪竹哀丝，铮钹嘹亮。华公子看

时，只见琴言从东边走出来，好似华月初升，好风送起，这几步就像春云冉冉，直到离恨天边。又见宝珠从西边走出来，好像娇花欲放，晚露犹含，那几步路就像垂柳纤纤，漾到软红深处。再听两人唱起来，却同是娇柔宛转，溜脆清圆，碧树翠竹之中，么凤雏凰相和，一字字香浓玉暖，一声声魂荡肠回。一个是秋波慵转，粉颈频低，一个是远黛含颦，春星乍合。看得合席的人，神迷目荡，意满志移。子云只顾点头微笑，华公子拍案叫绝，道：“快哉！快哉！我今日始信人间真有绝色，深悔从前将些嫫媿、无盐，也置之绣帟金屋。”又高声说道：“唯怪我度香仁兄秘藏佳丽，独享眼福，不肯早以示人，直到履足之后，才招客共赏，分明使人饫其余味。今日没有别的，我先罚你十巨觴再说。”便叫林珊枝取他自己之大玉斗来。珊枝看天色不早，知道公子的脾气，闹开了就不论昼夜的，口虽只管答应，呆呆的不动，目视子云。子云会意，也自知酒量不敌，便说道：“实在贱量不能多饮，愿将门杯以当大斗罢。”华公子犹不肯依，经次贤、文泽、仲雨都来解劝，说：“非特度香不能，就是我们都陪不来的，以小杯罚他三杯罢。”华公子也知子云酒量平常，只得依了。众人请子云连饮了三杯，自己却用大杯一杯一杯的不用人让，一连饮了十几杯，尚觉喝采不住，又逼住了文泽饮了三杯，次贤、仲雨饮了五六杯。华公子忽又对着宝珠、琴言说道：“你们尽管唱，唱完了不防再唱。”又复细细看了一回，对众人道：“此两人各有妙处，正如五雀六燕，轻重适均；赵后杨妃，瘦肥自合。宝珠则柔情脉脉，我见犹怜；琴言则秀骨珊珊，谁堪遣此。离之则独绝，合之则两全。度香仁兄，今日真怡我情矣！”子云见华公子似有醉意，又知道他的脾气，高了兴是了不得的，然又不好阻他，打算今天

喝个通宵罢了。

且说戏台上那两个唱完了，不准下来，还要再唱。宝珠见华公子如此赏识，自然十分高兴。又见他看了一遍，还要再看，心上便越要加些精神，做些态度出来，一来要起公子爱慕之心，二来也与度香脸上增些体面。比起先一出，更唱得出色。这琴言心上却是不愿，只因听华公子是得罪不得的，只得受些委屈。又想起十人中单叫他们两人，就恨还有一个袁宝珠与他作敌手，心上总想压他下来，故也加了工夫，更觉一往情深，如水斯注。又见华公子面貌也有些相像庾香处，又想起那一天是唱《惊梦》遇见了庾香，就彼此两心相印，只可惜庾香今日没有在坐，若是他在坐，我便不枉唱这两回了。我且今日试把华公子权当庾香在那边楼上，照着那一天的情景做来，或者心动神知，庾香在梦中竟看见，也未可知；就算他看不见我，我却倒像见了他。便也尽态极妍的，重唱起来。

此时人人畅快，只有那林珊枝，见公子如此眷恋，心上不免动气，脸上却不敢露出。又看天色不早，表上将近酉正，若再闹下去便进不得城的，但又不敢上前催他，只得出去，先叫人去留了城门，重走上来，站在公子背后。只管看着子云，众人亦皆明白，皆因不好催促。适值华公子出外小解，珊枝便对子云请了一安，低低的讲道：“求二老爷劝我们爷少喝些酒，早些回去，要关城了。若不能进城，御前差使无有定准的，恐有迟误，不是顽的。”子云点了点头，道：“你说的很是，也是时候了。”华公子进来见珊枝与子云说话，便问珊枝道：“天气还早呢？”珊枝道：“表上已酉正了。”华公子道：“这表走快了。”子云道：“难得仁弟今日高兴，我早上说的要尽兴，总要至三更四更，今日不要进



城了，在此屈一宵罢。况前舟与仲雨皆是城外人，他们是不怕关城的。”

华公子见子云留他夜饮，心中甚是乐从，又看这吟秋水榭实在精致，就住一夜亦不妨。忽又听见城外不怕关城之语，心上又有些踌躇蹢蹢的。看看天色已是将上灯时候，觉得去留两难，又见他跟来的人，都整整齐齐站在阶下，心上要走不走的；又看宝珠、琴言将要唱完，便对子云道：“我还进城罢。”珊枝听了接口道：“将要关城了，公子既要进城，就要快些赶呢。”华公子听了没奈何，只得起身穿戴衣冠，谢了子云，又辞了众人。

此时宝珠、琴言已卸装下来送客，华公子执着琴言的手道：“你这戏实在唱得好，可夸京城独步。歇一天你进府来，我还要细细请教。”说着便将身上一块汉玉双龙佩，扣着一个荷包扯下来，给了琴言，琴言请安谢了。华公子已走了两步，忽又回转来对着宝珠道：“你们两个真是棋逢敌手，难分高下。你是我度香兄心爱的，所以不肯到我府中来。”又问子云道：“二哥，我可以给他东西么？”子云笑道：“任凭尊意，何必问我？”华公子又从身上解下一块玉佩来，赏了宝珠，宝珠亦谢了。此时十旦都送出来，华公子踉踉跄跄，犹几番回顾，对着琴言、宝珠，以及蕙芳、素兰等八人说：“你们没有事可常来走走。”说着话，已到了含万楼，复又一揖，辞了子云及众人，上了椅轿，林珊枝、八龄之外，尚有十六个亲随，五个有职人员，扶了轿轩，软步如飞，过岭穿林而去。这十旦直送出园门，又请安送了。华公子下了轿，仍坐上绿围车，尚对那些名旦点头嘱咐。侍从人都上了马，车夫恐怕关城，加上一鞭，那车便似飞的一样去了，幸珊枝早留了城，不然竟赶不上了。华公子进城不提。

这边十旦进来，子云命他们换了便衣，重换了一个大圆桌面，把残肴收去，另换几样来。文泽道：“今日星北可谓尽兴，我见他从没这样留恋的。”子云道：“他心上犹以为未足，我若认真留他，他就不去了。他那个林珊枝急得什么似的，尽对我做眼色，只怕还有些醋意。”仲雨道：“何消说得。林珊枝不是登春班出身吗，进去了不到三年，如今华公子的事，可以作得一半主呢。”子云命家人取些醒酒丸来，用开水化了，分给众人，吃毕散步一回，酒已消尽。子云命将桌子摆在廊前，上面只点四盏素玻璃灯，两旁两枝的照，重新入席，就猜拳行令起来。

今日这十旦，若论头一个得意的，自然是琴言，其次要算宝珠了。宝珠此时却颇欢喜，惟有琴言终是冷冷的。子云便问琴言道：“你今日又得了一个知己。华公子是难得赞人的，你一上来他就留心你，以后又独要你与瑶卿唱戏，他这眼力却也不低，一面之间，就赏识如此，你可感激他么？”琴言把子云看了一眼，低着头不言语。文泽道：“玉依今日亦不可无知己之感，星北之倾倒，亦不下庾香，你明日倒去见见他为是。”次贤道：“我看华公子，倒是个怜香惜玉的人，外面传闻之言是不可信，今日这一天终是温温和和，并没有什么公子脾气。玉依见人也不可一味太冷淡了。”琴言被众人讲得，似乎要他去亲近华公子的意思，便气忿忿的无处发泄，因想道：“别人说我也罢，就是度香不该。他既知我与庾香相好，今日又讲这些话来，拿我当什么人看待？越想越气，便淌下泪来。仲雨已经醉了，见了琴言如此光景，便冷笑一声，说道：“你这个相公真有些古怪，难道倒赞坏了？人家用尽心费尽力，还巴结不到这一赞呢。”琴言本已有气，正愁没有处发作，听到此便忍不住说道：“我也不要人赞，我也不会巴

结人。他就势利大，也是大他的。我不比那会巴结的人，自己巴结了，还要教人巴结，这又何苦呢？”说罢不知不觉的哭了，仲雨听了又羞，又怒，脸上就变起色来，欲要认真发作，又畏子云诸人，暂时忍了。子云知琴言说话生硬，得罪了仲雨，便解释道：“玉依今日又吃醉了，瑶卿你同他到那边顽顽，等他醒醒酒再来。”宝珠即拉了琴言到里边去了，劝他道：“你说话太直了，那位张二爷也不是好说话的人。”琴言尚是呜咽。宝珠把华公子所赏之物拿出来与他比了，却小一些儿。那边文泽是绝早过来，已坐了一日，酒已过量，也要回去歇息。这十旦伺候了一天，又唱了戏，也都因乏，走的亦都要先走。子云因天气尚热，自己也觉困倦，就撤了席，又吃了西瓜、莲藕，送了客出园，诸旦也各自回去。琴言这一句话，便生出无数苦况来，虽徐子云也难荫庇，何况子玉。不知闹些什么事出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十六回 进谗言聘才酬宿怨 重国色华府购名花

话说华公子进城到得府时，已上灯好一会。到上房坐了一坐，华夫人问了些怡园光景，华公子略说了些，便叫两个小丫鬟提了灯笼，走到星栊卧室来。只见灯光之下，照见那十婢，都着一色的白罗大绸衫子，头上挽了麻姑髻儿，后头仍拖着大辮子，当头插一球素馨花，下截是青罗镶花边裤，微露红莲三寸。见了公子进来，都是笑盈盈的两边站立。华公子打量了一回，问道：“今日为何都改了装？”内中有一个禀道：“今日奶奶到家庙观音阁进香，叫奴才们改了装，都跟出去的。”公子进来坐下，那十珠都是十五六岁，倒也生得大致相仿，都不差上下。明珠先送上一盏冰梅汤，掌珠拿了鹅毛扇，轻轻的打着。珍珠便上前与公子脱了靴，换上盘珠登云履。荷珠与公子换了件轻纱衫子，都在两旁站着。宝珠便道：“爷可曾用饭？可要吩咐内厨房预备什么？”华公子道：“今日酒多了，觉得口渴。到定更后，你照着我前日开那防风粥的单子，配着那几样花露果粉，用文武火熬，一时二刻不可见着铜器，还是你亲手做去，不要经那老婆子的手，齷齪齷齪的。此刻盛暑的天气，本来是发散时候，防风露、薄荷露少用些，玫瑰露、香稻露、荷花露、桂花露多加些，茯苓粉、莲子粉、琼糜粉、燕窝粉都照单子上分两。”宝珠答应了，便拉了画珠同去，先将那些东西配定了，又取了一碗香稻米，拎了一瓶雪

水出来，也不到厨房，就在公子卧房前，一个八角琉璃亭的廊檐下，生了一个铜炉的火，用个银吊子，慢慢的熬起来。花珠亦在旁蹲着，拖下一条大红绉子，一半在地，就道：“爷今日像醉了，只管打量我们。一个人无缘无故笑起来。”宝珠道：“我昨日听得奶奶讲，到秋天就要收你了。”花珠啐了一口道：“要收还先收你，你是个脑儿赛，又会巴结差使，只怕还等不到秋天呢！”宝珠用手一推，把花珠跌了一交，两脚一叉，踢着了吊子，几乎打翻，爬起来，按住了宝珠的肩头，要想搬倒他，两人笑做一团。

又见爱珠提了一盏绛纱灯走出来道：“差不多要定更了，此刻还要传林珊枝进来呢！”宝珠问道：“叫林珊枝做什么？”爱珠道：“我知道什么事？自然是有了要紧事了。”爱珠穿了木底小弓鞋，走快了，觉得咕咕咯咯的响。走到角门口，找着了管事的老婆子说了。老婆子又找了内管门，才到外间跟班房来，找着了林珊枝，便说：“爷叫你呢。”

林珊枝正在院子乘凉，旁边也站着两个小么儿，装烟打扇。珊枝只得穿上了长衫，拴了带子，找个小明角灯点上，即随了内管门的进来，直走到八角琉璃亭边站住，见了爱珠等招呼了，问：“爷有什么事？”爱珠把绛纱灯提起，在珊枝脸上一照，笑了一笑，道：“你把脸喝得红红儿的，上去准要碰钉子。”珊枝笑道：“我几时喝酒？你那灯笼是红的，映到人家脸上来，倒说我醉了。”爱珠也笑了一笑，就领了珊枝慢慢而行，进了内室，听得公子正在与那些丫鬟说笑。爱珠先进去，说：“珊枝来了！”公子即传上来，珊枝在窗前站着，见公子盘腿坐在醉翁床上，旁边站着四珠。华公子见了珊枝便道：“你去请魏师爷到留青精舍里来，我从这边过去有话说。”珊枝回道：“已定过更了，东园门早上了锁，就是

三堂的总门也锁了，没有什么要紧话，请爷明早讲罢。况要开两三重门，从东园去请来，差不多就二更了，只怕师爷们也要安歇了。”林珊枝知道找魏聘才定是件不要紧事，不过讲今天看戏的话，便阻挡起来。华公子想了一想，果然没有什么要紧，也只得依了，便道：“既锁了门，到明日也还不迟。”停了一停，又对珊枝道：“那个宝珠的戏，我倒是初见，倒不料他如此之妙，怎么他们总不进府来？”珊枝道：“每逢朔望，他们总清早来的，门上只道爷没有起身，便挡住不叫进来。班子里的人来请安，号簿上是不挂的。就是那个琴言，从前他师傅也领他来过，不过没有进来。”华公子道：“那琴言是谁的徒弟？”珊枝道：“是长庆的徒弟。”公子道：“长庆，你的师傅也不是叫长庆吗？”珊枝答应：“是。奴才本在联锦班，后进登春的。”公子道：“为什么要进登春呢？”珊枝道：“那长庆的脾气不好，奴才伤触了他，他因把奴才挑换了登春的绣芳。绣芳出了师，才买这琴言，不过半年多呢。”公子道：“你瞧这琴言怎样？”珊枝不言语。华公子又问了一遍，珊枝说道：“好是好的，也是徐二老爷钟爱的，听说外边不肯应酬。”华公子道：“徐二老爷钟爱的是袁宝珠，不爱他。”珊枝道：“听见徐二老爷爱他与袁宝珠差不多。又听得说，徐二老爷在他身上已花过好几千银子了。”华公子不语，少顷又说道：“前日我听得魏师爷说起那琴言好得很，我却今日才见。有个什么梅少爷和他最好，徐二爷倒是假的。”珊枝道：“其中的细底，奴才也不知道，就是琴言也是今日才见的。”华公子又道：“你也是门内出身，你瞧今日合唱这一出《寻梦》，到底是那个好？”珊枝想了一想，回道：“据奴才论戏，是要讲神情做态。这两个人相貌却差不多，若论戏还是宝珠的唱得熟。琴言第一回尚有些夹生，第二回略好一

点。”华公子点点头，道：“那是他初学，宝珠是唱过两三年，自然是熟极的了。据我看来，相貌还算琴言，身上像有仙骨，似乎与人不同。”珊枝低了头不言语。

掌珠一面打扇，一面看着公子与珊枝讲话，便心不在扇，一扇子扇脱了手，掉下地来，明珠嗤的一笑，掌珠红了脸，慌忙捡起。华公子倒笑了，道：“你们难道没有听过戏，听说到戏连戏都没有了。歇天我就叫那一班人进来唱一天，请奶奶听，你们大家都托托福。”爱珠多嘴说道：“什么好班子？难道比咱们府里的还好吗？”华公子笑道：“你们也是十个，叫你们扮生，他们扮旦，合串一出，就知道人家的好处了。”爱珠等听了红了脸，低了头说道：“我们是不串戏的，要串戏有八龄班。”华公子笑道：“学就会了，女戏子也是常有的。”珊枝也笑了一笑，又站了一会，见公子没有话说，也就出去，见那三四个，尚自围在炉边。珊枝又说了几句话，出去了。这边把那香粥熬好，又送上几样自制点心给公子吃了。乘了一回凉，华公子安寝，十珠各自回房。

到了明早，华公子到底尚为酒困，身子有些疲软，早上就起得迟了。直到巳正方才起身，净了脸，丫鬟替他梳了发，穿好了衣裳。华夫人恐他酒后伤身，便叫小丫鬟送出一盞参汤，公子吃了。只见宝珠进来回道：“珊枝在外面请示爷，昨晚叫他去请魏师爷，今早要请不要请？”华公子略一踌躇道：“叫他去请魏师爷，到留青精舍吃早饭。”宝珠答应去了。

华公子到上房，华夫人晓妆已完，丫鬟侍立两旁。公子见夫人淡扫蛾眉，薄施脂粉，双鬟腻绿，高髻盘云。很有些像那苏蕙芳的相貌，便坐下了，讲了些闲话，说在夫人房里吃饭，把昨日看的戏一一讲了，说八龄班万不及一；又说夫人的相貌，像那个



蕙芳。华夫人听了，心中却有些不悦，也不言语。他们夫妻本来琴瑟相和，极恩爱的。就是华公子心爱奢华，却不淫荡。华夫人几次说要把花珠、宝珠收了，公子只是不要，说：“一做了妾，倒无趣了。不如等他们伺候几年，选几个青年美貌的配他，是件极有功德的事。还有一句话，若是夫人生得平常，自然就要到姬妾身上来。如今夫人是这么样的好，姬妾们虽好，也是比不上的。譬如草木杂花，未尝不娇艳无比，单看时觉得很好，及种到牡丹台上，不是效颦邻女，就是婢学夫人，愈增羞涩之态。”华夫人听了甚是喜欢，所以任凭华公子怎样繁华奢侈，到绝不疑心有别样事来。即如十珠群婢，天天闹在一堆，也绝无妒忌。再如林珊枝、冯子佩等也只不过形迹可疑，其实并无干涉，此也是各人情性，不比那奚十一等专讲究这些事情，不在色之好歹。

且说华公子在夫人房内吃过饭，谈谈笑笑已过了午正，却忘了魏聘才在留青精舍等他。却说林珊枝去请魏聘才，聘才已起身多时，将要吃饭，忽听得华公子请吃早饭，叫他到留青精舍去。聘才这一喜，倒像金殿传胪一样，疾忙穿了靴，换了一件新衣，拿把团扇，摇摇摆摆，也不及与张、顾二位说知，就同了珊枝出园，犹一路恭惟，或叫老珊，或称老弟，挨肩擦背，好一回才到了留青精舍。因为奉命不遑，父召无诺的光景，所以也不看园中的景致，一径进了留青精舍。见有四个小跟班廊檐下坐着，见了聘才站起来，珊枝问道：“可听得爷就出来么？”那些小跟班道：“没有动静，不知爷出来不出来。”珊枝道：“魏师爷且请坐一坐，我去打听。”说罢去了。

聘才遂细细的看那室中铺设，正是华美无双，一言难尽，比那西花厅更觉精致。室中的窗子、栏杆、屏门等类，皆是工细镂

空山水，其人物用那些珍宝细细雕成嵌上，几做了瑶榭玉栋。此系聘才第一回开眼。足足等了一个时辰，尚不见公子出来，跟班的送了几回茶，把个聘才的肠子洗得精空，觉得响声咕噜如饿鸱的叫起来，无奈只得坐下老等。

这边林珊枝在洗红轩外边等候，与那些十珠婢闲谈，又不能上去请他。赠珠道：“我先到上房听得说，爷与奶奶吃饭，两人讲得热闹，只怕不出来了。”珊枝道：“这怎么好呢？一早把个魏师爷请在留青精舍里，等到此刻，一个多时辰，我也觉得饿了。你们吃过早饭么？”明珠道：“我们是早吃过了，吃剩的东西倒有，你不嫌脏，就吃了饭去，要等他出来不晓什么时候呢！”珊枝说道：“好说，姐姐吃剩的菜，只怕我还没有这福分呢。肯赏我，还敢嫌脏么。”爱珠道：“会说话，我瞧你眼也饿花了。”就同珊枝到一间屋子来。夏天是不用热的，荤荤素素菜都有，珊枝吃了，擦擦手，仍坐下与那些丫鬟顽笑，只不见华公子出来。看看已到未正，珊枝道：“这怎么好，到底出来不出来？叫人家等着。爱姐姐请你去说一声，说魏师爷还在留青舍等着呢。”爱珠道：“我不会回，要回你自去回。”珊枝道：“好姐姐，我若进得去还求你？”又迟延了一回，爱珠故意刁难，倒是荷珠做好人进去了。半个时辰始听脚步响，是公子出来。原来华公子与华夫人说得高兴，忽然疲倦，就在他夫人床上躺了一回，却谁敢去惊动他，直到醒时已是未末。适见荷珠来问，华公子想起早上之约，已经迟了，只好吃晚饭的了，便就从侧边一个角门走出去，却只与留青舍隔一个院子。

珊枝疾忙先去照应了，聘才连忙走出到窗前，华公子已到，聘才便请了一个安。华公子一手拉住说道：“本约足下早上过来

谈谈，不料我昨日多吃了酒，今日起来又睡着了，倒叫你久待，可曾用过早饭么？”聘才只得说吃过了。倒是珊枝见聘才饿了半日，心中不忍，说道：“师爷从已初进来到此刻，只怕还没有吃早饭呢！”华公子便说珊枝，道：“你们所管何事，连饭都不会招呼的。”珊枝道：“奴才也是已初进来，在里头等的。”华公子便吩咐快备点心来，珊枝飞跑去了。不一回就是八样精致点心，摆了一炕桌。华公子就让聘才吃了，即把昨日十旦出场，又将琴、宝合唱《寻梦》，与聘才说了。又道：“我倒费了多少心，买得八个，凑成一班，只想可以压倒外边，谁晓得倒被外边压倒了。你可曾见过他们的戏么？”聘才听此口风，便迎合上来，说道：“见过的。公子若要压倒外边，这也不难，好花不在多，就拣顶好的买几个进来，就可以了。”心上又想道：“他倒中意琴言这东西，殊不知他心上只想着梅庾香，未必想到你。”又想道：“这琴言或者倒是势利的心肠，所以看不起我。若到这府里，自然会改变的。无论其改变不改变，既进了府，此生就不要想见庾香的面了。”再又想道：“琴言这等古怪脾气，此刻华公子是不知道，若长久了，是必定厌恶的。让我弄他进来，叫他受两年苦，方可以出我之气。”主意定了，便又说道：“公子何不就将宝珠、琴言买了进来？配上府里这八个，也成十个了，不是就比外边的班子好么？”华公子道：“我闻得这两个都是度香所爱，不好去夺他。”聘才道：“度香所爱的是宝珠，琴言不是真喜欢的。公子若当真喜欢他，晚生倒认识，而且常照顾他。他的师傅叫长庆，最爱的是钱，听得公子要，必十分巴结，送上门来的。”华公子倒踌躇不定，心上总碍着徐子云，又因琴言进来，也只得九人，宝珠是断乎不能买的，因此犹豫。聘才再三解说，竭力怂恿，才把华公子说动了，

便道：“你明日且先去，看看可行则行，如他们不愿，也就罢了。就买进来，也是落人之后，已输度香一着了。”这是华公子的好胜脾气，似乎怕人说他剽袭度香之意。于是即与聘才同吃了晚饭，席间聘才又把琴言情性才艺，讲得个锦上添花，又将琪官也保举了一番，直到定更后才散。

明日早饭后，聘才带了四儿，坐了大鞍车，即出城找着了叶茂林，茂林就搭了聘才的车到长庆处来。劈面遇见了张仲雨，两边停了车，茂林让过一边，等聘才出来说话。仲雨问起聘才，聘才把华公子托他之事说了。仲雨道：“怪不得他前天如此高兴，总赏了一百多金子，又将自己的玉佩，给了琴言、宝珠。”说到此，便凑着聘才耳边说了好些，叶茂林听不清楚，只见聘才点头说道：“我自有道理，进来了还由得他？”又说了几句别的事，各人分道走了。

到了琴言门口，叶茂林先下来，同了聘才进内。恰好长庆在家，请进坐了。长庆打量了聘才一回，又因是叶茂林同来，便当是不要紧人，淡淡招呼了几句。茂林道：“这位魏师老爷，是华公府的师老爷，与公子是最相好的，闻你的大名，特来相访。还有一句话要商量。”长庆听了，登时满面添花的趋奉起来，师老爷长，师老爷短，看聘才是个聪明伶俐人，便极意应酬，说道：“华公子待我最有恩的，况且我有两个徒弟在府里，公子的恩典真是天高地厚，说不尽的。”吃了杯茶，又说些话，长庆便把烟灯开了出来，请聘才、茂林躺躺，茂林道：“我是不吃的，倒是你陪着魏师老爷躺躺罢，而且说话便当。”聘才道：“我也是初学不会烧。”长庆便烧了一口上好了，送与聘才，聘才吃了仍把烟枪递过来，说道：“我是外行，不回敬了。”聘才便问起琴言近日

光景，长庆道：“这孩子却好，人也聪明。前日在徐二老爷园里唱戏，就是贵东公子，赏了十个金镞子，重十四两有余，算起来值七百来吊钱。徐老爷又自己赏了好些东西。公子还把自己的荷包别子也赏了他，这块玉的颜色，是黄而带红，我不懂得，请教德古斋的沙回子，他说也值二百吊。你能瞧瞧，不是孩子会巴结，讨喜欢，怎得人这么疼他。”说罢又送了一口来，聘才接了又道：“今日我就为这件事和你商量。昨日我们东家，见了他那出《寻梦》，爱得了不得，回去赞了一天。意欲要他进府里去，不晓得你舍得舍不得？”长庆听了，想了一想道：“师老爷，不是我不受抬举，实在孩子怪可怜的。是去年十月才到京，我买了他，一教就会，模样儿也好，差不多最有名的蕙芳、宝珠，也赶不上他。你能猜：从去年十二月初一日上台，到如今才七个月，别处不用说，单是徐二老爷就花得不少。”说道此，便伸着手道：“有这许多了。就是我的空子大，随到随消。你瞧我一家子大大小小二十余口，如今就靠着。不瞒师老爷说，若叫他进府里去，他是好了，我就苦了。况且才十五岁，到出师还有五年，怕不替我挣个几万银子，你想叫我如何舍得？他不比那个林珊枝，从前他性气又不好，油饼也吃多了，到常要恼我，我所以把他换了登春班的绣芳。绣芳出师，就得了八千吊，人人知道的。如今这琴言比绣芳又强了几倍。师老爷求你对公子说，长庆如今就剩这一个好徒弟，要靠他一辈子过活。其余几个小孩子，都是不中用的，倒赔钱做衣服。一月内陪了三五天酒，还要生出事来。”

聘才正要回言，叶茂林笑迷迷，拈着胡子讲道：“老庆，事情是好商量的。华公子行事，难道你不知道？人家要巴结进去也难，他来找你，就是你的造化，如中了意，不要说你一辈子，就

两辈子也不难。将来你也可进府，巴结个执事，赏个十几品的官衔，好不体面，不强如吃这戏饭么？”聘才道：“噎！叶先生的话讲得痛快。你想见一面就赏这许多金子，若认真要他进去，难道倒苦你不成？总叫你够过一辈子就是了。横竖将来总要出师的，早出师自然就多些，迟出师也就少了。况十四五岁的孩子，也拿不稳不变，一二年发身的时候，要变坏也就变了，又将如何呢？你不是白丢了几千银子了。我劝你细细想一想，你有什么话总好商量，断不叫你受委屈就是了。”

长庆一面听，一面吃了十几口烟，坐起来道：“话也说得是，再商量罢。我也要问问他愿不愿。”聘才笑道：“老庆，明人不讲暗话。你那琴言的脾气我全知道，除了徐老爷，还有那个人喜欢他？他又肯应酬那一个？若再把徐老爷得罪了，”说到此冷笑一声，又道：“那时你还想靠他一辈子？他只好靠你一辈子了，难道你在家，倒不晓得他从前为什么病？他就为着梅少爷，大家讲得来。陪酒时有梅少爷就喜欢，没有梅少爷就烦恼，一说就哭，人人厌他，你真不知道？不过你不肯讲，自然顾着自己徒弟的体面，讲出来也不好听。他若要靠梅少爷发迹，那就要公鸡生蛋了。你细细想想，我这话还是好话，还是不好话？”

长庆原嫌琴言性情不好，不过要增身价。如今被聘才说着了真病，也不能辩，便道：“这孩子的性子呢，却也倔强，你能既知道，你就是盏玻璃灯了。但是一句话，无论他怎样，我总靠着他。若叫我算不来，事情是不干的。”叶茂林道：“你尽管放心，这位师老爷，最体面人，办事最周到的。”便扯了长庆到窗前，低低的说道：“你开个价儿，好等魏师爷回去说。”长庆一想华公子是个出名的冤大头，要多少就是多少，总然讲不出口要一万银

子，但是五六千总可以要得出来的，便对叶茂林道：“你知道他半年的工夫，就挣了一万多，你算起五年的账，叫我也难讲，横竖请华公子斟酌就是了。”叶茂林即说与聘才，聘才摇摇头道：“这话难讲，一个男孩子，要卖上万银子，又不是出奇宝贝，据我看来，四五千是可以的。”茂林道：“也就是个数儿。别的相公出师，至多也不过三四千吊钱，核起来已两倍有余了。”长庆只是摇头，半晌说道：“若如此讲，这是断不能遵命的。况且他进来才半年，无论钱多钱少，我心上实在舍不得他，我本是不愿叫他出去的。”说着把手擦起眼睛，装做哭了。聘才暗想道：“这东西狡猾已极，怎么开出这个大身价来，叫我怎样对华公子讲。他虽不疑心，旁人必疑我从中作弊了。这个混帐东西，不拿大话压他，必是讲不成的。”便装起怒容，站了起来道：“很好，很好！等你去发大财罢，我倒有心照应你，你倒不懂好歹。不要歇几天，你自己送上门来，那就一钱不值了。”说罢，即气忿忿的走出去。

叶茂林目视长庆，长庆见他生气，便陪着笑道：“师老爷不要动气，请坐，再商量。”聘才道：“商量什么？我也没有这么大工夫讲这些空头话。叶先生你坐坐罢，我要走了。”说罢一径出来，叶茂林跟在后头，拉住了聘才，聘才低低的说道：“我在六合馆等你。”故意洒脱手，头也不回，上车去了。

长庆要送也来不及，只得邀了茂林。再进屋子。茂林道：“他一怒去了，你有话可以对我直讲。这华公子是得罪不得的，魏师爷进府，一路混说，必要闹出事来，那时怎么好呢？”长庆道：“并不是我不知进退，实在我这棵摇钱树，舍不得他，我也要问问他愿不愿，歇两天再给你信。求你先替我说两句好话，回复他，成不成再说罢。”叶茂林听得口风不甚松动，也只好上车去了。辞



了出来，找到了聘才，将长庆的话一字不隐，全说了。聘才无可奈何，只得回去叫林珊枝回了，说没有找着长庆，迟日再去。不知琴言祸福如何，再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十七回 奚正绅大闹秋水堂 杜琴言避祸华公府

话说聘才从长庆处回来，听其口风狡猾，似要万金身价。欲想个法子收拾他，叫他总不安神，自然就进府来。聘才没有别法，找了张仲雨一次，也没有见着。打算仍叫赶车的及三小等去闹，但要耽搁几天才好，不然恐被他们看出来。华公子是一时高兴，况且他的声色，享用不尽，自然也不专于一人身上。

这回书却要另叙一人。前回书中是耳闻其事，今日必须亲见其人。你道是谁？就是那奚十一。在长芦盐务里躲了一月，恰值来了一帮洋船，他家是个洋商，又旧有首尾，便汇了两万银子，又搭凑了五千银子的洋货，就重新阔起来。况木桶已坏，事情也就冷了。即便回京，仍旧一味的混闹。

这奚十一既是个大家子弟，难道就没有个名氏？他的官名叫做奚正绅，那些人将十一叫惯了。岭南人的口头话，十一两字是个上字，因又叫他奚老土。此人初进京来，尚有一口广东话，不甚清楚，此刻渐渐说起官话来了。他却与两个人往来，且系相好，一个是张仲雨，一个是潘其观。张仲雨是惯向热闹场中走动，帐局子里逢迎，看见奚十一这样浪花浪费，打听得他家的底子，便已结交得很熟。及奚十一银子用完，要拉账的时节，仲雨即向潘三银号内，替他借了一万，本是九扣，仲雨又扣了一千上腰，奚十一实得八千，但要用时，只得依了。如今有了银子，就先还了

这票借项，到京来一无所事，只与仲雨、潘三天天吃酒看戏。这三个人本是一流的，所以愈交愈密。况潘三也是爱坐车的，讲到旱道上滋味，奚十一便当他是知心朋友。试将奚、潘二人比较起来，还是潘三好些，虽然生得可厌，但其赋性疲软，一来胆小，二来老婆利害，三来是个财主，防人讹他，所以心虽极淫，胆却极小，凡事不敢任性，此还算他的好处。若那奚十一，仗恃有财有势。竟是无法无天，人家起他个混名，叫做烟熏太岁，又有许多帮闲助恶的人，自然无所忌惮。且心上存着一个主意：在京耽搁不过一年半载，选到了，就要出京，不闹个淋漓尽致，也叫人看不起，不像个公子官儿。近来因等选，倒先请了一个刑钱朋友，是王通政荐的，每年修金一千二百两，已请到寓里同住，且先做起蔑片来。你道此人是谁？就是那位坐粪车的姬先生，见奚十一到班不远，且是个直隶州，若得个美缺，一二年就可发财；又知他是个大手笔，不过糊涂公子，官将来怕不是替我做的，便去求孙亮功转托王文辉，竟是一说就妥。真是物以类聚，又是个爱淘毛厕的，臭味相投。进门住了几天，看出东家脾气，便要巴结，已将巴英官送他用了几回，奚十一心上极为畅快。那巴英官伺候过大老爷，在师爷面前，越发骄纵起来。况又得了几件新衣，裱糊好了，觉得更加光彩。姬亮轩每到情急求他，竟是勉强应酬，不是那从前服贴光景。

闲话休烦。一日张仲雨在奚十一寓所吃早饭，宾主三人叫了两个相公。仲雨是个贪财不贪色的，这些相公面上都是假应酬，不在里头讲究，而奚、姬两位，则舍此别无所好，奚十一更是下作，一饭之间，也要进去两次。从前还只一个，如今又添了巴英官，更比春兰巴结的好。巴英官肌肤虽黑，却光亮滑泽，得个油

字诀，所以爱的人最多，姬亮轩醉后也曾对人讲过。是日饮酒之间，奚十一叫春兰进去了一回，出来坐了一坐；又叫巴英官进去了。仲雨不知其故，只道有事，便与亮轩讲些闲话。这两个相公，一个是蓉官，一个是春林，皆是奚十一常叫的。蓉官对着春林做眼色，春林笑了一笑。亮轩也做眉做眼的，仲雨偶然看见，却不晓得什么，也不便问。蓉官忽问仲雨道：“你能有个相好姓魏的，他初到京时，我就认识他，却不见得怎样。前日我在富三爷家见他，体面得了不得，大鞍子热车，跟班亦骑上马。他如今做了什么官了？”仲雨道：“尚未得官，在华公府里当师爷，发了财，自然就阔了。”亮轩道：“我听得人说，华公府富贵无比，除了皇帝就算他家，是真的么？”仲雨笑道：“这也是外头的议论。若说华府里，田地甚多，我听得有四十几个庄头，一年论租，就抵得一府分的钱漕，自然也算个极豪富的人家了。”亮轩点点头：“我们东家也常提起，说华公子是他的世叔，华公爷是我老东家提台老大人的老师。有这么一个好世交，我们东家竟不拉拢。小弟是常劝他去走走。东家说，这是从前在军营保举的老师，那时华公子还小，说起来也未必知道，所以不肯去。就是现在那位徐中堂，做两广总督的，也是老师在军营同拜的，如今只有二少爷在京里。我前日在街上看见他，坐着辆飞沿后挡车，有七八匹马跟着，相貌很体面，我看他将来也要做督抚的。我们东家也是不肯去，不知道什么脾气。”仲雨笑道：“徐二爷原是个顶阔的阔人，他与华公子真是一对。前日我为你东家，在他面前求了多少情，出了多少力，他还不晓得，我也没告诉他。论理，你东家应该重重谢我呢。”亮轩忙问何事？仲雨笑道：“久后便知，此事也不必说了。”

只见奚十一出来，趿着双细草网凉鞋，穿条三缸青香云纱

裤，披着件野鸡葛汗衫，背后巴英官拿着柄黑漆描金鬼子扇，笑嘻嘻一轻一重的乱扑出来。亮轩出席相迎，仲雨也照应了。奚十一坐下，仲雨道：“你今日有什么事这么忙？”奚十一笑了笑，方说道：“有点小事都清理了。”便道：“我方才失陪你们，干几杯罢。”仲雨道：“喝得多了。”奚十一道：“好话，快再干两杯，我们豁几拳罢。”仲雨道：“也好。”奚十一就与仲雨、亮轩、蓉官、春林豁了十拳，起初还叫得清，后来便叫出怪声。广东人豁拳是最难听的，像叫些杀狗杀鸭的字音。

豁完了拳，讲些闲话，仲雨忽然问奚十一道：“如今有个顶好的相公叫琴言，在秋水堂住，他的师傅叫长庆，你曾见过么？”奚十一道：“没曾见，听是听得说过，是好的。”仲雨正要话时，蓉官道：“好什么？只得两三出戏。你叫他陪酒，终席不说话。要他斟钟酒，是没有的事。”春林道：“好沉架子，到他家去看他，倒是从不会客的。就是从前的王吉庆、李春芳，如今红字号的袁宝珠、苏蕙芳，也没有这么大架子。要他中意的，才陪着坐一坐；不中意的，简直的不理，赏他东西谢也不谢一声，也没有见他给人请安。”奚十一道：“这么样的相公，没有遇见我。若遇见我时，他要这样起来，我就骂这婊子养的，他能咬掉我的卵子？”仲雨冷笑道：“别说你这奚老土，就是你那两位老世叔，是有名的大公子，尚且不能难为他，倒常受他的气。若教你去，准还不能进他的屋，休要想见他。”亮轩道：“那里有这话？我不信。岂有东家这样阔人，还不来巴结，难道他不喜欢银钱的？”仲雨道：“别人你拿钱，可以熏他；这小东西，钱倒熏不动的。”奚十一道：“岂有此理，你不要尽讲海话。你看我去，包管他必出来，还待得我好。”蓉官道：“未必。或者出来见一见，就算高情了。要待

你好断不能。我见他待人没有好过，就是见那几位大人们，也是冷冷的。倒是他两个师弟天福、天寿会应酬，相貌又不好，人也不喜欢他。他师傅曹长庆，也是个古怪脾气，就是一门只爱钱，钱到了手，又不睬人了。”奚十一听了这些话，心上着实不信，对仲雨道：“你停一停，同我去看看，到底怎样？”仲雨道：“别处都去，他那里我不去，况前日我还骂了他。”众人吃了饭，又坐了一回，仲雨告辞去了。两个相公又闹了好一回方去。

奚十一过了夜，明日早饭后，想起仲雨所说的琴言这么利害，到底不信，必要去试试。过瘾之后，同了姬亮轩，带了春兰、巴英官，自己换了件新纱衫子，坐了车，叫春兰、巴英官同跨了车沿，亮轩另雇一个车，到秋水堂来。

这边琴言正在悲悲楚楚的时候，前日长庆见聘才生气走了，虽托叶茂林为他婉言，总不见茂林回信，心上有些狐疑。又想起五月间，有两个人闹来，送了四吊钱，陪了多少礼方去，听得传说是华公府的车夫。昨日听得聘才口风利害，似乎必要来的，便十分担着担子，进来与琴言商量。琴言自那日从怡园回后，直到今日总是啼哭，自己也不晓得为着什么，一味的悲苦，倒像有什么大事的，心中七上八下：一来为华公子赏识了他，将来必叫他进府唱戏，那时府里多少人，怎生应酬得来；二来每逢热闹之场独独不见庾香，故此越想越觉伤心，倒不料得聘才即来，说要买他。

长庆进来，见了琴言啼哭，不知为着何事，便安慰他两句，就说起聘才来说的话，去的光景，要寻事生端，叫你唱不成戏的意思，我不知你心内如何。若进去了，快活倒是快活的，不过是一世奴才，永作华府家人了。琴言听了，不由得放声大哭起来。

长庆没了主意，又安慰他。琴言带哭说道：“师傅，多承你能收了我做徒弟，教养了半年，我心上自然感恩，所以忍耐，又活了两个月。如今师傅既不要我，我也不到别处去，省得师傅为难。总之我没有了，师傅也就安稳了。”说了又哭，长庆也连连的叹气道：“不是这么讲，我原舍不得你去，不过与你商量，恐怕逆了他们的意，闹些是非出来，大家受苦。他如今又不是白要你进去，他许下我几千银子。我是算不来的，觉得这个买卖有些折本，所以主意不定。若是进去，在你倒是极好的日子。只是苦了我了。”琴言道：“师傅要银子也还容易，我在这里一年，也替师傅挣了好些钱。设使我进去了，也就歇了，难道还能弄些钱出来？就是师傅少钱，也不必生这个念头，还是不卖我的好，还能够养得师傅三年两载。”长庆道：“我主意原和你一样，就是其中有好些难处。你如今倒别顾我，只要你自己想，自己定了主意才好，也不必哭了。我是有事要出门，偏偏天福、天寿又进戏园去了。你若气闷，不如去请素兰来与你顽顽，他今日不下园子，你们是讲得来的。”一面说，就走出来了，叫人去请素兰即便过来。

刚走到里面，这边奚十一已到门，春兰、英官下来，进去问了，回说不在家。奚十一听了，先有一分怒气，自己也就下来，刚刚走进了门，姬亮轩尚在门外，只见一人笑嘻嘻的上前说道：“老爷是找那一个的？若是找相公们的，没有一个在屋里。”说罢，便迎面站住，也不说个请字。奚十一见了就有了三分气。正要开口，倒是春兰先说道：“呀！这是奚大老爷，无论相公在家不在家，总请大老爷进去，怎么门口就挡住了？”那人才退了两步，说：“请大老爷进屋子里喝茶。”即开了二门，奚十一同亮轩进内，走过了庭心，上了客厅，却是三间：东边隔去了一间，算客房。对



面两间，一边是门房，一边空着。

当下两人就进去房内坐了。英官、春兰即在外间坐下。那人送了两钟茶上来，有些认得春兰，问了来历，进去告知长庆。长庆道：“已经回说不在家，也就不必应酬他了。”又想到：“这姓奚的，虽听得他是个冤大头，但是个没味的人，多少相公上了他的当，没处伸冤。琴言是断乎讲不来的。不然叫天福、天寿回来，或者有些甜头，也未可知。一面即打发人到戏园去叫，一面自己穿了衣裳、鞋袜出来，款待奚十一。

且说陆素兰来，见了琴言问道：“何事？”只见琴言又是娇啼满面，歪倒在炕上。素兰安慰道：“你又怎么，你师傅请我来有何话说？”琴言道：“我今番真要死了，不比从前还可捱得下去。”素兰忙问何事，琴言就把长庆的话述了一遍。素兰也觉吃惊，发怔了半天，方问道：“你师傅的意思怎样？”琴言道：“师傅也没有主意，似乎两难，只有我死了，便了结了。”素兰道：“你开口就说死，事情须细细的商量。况现在并没有闹事，又没人逼你，且缓缓的想个法儿。”琴言道：“有什么法想？你忘了他们有个魏聘才，肯赦我这条命么？只有一句，倒是瑶卿害了我了。”素兰道：“怎么说是瑶卿害你？”琴言又淌了些泪，不言语，素兰疑心，连声的问，琴言叹了口气道：“若使大年初六那一天，瑶卿去唱了那出《惊梦》，我便不上台，也就干干净净，直到如今没什么丢不开的事。偏要我去当灾替死，害得人半年以来，心上没有一刻快乐。前日招此非灾枉祸出来，仍系那出《寻梦》断送了我，偏与瑶卿合唱。他若写意些，我也不经意了。若叫他当场压下我来，又叫我没脸，所以我不得不用心，偏又惹出这件事来。岂不是始终是瑶卿害的？”素兰道：“我看华公子这个人，倒也没有什

么不好，我也没有见他糟蹋过人。你若心上没有牵挂的事，倒可以去混几年，或者倒有些好处，也不可。就是不能会见庾香的苦了。”琴言道：“就算华公子是个好人，难道魏聘才就不教坏他么？”素兰道：“你们若合了式，魏聘才那种东西，非特不能欺你，且要巴结你呢！但我有一句话，你倒不要怪我：譬如我们这班人与人相好，原是要论心的，但也不好太过。譬如度香、庾香两人，待你的情分是一样的。不过，庾香专在你身上，不肯移情于人，所以你就为这上头，也就专为他，不肯移动一步，是讲究专致的工夫了。但是庾香比不得别人，他年纪小，没有惯常出来，一切都不甚便当。假使他们太太晓得了，还要教训他，不准他出来；若访出你们相好，还要归怨于你，这是一层。你心上只管有庾香，脸上不要教人看破了，人就要怪你，说人是一样的待他，他是两样的待人，他到底与庾香是那一种交情呢，这是两层。此刻不怪你者，就是度香照常相待。你常常冲撞他，久而久之，要心冷的。你少了度香，也固然于你无损，你的师傅就不好了。此刻有度香供给他，他自然不叫你再找人。如果度香淡泊起来，他必要在你身上找还他那些钱。你想天下人，还有如度香这么样待人么？那时你受尽了气苦，只怕比进了华公府还苦呢，这是三层。到那个时候，庾香能救你还好，若依旧束手无策，不过将些眼泪给你，将些疾病报你，你两人仍是隔开，依然空想。叫你一身在外，如驴儿推磨；一心在内，如道士炼丹，你受得受不得？那时只怕真要死了，这是四层。你若进去了，或者仍可出来，也不定的。我听得华公子，最喜成人之美。若打听你们两人，有这样至死不变的交情，倒因此成全作合起来也不可。即或不然，你歇几天，也可告个假出来，到我这里，去请庾香来会一会，倒可无拘束。

你心上若当他与奚十一、潘三一流人，我可以替他出结：断不至此。依我这么想，是进去的为妙。”

这一席话，说得彻底澄清，一丝不障，就是个极糊涂的人，也能明白，岂有夙慧如琴言，尚不能领悟，便也点点头道：“我并不是料不着这些事，我为着情在此时，事尚在日后，故重情而略事，行吾心之所安，以待苦乐之自来。如到极处，则捐生以报，成我之情，一无顾忌。”素兰道：“杀身图报，难道我辈做不出来？但也要看什么事。你为庾香捐躯，是为什么？问你，你自己也就说不出；你死了也不算什么忠臣烈士，节妇义夫，明白人还说你可怜，是一个情痴，糊涂人便说你是个呆子。甚至于胡猜到另有他故。且庾香到你死后，他不能不看破了。他上有父母，要报答的；自己有功名，要奋励的；且未娶妻生子，后嗣是要接续的，如何肯能为你捐躯？那时他倒想开了，一痛之后，反倒哈哈一笑，说：‘罢了！罢了！镜花水月，到眼皆空。’只是可惜了你，到阴司，仍是孤孤恹恹，盼不到他，一样的悲苦，无人可诉，你还能唱《阳告》吗？再要死时，就难再活了。”说到此处，自己笑起来，琴言也就笑了，叫道：“兰哥，兰哥！我真佩服你，你这些见解从何处得来？”

素兰忽要走动，问道：“后面那小院子，可解手么？”琴言道：“有毛厕，倒还干净。”素兰就开了房后一扇小门，上了毛房。只听得叩门之声，见院子内东基角上有一小后门，叩得乱响，即问道：“是那个？”外面应道：“我是对门王兰保，叫我送西瓜来与琴言的。”琴言听了，叫人开了门。那人挑着四个西瓜进来，说道：“兰保说，这瓜好，送给你的。我从着后门进来，省了半里路。”琴言叫人封了二百钱给他，回去道谢，又问兰保在家，那

人道在家，仍往后门去了。素兰解手毕，琴言即开了一个瓜，两人吃时，甚是甜美。正吃得好，忽听得外面喧嚷之声，急叫人出去看时，那人去了一回，慌慌张张跑进来，说：“了不得了，那姓奚的闹得泼反盈天，你师傅被他打倒了。”尚未说完，唬得琴言、素兰魂不在身。素兰道：“快关了房门，叫外面拿锁锁了。”两人开了后门，走到王兰保家去了。

且说长庆出来见了奚十一，请了个安，举眼看他，相貌魁梧，身材高大，满脸的烟气，似有怒容。那一个是个獐头鼠目，短小身材。又见两个俊俏跟班，一个认得是春兰，就请客房坐下。奚十一道：“我姓奚，想来你也知道，不用我说。我听得你这里有个琴言，特来会会他，快些叫他出来。”长庆陪笑道：“琴言偏偏不在家，进城去了。”奚十一听了，皱皱眉说道：“天天不进城，偏今日进城。没有的话，快叫出来，为什么要躲着不见人？躲别人也罢了，难道你不打听打听，我是躲得过的么？你不要发昏。”长庆看势头不好，像是有意来的，便一面陪笑支吾，一面打算个搪塞他的法子，只得把大帽子，且压他一压，且看怎样。便满面堆着笑道：“不瞒大老爷说，我们班里近日串了几出新戏，前在怡园演了一个月，才上台。前日华公子即在徐老爷处见了，就把他们叫了进府，唱了两天了，还要三天才得唱完。琴言的戏又多，华公子又喜欢他。若是别处，就可以叫回来，惟有这个府里，小的们是不敢去的。大老爷或与公子有交情，倒可以打发管家拿个帖子，去要了出来。如果合老爷的意，就将他留着使唤都使得。小的久闻大老爷的威名，几次想请驾过来顽顽，恐怕贵人不踏贱地，又因没有伺候过，所以不敢冒昧。大老爷倒不要疑心。若要躲着不见人，这又图什么呢。不要说大老爷，就是中等人，也没

有不出来的。”说到此，便近奚十一身边。将扇子扇着，又笑嘻嘻的道：“请宽宽衫子，如要炕上躺躺，小的倒有老泥烟。”

奚十一见他如此小心，气也消了，发作不出来；且闻留他吃烟，正投其所好，便道：“既然真不在家，也就罢了。不是我自己夸口，大概通京城相公，也没有一个不晓得我的。你若懂窍，过两天领他来见见我。就是华公子，我们也是世交，你对他说，是我叫他，他也不好意思不放回的。”说罢，便解开了两个扣了。长庆替他脱了衫子，折好了，交与春兰，即请他到吃烟去处，亮轩也随了进去。

奚十一的法宝是随身带的。春兰便从一个口袋中，一样一样的拿出来，摆在炕上。长庆陪了，给他烧了几口，心上又起了坏主意，陪着笑道：“小的还有两个徒弟：‘一个叫天福，一个叫天寿，今日先叫他们伺候，迟日再叫琴言到府上来，不知大老爷可肯赏脸？’”奚十一既吹动了烟，即懒得起来。又想他如此殷勤，便也点点头，说：“叫来看看。”长庆着人叫了天福、天寿回来，走进炕边。奚十一举目看时：一个是圆脸，一个是尖脸，眉目也还清秀洁白。一样的湖色罗衫，粉底小靴。请过了安，又见亮轩。长庆叫他们来陪着烧烟，自己抽空走了。天福就在奚十一对面躺下，天寿坐在炕沿上。亮轩拖张凳子近着炕边，看他们吃烟，春兰、巴英官在房门口帘子边望着。只见天寿爬在奚十一身上，看他手上的翡翠镯子，天福也斜着身子，隔着灯盘拉了奚十一的手。两人同看。亮轩也来炕上躺了，两个相公就在炕沿轮流烧烟。天福挨了奚十一，天寿靠了姬亮轩，两边唧唧啾啾的讲话。亮轩不顾天热，就把天寿搂在怀里，门口巴英官见了咳嗽一声，托的一口痰，吐进房内。亮轩见了，拿扇子扇了两扇，说道：“好热。”

奚十一把一条腿压在天福身上，一口烟，一人半口的吹。

春兰、巴英官看不入眼，便走出去，各处闲逛。走到里面，看见些堂客们，知系长庆的家眷。又见东边一个小门半掩着，二人便推开进去，见静悄悄的，有株大梅树。上面三间屋子，东边的窗心糊的绿纱。里面下了卷帘。二人一步步的走到窗前，从窗缝里张时，见床上坐着两个绝色的相公：“一个坐着不言语，一个低低说话，春兰却都认得。

只见素兰忽然回头，看见窗缝里有个影子，便问：“是谁？”那两个噗哧的一笑，跑了出来。素兰要出来看时，琴言道：“看他做什么，自然是福、寿这两个顽皮了。”素兰终不放心，也因前日吓怕了，叫人关上门，别叫人进来。春兰对巴英官道：“他们说琴官不在家，在床上坐的不是吗？”巴英官道：“那个呢？”春兰道：“是素兰。待我们与老爷说了，好不依他。”

于是二人又到房门口，见他们还挤在一处，听得奚十一道：“琴言到底儿时回来？”天福正要回言，春兰即说道：“他们哄老爷的，琴言现在里头，同着素兰坐在床上说话，还说在城里唱戏呢？”奚十一听了心如火发，便跳起身就走出来。天福、天寿两边拉住，奚十一摔手，两个都跌倒了，问春兰道：“你见琴言在那里？”春兰道：“在后面，有个小门进去。”奚十一十分大怒，不管好歹，直闯进去。长庆业已听见，忙忙的从内迎将出来，劈面撞着，即陪笑问道：“大老爷要往那去？里面都是内眷住的。”奚十一嚷道：“我不看你的婆娘。”说了又要走，长庆已知漏了风，琴言守门的人已经看见，便进内报信去了。这边长庆如何挡得住？被奚十一一掬，踉踉跄跄跌倒了。

奚十一走进院子，只见下了窗子，就戳破窗心，望了一望，

不见其人，便转到中间，见房门锁着，便要钥匙开门。长庆赶来说道：“这是我的亲戚姓伍的住的，钥匙他带出去了，房里也没有什么看头。”奚十一欲要打进去，又似踌躇，春兰道：“小的亲眼看见，还有英官同见的，如今必躲在床底下了。”长庆道：“青天白日你见了鬼了。”春兰道：“我倒没有见鬼，你尽说鬼话。”奚十一怒气冲天，忍耐不住，两三脚踢开了门进去，团团一看，春兰把帐子揭起，床下也看了，只不见人。奚十一见房后有重小门开着。走去一望，院子里有个后门虚掩着，就知从这门出去了，便气得不可开交，先把琴言床帐扯下，顺手将桌子一翻，零星物件，打得满地。长庆见了心中甚怒，又不敢发作。想要分辩两句，不防奚十一一把揪住，连刷了五个嘴巴。长庆气极欲要动手，自己力不能敌，红着半边脸，高声说道：“我的祖太爷，你放手咱们外面讲。你受了谁的赚，凭空来吵闹，我虽吃了戏饭，也没有见无缘无故的打上门来，我们到街上去讲理。”奚十一也不答话，抓住了长庆，走到外面，把他又摔了一交。姬亮轩忙上前，作好作歹，连忙劝开，长庆家里人也来劝住。奚十一坐了，长庆爬起来，气得目瞪口呆，只是发喘。亮轩见此光景，忙把衫子与奚十一穿上，死命劝了出去。奚十一一面走，一面骂道：“今日被你们躲过了，明日再来搜你这龟窝，叫我搜着了，就打烂你这娘卖屁的。你就拿他藏在你婆娘海里，我也会掏出来。”亮轩竭力的劝，方把奚十一拉出了门。上了车，还骂了几声，亮轩也上了车随去，那天福、天寿，不知躲到那里去了。

长庆受了这一场打骂，不敢哼一声，关上门，即叫人到兰保处找回琴言，素兰连兰保也送了过来。大家说起这奚十一一味凶蛮，真是可怕，只怕其中又有人调唆出来，日后还不肯干休。一



个魏聘才冤仇未解，又添出个奚十一来，如何是好？说得长庆更无主意，越发害怕，琴言只是哭泣。兰保道：“我有一个好主意，只劝得玉依依了，倒是妥当的。你们明天就送他到华公府，他府里要赏你身价，你万不可要，只说恐孩子不懂规矩，有伺候不到之处，叫他权且进来，伺候两月看看，好不好再说。譬如有事，你原可以去请个假，叫他出来几天，华公子见他不能出来唱戏，自然必有赏赐，那时你就有财有势，闲人也不敢上门了。进去后，即或不合使唤。仍旧打发出来，可不原是一样？你若先要身价。且争多嫌少恼了他，也是不好的。进去了，死死活活都是他府里的人了。”

话未说完，素兰先就拍手叫妙，又道：“好主意，曹老板你听不听？”兰保这一席话，说得个个豁然开朗，就是琴言见了今日的光景，也无可奈何，只得依了。长庆心服口服，自不必说，是晚即移到素兰家里。明日奚十一果然又来，各处搜寻不见，犹恶狠狠的而去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十八回 生离别隐语寄牵牛 昧天良贪心学扁马

话说长庆被打之后甚是着急，只得仍去央求叶茂林，同到华公府聘才书房负荆请罪，情愿先送进来，分文不要。聘才见他小心陪礼，且说一钱不要，便甚得意，只道他一怒之后，使他愧悔送上门来，应了前日所说的话，便找了珊枝，请公子出来说了，华公子道：“为何不要身价呢？”聘才说：“他的意思恐怕孩子不懂规矩，二来如有错处，公子厌了，他仍可以领了出去，所以他不敢领价。”公子点了点头道：“这也使得，明日进来就是了。但既进了我的府，无论领价不领价，外面是不准陪酒唱戏的。”聘才道：“这个自然，长庆能有几个脑袋，敢作这种事？”华公子又吩咐珊枝：“你对帐房说：每月给长庆二百银子，叫他按月到府支领。”珊枝答应了，即同聘才出来，见了长庆，一一说明。聘才又作了许多情，长庆喜出望外，叩谢聘才而去。回来与琴言讲了。琴言到此光景，自知不能不避。但今日之祸起萧墙，子玉全然不知，明日进了华府，未卜何日相见，意欲就去别他一别，犹恐见面彼此伤心，耳目又多，诸多未便；欲写信与他，方寸已乱，万语千言，无从下笔，只好谄托素兰转致。便又想了一会，即将自己常常拭泪的那方罗帕，拣了四味药另包了，将帕子包好，外面再将纸封了，交与素兰，托他见了子玉面交。

至明日，长庆即把琴言送到华府，公子又细细的打量了一

回，心中甚喜，即拨在留青舍伺候。又领他到华夫人处叩见，华夫人见他弱质婷婷，毫无优伶习气，也说了个“好”字，华公子是更不必说。琴言心上总是惦记子玉，也只好暗中洒泪，背地长吁。过了几天。见华公子脾气是正正经经的，没有什么歪缠之处，便也略觉放心。惟见了魏聘才，只是息夫人不言的光景，聘才也无可奈何，就要用计收拾他，此时也断乎不能。且说琴言临行之际，所留之物托素兰面交子玉。素兰打算过几日，请子玉过来，与他面谈衷曲。

却说子玉自五月内与琴言一叙之后，直至今日，并非没有访过琴言，但其中有多少错误。这一日天气凉爽，早饭后到素兰处，先叫云儿问了在家，素兰闻知甚喜，忙出迎进。只见房内走出两人来：子玉看时，认得一个是王兰保；一个是琪官，因多时不见他，即看了他一看。见他杏脸搓酥，柳眉耸翠，光彩奕奕，袅娜婷婷，年纪与素兰仿佛，身量略小些，上前见了。子玉道：“今日实不料香畹处尚有佳客。”兰保道：“这就是你的小姨子，你们会过亲没有？”子玉道：“这是什么话？那里有这个称呼？”素兰道：“这个称呼倒也通。”琪官也不好意思，便道：“静芳不要取笑。”兰保道：“这倒也不算取笑，你是玉依的师弟，可不是他的小姨吗？”子玉笑道：“岂有此理。”说着遂各坐下。见桌上杯盘狼籍，似吃饭的光景，素兰叫人收拾了，便亲送一碗茶来，问道：“你今日之来甚奇，想必已经知道了。”子玉听了又是不解，问道：“什么事已经知道？我却实在是不知道。”兰保看着子玉道：“你倒不晓得？已隔了五六天了，就算你不出来，难道也没有人对你去说的么？”子玉更觉纳闷，却思不到琴言身上来，说道：“我实在不晓得你们说的是什么，我是不出大门的，这两天又没人到我

那里，如何晓得外面的事？”琪官笑了一笑，素兰道：“你真不知道，我只得告诉你，你且坐稳了。静芳、玉艳，你两个扶住了他，待我再说。”子玉道：“香畹一向直爽，今日何故作这些态度？想来也没有什么奇事，故作惊人之语耳。”素兰又把子玉看了又看，惹得兰保、琪官皆笑。子玉看他们光景，着实心疑，便道：“香畹，你且说来。”素兰又怔了一怔道：“说倒有些难说，有件东西给你一看就知道了。”

子玉此时真不知什么事情，只见素兰从小拜匣内，拿出一个纸包来，像封信是的，签子上头又没有字，包又是方的，接到手内轻飘飘，拿手捏捏；觉松松的似乎有物。便即撕去封皮，见是一块白罗，像是帕子，心上益发疑心，即一抖，掉出四个小纸包来。兰保等亦都走过来看。子玉拆开纸包，摊放桌上，却是四味药，又不认得。素兰便问道：“这是什么药？”子玉道：“我不认得。我且问你：给我看是什么意思？怎么你又不知道呢？”

此时那三人都不言语，只管瞧着那几包药，子玉看他们也似不明不白的，心上便越发狐疑，便问素兰道：“这包东西到底是谁的？你们讲得这样稀奇。”素兰道：“不是我与你要这包东西，是你眼思梦想的那个人，临别时留下，嘱付我寄与你的，我当是有什么要紧的东西，不晓得他就将天天所吃的药包了些。这帕子他想你必认得，叫你睹物怀人的意思。”子玉一听，心中老大一跳，一面看了看这罗帕，一面想道：“听他如此说来，难道玉依有什么缘故？像是不吉的话。”如此一想更觉一股悲酸，从心里走到泥丸宫，复转将下来，意透出眼鼻之间，已是涕泗洑澜，忍耐不住，便索索落落的流下泪来。三人看了也一齐叹息。子玉见此光景。更不敢再问，倒像已经明白一样，就把帕子拭了一拭，

想道：“这药想必临终的时候吃的了，故寄与我看。”便觉万箭攒心，手足无措，只得站起来到外间坐下，想要大哭几声，但在素兰这里究竟不便，只掩泣发怔。素兰见此光景，倒悔自己孟浪，又想方才的话说得竟像玉依死了，所以触起他伤心，即忙出来，对子玉讲道：“你且不必着急，还等我说。玉依没有怎样，请进屋内坐下，候我细说。”子玉听了便着急道：“香碗你有话就直说，别这么半吞半吐的唬人。到底玉依怎样？”便又走到里间来，兰保、琪官看着他，也有些凄楚。素兰道：“你细听着这五月内的事情。”便一五一十的将魏聘才怎样的来说，奚十一怎样来闹，他与兰保怎样的劝，怎样的出主意，又怎样的躲避奚十一，又怎样的送进华府，临行时怎样哭泣嘱咐，又将不受身价并可告假出来的话，细细的述了一遍，又安慰了几句。

子玉听了，知琴言尚在人间，心便放了一分，停了一停道：“玉依此去，也就如出尘离世的一样。”便又滚下泪来，出了一回神，重把那几味药看了又看，只认得一样是芍药，其余皆不认识，因对素兰道：“玉依寄这几味药，必有深意，但不知是什么药，你可叫人拿到药铺问明，叫他就写在包上。”素兰道：“说的是。”就要叫人，琪官道：“不用，跟我的人就认得，他在药铺里当过伙计。”琪官即叫那人进来，把这四味药给他认，那人看了，便说道：“这味是牵牛，这是独活，这是芍药，这是防己，琪官拿起笔来写了，却想不出意思。素兰道：“他离开了你，便是独活了，我懂得这一味。”兰保道：“防己是防自己的身子，好叫你放心。那两样实在想不出来。”子玉含着眼泪道：“玉依的心事全见于此：这芍药一名将离，言进了华府是已经离的了。既离了，自然是独活了。独活在华府中，难道浮沉俯仰与众人一样？自然自己

必定小心谨慎，刻刻预防，守身如玉。这牵牛没有别的解法，必定是七月七日回来，约我来一见，是织女、牵牛相见之期了。”素兰道：“是极，妙极，你猜的一点不错，正是这个意思。玉依的心思，与人不同，他若写封信与你，犹恐被人看见；且万苦千愁，也难下笔，倒不如这个意思好。若到七夕，你是必到我这里来歇一天。我们进去，还要把你今日的情形，讲给他听，也不枉了你这一片苦心。”说说讲讲，三人殷殷勤勤的安慰，子玉也只好忍耐住了。琪官是与子玉初次盘桓，因见子玉的丰标，十分羡慕，怪不得玉依心上只有他一人；又看他如此情重，正如新妇须配参军，只可惜缘分浅薄，会少离多，始信苍天之磨折人也。又对子玉，把从前魏聘才同船，一路在舟中下作的模样讲了好些。忽又想起奚十一来，复咬牙切齿的骂几句。素兰让子玉吃饭，子玉心绪不佳，便要早回，辞了一径回去，车上便觉四肢不舒起来。

到了家中，见过颜夫人，便到书房躺下，自言自语，忽叹忽泣，如中酒一般。次日即大病起来，心神颠倒，语言无次，一日之内，哭泣数次。初时见有人尚能忍住，后来渐渐的忍不住。见了他萱堂，也自两泪交流，神昏色沮的模样。颜夫人当他着了邪病，延医调治，甚至求签问卜，许愿祈神，一连十余日，不见一毫效验。一日之内有时昏愤，有时清楚，昏愤时糊糊涂涂，不闻不见的光景；清楚时与好人一样。睡梦中呓语喃喃，有时叫玉依，有时唤香晚，有时大骂奚十一、魏聘才诸人。颜夫人十分着急，颜仲清、王恂三天两日常来看视，心中虽是明白，却也无法可治。二人商量，又不好对颜夫人讲，只好婉言解慰而已。颜夫人每听子玉睡梦之中，必呼玉依二字，心上便疑心子玉在外有什么勾当，便当玉依是个女人，心有说不出的隐情；因又想子玉不

常出门，出门必有云儿随去。一日便唤云儿来细细追问，说：“你跟少爷出去，到底在些什么地方？那玉依是谁？还是娼妓呢，还是什么样的人？”云儿起初不招，只说：“少爷出门，无非是怡园，及王少爷、史少年几处，并没有见个女人。小的如撒了谎，今天就活不过。”颜夫人想道：“好好问他，他必不肯认。”遂命家人拿了板子，吩咐着实与我打着问他。云儿见要打，只得跪下磕头说：“实在是有个小旦，名字叫作琴言，少爷常去找他，见了面，两人也是哭的时候多，笑的时候少。就是五月里，有一天说是到怡园徐老爷处，也是假的，就同了那个小旦，还有一个也是小旦，在东门外运河里游了半天，也是哭了半天。小的在船头上，别样话是听不见的。前日少爷到了那个小旦家里，那个小旦说起琴言进了什么华公府里去了，又把那个小旦给少爷留了一个纸包，小的却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少爷就在那里哭起来。他们劝住了，回来就是这个样子。小的没有一句谎话。至于别样的事，少爷是一点没有的。”

颜夫人听了，十分有气，便骂云儿道：“你就该结结实实的打。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，直到要打才讲。若不看你还说实话，今日就活活打死。”喝退云儿，心中便恨起这个儿子来，年纪轻轻的，就如此荒唐。若说为了一个小旦，何至于就害如此大病。越想越气，欲要教训他一番，又看他病到如此；且自己也四十岁之外的人，止此一子，今病到如此，即教训也是无益。万一因这一番教训，再添了病，更难治了，莫若待他好了再说。左思右想，便请进李元茂来，问其底细。李元茂道：“小门生没同出去过，琴言不琴言，我也不得而知。我去年听见魏老聘常常赞那琴言，世叔就有些留心。到今年正月初六，会馆团拜那一天，世叔看了琴



言的戏回来，又听得他们说好，以后的事，小门生实是没有见闻，要问魏老聘才晓得他们的细底。”

颜夫人便叫门上许顺，到华府请魏少爷过来有事相商。聘才却不晓得是这件事，近来与子玉颇觉疏远，竟有一个多月不来。今闻颜夫人相请，道是有些好事与他商量。隔了一日，便服御辉煌的出城，到了梅宅，见过了颜夫人。见颜夫人脸上似有忧闷的光景，聘才先问了江西的近况，可有家信回来；又问起子玉，并说场期将近，今年一定高中的这些套话。讲了一回，颜夫人道：“子玉得了一个异样的病症。”便把病的光景说与聘才听，又将云儿、元茂的话也说了，便说：“小儿与这琴言到底有什么缘故？”聘才听了便觉得有些趑趄不安，良心发现，脸上露出愧色。停了一会，说道：“去年小侄进京，是搭了一班戏子的船，内中有个小旦叫琴言。今年团拜这一天，却好见着他的戏。后来世兄不知怎样认识的，听说在怡园打灯谜时认识的，又赠了一张琴。小侄是个粗人，搭不上这一般的文人。其中怎样熟识，怎样交情，小侄却不晓得。世兄常往来的那一班公子，伯母也都知道，其中的深情，他们必知，伯母何不问问他们。”颜夫人道：“此时那个琴言呢？”聘才道：“琴言前在怡园学了什么新戏，为华公子赏识了。”说到此处，又半站起来说：“小侄受老伯与老伯母的厚恩，实在感激不尽，知道世兄是为这个小旦害成了这一场大病，荒废诗书，糟蹋身子；所以倒设法怂恿华公子买他。不料事有凑巧，有个姓奚的，为琴言在那里闹起来，要收拾他们。琴言的师傅害怕，不得主意，小侄因又劝他，于前几日已把琴言送进华公府了。琴言既进了华府，一时是不能出来的。小侄心中倒觉喜欢，从此世兄倒可以杜绝了这片心，可以作些正经事，不然也为这个小旦

所累了。”

颜夫人听了便怒上心来，颇恨子玉不成人，弄这些笑话出来，心上反感激聘才，先与聘才道了谢。又说道：“你兄弟如今病到这样，看来必是为这个小旦；睡梦中胡言乱语，忽哭忽笑，口口声声只叫玉依，自然是为那个小旦进了华府的原故。你兄弟虽没出息，但我跟前就是他一个，设或有些长短，他父亲回来，叫我何颜相对？世兄你是明白能办事，怎么想个方法将他医好才好。”聘才摇摇头道：“此事甚难，从来说心病还须心药医。小侄是知道府上规矩的，难道伯父大人肯许他出去闹吗？”颜夫人道：“不是这么说，我岂肯纵容他出去闹小旦，就算我溺爱，也断不至此。我听云儿说他与小旦见面也只是哭，小孩子不知什么意思，谅来没有别的缘故，或是他们有些缘分也未可知。我想如今他眠思梦想的，总为着那个小旦。你既在华府里，你可想个法子，叫那小旦出来安慰安慰他，或者就好的快了。”颜夫人说到此。便已滴下泪来。聘才绉着眉，也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偏偏遇着这个人又是不顺人情的，况是二百银子一个月的工食，如何能叫的出来？”颜夫人问道：“怎么就要二百银子一个月？这个人想来是个活宝了。既然这么要钱，你兄弟是没有钱的，怎么又认识他呢？”聘才道：“琴言原不要钱，他师傅是非钱不行。小侄方才细想了，断无法子弄他来，必要和他师傅商量的，事方可行。他师傅又不肯讲白话的。”颜夫人道：“他师傅是怎样的？”聘才道：“难说话的很。在钱眼里过日子，要和他商量，除非多许他钱。尚不知他肯不肯。他怕得罪了那边，一年得不了这两千四百头就难了。我看这个东西要和他讲白话，是断断不能的。”

颜夫人听了这话，似乎要花些钱，便道：“只要把他叫得来，

就给他钱也不要紧，但不知要用多少？”聘才道：“小侄再去见他讲讲着，总之小侄再没有不尽心的，先请伯母大人宽心。”说着起身告辞，颜夫人又含泪道：“多费世兄的心，此刻我也不说什么了。既然如此，请你今日就去。如来得及，今日就赐一回信更好。”聘才答应了，即便告辞出来，看了看子玉。子玉见了聘才，虽在病中，却未忘前事，便合眼装睡，没有理他。

聘才与元茂略谈几句，即便出来，一径回华府，到自己房中坐下，细细的想了一回，没有主意。即来找珊枝，把方才颜夫人托他话，都说与珊枝，又加上些话。又说我与这个兄弟是三代世交，且我这梅老伯母，止他一子，人极聪明，相貌生得也极齐整，你只当行好事，怎么成全成全他。倘能医好了这个病，我也感激你不尽。”珊枝道：“我有什么法子？只好禀明了公子，说你说的，叫他去看一看就是了。”聘才连忙摇手道：“使不得，公子的脾气，咱们还不知道？如此说非但不肯，大家也不好看，须得另想个法子。”珊枝道：“你有法子你就行，我是不管这些事的。”聘才听了此话，便深深的一揖道：“好老三，好兄弟，你若成全了这件事，我叫我那兄弟送你两匹新花样的好库纱。”珊枝被聘才再三求不过，踌躇了好一会，又触起自己的心事来，便说道：“明日叫他去就是了。若问起来，我自有话说，不说你就是了。”

聘才听罢，笑逐颜开，深深的一揖，道了谢。因看天色尚早，即坐车出来，见了颜夫人，故作许多为难的光景，说：“他师傅依是依了，但是要给他二百银子，他才肯去叫他出来；他又说怕一叫出来，那府里不要了也未可知。若不能进府时。那就不好说话。只怕他就要照样要起二千四百银来。据小侄看来，此人实在刁滑可恶。把他痛痛说了一顿，他才有些害怕，说：“后来进去

不进去，不关事，但此刻之二百两是不能少的。不然，我担了这个不是，一个钱不到手，又何苦作这险事。”颜夫人听了，心痛儿子，只得依他，便道：“明日就叫他来，就依他给他二百两银子就是了，以后的事情只好再说。”聘才见入其彀中，甚为欢喜。告辞出来，到了绸缎铺，拿了两匹好纱，次日送与珊枝。

你道珊枝是什么意思，敢作主意叫他出来？原来琴言刚进来半月光景，连华夫人都疼他，时常赏他东西。又常说：“这孩子老实，不像个唱戏的。”因此珊枝便动了酸意。想道：“我进来了三年多，也算第一分的人，他才进来几天，就这么样。脑袋又好，将来不要把我压下去。”如此一想，便要设法挤他。今听聘才的一番话，正好立主意，因此就应许他，便到了留青舍与琴言说知。琴言一听就是眼泪汪汪的，说道：“怎么庾香就病到如此，林哥你真能叫我出去，他家果真要我去看他吗？”珊枝道：“我无缘无故的，哄你作什么？你只管放心：半天之内公子也不下来。即使叫你，我与你说，告假回去看师傅的病去就来的。公子若不说什么，很好；要是说什么，我自会答应。可有一层，你去只管去，可要早些回来。再者，你今既去，千万把他的病治好了，再去第二回，可就难了。”琴言红了脸不言语，心中却也甚感激珊枝，我进来了倒全仗他照应，且能叫我去看庾香，以后倒不要忘了此人。珊枝走后，琴言想来想去，就把聘才的仇恨也就淡了，说这件事也亏他。

是日无话，好容易盼到天明，恰好又天从人愿，华公子身子不爽快，在夫人房里不出来。琴言便更放了心，忙忙的吃了饭，来找珊枝，说：“怎样出去？我是不认得路径。”珊枝道：“你同魏师爷出去，他们就只好问什么；就使他们有话，也传不到里头

去。”琴言只得折口气来找聘才，聘才见了心中甚喜，脸上却装了冷冷的说：“你去只管去，要谨慎些。将来闹穿了，可别说我同你去的。”琴言答应了，即同聘才一重一重的出去，把门的有认得的，也有不认得的，见了聘才同着，却不敢问。

出了大门，即叫琴言坐在车里，放下车帘，自己跨沿，四儿坐在车尾，不多一刻即到了梅宅。聘才也不候通报，同了琴言一直到了书房。许顺见了甚为诧异，却又不好拦阻，也跟了进来。颜夫人正在盼望，见许顺进来，似欲回什么话似的，颜夫人问：“有什么事？”许顺说：“魏大爷同了一个人，到像个唱戏的似的，小的不敢不回”颜夫人道：“我知道，快请进来。”许顺去请，只见聘才同着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进来，不看也不觉得，细细一看，把颜夫人吃了一惊，倒像是那里见过似的。忽然想起很像他未过门的媳妇琼姑模样。心中暗暗称奇，说：“我常时听戏，见过无数的小旦，不过上了装像女人模样，下台时却没有细看过。今见这琴言玉骨冰肌，华光丽质，其尊贵的气象，若梳了头便是个千金小姐的身分。就是这本来面目，也像个宦家子弟，俊雅书生，恰与自己儿子生得大同小异。本来原有怒气，想说他几句。及至如今见了，不觉生出笑容来。

琴言一进门时，原为子玉病重，出于情所难忍，故不顾吉凶祸福，也拼着颜夫人骂了几句。而且聘才在车上，一路上说了些利害话，心虚胆怯，只得战战兢兢上前，见夫人碰了一个头起来，低头傍立。颜夫人叫近前来，又打量了一回，即请聘才坐下。颜夫人道：“你是那里人？去年几时到京？怎么认识我们少爷？又怎么样相好？你实对我说，我不难为你。”琴言见夫人颜色和霁，便略略放心，眼含双泪，讲了两句，却含含糊糊。夫人知他害怕，

便安慰他道：“你不用害怕。这是我儿子不好，他来找你，不是你找他的。你只管放心，我决不难为你，你却不可支吾，快些直说。”琴言停一停，只得说道：“小的是苏州人，去年冬天到京，在联锦班。因为父母双亡，族中的叔母，将我卖出来的。今年正月初六日，在姑苏会馆唱戏，是头一回见少爷。不知是怎么缘故，倒像从前认识的一样。到元宵那一日，小的到怡园徐老爷家看灯，看他们制些灯谜，内中小的最爱那‘落花人独立，微雨燕双飞’那个灯谜，徐二老爷就把一张瑶琴，作了这个灯谜的彩头，说有人猜着了，我就请他来与你相见。这日刚刚是少爷猜着。过了两天就请了少爷来喝酒，叫小的来伺候。自从那一天才认识。第二次是素兰邀游运河，陪了半天。就这两回，这是句句实话。夫人不信，只管问魏师爷。且少爷出门，夫人是晓得的。”话未说完，便止不住流下泪来。聘才道：“这都是实话，真真没有见过三面。”颜夫人听了，心中不解，所以又看琴言神气，实在可怜，心中想道：“怎么半年光景，就见过两面？”便问道：“你的话自然句句是真的，但是少爷现在，心心念念就是惦记你，你自己想必明白。”琴言道：“夫人这样恩典，小的敢不实说？实在也奇，非特我像从前见过少爷，就是少爷见了我，也说是好像从前认识的，就觉见面时，也是一家人似的，彼此也说不出缘故来。”颜夫人笑道：“听你这一番话，却真也奇，我实在想不出来。但如今少爷因为你进了华府，病到这个样儿，我所以叫你来，你怎么宽慰宽慰他，能够叫他好了，我不但不怪你，还要赏你呢。”琴言听了更觉酸楚，只不敢哭，惟呜呜咽咽的说了一句，却不分明。颜夫人见此光景，倒反可怜，就请聘才同琴言到子玉房中来，自己与聘才在外间坐着，看他们所说何话，怎样情景。那许顺也直

站到此刻，方才听明少爷的病源，也跟到卧房中细听。不知琴言怎样医好了子玉之病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二十九回 缺月重圆真情独笑 群珠紧守离恨谁怜

却说琴言到梅宅之时，心中十分害怕，满拟此番必有一场凌辱。及至见过颜夫人之后，不但不加呵叱，倒有怜恤之意，又命他去安慰子玉，却也意想不到。心中一喜一悲，但不知子玉是怎样光景，将何以慰之，只得遵了颜夫人的命，老着脸，走到子玉卧房来。见帘帟不卷，几案生尘，药鼎烟浓，香炉灰烬，一张小小的楠木床，垂下白轻绡帐。云儿先把帐子掀开，叫声：“少爷！琴言来看你了。”

子玉正在半睡，叫了两声，似应似不应。琴言便走近床边，就坐在床沿之上，举目细细看时，只见子玉面色黄瘦，憔悴了许多。琴言凑近枕边，低低的叫了一声，不觉泪如泉涌，滴了子玉一脸。只见子玉忽然的呵呵一笑，道：“‘七月七日长生殿，夜半无人私语时’，正是此刻时候。”便又接连笑了两声。琴言知他是呓语，心中十分难受，在他身上拍了两下，因想颜夫人在外，不好叫他庾香，只得改口叫了声：“少爷！”此时子玉犹在梦中，道是到了七夕，已在素兰处会见琴言，三人就在庭心中，摆列花果，煮茗谈心，故念出那两句《长恨歌》来。魂梦既酣，一时难醒。琴言又见他笑起来，又说道：“我当是‘黄泉碧落两难寻’呢。”说到此将手一拍，转身又向里睡着。琴言此时眼泪越多了，只好怔怔的望着，不好再叫。见子玉把头摇了一摇道：“偏这般大雨，

若明日早上也是这样，可怎么好？船又隔得这么远。”停了一停，说道：“独活、防己之下，应须添一味当归。”

外面颜夫人听了，知是呓语，虽不能十分明白，也是一阵伤心，两泪交流，只管怔怔的瞅着聘才，聘才心上也觉凄楚，便说道：“玉依你只管叫醒他。”琴言便叫了两声“少爷！”子玉嗤的一声笑道：“你好痴也！”又道：“云儿，你只管叫我作什么！这么近的路怕什么！你还当是大东门外么？”琴言要高声叫，又哽咽了，喉咙叫不出来，只把手拍他。那子玉忽然睁开眼来，对着琴言道：“香畹，这回又亏了你，费了如此的心，我以后便放了心了。”琴言又往前凑了一凑，拍着肩道：“少爷！琴言在这里看你，你病可好些么？”子玉心上模模糊糊，眼前花花绿绿，看不分明，便冷笑了一声。琴言又说了一遍，子玉便哈哈大笑起来道：“你已试过了我一回，难道我还认不得你？”

当下颜夫人在隔壁，听了肝肠欲断，忍不住到房门口来看，见琴言坐在床上，拉了子玉的手，只是哭，子玉只管笑。颜夫人道：“他认不得人，这怎么好呢？”聘才也只得走到床前，叫了几声：“世兄，你心上的琴言特来看你，我扶起你来坐坐，你们说说话就好了。”聘才叫云儿拧块热手巾来，替他净了脸，擦了擦眼睛，扶他坐起，把床锦被叠了，在背后靠着。颜夫人倒不肯进来，恐怕儿子心上愧惧，魏聘才也离得远远的。子玉坐起后，精神稍觉清爽，猛然眼中一清，见琴言坐在旁边。便问道：“你是谁？坐在这里？”琴言带着哭道：“怎么连我也不认得了？”琴言见窗户未开，且系背光而坐，自然看不明白，便挪转身子向外坐了，侧了一半脸，望着子玉道：“我是玉依，太太特叫我来看看你的，不料十数天，就病到这样。”说着又呜咽起来，子玉听得分

明，心中一跳，便把身子挣了一挣，坐直了，看了一回道：“你是玉依？我不信，你怎么能来？莫非是梦中么？”琴言忍住哭道：“我是琴言，是太太叫我来的，你为何病到如此？”子玉便冷笑了一声道：“真有些像玉依。”颜夫人听了，对着聘才道：“此话说的奇怪。”又听琴言道：“我是为着你的病来的。”子玉笑道：“你真是玉依，如何得来？就算你愿意来，人家如何肯放你来？”琴言道：“我真是玉依，我已来了多时，是奉太太之命，叫我来看你；又亏魏师爷带我上来。我劝你自己宽心，不必忧郁，身子要紧。快养好了病，我既来动了，就可以常来的。”说着又滴下泪来。

颜夫人见子玉清爽些，便有些欢喜，叫丫鬟移张椅子在帘子外坐了，聘才就站在颜夫人背后。子玉此时又清爽了几分，便凑近琴言，细细一看，笑道：“玉依你真来了，不是假的？”琴言回转头来，对着子玉，要回答时又咽住了，只是哭。聘才在外低低说：“玉依挣扎些，倒不要引起他的哭来。”琴言只得把帕子掩了脸，用力迸出一句话来道：“是真的。”子玉道：“果然是真的。”琴言道：“真真是真的。”子玉便狂笑一声，往前一撞，却好扑在琴言肩上，犹是咯咯的笑个不住。聘才见了忍不住的笑，那些丫鬟、仆妇也无人不笑。颜夫人点头叹息，见子玉两手扶着琴言的肩，要坐起来，失笑了一回。琴言道：“你倒是什病？我劝你不要病了，从今日就好了罢，省得多少人为你苦，更招太太心里不安。”说着遂又滴了些泪。子玉笑道：“我有什么病，我这个病要他来就来，要他去就去，原不要紧的。”琴言道：“休说不要紧，你这病不比从前，也添了满面的病容，千万句并作一句：放宽了心。你从前说自己会宽解，看得破，怎么今日又不会宽解，看不

破了呢？”子玉笑道：“我又何尝不会宽解，又何尝看不破呢？若看不破时，就是独活的反面了，幸而看的破，尚有今日。”说着又哈哈的笑起来。琴言道：“我在华府很好，华公子那人也是极正经的，且府中上上下下都待我极好，你很不必惦念。”子玉笑道：“你真好么？”琴言道：“真好，你不信问魏师爷。”子玉道：“真好就好了，问他作什么？”便又笑了。琴言道：“只要你的病好得快，我便更好。你若好得慢，我也就不甚好了。你若一分病没有，我便似成了仙这么快乐。”说毕，勉强一笑，这子玉便大乐起来，手舞足蹈的光景。琴言道：“他那里原准我告假出来，倒不比在师傅处拘束我。从前没有来过，今已来了，我就常常的出来看你。你若没有病，我也可以多坐会，多说两句。你有病，我又怕你劳神，且我见了更闷。”子玉笑道：“你真能告假出来么？”琴言道：“今日不是告假出来的么？”子玉道：“这也奇极了，我只当你进去了，我们此生休想见面。再想不到你竟能出来。且又竟能到我这里来，真也实在奇怪，却也实在妙极，天乎！天乎！”说着，又抚掌大笑。琴言见了，倒疑他这笑也是病，心上倒又伤心起来，只得忍住。

此时颜夫人见子玉只是欢笑不已，也便解去了多少愁闷。想既能如此欢笑，心中自己开豁，其病就可好了。又见琴言总是凄凄楚楚，真想不出这个道理来。子玉便又笑道：“你进去了，作些什么事来？”琴言道：“一件事都没有，叫我在留青舍伺候。府里的房屋排场，比怡园又是一样光景，错不得规矩。却用不着唱戏，也不作什么，不过作一个伺候书房的书童就是了。”子玉道：“你出来他们知道不知道？”琴言道：“他在上屋时候多。他还有好几处书房，歇了几天，才到一处，也不过略坐一坐就走了。这

屋子里的人不奉呼唤是不进那屋子里去的。”琴言向来总说实话的，今日要治子玉的病，就有几句谎话在里头。说得在华府里这等快活，将来还可以时常出来，不过极力要宽子玉的心病。子玉听了这一片话，心内已觉四平八稳的摇也摇不动了，便真快活，笑了一回。琴言又道：“从前在师傅处出门怕费力；且没有来过，也不敢进来。今日我进来时即见过太太，太太很疼我，命我常来看你。今既奉了命，还怕谁敢说什么不成？出入可以自由了。”子玉听到此间，倒把眉头皱了一皱，有些慌张的意思，低低的问道：“你已见过太太了？太太没有说你什么，谁带你上去的，准你进来吗？”琴言道：“是魏师爷带我上去的。我曾对太太说：‘我能治你的病。’太太就很喜欢，吩咐我说：‘你若能治好你少爷的病，我不但准你进来，还准你常常的来呢；候老爷回来，还要商量买你进来服侍少爷呢。’倒问我愿意不愿意。我说：‘我有什么不愿意，只求太太的恩典就是了。’”子玉道：“你向来是不说谎地，今日这些话不要是些谎话来哄我么？”琴言道：“你不信，我请太太进来，当面讲，你听听是真是假。”说罢就要走出来，子玉连忙摇手道：“使不得，使不得。”又道：“你这些话，句句是真的？”琴言道：“你见我几时撒谎来？”子玉点点头道：“真没有说过假话。”便自己定了定神，越想越乐，不禁大笑，欢声盈耳，外边的颜夫人也喜欢的笑起来，聘才更觉洋洋得意，低低的说道：“小侄看世兄今日竟会痊愈的了，这功劳全亏了琴言的师傅，虽然受了他那些刁难，倒还值得。”这边子玉乐不可言，那里留神到外间？况且外间人又是私窥他的，病人精神有限，故而听不出来。子玉竟慢慢的跨下床来，琴言扶着走了两步，觉得脚软神虚，便又笑道：“我已好了，我原没有什么病，不过受了些暑气，有

些头闷神昏。他们便当我是大病，把些药来我吃，愈吃愈闷，闷也闷极了。”便叫云儿道：“我觉饿了，有什么吃的，快拿些来。”

颜夫人听了，即轻轻的走出，聘才等亦都跟了出来。颜夫人道：“怪事！怪事！直看不出他们什么意思来，这一对小人儿，却真也奇怪，今日实实亏了琴言，我倒要重重的赏他。”聘才嬉嬉笑道：“这也实在稀奇。伯母请看：世兄与琴言都是正大光明，一无苟且的。今日真亏了他，若不然，就是那天士重生，也不能治的这么快。”颜夫人道：“这也总是世兄的大力，才能叫得出来，这功劳总是世兄的，我母子感激不尽。”聘才连道：“不敢，况小侄受伯母府上的栽培，理应效劳，不要说费这点心，就叫小侄赴汤蹈火，也不敢不尽力”说完，露出满面得意。颜夫人又谢了几声，即命云儿将那莲子纷熬成了小米粥，盛了两碗，命琴言陪着子玉吃了。子玉见了琴言，心中一喜；又听了他这番言语，郁抑全舒。又喝了一碗粥，便觉得神清气爽，即对琴言道：“我的病已好了，你全可放心。你今日出来，倒要早些回去，不要叫人说出话来，以后倒难告假了。你的话我句句记着，句句依着你。你自己也要留神，诸事随和些，图个上进，比唱戏到底好多了。我前日只道与你永无见面之期，不料今日如此快叙，我心中此刻百忧尽去，毫无不足。只惜我没会见过这华公子，不然，我也可以来会会你，既是魏师爷同你出来”，说到此，便问琴言道：“聘才同你到什么地方？”琴言道：“先前他也进来，叫了你好几声，扶你起来坐的，你没有留心。此时想在上房同太太说话。”子玉即低低的说道：“从前的嫌隙，也不必记他了，以后倒和好些为是。今日也算亏他出力。”琴言点点头，大有难分之意。子玉倒连连催他，直到琴言告别之时，子玉方洒了几点泪。琴言又恳恳切切

的嘱咐了一番，子玉满口答应，送到房门口。琴言道：“你才好，不要出来，我还要到上房见太太。”子玉又有些惶恐之意，便叮嘱道：“你见太太时，说话也须留意，不可据实。”

琴言答应，走了出来，即重到上房中堂内，颜夫人见了便笑吟吟的道：“今日真亏了你治好了少爷的病，但不教他再病才好。”琴言脸上一红，停了一停道：“少爷心地光明，没有看不透的事情，以后可保没有病了。”颜夫人又把琴言打量了一回，便道：“你今日去了，几时再来呢？”琴言道：“可以告假就来，请太太宽心。”颜夫人叹了一口气，对聘才道：“他们两个小人儿的事情，真是猜不透。今日看他一个哭，一个笑，也没有讲什么，若不是亲眼看见，便任是什么人也要胡猜乱讲，还要说我溺爱不明，为儿子作这些事。世兄你想，你亲眼看见这光景，好笑不好笑？教我如何能认真，由他病去不成？”聘才正要说话，颜夫人又对琴言道：“此中的情节，只有你心上明白，倒还要仗着你伺候他大好了再说。”琴言低低答应，心中也想道：不料这位太太这样慈悲，若是别人，只怕未必能这样，就算疼他的儿子，也疼不到我身上来，便着实感激。

聘才见时候过久，便要同琴言回去，琴言也心内悬着，便叩辞颜夫人要去。颜夫人道：“你且略候一候，我还有话。”便自己进房，先着人叫了许顺进来，叫他秤了二百银子来，颜夫人道：“你交与魏少爷收了。”聘才叫交四儿拿了。又见一个仆妇拿着一包东西出来，付与琴言道：“这是太太赏你的，你收了再去谢赏。”聘才见是银镶小刀一把，大荷包一对，小荷包一对，帕子一方，洋表一个，梅花小锭十个，牙骨真金面扇子一把，琴言收了，与聘才进去谢了赏；聘才也含含糊糊的跟着谢了一声，即同



出来。颜夫人送去中堂廊下，又叮嘱了几句。琴言与聘才出来，走到门房门口，只见许顺笑嘻嘻的出来，见了聘才问道：“今日的事，到底是个什么缘故？真叫我们想不出来。”又问琴言道：“你是那个班子里的？”聘才代答道：“他从前在联锦班，此刻不唱戏了，在华公府里当差。至其中缘故，此刻不必告诉你，你后来自会知道。”许顺不好再问，即送了出来。两人上了车，路上闲谈，琴言便感谢不尽，聘才也谦了几句，却十分高兴。

进城已是申初时分了。到门口下来，一径跟着聘才进去，只见总门口有人拿了大簿子记上一笔，琴言知道是上号簿。聘才先叫四儿将银包拿进房去，放在钱柜内锁好。一同进来找着林珊枝，珊枝见琴言回来，即笑道：“怎么去了许多时，想必医的病好了。”琴言面有惭色，便问道：“公子可曾传我？”珊枝道：“怎么没传？传了两三回，不见你回来，公子大发气，已着人叫你师傅去了。”琴言听了，吃这一惊不小，满面通红，说不出话来。聘才道：“他是不禁恐唬的，你不要唬坏了他。”珊枝正容道：“我唬他作什么？未正二刻，公子出来不见他，问我，我说：‘是他师傅的生日，琴言他回去拜寿。本要等公子下来告假，今早听得公子不下来，他又候不及，托我回的。’公子一听就有气，说：‘若真是他师傅的生日还罢了，要是说谎为别的事出去，我是不依他的。’立刻叫人到你师傅那里打听去了。那人回来说了，只怕连我也要挨骂，你是不用说了。再者是，门簿上记明出进，都是魏师爷同的，只怕连魏师爷也要难讨公道。”琴言听了，心中七上八下的乱跳，急得眼睛都红了。若被他访出真情，且慢说挨骂，就是羞也羞死人。聘才听了，似信不信的道：“老三，你不要唬人，我是不关事的，是你担了担子叫他出去的，自然先要问



你。”珊枝冷笑道：“问我，我就直说，知道你们作些什么事？”琴言吓的眼泪都出来了，只得软求珊枝替他周旋。聘才见此情景像真，亦连连陪笑，把扇子扇了他几扇子，作了一个揖，叫声：“好兄弟！你替我遮盖些，就是哥哥脸上也不好意思，始终还是仗着你的大力呢。”

珊枝见他们真着了忙，便嗤的一笑道：“不要慌，事情是真的，不是我撒谎。早替你们张罗好了：我已告诉朱贵不用去打听，在城外逛一逛回来，说真是他师傅的生日，停一回就回来的。你们如得了彩头，也分些来谢他。”琴言道：“我送他几两银子就是了。”珊枝又对聘才道：“这号簿上也去了才好，不然将来终要看见的。”聘才道：“索性亦求你三太爷施点法力，我是不好去说。”珊枝道：“只是太便宜了你。昨日那两匹好纱，我不希罕，还拿去罢，花样颜色全不好，我不要。”聘才道：“纱是顶好的，若要再换好的也没有，要换花样倒可以。”珊枝道：“纱衣我也够穿，现存着十几套，没有裁的，也用不着。我还打算送人，不过十几两的人情罢了。我告诉你：我新近见了两样东西，我很爱他，自己不能出去买。”话未说完，聘才就连忙问道：“你看见什么，只管说来我听，或者我可以就给你办来。”珊枝道：“不是别的。我见沙回子家里有一个金丝拧成的一个花篮，不过二两重，手工倒贵。我又见他自己泡茶的一把时大彬的宜兴茶壶，盖子上嵌着一块翡翠，是没有比他再好的了。我这个搬指都比不上。那金花篮我还了他四十两，他也肯了，那茶壶我还了他二十四两，他还不肯。明日请你替我把这两样拿来。沙回子讲：“这把茶壶竟是个宝贝，时大彬到此刻有一百多年了。这壶嘴倒完茶是一点不滴的。泡茶时放茶叶也好，不放茶叶也好，冲一壶开水下去，就是

绝好的茶，颜色也是淡绿的。我因不信，把他的茶叶倒了，另放开水下去，果然一点不错，是绝好的好茶，你说奇不奇？”聘才道：“茶壶用久了，所以才能够这样好。你既爱这两样，我就买来奉送。那纱也不必退，还留着送人罢。”珊枝笑道：“怎好这样。我若一定不要，倒显得不好，只得生受了。”说了一回，就回房去了。

到了留青舍，珊枝问起琴言之事，琴言只得大略说了一说。珊枝不信，心中有些动疑，说：“怎么无缘无故的会害起病来？见你戏的也不止他一个，难道人人见了你，就都为你害病吗？我倒不晓得，你们有这些情分，还是另有缘故呢？”一片话，说的琴言臊的了不得，又不敢驳回他，吊桶落在他井里，只好忍住这气罢了。

却说子玉这一场大病，琴官这一出华府，魏聘才自为得意，又以为奇，在城外各处传扬。人家听了，竟当了一件新闻。有那些各班里相公，有嫌琴言的，有爱造言生事的，七张八嘴，改头换面，添起枝叶，把个子玉、琴言说得无所不至。不料王通政在人家席上遇着蓉官、二喜等类，就把子玉、琴言的事说得活龙活现。文辉本看过子玉之病，也觉得病的有些古怪，只不晓得是相思病。今听了这些话，心上着实不爽快，因想道：“少年人这些事原也禁不住的，也只好逢场作戏。况且子玉才十八岁，正是好花合蕊的时候，怎么就作起这些事来。偏偏去年又将个爱女许了他。人生起头第一件，就是这不爱听的事，有了外遇，将来琴瑟之间就不能专好的了。”回家就叫他儿子王恂问了一回，王恂只好含含糊糊的说了几句，又与子玉剖辨，说断不至此，文辉终有

些疑心。陆夫人听见了，虽未过门，倒先替女儿吃起醋来了，便向文辉说道：“若论玉哥儿，相貌是极好的，所以去年孙亲家母作媒，我就应许了。如今你自然不管，这怎么好？亲尚未成，倒先弄些笑话出来，将来若是一味的混闹，叫琼姑过去，如何过得日子？亲翁在家还能拘管，亲母是一味的溺爱，顺着他性儿，日后多半是个不成器的。这等小小年纪，就这样无廉无耻的爱起小旦来，真了不得了。更有那些老不正经的，也要常在外边作乐，更怪不得年轻的人了。到底这些小旦有什么好处，羞也不羞。”陆夫人气头上，倒连王文辉也教训了一顿。文辉只是陪笑，不敢作声，说：“事情呢，实在稀奇，我暗中窃访；连恂儿都知道他们才见过两三面。就是彼此思念，其实没有别的事。况且这么小的孩子，那里明白到这些事。你放心，我自去嘱咐表妹，以后管得严些，不准他出门，也就没事了。到今冬也好完娶，这件事琼姑过去了，或可拘住他。”陆夫人冷笑了一声道：“这些下作脾气是出于本心，我见多了，拘管得那一个住？从来说贼不改性，管住身管不住心的。”文辉听这些话，明明的逼到自己身上来，只得呵呵一笑，踱了出来，往书房里去了。陆夫人气极了，又在他女儿琼姑面前，把子玉讲了又讲。琼姑低头不语，心中也有些不耐烦。本知道是个风流夫婿，却不道是这样轻薄，应着一句常说的“才人行短”了。便又想起哥哥、姊夫，常说子玉的好处，说人是极正经的，又极有情的。或者他爱的这人，是单为其色，没有别的事，也未可知。便觉红晕桃腮，手拈衣带，呆呆的静想。陆夫人又心疼他，多说了恐他烦恼。便坐了一坐也自去了。

再说子玉自从琴言来看之后，便已放心。又说得上他母亲不责

备，而且反托聘才带琴言来，心中十分快意，自然更好得快了，不到十日便已精神复旧，惟见了母亲总有些惶恐不安的光景。颜夫人爱子之心十分体贴，又知儿子并无苟且之行，绝不提起琴言的事。那王文辉亲自来过几次，陆夫人也来过。一日在颜夫人面前，也不好说得，但有些话里讥讽，暗藏褒贬，似乎叫亲家以后留点神，不要放纵他的意思。又见子玉病已痊愈，看其相貌翩翩。实是佳婿，又像个真诚谨厚的人，就把疑心消去一半。

过了几日，子玉究竟放心不下，便回了母亲，借看聘才为名，去看琴言，恰好见着聘才。聘才又求珊枝，把琴言叫出来，说了有一个多时辰的话，子玉方才放心而去。华府中人多嘴杂，且各存一心，过了几日，就有人将此事传到华公子耳中。华公子听了着实有气，便叫珊枝上来问了一遍，珊枝替辩了几句，华公子也说了他几句，以后不准琴言出门，将他派往洗红居，交与十珠婢看管，不与外人通问，便与拘禁牢笼一般。幸亏十珠婢都是多情爱好的，倒着实照应他。若是别人在此，也是求之不得的。这琴官一来年纪小，二来是个异样性格的人，到是守身如玉，防起十珠婢来。所以华公子看得出他老诚，放心放在婢女堆中，也当他是丫鬟看待他，只不许与外人交接。到了此间，是断乎走不出来，就是林珊枝不奉呼唤也不能到的，何况他人？琴言只好坐守长门，日间有十珠婢与他讲讲说说，也不敢多话。晚间独守孤灯，怨恨秋风秋雨而已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三十回 赏灯月开宴品群花 试容装上台呈艳曲

话说琴言从子玉处回来，华公子虽未知其细底，但责其私行出府，殊属不知规矩，姑念初犯，权且免责，把他拨在内室，这是里外不通的所在。一日，独坐在水晶山畔，对着几丛凤仙花垂泪，心中想到人生在世，不能立身扬名，作些事业，仅与那些皮相平人混在一堆，光阴易过，则与草木同朽。即如草木开了花，人人看得可爱，便折了下来，或插在瓶中，或簪于鬓上，一日半日间，便已枯萎，虽说是爱花，其实是害花了。譬如这一丛凤仙种在此处，你偎我倚，如同胞手足一样，有个自然的机趣，即有风吹雨打之时，不过一时磨折，究无损于根本，若将他移动了根本。就养在金盆玉盎中，总失其本性。还有那些造作的，剪枝摘叶，绳拴线缚，拔草剥苔，合了人的眼睛，减却花的颜色，何异将人拘禁束缚，叫他笑不敢笑，哭不敢哭。再仔细思量，人还有不如花处，今年开过了明年还开，若人则一年不似一年。即如我之落在风尘，凭人作践，受尽了矫揉造作，尝尽了辛苦酸甜，到将来被人厌恶的时候，就如花之落溷飘茵，沾泥带水，无所归结，想至此岂不痛杀人，恨杀人。一面想，一面滴下泪来。再想到庾香虽然病好，但我从前说了些谎话，若知我近日的光景，他不能来，我不能去，只怕旧病又要发了，那时再来叫我，恐怕也不能再去。思前想后，终日凄凄楚楚的。一日一日的挨去，光阴最快，

转眼已一月有余，只见丹桂芬芳，香盈庭院。

此日是八月十二，华公子想起六月二十一日在怡园观剧，说秋凉了请度香过来。因想十五日在家宴之辰，不便请客，即定于十四日，请子云、次贤、文泽等，在西园中铺设了几处，并有灯戏。为他们是城外入，日间断不能尽兴，于下贴时说明了夜宴。此日正是秋试二场，刘文泽为什么不应举呢？这一科大主考即系文泽之父大宗伯刘守正，副主考系王文辉，已升了阁学，陆宗沅、杨芳猷、周锡爵、孙亮功一班可可的一齐分房，将那一班知名之士回避了一大半。内中除徐子云、史南湘是前科举人，萧次贤是高尚自居，无心问世，只有田春航、高品入场。如子玉、王恂、文泽、仲清等皆遵例回避。子玉在家闷闷不乐，又因琴言杳无音信，内外隔绝，又不能传递消息，几次要去访问聘才，又因华府成严，豪奴气焰。故而子玉不肯前去，只得静坐书斋，闷坐而已。

且说十四日早，子云与次贤商议道：“今日华公子请我作通宵之饮，且闻赏灯，他今日必有一番热闹局面，并闻五大名班合唱。”即传家人分派跟班，检点衣服什物，零星珍宝赏需等类。总管预备好了，交与家人点过，免得临时短少。说着已到未初，当下二人早吃了早饭，穿了衣裳，上车一径往华府来。

且说华公子亲自往各处点缀了一番。这西园景致奇妙，虽不及怡园，然而精工华丽，却亦相埒。不过地址窄小，只得怡园三分之一。园中有十二楼，从前聘才所到之西花厅，尚是进园第一处。从前华公爷一好友叫作谢笠山，是个画画好手，与他布置了十二年，却是浓淡相宜，疏密得体。到华公子长成，心爱繁华，又把笠山手笔改了许多。如今是一味雕琢绚烂，竟不留一点朴素处。

是日张仲雨一早进来，先在聘才处吃了早饭，与张、顾诸人谈笑了半天。到得午正时候，拉了聘才、林珊枝来逛西园。仲雨从前也不过到过一两处，聘才虽经游过两回，也未全到。此园有一妙处，曲折层叠，贯通园中。地基见方二十亩，筑开一池，名玉带河，弯弯曲曲，共有六折，每折建一桥，共有六桥。池边有长廊曲榭，回护其间，前后照顾，侧媚傍妍。也有小艇三五个在岸泊着。池边一带名为小苏堤。园中有好些大树、虬松、修竹。假山有两种：一种小者用太湖石堆砌出来，嵌空玲珑；一种高大的用黄石叠成，高至数丈，苍藤绿苔，斑驳缠护，亭榭依之，花木衬之。撮要提纲，则水边有山，山下即水，空隙处是屋、联络处是树。有抬头不见天处，有俯首不见地处。

当下仲雨、聘才二人，跟着珊枝，顺着山路径，高低斜曲，穿入一个神仙洞内。从左边上去，几树丹桂，不到十余步，至一带曲廊，作凹字形，罽毼轻幕，帘栊半遮。珊枝引入看时，共是七间，两楹如翼外张，中间平厦三间，后面玻璃大窗，逼近池畔。室中陈设华美，署名“归鸿小渚”。下有小跋数行，是华公自叙亲笔。二人赏鉴了一回，从右边长廊西首小门走去，是一个小小院子，有几堆灵石，几棵芭蕉，见一个小座落，是一个楠木冰梅八角月亮门，进内横接着雁齿扶梯。上得楼来，却是四面雕窗，楼中摆着数十个书架，横铺叠架，摆得有门有户，缥緲万卷，芸香袭人。此楼有两所，作丁字形，一所三层，一所两层，俱是明窗面面，中间锁着四个大橱。下摆一长桌，宝鼎喷香，瓶花如笑。

当下三人略坐一坐，便从屏门后扶梯下来。接着一带红阑，阑下种着一排垂柳，前面几树梧桐。进得楼来却甚精雅，壁上挂着数张瑶琴，古锦斑斓，五色绚彩；几案上摆些古铜彝鼎，却无



一点时俗气。赏玩了一回，又走下来，四面俱敞，傍水临池，室中不染一尘，几案桌椅尽用湘竹凑成，退光漆面。左右两行修竹，几处秋声动人。阑前摆着一张棋桌，放着两个洋漆棋盒，仲雨道：“此间颇为幽静，却洗尽繁华气象。”珊枝道：“公子虽爱热闹，其实也喜清静。仲雨走下阶来，沿池而行，渡过红桥，对面一个白石平台，雕栏如玉；上面三间平榭，垂了湘帘。进去一看，觉得一片晶光射目，寒侵肌肤，为夏间避暑之地。一切桌凳几案，尽是玻璃面子。两旁两架云母屏风，中间一口大缸，一缸清水，养些大金鱼在内，中放一座四尺多高一块水晶山。此刻秋凉时候，已觉阴森逼人。走了出来，只听的远远敲梆之声。珊枝道：“此是传人伺候，公子将出来，客将到了，恐怕有事，我先出去。”说罢便走了。仲雨也同了聘才出来，仍到东园，穿好了衣裳等候。

却说华公子宴客，今日共有三处：日间在恩庆堂设宴观戏。酉戌二时，在西园小平山观杂技。夜间在留青精舍演灯戏。华公子已冠带出来，先在恩庆堂前候客。却好萧、徐、刘三客约会了同来，进了大门，下了车，里头另换肩舆抬进，直进了垂花门，到大厅下轿。华公子出迎叙礼。即开了中门，宾主四人，慢慢的走进来，又走了两进，才是恩庆堂。萧次贤是初次登堂，便留心观望。这恩庆堂极为壮丽，崇轮巍奂，峻宇雕墙，铺设得华美庄严，五色成采。堂基深敞，中间靠外是三面阑干，上挂彩幔，下铺绒毯，便是戏台，两边退室通着戏房。宾主重新叙礼，将要坐时，魏聘才同着张仲雨出来。一一相见了礼，遂即叙齿坐下，讲了些寒温，献过了三道茶。只见两个六品服饰的，领着四个人上来，铺设桌面，摆了两席。戏房便作起乐来，随后银盘金碗，玉液琼浆献上来。华公子起身安席，子云、文泽等推让，欲要并作

一席，也换个圆桌，华公子执定不肯，遂让次贤首坐，文泽次之，那一桌子云首坐，仲雨次之，聘才与自己作陪。

今日是五大名班合演，拿牙笏的上来叩头请点戏，各人点了一出，就依次而唱。冲场的无非是那几出，看官也都知道，只得略了。主人让酒，四客饮了几杯，上过了几样肴馔，正是罗列着海错山珍，说不尽腥浓肥脆。清谈妙语，佐以诙谐。那边席上，聘才问次贤怡园的光景。次贤略述了几处。随后即见宝珠、蕙芳、素兰、漱芳、玉林、兰保、桂保、春喜、琪官等九个，又凑上一个，作了一出《秦淮河看花大会》，有幽闲的，有妖冶的，有静婉的，有风流的，极尽靡艳之致，众人尽皆喝彩。子云、次贤等就于此出中间放了赏。华公子对着笑道：“此系抄袭吾兄旧文，殊觉数见不鲜。”子云道：“唱的甚好，贞静的却极贞静，放浪的却极放浪，没有一人雷同。”文泽道：“这出戏我倒没有见他们唱过。”次贤道：“如今秦淮河也冷落了。就是从前马湘兰的相貌，也只中等，并有金莲不称之说。”子云道：“湘兰小像我却见过，文彩丰韵却是有的。”聘才、仲雨也随声附和，讲了一阵。华公子酒兴便发起来，便劝诸人畅饮了几杯。子云留心今日不见琴言，便问道：“我闻得琴言近在尊府，今日何以不见？”华公子道：“这孩子脾气虽有些古怪，却还老实，如今派在内书房，少刻就出来的。”子云又留心看去，却又不見林珊枝与那八龄班，心内思想，今日如此盛举，为何又不见这些人？难道都在戏房里扮戏么？这出戏唱完了，华公子就传十旦上来敬酒。众人一齐上来，肥瘦纤浓，各极其妙。子云看九人之外添了一个全福班的全贵，也很娇饶艳丽，风致动人。都请过了安，齐齐的手捧金杯，分头敬酒。

蕙芳敬到子云面前，子云问起春航场中文字得意么，蕙芳道：“前日史竹君说他的很好，是必中的。”文泽在那席听了笑道：“我听得你在家，天天的焚香祷告，湘帆就文章不佳，也是必要中的。”蕙芳笑道：“谁说的？中举可以祷告得来，我倒愿替众人祷告了。”华公子问道：“你们说的什么？”子云正要回言，蕙芳忙斟了一杯酒来劝子云，子云被他缠住，却不能说。华公子呆呆的看着蕙芳，等着子云说来，文泽见了便道：“待我说罢。”蕙芳对着文泽丢了个眼色，这边张仲雨笑道：“媚香，今日人多嘴杂，你就要掩人的口，也掩不住这许多。”蕙芳道：“要掩人口作什么？我并没有怕说的，你们爱说就说罢。”笑着走到那边来敬文泽。那边宝珠，华公子赏了一杯酒，他吃过谢了。华公子道：“今日这出戏也唱得好，淡装浓抹，各有所宜。”宝珠微笑不言，华公子即问蕙芳之事，宝珠笑道：“我不晓得。”华公子笑道：“你们自相卫护，这般可恶，将来总问得出来。”便又叫过蕙芳来，蕙芳只得过来，华公子道：“我是性急，又听不得糊涂事。你有什么隐情，定要瞒着我作什么？”蕙芳低下头说道：“公子别听他们的话，他们是取笑我的。”子云笑道：“媚香，你们的事，城外是全知道。就是城里，只怕也有人知道的。何不说与公子听听呢？”蕙芳道：“我有什么说的？”仲雨忽然笑道：“你事急，就借着人作护身符，如今你又忘恩负义了。”说得众人不解，蕙芳怔了一怔，脸上不觉红起来。华公子看了，想起前日的话，动了些怜念，料有些隐情不好讲，慢慢的问度香罢了，便倒把别的话支开。当下谈笑间，饮了许多酒，戏唱过了好几出，吃过了两道点心。华公子起身道：“请到园中散散罢。”次贤、子云道：“甚好，本来酒已多了。”诸客一同起身，就有四五个家人，急忙从廊下近路抄

入，通知园门伺候。

却说东西两园，在正厅两旁，处处有门户通入。当下华公子引着众人，即从游廊内绕过了几处庭院，又到一个回廊，见壁间嵌着一块祝枝山草书木刻，约有六尺多高。众人正待看时，只见一个跟班的走来一推，却是一扇门作成的，当面便是绿阴满目，水声潺潺。大家推让进园，走过红桥，是一个青石台，三面也有白石短阑，支了一个小绿绸幔子。左边是山石，土坡上有丛桂数十株；右边是曲水湾环，沿边竹树蒙茸，隔断眼界。上面是三间小榭，内书“潭水房山”四字，却极幽雅。

子云等欲要坐下，华公子让到里面去，从屏后走进，便见一个所在，里窄外宽，三面如扇面。绮窗雕榻，中间用乌木、象牙、紫檀、黄杨作成极细的花样。此中隔作五六处，前面不用帘子，是一带碧纱桄。众人到阁前看时，底下是一道清溪，有两个小画舫泊着。对面也是水阁，却通垂了湘帘。华公子就命在碧纱桄前摆了一个长桌，室中焚了几炉好香，献上香茗。众人坐了，正觉秋光如画，清洗心脾。子云偶回头时，又只见珊枝同着琴言上来，对着子云等请了安。子云等忙招呼了。子云见了琴言，此时低眉垂首，不像从前高傲神气。且隔了两月，从前是朝亲夕见的，如今倒像是相逢陌路，对面无言，未免有些感慨。即叫他走近，问了些话，要问起子玉来，却又缩住。次贤、文泽也问了几句。

当下众人清谈了好一回。已是申正时候，华公子便命摆了几个果碟，几样小吃，小酌起来，又叫了群旦进来伺候。对面水阁上却安放了一班十锦杂耍，便上起场来，说了好些笑话，作了一回像声，又说了一回《龙图公案》。次贤等不甚喜听，便与群旦猜枚行令，彼此传觞。华公子又叫了一档变戏法儿的，耍了一回。

堪堪月色将上，又撤了席，在园中散步了一回。便有十数对的红灯笼前来引道，华公子与诸客都更了衣，随着红灯笼步出了园，仍从恩庆堂来，却见明灯灿烂，霞彩云蒸的一般。从屏后迤东而行，处处笙歌盈耳，灯彩如虹。进了一个月亮门，门前扎起一个五彩绸绦的大牌坊，挂着几百盏玻璃画花的灯，中间玻璃镶成一匾，两旁一副长联。进了牌坊，月光之下，见庭心内八枝锡地照，打成各种花卉，花心里都点着灯，射出火来，真觉火树银花一样。前面又是一个灯棚，才到了戏台，更为朗耀，两厢清歌妙曲，兰麝氤氲。对面就是留青精舍。于是让众客进去，入了坐，主人定了席，重新开了戏，这番畅饮欢呼难以描写。饮到二更，主客皆有醉意，便停了菜，换上果品，散坐一回。

忽见伺候的上来，说门上回话：说冯少爷来了，要进来。华公子怔了一怔，道：“好，就请进来，却无生客在此。”聘才道：“缘何三更半夜的才来？”华公子道：“想必关在城里，无歇处了。”候了好一回，才听得脚步声，两盏小明角灯引路，冯子佩抢步上前，与华公子见了礼，又与众人相见了，却也都为熟识。华公子即令其坐在聘才之上，将要问话，子佩便笑道：“好！如此热闹请客，却不来叫我一声，要我闯上门来。”刘文泽道：“恐怕你应酬忙。知道空闲，我早上就带了你了。”说得众人笑了，子佩也不理会，便把那些个相公看了一眼，即让合席饮了两杯酒，才又自己吃了几箸菜。

华公子见他光景饿了，便问道：“你今日在何处？怎么这时候才来？”子佩摇摇头道：“不要说起。”才又吃了一块苹果，接着说道：“绝好一局，弄得不欢而散。”说到此，却又懒说下去，华公子道：“为何不欢而散？你且说来。”子佩道：“今日和我妻

舅归自荣，同到他的妻舅乌大傻家替他婢娘祝寿。”仲雨听了要笑，子云道：“有了乌大傻，自然就不妥了。”文泽点点头道：“这套话倒必定可听，快说罢。”子佩道：“归自荣并约了他小丈人，带了那四个档子。大傻也请了两桌客，并些南边朋友。有几个会串戏的在内，大家公议：“每人凑钱十吊，共得九十吊，遂叫了全福班演戏。归自荣高兴，与一个姓吕的串了一出《独占》。”文泽道：“归自荣本生得好，就是不该同小老婆另住在城外。听说仍旧窘迫得很。”子佩丢个眼色，文泽不说了，萧次贤冷笑一声，聘才像要说话又不说。子佩道：“他们爱串戏罢了，偏又拉上我。”华公子道：“不错，你的戏是唱得最好的，我看比他们还强些。今日串的是什么呢？”子佩道：“和别人串也好，偏偏大傻子死缠住了，要与他唱《活捉》。本来戏名就不吉利，大傻生得又呆又笨，种种不在行，难以尽述，看的人也不住的笑。正到进场的时候。我将帕子套住了他，忽然走进了一群人来，不论皂白，拿出刑部一张票子，给众人瞧了瞧，就一条链子，把大傻子拉了出去。里头奶奶们急得哭号起来。众人不晓得是什么缘故，欲待出去劝解，他们已经飞跑去了，没头没脑的叫人怎样，只得一哄而散。自荣是不能走的，还有大傻几个至交在那里，我便一直到这里来。”

众人听了也都称奇，仲雨道：“我也猜着八分了。这事还是为着归自荣起的，乌大傻不过听了衬戏，吃了镶边酒，便替归自荣担了个苦海的干系。”冯子佩道：“我倒不知，你知是为着什么？”仲雨道：“我也是猜测。我听得人说：乌大傻子造了张假房契，替归自荣借了六百吊钱，听得借主知道了，要告他。我想一定是此事了。”冯子佩道：“有点像，钱是归自荣与大傻两个分用

的，如今倒是乌大傻一人倒运了。”对文泽道：“这个乌大傻子，也生得特奇，又呆又傻，倒是个戏癖。城外十个戏园，他每天必处处走到，一个园子里至少也走个四五回。歪着肩膀，最可厌的是穿双破皂靴，混混沌沌的走去走来。略有一面之交就斜着身子站住了，人又不留他，没奈何又走过去。我不看戏便罢，若看戏必遇他的。”次贤笑道：“他也是我们浙江人，我看他书倒像念过的。”张仲雨道：“也不见得，我虽不懂文理，我见他那字就不成个样子。”

华公子道：“别讲这些人，管他傻不傻。子佩你会唱戏，你何不上台唱一出，显显本领；况且多少赏鉴家都在此，或者巴结的上，于你有点好处。”子佩啐了一口道：“我又不是相公，要巴结谁？”徐子云道：“谁又当你是相公？就是顾曲登场，也是风流自赏的事。况你具此美貌，不教人赞声，岂不也冤枉煞了。”你一句，我一句，说得冯子佩有些活动，便道：“今日没有伙计，唱不成的。”华公子道：“怎么没有？你就不和班里人唱，”呶嘴道：“张老二，魏老大就很在行的。”仲雨摇头道：“我不能，况且我只会几套老生曲子，也配不上他。魏老大可以，不但小生，连二花面、三花面全能。”魏聘才只顾笑，也不招揽，也不推辞。徐子云道：“这不用说了，就请魏兄与子佩一试，也是工力悉敌的。”聘才道：“只怕不对路，况且没有请教过子佩怎么样？”华公子道：“这也不妨。关目腔调有不合处，预先对一对就是了。况且我这里教曲的苏州人也有好几个，叫他们伺候场面就是了。”聘才道：“既如此，必须周三的笛子，秦九的鼓板方妙。”华公子便叫人传了上来。在台上伺候。聘才便自述所唱《折柳》、《独占》、《赏荷》、《小宴》、《琴挑》、《偷诗》等戏。子佩连连摇头，原来却有



不会的，也有会而不熟的，便笑道：“我都不会，看来唱不成。”聘才问道：“你会的是什么？”子佩道：“我会的是：《前诱》、《后诱》、《反诌》、《挑帘》、《裁衣》等戏。”聘才笑道：“也不对，竟唱不来。”华公子身子后边，站着几个八龄班内的，有一个对林珊枝低低说道：“魏师爷何不唱《活捉》，前日不是见他唱过的？”华公子早已听见，便向聘才道：“你何不同他唱《活捉》呢？”聘才尚要支吾，经不得众人齐声参赞，聘才只得依了。子佩笑道：“唱便唱，不要又闹出刑部的案来，将魏老大锁了去。”众人都笑了。子佩颇觉欣然，便又故意迁延，经众人催逼了一回，然后与聘才到后台装粉。聘才是精于此事，毫不怯场，不知冯子佩怎样，先在后台操演了关目，冯子佩倒也对路。但听得手锣响了几下，冯子佩出来，幽怨可怜，暗鸣如泣，颇有轻云随足，淡烟抹袖之致。纤音摇曳，灯火为之不明。众人甚觉骇异，如不认识一般。华公子已离席，走到台前，众客亦皆站起静看。华公子道：“奇怪！居然像个好妇人，今日倒要压倒群英了。”子佩听得众人赞他，略有一分羞涩；又见徐子云身旁站着蕙芳、宝珠，见蕙芳看看他，便凑着子云讲些话，又凑着宝珠讲些话；又见宝珠微笑；又见刘文泽与萧次贤站着，在一处彼此俯耳低言，大约是品评他的意思。原来文泽与蕙芳倒不是讲冯子佩，倒讲的是归自荣。

这归自荣原籍江西，寄籍直隶，也进了一名秀才。少年却很生得标致，今已二十七八岁了。生平暗昧之事甚多。家本豪富，其父曾为大商，幼年夤缘得中举人，加捐了中书，现在本籍安享。自荣在京八年未归，糟蹋了多少钱财。家中现有妻室，谎言断弦，娶了乌大傻之妹。又不甚合意，又娶了叶茂林之女为副室，另居城南。叶女在家时，即不安本分，喜交游，而自荣宠嬖特甚。奁

资颇厚，被自荣乱为花费，不到两年化为乌有。夫妻两个都是不耐贫苦的，未免交谪消谤。叶女又喜搔头弄姿，倚门卖俏，那些旧交渐渐走动起来。自荣始虽气忿，后图银钱趁手，便已安之，竟彰明昭著，当起忘八来，并雇了一个伙计在家。士林久已不齿，而自荣犹常常的口称某给事为业师，某孝廉为课友，而一班无耻好色者，亦欲相为征逐。归自荣与叶女住宅，就与蕙芳相近，故蕙芳知之甚详。刘文泽也去吃过酒的。但去吃酒的。自荣必要作主人相陪，故此有些人不愿去。张仲雨是更相熟的，就是聘才尚未知道。

华公子是不喜与闻这些事情，故不理睬，只顾看子佩出神，忽叫斟大杯酒来。家人捧上一个大玉杯，华公子叫送到子云面前。未知子云饮与不饮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三十一回 解余醒群花留夜月 萦旧感名士唱秋坟

话说华公子看到得意处，把酒来敬子云诸人，合席只得满饮了一杯，共赞聘才、子佩作得出神入妙，非寻常戏脚所能。少顷，二人下台，子佩便指着文泽骂道：“你是不懂好歹的，我在台上费力，你倒在那里说长道短的批评我。”文泽极口叫冤道：“我何尝批评你。你这般瞎挑眼？我与静宜先生说闲话。”次贤道：“真是讲闲话。况且你唱得如此绝妙。赞不住口，尚何评论之有？”华公子笑道：“我听得他们说，你倒真像个阎婆惜。你若化了女身，也是个不安本分的。”子佩道：“好吗！你们逼我上台，又要取笑我。”徐子云问聘才道：“魏兄这音律实在精妙，将来尚要请教，如闲时可到敝园走走。”聘才连连答应道：“晚生是无师传授，都是听会的，就是上台也是头一回、莫要见笑。”于是大家猜拳行令，闹了一会，钟上已到子正时候了。子云道：“才到秋分，不应如此夜短。”次贤道：“亦觉久了，你试一人静坐到此刻，颇不耐烦。”子云道：“已交十五日的子时，到天明已快，请撤了席，止了戏，大家谈谈，天明我们也要散了。”张仲雨道：“此刻早已开城了，要走也可以走。”华公子道：“忙什么，到辰刻散不迟。”现吩咐撤席止戏，家人整顿茶具，泡好了香茗送来。子云留心不见琴言，但见珊瑚靠着屏风有些倦态。华公子查起琴言来，珊瑚回道：“他身子不快，睡了。”原来琴言每逢热闹中便触起他心事，

就要伤心。又见冯子佩与聘才串戏，眼中颇瞧他们不起，转托珊枝托病而去。

华公子又叫诸旦上来，不用衣帽，俱穿随身便服，都令序齿坐在一边，便道：“我知你们于戏曲之外，各有一长，或是诗词，或是书画，或是丝竹等技。今日与前次俱以戏酒耽搁，不能使你们一试所长。此刻尚早，会诗的，不妨吟几句；会画的，不妨画几笔，不必谦让。”诸旦默然无言，子云与文泽站起来道：“妙，妙！待我来分派。”即对着蕙芳道：“媚香是长于诗的，瑶卿是长于丹青的，静芳是长于舞剑的，香畹是长于书法的，佩仙是长于填词的，蕊香是长于猜谜诙谐的，庾香是长于品箫的。小梅是长于吹笙的。可惜玉依又病了，他倒会一套《平沙落雁》。”华公子便命叫他起来，又吩咐珊枝拿了琵琶来。家人把些笔砚乐器都搬了出来，分摆在各处。次贤道：“我来点将：先点玉依与庾香把琴箫和起来；再点瑶卿画一幅，媚香、香畹、佩仙对景吟诗，题在上面；再点珊枝与小梅笙、琵琶竞奏；再点蕊香猜几个灯谜，说个笑话；末点静芳舞剑，溜亮风生，亦可如渔阳参挝矣。诸公以为何如？”众皆称好，诸旦依次而行。

琴言不得已，双锁蛾眉，把弦和起来。这边漱芳依谱吹箫。琴言一来心神不佳，而且手生，生生涩涩的弹了一套《平沙》。洞箫倒吹得和平。华公子摇摇头道：“琴声不佳，箫声倒好。”子云道：“琴本难学，也还亏他。”次贤道：“想你不长弹，生疏了。”琴言道：“有半年不学了，方才第四段第三句几乎想不出来。庾香的箫，比从前更好了。”漱芳道：“我是向老师课学。静宜先生隔三日必教我一吹，所以不生。”琴言默然，抚今追昔，颇觉感慨，几乎落下泪来，只得退后站了。次贤、子云亦颇恻然怜念。

这边袁宝珠摊了一幅绢在画案上，左右凝思，画些什么呢？想了好一回，不得主意。蕙芳、素兰立在面前低低的问道：“你画什么？我们好先定主意，打起腹稿来。”宝珠正想不出头路，便扯着他们走到栏前，商量画些什么才好，限时刻的，又不能用工笔。若写几笔兰竹也不合景。蕙芳道：“我想了一个题目在这里，但不知合你的意否？依我只须画一个小手卷，用墨笔写三两处楼台，加些丛林修竹。远近布置，上面画一个月，用花青水烘他几片彩云烟雾，便是今日的光景，题为‘良宵风月图’何如？”宝珠听了，心中大喜，背着人作了一个揖。便入座，放大了胆，三分工，七分写，用王麓台法，挥洒起来。次贤与诸人不便来看，又恐怕他画坏了。次贤远远留心，觉得下笔甚快，毫无拘束，已觉面有喜色。

那边蕙芳等三人挤在一处。只见李玉林俯首凝思，素兰把串香珠数个不了，蕙芳只管看着宝珠落笔，尚暗暗的指点他。不到半个时辰，已经画完，成了二尺余长一个小横幅。华公子与子云等走进来。赞不绝口。华公子看了甚是欢喜，大赞道：“却实在亏他，怎么能够如此。无怪乎近来个个说他们的才貌，正是羞死从前那一班爱钱的相公了。”次贤又替他略略的润色了几处，竟成一幅好画。华公子即问蕙芳道：“你们题的想是有了？”蕙芳道：“有是有了，只是不好。”便站在桌边，找了一张笺纸，写了一首七绝。华公子念道：

良宵灯月赏秋光，丝竹纷纷斗两厢。

我道嫦娥畏岑寂，遣风吹送上华堂。

华公子念罢，拍案叫绝，次贤、文泽、子云俱绝口称妙，说道：“你们闹了一天，被他只用二十八个字，非特说尽，而且有

余，我辈反不能如此。“华公子又念了两遍，只是赞叹。文泽道：“好是极好了，第三句还要斟酌几个字。”蕙芳道：“就请一改。”文泽道：“可改作‘想是嫦娥怕孤寂’，诗意较淡远些。”大家都说改的极好。仲雨、聘才暗暗吃惊，不料他们个个如此，向来疑他们有代笔，今日面试，是的确无疑了。惟冯子佩也不来看，桌子上放有一大盘桂花，他便撮了一把，问书童讨了一条红线，自己捏着这一头，叫书童捏着那一头，一朵一朵的堆在线上，顷刻结成了一个大花球。手中轻轻的抛了几抛，走过来挂在华公子衣襟上。华公子取下闻了一闻，笑道：“你辛辛苦苦的结成，你自己受用罢。”子佩接了，又到那边弄琵琶去了。素兰、玉林也都写出来。先看素兰的是：

满泛金樽玉液浓，秋光和霭似春容。

嫦娥宫殿层层后，照澈珠帘十二重。

华公子一样赞好，道：“工力悉敌，竟是元、白同时了。”子云道：“也要改两字。第三句嫦娥二字，与前首相同，不若改作‘广寒宫殿层层后’，不好么？”素兰道：“果然改得好。”始而子云恐素兰不及蕙芳，及到此刻才放了心。再看玉林的填词，填的《一痕沙》小令，看词是：

娇舞酣歌深院，绣幕锦屏香软。

珠履客三千，集群贤。

月若有情留住，人若有情休去。

莫听晓鸡鸣，乱啼声。

看者都是满面笑容，越发说好，道：“真是柔情香口，纸上如生，能不令人爱煞也。”华公子道：“实在极好，但我要换几字：‘集群贤’换作‘会群仙’，‘乱啼声’换作‘只三更’，可好么？”众

人一齐道：“好。”次贤叫他们快些写上，蕙芳、玉林都要素兰代写，华公子不依，只得各自写了。大家又赏叹一回，于是静坐，听珊枝的琵琶与春喜的笙。珊枝斜坐着拨动檀槽，只见指法如雨洒芭蕉，声韵如滩头流水，满怀春色，绕乱一堂。加之笙韵高低，声声应和。听得人人色舞眉飞，四肢愉快。弹了《月儿高》一套，大家也赞了一回。

吹弹过了，要桂保的诗谜来了。桂保道：“是人给我猜，还是我给人猜呢？”华公子道：“我给你猜”随口念道：“碧纹浅縠起参差，今岁春来已较迟。我道灞桥诗思少，不如赤壁夜游时。”桂保想了一想，笑道：“公子说的，是风花雪月四样，真作得好。”华公子道：“真心灵，一猜就着。”冯子佩道：“我说一个你猜：未用时千包万裹，到用时粉身碎骨。谁知一肚黑心肝，也能擢上云霄里。”桂保笑道：“这是爆竹。”华公子道：“这样不通谜子也要人猜。”子佩道：“何以见得不通？”华公子笑道：“爆竹自然要他响，你这放不响的爆竹要他何用？”众人笑了。聘才道：“我也说个不通谜子请教，你猜猜。”念道：“惊天动地怒如雷，一去谁知不复来。比似疆场发浩叹，古人征战几时回。”桂保笑道：“也是爆竹。”张仲雨道：“方才嫌子佩的不响，所以他第一句就从响字作出来。”

此时晓风飘飘，晨钟已鸣，东方发白，华公子即催兰保舞剑。兰保扎起双袖，掣出青锋，先展个门户，却也抑扬顿挫，满眼生光，到后来竟是一道寒光，连人也看不见了。大家痛赞了一阵。兰保舞完。已是红霞满天，朝曦欲上。今日是中秋，各人未免俱各有事，都告辞起身。华公子不便再留，整衣送客。子云等又将零星玩物，分赏众旦毕，各人同散，华公子直送出穿堂方回。惟



冯子佩困乏已甚，已在留青精舍榻上睡了，聘才也自归房，华公子吩咐书童好好伺候冯子佩，一面也进内室。诸旦约齐出城，且按下不题。

十五日一日过了。到了十六日，王恂、颜仲清约了史南湘来望子玉。子玉自七月中病好，调养了二十余日，已经强健。知琴言身落华府，不可复出，大有看破红尘之念，歌场舞席，绝不与闻，惟独坐一室，茗碗香炉，周旋其间。名为看破，其实情怀未断，犹时一念及，涕泪潸潸，不能自解。十五日到王文辉家一走，王恂、仲清约定明日午刻去望田春航、高品。子玉已吃过了早饭，在书房等候。不多一会，史、颜诸人已到，南湘坐了，与子玉叙谈。仲清、王恂先进内室，见了颜夫人，略坐一坐即出来。喝了一杯茶，即催子玉同走。

外间已套上车，子玉也不换衣服，云儿恐怕寒冷，包上了几件棉衣。上了车，来到春航、高品寓处一问，都已回寓，遂同下车进内，一直走到里面。只听高品一片笑声，夹着些燕语莺声在内。到春航斋中，见苏蕙芳、李玉林在内。高品、春航见了四人进来，不胜欢喜，让坐了，苏、李二相公也都见了。略谈了几句，仲清便问闺中的事，春航、高品多属得意。仲清道：“湘帆的文章请教过了，是一定得意的。卓然的文章，快拿出来看看，想来定有出人头地的好处。”高品道：“不好，不好，不必看他。”王恂道：“什么话！就不好也要看看。”南湘道：“这三道题，卓然一定见长，就不看也不妨。”子玉道：“到底看看怎样。据我愚见却有几样作法，注疏上有可依，有不可依的。”高品道：“我那日忽然神思昏昏，不成一字，到晚随手乱写，完了卷就算帐。首艺更有草稿，也不知团在什么地方去了。”即到自己房里寻了出来。

众人看了一遍，连诗稿也在上面。南湘看了一半，即不看了。王恂道：“作却作得超妙，太短些，看来不过四百余字。”子玉道：“笔老格高，此等文场中是少有的。”高品对子玉点点头道：“庾香还有点眼力。”仲清道：“卓然据你论，这篇文章怎样？你说句良心话。”高品道：“说好也使得，说不好也使得。横竖场中不论文，中也不算侥幸，不中也不算抱屈。”仲清又问南湘道：“你看湘帆何如？”南湘道：“我看湘帆必定中魁，卓然的或遇见那荒疏的房考，或者倒中元也论不得的。”仲清摇头不语，高品取过文稿，扯碎了道：“得失自有一定，不必论他，谈谈别样罢，大约我总中一个给你看。”诸人遂各无言，当是高品气忿了，各说闲话。

蕙芳说起前日在华府中，怎样题诗画画等事，细述了一遍，听得众人欢喜。又叫他们念出来，各人赞了一回，尤赞玉林的词更为工妙。高品道：“强将之下自无弱兵。你们看佩仙这首词，外边那些头巾纱帽作得出来么？”子玉道：“果然。就是华公子这几个字也改得好。又问了琴言几句，玉林、蕙芳也细细说了，子玉又发起怔来。忽然高品的小使进来请他，说有客要会。高品即忙出去，有好一刻工夫尚不进来。南湘道：“什么人这么长谈？”春航道：“近来卓然有些古怪，找他的不一而足，却非寻常往来，都是俗陋不堪的人。前日我的小使见他的管家，拿了好几封银包进来，问他，他说不知谁的。”仲清道：“是了，卓然也穷极了，自然要作这个买卖。况且这篇文章是信手写的，不然何至忙到如此。”南湘道：“不错，你听他说，总中一个给你们看，这话就明白了。”高品送了客去进来，大家住口。

蕙芳道：“难得你们诸公可巧全都在这里，今日我作个东道，

请你们何如？”王恂道：“甚好。”高品道：“相公不是要请分子？”蕙芳笑道：“被你猜着了，我真要请分子。”众人当是顽话，都应允了。蕙芳命人到饭庄子上备了一桌菜来，众家人相帮摆好，蕙芳即恭恭敬敬的安了席。众人诧异道：“媚香今日忽庄严如此，想来真要请分子么？”蕙芳应道：“我早说过，几时见相公的酒可是白喝的么？”大家一笑坐下。高品道：“可惜少了一客。”蕙芳问是少谁，高品道：“今日倒不可少潘三。”蕙芳啐了一声，一连敬了几杯酒，玉林也帮着敬酒，吃了几样菜。

蕙芳便在靴掖里拿出几页纸来，像是写的一篇文章，递与首坐史南湘道：“竹君先生，我今日请分子就是为此。你看了，待我再说。”众人不解，都凑近来看时，题目写的是《香雪先生传》。蕙芳又叫跟班的拿进一个小包，解开一并送上。诸人看是《香雪遗稿》，共两本，诗文并列。南湘一句一句的念出，念完才晓得即是蕙芳教书教戏的业师，竟是个名士出身，因不第焚弃笔砚，入班教曲，生平著作甚富。蕙芳进京相投，亲如骨肉，所有才技，皆师所传。已于某年月日病故，旅棹无归，暂寄停城南寿佛寺。令其寡妻弱子，访寻而来，一路狼狈不堪，到京始知香雪已故多年。蕙芳知道了，即倾囊相助，得二百金，除盘费外，尚够经理其家，并求萧次贤画像征诗。其子元佐，年十三岁，贫不能入塾读书，而天姿颖悟，过耳不忘。每到人家书塾听书，默志在心，五经已熟一半。蕙芳的意思，欲浼诸名士或作诗，或作墓志，或作传，以表扬潜德，阐发幽光，且以盖其前愆，裕其后裔。诸人一面看，蕙芳一面讲，讲到伤心处，便呜咽起来。众人为之动容，一齐站起道：“此等高义，今人所难。我等自当盥沐敬书，表其万一。且香雪有如此高弟令子，即落魄而死，亦无遗恨。”春

航与子玉更觉赞叹不置。南湘道：“这篇传你自己作的么？”蕙芳道：“都是实话，就是少些文气。”仲清道：“也好，请湘帆润色润色就好了。”即说道：“我与他作篇诔。”王恂道：“我作几首挽诗罢。”南湘道：“我作墓志。”春航道：“把他的作了略节，我另作一篇传如何？”蕙芳道：“更好，这原算略节，用不得的。”子玉道：“大文章你们都作了，我们作什么呢？我只好作篇赞罢。”高品道：“赞也很好，我作篇祭文倒沉痛些。”仲清道：“我们何不约齐了他们几个弟子，到黄昏人静后去祭他一祭，并多凑些盘费给他何如？”春航等都说这更好了，蕙芳即叩头谢了，慌得众人齐来扶起。从此人人皆视蕙芳如畏友，连顽笑都不肯了。南湘道：“他定于何日起灵？”蕙芳道：“三十日子时，二十九日三更光景。”南湘道：“我们这些文章倒要早早的作起来，刻成一集，刷印几十本，交他带回。其分金，各人量力而行。或者如度香、静宜、前舟，也可叫他们出一分。我们约齐了，到二十九日夜二更，到彼一祭就结了，他们那些徒弟，媚香自去张罗罢。”众人说道：“很好。”蕙芳道：“祭也可以不必，也不敢当。况庙宇窄小，也无容身之地，赐些笔墨已荣耀极了，何敢当再祭奠？且外面俗眼甚多，反为诸公添些物议。”南湘道：“这倒不妨，他也是士林中人，人也知道，且到那几日再议。我看湘帆，似不能少此一举，我辈附尾，亦无不可。”今日有蕙芳这一请，诸人动了恻隐之念，不能尽欢，到了初更，各自散了。

明日，南湘、仲清即致札与子云、前舟诸人，数日后都送了些分金，并有几首歌行。南湘、仲清看了，点过分金是：子云二十四，文泽十六，次贤十二，共五十二两。仲清道：“我们共有六分，每人八两，共凑成一百两也就够了。”南湘道：“很够了。”

于是又致札众人，两三日间都要凑足。诗文共遗集，俱已发刻停妥，印刷一百部，用银六十两，蕙芳一人出了。花部中曾受业于香雪者，现有四人：袁宝珠、王桂保、金漱芳、陆素兰，或学画，或学诗，皆为高弟，此四人也共凑百金，连蕙芳的共有四百金。母子二人并一老仆三人，雇舟由运河而回，也就极宽裕了。

到了二十八日，仲清又到南湘处商议明日之事，并说：“大约有几个不愿去的，庸庵畏首畏尾，防他严亲知道，庾香更不消说了，那古庙里三更半夜的，也不好叫他去。”南湘道：“我倒想着个主意。既是此举，也不专为祭他，我们借此可以散步野游，不如日间携樽而往，一献之后，即到锦秋墩、浩然亭上，与那些相公一叙，不很好吗？”仲清道：“果然好，我未想到。如庸庵、庾香不来，我们四人罢了。”于是又同到春航处约定，即叫春航备了酒肴，于午刻在那里等候。

南湘到了明日，即约仲清骑马出城。到了寿佛寺门口下了马，马夫拴在一边，已见五六辆车歇在那里。进得门来，古刹荒凉，草深一尺，见马骡在那里吃草。颓垣败井，佛像倾欹。进了弥陀殿，尚不见一人。只见大雄宝殿，西边坍了一角，风摇树动。落叶成堆，凄凉已极。才见一人从殿后走出来。仲清认的是蕙芳的人，见了垂手站住。仲清问道：“他们在那里？”那人道：“尚在后面，待小的引道。”走到殿后，西边一个门内是一带危楼，门窗全无。走过了才是三间小屋，堆满灵柩，约有二三十具。见一柩前，有一小桌，点着香蜡，想就是了。天井内东边，又有一重小门，进了门有三四间小屋。春航、高品与蕙芳等都在其内。有一个老僧陪着。春航、蕙芳迎将出来。南湘道：“这么个所在，阴惨怕人，怪不得有人不肯来。”蕙芳忙拖过条板凳放在上面，请

他们坐了。仲清道：“人已齐了，就奠一奠，我们往锦秋墩去逛罢。”蕙芳即将祭筵就叫在那屋里摆起来。蕙芳上香，素兰奠酒，漱芳执壶，宝珠上菜，桂保焚纸，春航、南湘、高品同行了一个礼，五旦连连叩头代谢。大家也都坐不住了，急忙的叫人收拾，给了和尚一吊钱，一齐走出庙来。南湘、仲清仍旧骑马，余人上车，从人挑着担子，一径往锦秋墩来。疏林黄叶，满目萧条。

约行一里有余，已到了墩前。此墩巍然若山，上有梵宇，顶上建一大享，名浩然亭，四围远眺，数十里城池村落，尽在目前，倒也有趣。春航道：“今日目击荒凉，心殊难受。一及到此处，觉得眼界一空。”高品道：“这个锦秋墩，我竟没有到过，竹君想来是游过的了。”南湘道：“我是第一次。我因前日偶见前人有《题锦秋墩》诗，所以知道。大远的路，谁到此间来？”仲清道：“其实也好。天天在热闹地方，也应冷落一回。”南湘道：“这个寿佛寺就冷落够了。剑潭，你说惟清心者能叩寂，志淡者能探幽。那个庙里，你敢住几天么？”仲清笑道：“若到此地位，也不得住。晚间月明风静，或者有些鬼狐来盘桓盘桓，也未尝不佳。”高品道：“剑潭总喜作违心之论。”素兰道：“我若是一个人，就是日里也不敢进去。”桂保道：“那些棺材破烂的甚多，我看晚间只怕有鬼。”漱芳道：“亏那和尚只有一个徒弟，一个香火，竟不怕。若果真有鬼，和尚怎么好好儿的呢？”蕙芳道：“你几时见鬼吃过人？我前日听那和尚说，每到阴风暗雨的时候，或是夜深，叫的叫，哭的哭，是常有的。”宝珠道：“你们听见怡园闹鬼没有？”蕙芳道：“没有。”素兰问道：“怎么闹鬼？”宝珠道：“看桂花厅一个小使叫春儿，爱吃果子，每逢赏花请客的果子，他捡了藏在一个坛子里。那天晚间，有个大马猴知道了，便来偷吃。春儿睡了，

听得满地抛果子响，问又不答。拿灯出来，又照不见什么。睡了又响，重又出来。那晓猴儿躲在一个熏笼里。春儿拿了把刀，无心走到熏笼边，那猴儿忙了站起来，顶着熏笼连撵带跑出去了。春儿火也灭了，刀也掉了，神号鬼哭喊起鬼来。对门的青儿，跑出来刚撞着猴儿，毛绒绒的，一扑就栽倒了。闹得多少人起来，只见地下一个大熏笼，都想不出什么缘故。春儿说五尺多高一头黄发鬼，青儿又说是青面狼牙的鬼，还伸开五指打他个嘴巴。倒议论了两天。到第三天将晚的时候，看得那猴儿进来，又想偷果子吃，才明白了。不然，差不多闹到上头都知道了。”大家都笑起来。

蕙芳预备了两桌蔬菜，四样点心，就借庙中厨房作起来，九人于地下铺上垫子，席地围坐。春航与蕙芳相交了半年，久成道义之交，今复见其仗义疏财，深情感旧，愈加敬畏。再想起自己去年及春间的光景，竟至潦倒穷途、势将沟壑。若非蕙芳成就，虽满腹珠玑，也不能到今日。对西风之衰飒，怆秋景之萧条，烟霏霏而欲雨，云黯黯而常阴，不觉悲从中来，泪落不已。众人不解其故，独蕙芳略知其故，亦已泪满秋波。再经宝珠等一问，愈忍不住。念起从前落难光景，若非香雪提携，早已十死八九了，到此不觉的放声一哭，哭得众人个个悲酸。南湘心中发恶，便痛喝了一大碗酒，对着一带远山舒啸起来，清风四起，林木为摇。高品道：“看你们哭的哭，笑的笑，胸中都有如此块垒，独我高卓然胸中空空洞洞，如无肠国民一般。孙登之啸，不过形狂；阮籍之悲，亦云气馁。古人登高作赋，感慨系焉。我们今日聊且一吟何如？”南湘道：“好，你先起句。”高品道：“悲壮淋漓，莫如填首《贺新凉》，我得了起句在此。”即念道：



世事君知否？古今来桑田沧海，不堪回首。高。只有词人清兴好，日日狂歌对酒。史。正秋在断云残柳。试马郊原闲眺望，颜。问金台可要麒麟走？魂已去，更谁守？田。天涯我已飘零久。共晨昏，棋枰茗碗，二三良友。高。死者千秋长已矣，说甚名传不朽。史。只块垒填胸如斗。诗唱秋坟聊当哭，颜。听呜呜击破秦人缶。且一醉，莫偃傺，田。大家吟了一遍，哈哈大笑。天要下雨，遂无心久留，急忙收拾。南湘搭了蕙术的车，仲清搭了素兰的车，一路而回。到得家时，已萧萧疏疏落起细雨来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三十二回 众名士萧斋等报捷 老司官冷署判呈词

话说秋雨纷纷，泞泥满道，一连下了七八日，到了初八日方见晴明。场中定于初十日出榜，初九日一早即报起来。凡下场的个个意马心猿，到了这几天，寝食俱废，就是高品、春航亦未能免俗。春航初八日晚上太睡早了，睡不着，重又起来，至高品房中，见高品尚未安睡，二人谈起心事来。春航叹了一口气道：“我的名心原谈，中不中倒也无妨，就是对不住苏媚香，半年期望之心白白辜负了。科名虽不足贵，但古今名士才人，断无不从科名而起。”高品道：“可恨今年这一班主考房官，把人回避得干干净净，我们再若不中，未免太冷淡了。若到明日此刻不见动静，就不必想了。”春航道：“不要到此刻，点灯时不来，便已绝望。若据前日那两个六壬课，似乎你我皆可有望。”高品道：“下场年问卜是最不灵的。我头一次在江宁考试，有个起梅花数的为我起数，得泰卦五爻。他说不用说了，一定中元的。爻辞是帝乙归妹，以祉元吉，你还讲甚么。且象辞还是中以行愿也。”春航道：“可不是！”高品道：“不但此，那年是乙未年。你想帝乙的乙字，与归妹的妹字，去了女字旁，不算乙未两字么？我已十拿九稳，谁知道鬼神专会哄人的，你道可笑不可笑。”春航道：“人心最灵。心之所欲，象即呈焉，此是人心上起的象，非卦中之象也。”二人煮茗闲谈，将近五更始寝，一到天明即已起来。

却说苏蕙芳惦记春航，亦复一夜不能安睡，比到起身时，已是巳正时候，连忙梳洗，即着人到外面打听可曾报动，那人去了。随后有个京官，着人来叫蕙芳去陪着登高，蕙芳那有心绪，回他进城去了。停了好一回，钟上已交午初，打听人转来道：“外间已报过四十名了，田老爷还没有在内，倒是那个姓归的中在三十四名。”蕙芳道：“那个姓归的？”家人道：“胡同外边住的，就是那叶先生的姑爷，开窑子的。”蕙芳听了，颇为不平道：“奇了！忘八都中了，还了得？这么看来，是不必说了。”心上要到春航那里去，犹恐见面有些难以为情。意欲报了再去，心上十分焦急，比春航倒还胜几分。一回见宝珠着人来问信，素兰、玉林着人来问信，闹的蕙芳坐立不安。欲到戏园中，恐怕被人钩搭住了，闷闷的歪在炕上，拿本闲书消遣，看了两页又放下。

将近申初时候，尚不得信，闷绝无聊，忽见跟班的手里托着一个盒子。上面放着一盘枣糕，进来说道：“胡裁缝送来的，有话要面求。”蕙芳道：“他有什么话讲？既然他亲自送来，收了他的就是了。”胡裁缝也走进来，作了一个揖。蕙芳让他坐了。胡裁缝道：“今日倒闲空在家，不出门走走？外面登高，游玩的颇热闹。又是报举人的日子，潘三爷的女婿中了，好不热闹，挤满一铺子人，报喜钱赏了一百吊。这胡同外的一家也中了，我常与他作衣裳的。寓在宏济寺的高老爷也中了八十一名，如今城外已报一百多名了。”蕙芳听了，忙问道：“宏济寺的高老爷中了，还有位田老爷也寓在寺内，可曾中么？”胡裁缝道：“我没听见说，想必也中了。”便向蕙芳说：“我的苏爷，我有一件事要求你：我那第三个儿子叫三喜，在铺子里闲着，教他作手艺，学了三四个月，剪刀都拿不起，一天倒要四五十钱买糖买果子吃，我那里养

得起他？他相貌也还干净，虽不能比你那班里相公，也差不多。他心也灵，针线学不会，戏倒学得会。如今听熟的乱弹，倒也会唱许多。我想作戏比我们作裁缝好万倍。我求你老人家行个好事，提拔提拔我，选个日子送三喜来拜你作师父，你老人家断不可推辞。我若送他到别班里，我也心疼他年纪又小，打打骂骂的，孩子也受不得的。你老人家心又慈，疼惜孩子，将来就不指望与你老人家一样，能够光光鲜鲜，不少吃，不少穿，认得几个财东，也就心满意足了。作裁缝的有什么好处？自己又没有本钱，铺子里除了料来，来路就贵，还要替人垫钱。开出帐去，人又嫌贵了。七折八扣，拖拖欠欠。这一间铺子好容易开着，五七个伙计作活，老米饭，酸菜汤，一天费用也得两吊钱，能有多少沾光在内？你若肯收了作徒弟，歇两年我就不作裁缝，就像作老太爷一般了。”蕙芳听了，好不厌烦，便道：“我将要改行不唱戏了，那里还要收徒弟？况且我也不会教人。你儿子要学戏，还是到那乱弹班里好，学两个月就可出台。我们唱昆腔的学了一辈子，还不得人家说声好。一个月花了多少钱，方买得几出戏，学他作什么？”胡裁缝尚是啰啰吵吵，好一回才去。

已是上灯时候，蕙芳长叹一声，忍不住叫套车到春航处去，先与高品道喜。及到了宏济寺中，却是冷清清的。进内先见了高品的家人，问他，那人答应道：“方才报是报来，我们老爷说恐怕不是，不晓得什么缘故。”蕙芳走到里面，只见高品与春航对坐下棋，照应他坐了，春航便触起心事来，便把棋子一掬，说：“输了，不必下了。”高品也便歇了。蕙芳问道：“卓然已高中了，怎么如此模样？”高品笑道：“中了便应该怎样？等湘帆报来再热闹罢。”蕙芳道：“总是一样，全要中的。”高品道：“方才报是报

来，但有些不对帐，是个江南监生。”蕙芳道：“据我看来不错的，你这名字未必有同的。”高品道：“也难说，总要看了榜方作准。”春航默默不语，蕙芳只好说些宽慰的话。少顷，史南湘、颜仲清闯将进来，南湘道：“贺喜的来了，快预备喜酒。媚香你也在这里？”春航道：“此刻也差不多报完了，将吊之不暇，何贺之有？”仲清道：“才报了一百八十多名了，卓然中在八十一名。你嫌低了，因此有些委屈么？”高品道：“恐怕不是，你不见条子上写的是江南监生？”南湘、仲清齐进：“这是笔误，常有的事。”春航道：“不必疑心，卓然是已经中定了。”南湘对高品道：“你且备起晚饭来，咱们一面吃一面等，如不来报，三更后同去看榜何如？全中了，你们两人好好的请我们吃十天。”二人尚未回言，蕙芳道：“有理，有理！就这么着，我也有些饿了。”高品、春航知道今日必有人来，已经安排定了，即收拾桌子，摆上饭来。南湘不准先吃饭，要陪着他饮酒。高品口内虽说疑心，心上早已欢喜，颇觉对酒开怀。春航素来洒脱，此番倒放不开心，蕙芳也与他一般。南湘道：“放心，湘帆总在五魁之内，如不是第四、第五名，我也不敢论文了。当年我在湖北侥幸的一年，约了几个朋友，大排着筵宴候报，候到三更不来，也气极了。那些人看不像，也去了。到四更将要睡时，才报了来，倒是个解元。难道你们下过两三场，还不晓得五魁是后填吗？”仲清说道：“上科我就不是上了报录的当？我是副榜第一，他就报我是第二名南元，倒赏了好些钱，明早他竟不来。及看榜时才晓得是副榜，倒叫我太山太水空喜欢了半夜。”诸人借酒闲谈，到了二更以后，尚不见报来，就是史、颜二人心上，也知春航有些不稳了。

将要吃饭，忽听门外一片声嚷将进来，倒把众人吃了一惊。

听得嚷道：“田老爷大喜，中的是南元。”春航一听，喜不可言，把箸子摔过一边，连忙走出位来，蕙芳也乐不可支。诸人是皆欢喜，忙看条子，是“中式第二名，田春航，年二十三岁，江南上元县附贡生。”方才放心。报喜的讨赏钱，蕙芳带了些票子来，递给春航。春航先赏了十吊钱，道：“明早同高老爷报喜的一同来领赏就是了。”众人道：“明日二位老爷不是十吊二十吊的赏，重重的要赏几百吊钱呢。”高品道：“是了，你明日来。”春航乐极了，因高品不放心，也有些疑心起来，恐怕报喜来诳他，只管发怔。蕙芳笑道：“报已报完了二百几十名，人都要疑心，难道人人全是假的么？”仲清道：“不必疑心，此刻已三更天，城门也都开了，叫你管家骑匹快马先看了榜来。我们也不回去，你叫人索性添些酒来。”春航、高品道：“甚好。”一面打发人去看榜，一面再添酒菜。

此时各人畅饮，到底喜多愁少了，猜拳行令，闹到五更以后，看榜的始回，说道：“田老爷是不错，榜上果然第二名。”这一句话把高品唬呆了，急问道：“我怎样？”那人道：“八十一名是叫高品三，年四十岁，江南淮安府山阳县监生。”高品气得发昏，说声：“呸！”那人便拿出《题名录》来，众人细细看了，果无高品在内。蕙芳笑道：“中的人我也不认得，我就晓得这两个，一个是叶茂林的女婿叫作窑子归，这三十四名归自荣就是。一个是潘三的女婿叫作杠花，他老子叫花三胡子，在杠房抬杠出身，如今大发财，开了几处杠房，这六十三名花中桂就是。”高品再把第一张《题名录》看了一遍，略生喜色，不觉叹口气道：“也罢，名利二字是有一定的。现在你们不比外人，我对你们直讲罢，一千六百两银子卖掉了一个举人，这个杠花就是我中的，是张仲雨的

过手，明日就要讨帐去了。”春航、南湘、仲清、蕙芳都埋怨他几句。高品道：“我岂不知此事原作不得，我也有个想头在内，或者今科不当中，或者我竟能名利双收，也未可知。况且我要回南一走，家内有几件大事急于要办，妙手空空的，亦殊难堪。如今倒罢了，虽不能巴结与湘帆作个同年，但不叫抬杠的做年伯，称姨子为年嫂，也是不幸中之幸也。我看湘帆不但得此年伯、年嫂，还得了一个好年丈呢。”春航笑道：“凭你怎样刻薄罢了。但是那一科没有些混帐人在内，焉知你下科又不与这些人作同年？倒是年丈之称，又是谁呢？”蕙芳听了好笑。仲清道：“你方才没有听见。抬杠的儿子花中桂是潘银匠的女婿吗？叙起年谊来，不是你的年丈？”春航笑道：“我也不与他会同年，我仍认卓然是同年便了。”高品笑道：“这么说，我明日就叫潘三为丈人如何？”说得众人大笑。

少顷，天色大明，红日已上，春航要出去见房师，并谒座师，各人都都散了。已后会同年、请吃酒，一连忙了半个月。春航出于第四房孙亮功门下，相见之后，亮功久已闻名，就是刘尚书、王阁学，虽未见过春航，于他儿子们书房内，见他些笔墨东西，也久已倾倒，惟恐不得其人为憾。今中了南元，十分欢喜。从此春航与文泽、王恂又成了世谊，更加亲爱。惟有孙氏昆仲颇难浹洽，然亦不得不往来，惟谈交而已。高品代枪之银已收清，共得了一千六百金。张仲雨过手，在花处讲定二千四百金，从中扣出去八百金，又索花姓谢仪二百金，也得了千金，自己享用。便从藩经历上加捐了正指挥，即在坊里当起差来。高品已于十月初二日回苏州去了。春航在庙里寂寞，文泽邀至家中，王恂又欲相留，春航两处时相寄榻。又兼蕙芳照旧相陪，便安心乐意，与文泽、



仲清等交相琢磨，闲时作些诗赋，习学殿试工夫。南湘也写了几天殿试卷子，已后又不写了，且按下不题。

如今要讲起一件闲事来。那八月十四日晚，乌大傻教刑部里传了去，问了一堂私造假契、抵押钱财事。因归自荣急欲借钱，商于大傻。要借彼房契抵押，许其分用。大傻早将房契押出，只得另造伪契与归自荣，押了六百吊钱，大傻分用了二百吊。谁知这个财东与前次那个财东相好，一日叙谈帐目等项，讲起乌大傻的房子来，那个财东问起住址、方向，知道就是押于他那一所，便对那人道：“这张契纸是假的。前年大傻已将房子抵押于我，押了八百吊，有兴盛香蜡铺作保。现今利钱欠了四个月，我正要找他说话，怎么又押与你了？”那人便着起急来，即找了中保来寻大傻理论。谁知大傻子终日昏昏沉沉的在戏园闲闯，家中用一个笨汉，也甚不明白。那人找了十余天，并未见着一面，大傻回来又不知道。那人情急，告了一状，送到刑部里。乌大傻子是个天文生，其祖也作过官，其叔祖并且是个显宦，如今式微了，只剩下数顷荒田，几间破屋。幸亏契是白契，并非私造印信。大傻的堂母舅，现任刑部司官，也有些照应。大傻想供出归自荣来，无奈契是他的，又系他出名，倒与归自荣毫无干涉，竟上了一个大当，革去天文生，限期赔偿。这也是他的晦气。

却说拿乌大傻那一天，有个皂隶叫作陆升，与归自荣住处相近认得，那日见他报了举人，忽然想起八月十四日，明明看见归自荣在乌大傻子窝里吃酒。因想十四日秀才们正在场里，怎么他不进去，又会中呢？想来想去，再不明白。一日遇见一个贴写，叫作葛逢时，排行第六，是个绍兴朋友，极会生事的。那天是十月初三日，陆皂隶走到衙门前一个小茶馆内，见葛贴写在里面吃

茶，一边放着黄布小包。身穿贵州绸绵袍，套着元青大褂，低着头在那里吃火烧。皂隶走近来弯弯腰，叫声：“葛先生，独自一人闲坐吗？”葛逢时见了，也照应了。陆皂隶就对面坐下，走堂即添了一碗茶。葛逢时道：“你今清闲，想不是值堂日子么？”陆皂隶道：“这几天不该班。葛先生，你是忙得很，近来想也发财。你是走得起的人，即日就要补经承了，将来可肯照应我们？”葛逢时叹口气道：“老陆，你是衙门中老手了，难道你不知道我们的苦？若要想得经承，至快还得七八年，你想难不难？不比别的衙门还有些活动，这道衙门作了经承便又怎样？”陆皂隶道：“作了经承到底好，你看黄经承与张经承怎样局面，簇崭新，风吹不动，火烧不着的一所好房子，好热车，干草黄银鬃大骡子，你瞧气色怎样光鲜，衣服怎样体面，也就罢了，将来还有个小功名。人生在世，衣食无忧，就也难得。”葛逢时点点头，已将几个火烧吃完，然后问道：“你可要吃点心？”陆皂隶道：“我已吃了油炸糕、甜浆粥了。我有一件事不明白，今日难得遇见你，正好讨个教。”葛贴写道：“有甚么事难明白？”陆皂隶道：“我们街坊有个姓归的，是个南边人，招赘在乌大傻子家里，常见他出进的。我家与乌家隔不到一箭远，在一条胡同里，这且慢说。我问你年年下场的日子可是一定的日期，或是可以先后移改的？”葛贴写道：“乡试么，通天下是八月初八日头场，初十日出来。十一日再进去，十三日出来。十四日再进去，十六日完场。这是各省一样的。会试是三月初八日起，也是一样。”陆皂隶道：“你说二场是八月十四日进去，是什么时候点名，什么时候封门呢？”葛贴写道：“点名总在一早，到了午未时也就要封门了。”陆皂隶道：“到十四日二更天，还有不进场的人吗？”葛贴写道：“怎么能够

到二更天？今年点名极快，二三场午正时候已经封门了。十四日二更天还在场外，那是头二场犯了贴例贴出的了，所以不用进去。你当他还未进场呢。”陆皂隶点点头道：“原来有这些原故。什么叫作犯了贴例贴出来的？”葛贴写道：“这些事你要问他作甚么？贴例的或是烧了卷子，或是墨水污了，或是不完卷子交了白卷。这些有毛病的卷子、就不发誊录所，就贴了出来，不要他再进去了。”陆皂隶道：“据你说，贴出来的可会一样中么？”葛贴写道：“你好明白！既贴了出来，没有完场，怎么会中？就是大主考的儿子，也不能中的。”陆皂隶道：“我原听得人说，不完场是不能中的。我方才讲的那街坊姓归，名字叫自荣，现在高高中了三十四名。我于八月十四日二更天去传乌大傻子，明明看见归自荣在那里。他并且上前来问甚么事，讲了多少话，急得什么似的。那时我却不理会。后来见他报了举人，我又不曾认错人，细细想来，他没有进场，怎么也会中呢？请教你评出个理来。”葛贴写道：“这却奇了，或者你认错了人，或是记错了日子，不要是十三晚上。”陆皂隶道：“这人虽烧了灰，也认得出来，断不会错的。至于日子，有票字为凭，而且明日就是中秋节，一发不会记错。你想是什么缘故？”葛贴写道：“这真奇了。”细细想了一回，问道：“你可知道他的底子怎样？”陆皂隶道：“这却不知道，他外面是极好看的，说是乌家的女婿。至于他是那一省人，我也不知道。”葛贴写道：“你细细访一访，如果真没有进场，这就了不得，必定有个顶名代替的了。你若访实了，歇天我同你去找他，看怎样。我们见景生情，大家可以发些财。”陆皂隶道：“我也是这么想。”二人商酌定了，葛贴写还了茶钱，各自去了。

歇了几日，陆皂隶访得明明白白。是归自荣撵出一个奶妈

子，因偷了一张钱票，两样银首饰，被主人搜着了，撵了出来。归自荣那日因城外人眼多，故躲在城里头看戏，请的客都是心腹至交，所以不瞒他们。内中有个马回子，替他经手，请了一个浙江人，丁忧的廪生，许了他一千两银子，先付润笔一百两。归自荣没有钱，只付了四十金，至今分文未付。那经手的马回子，又从中赚了十两，那廪生仅得他三十两银子，倒替他中了一个举人。如今天天向马回子吵闹，把马回子的大门也打破了。归自荣躲在家里再不出来，并且闹得外头有些风声了。陆皂隶从奶妈子口中访得清清楚楚，便告诉了。葛贴写便叫陆皂隶去向归自荣借一千银子，被归自荣啐了一脸吐沫，便一五一十嚷将出来。归自荣无法，掩不住口，也只得和他闹了一场。陆皂隶讹诈不动，逢人便说要告他。葛贴写与他作了一张呈子，就递在部里。马回子知道了，通知了那个廪生，两人星夜逃往他方去了。部中审了两次，归自荣不能狡赖，只得据实供明，革去举人，监押起来，俟拿到代枪之人，再行定案。

此案一出，闹动了多少不第生监，鸣鼓而攻，并把归自荣在城外那些事情，一总通出，部中看成了一个大笑话。有个老司官游戏三昧的，作了一个勘语，是一篇四六文，满城传遍。从此归自荣成了一个衣冠禽兽了。一日，文泽的家人从外面抄了一张来送与文泽看，恰好南湘、仲清都在那里。大家看时，只见写道：

勘得归自荣，家本书香，父曾攀桂；心耽铜臭，性爱游花。浪迹都门，骗人弱息；缩头陋巷，拥彼淫娼。恣挑达于风月场中，攫钱财于鸳鸯被底。臀有肤而尽堪凿空，面无皮而岂解包羞。贪酒食之欢娱，畅烟花之撩乱。交游假托，后庭里玉树常埋；廉耻全无，前溪边秋砧又捣。既在泥涂以含

垢，岂堪月窟以探香。借曰兔本前生，竟忘鳖为同气；一味狐能工媚，亦由虫自可怜。乌大傻破屋无存，尚须还债；马二回大门亦坏，遑问谢仪。效张冠而李戴，回天力于人工。夫枪替虽已鳞潜，而索贿尚多雀噪。皂隶岂知颠倒，乱吵街坊；诸生尽许阴私，纷呈词牒。是宜先除巾服，消断袖之余妍；重撻鞭撻，起引锥之隐痛。照例充军烟瘴，俟全案之齐拘；大书以示衣冠，泄众人之公忿。此谏！

众人看了，笑个不已。仲清道：“这是天理昭彰，报应不爽。若没有那皂隶一闹，又有谁人知道？此等污秽东西算个孝廉，真辱抹杀多少人。”春航道：“如今世上竟不成事了。你看此中漏网者固多，冤枉者亦复不少。前日瑶卿说，我们同年与他最好，教他画画的那个南京人金粟，本是个名士，性情磊落，大雅不群。因初到京时寄居在某显宦家，也是自不检束，他的跟班与彼内眷有私，竟将相如、文君之事，疑到此君身上，因此辞出。不意这位显宦明于责人，昧于责己，怀恨在胸，借此发挥，将此君亦另案锻炼，又带累了几个名士一并斥革，你说冤枉不冤枉？”文泽道：“此等事亦不足为奇。即如唐六如、吴汉槎诸公，至今其名自在，虽经斥革，与他何损？要知如归自荣这种行为，只怕也没有了。”春航道：“难说。你看那买卖人的儿子，家人的内亲，其不通且不必论，难道也算身家清白吗？不过有幸有不幸就是了。”正说话间，只见史南湘的家人进来说：“请少爷回去，老爷放了道了。”南湘听了，即便辞了众人先回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三十三回

## 寄家书梅学使训子 馈赆仪华公子辞宾

话说史给事放了大名道，南湘随任同行，且到明年会试再来。诸名士、名旦送行，又叙了几日。光阴甚快，不觉又到腊月中旬。且说子玉因南湘、高品出京，又少了两个知己。前月王阁学来对颜夫人说，不是冬底，就是春初，要与子玉毕姻。颜夫人回说不好专主，须寄信到江西，俟其回信转来，再为定夺，子玉因此连王宅也不大去了。徐子云近日补了缺，衙门中添了些公事，不能天天在园。

是日天气晴和，雪消风静，子玉欲访聘才，打探琴言消息。早饭后稟过萱堂，乘舆进城，行不到半里，心里忽又踌躇起来，料聘才也未必在家，越想越不高兴，便说：“不去了，出城回去罢！”云儿勒转马头，赶车的倒转车来，出了城，忽然有几辆车塞满了路，还有一群骆驼挤在里头。众赶车的喧嚷嚷嚷，开让不来。子玉的车下了帘子，与一个车相并，子玉从玻璃窗内一望，却好那人也转过脸来望他，原来是宝珠。子玉见了，不觉一笑，宝珠问道：“你从哪里来？还到哪里去？”子玉道：“我从城里回来，不到那里去了。”宝珠道：“何不到我寓里谈谈，我们也有两月不见了。”子玉一想回去尚早，也可借此散散，便道：“甚好！”一边车已走开，子玉在前，宝珠在后，同到了门口，下了车，宝珠让进了里面。

子玉尚是初次进来；到了内院，见正面上房三间，西间便是书斋，上悬一额是“小琅玕室。”子玉进内，觉得芳香扑鼻，不染点尘，有两盆水仙花已开足。桌上摆一个古铜瓶，插一枝天竹，两枝腊梅，那边还有两盆唐花。壁上所挂字画，皆是前人名迹，绝非世俗纱帽之作。又见一个小地罩内，右边挂一个横幅，是宝珠自己的倚竹图小照，右边挂着四幅小屏，是教他画画的那个金粟画的花卉。子玉看了，不禁一叹，说道：“天下事真是有幸有不幸。你看此等名士，竟遭此劫，天之妒才果如是耶！”因向宝珠道：“我听见人说，你之待此公，与此公之待你，亦不亚于蕙芳之待湘帆。且你于此公失意后，更觉亲密，一切旅费悉赖你周全。此等居心，尤为难得。真令世俗衣冠中人愧煞。此公亦甚知感激。”子玉一面说话，但见宝珠默默无言，眼眶一红，长叹一声，道：“同是天涯沦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识。”不禁落下泪来。子玉因无意中数语，竟触动宝珠心事，自觉出言唐突，忙指着窗外之竹，笑道：“当岁寒时节，将此君与唐花较量，方见其潇洒自然，节同松柏。”宝珠闻之，又破涕成笑，子玉方觉放心，因又道：“不觉日子这么快，转眼又是年底了，真是流年如水。”宝珠道：“可不是么，本来离年近了。前日我听得剑潭讲，一过年你就要恭喜了，可请我们吃喜酒么？”子玉道：“还没有定，等老人家信回来再看。”宝珠道：“今日我倒得了两样菜，不晓得你肯赏脸在这里吃饭么？若肯在这里吃饭，我便约了香晚来，大家叙叙。”子玉踌躇道：“若吃饭回去就迟了。前日这么大的雪，你想必积了些雪水，我们何不煮雪烹茶，请了香晚来作个清谈雅会，不好吗？”宝珠笑道：“很好，到底你总与别人不同。”一面着人去邀素兰，一面吩咐把火盆抬到外间去，将茶炉搬过来，并搬出



全副茶具。子玉见地上先放了一个大铜盘，后将一个古铜茶炉座放在盘内。那炉约有一尺多高，身圆如斗，下有鼎足，炉身两孔，炉口圆小，从火盆内夹了些焰炭，又加上些生炭，便见一炉活火直燃起来。又一人捧过一个蔚蓝大磁瓯，又把个宜兴窑茶提梁刻字大壶，盛了雪水。子玉见了，颇觉欣羨，便说道：“尚未煮茶见了这一副茶具，已令人清心解渴了。”

说话间，素兰已到，大家见了。素兰对宝珠笑道：“今日你如此之雅，一定是为雅人来了。但添了我这个俗人，不要把雅事闹俗了么？”宝珠道：“你也就雅极的了。”素兰问子玉道：“近来何以足不出户，可曾会过玉依么？”子玉道：“没有。玉依此刻如何能出来？倒不料他安身立命竟在那一处了。”宝珠笑道：“恐怕那处还不是玉依安身立命处。玉依之志，岂肯长受委屈的？”子玉道：“我听得待他甚好，有甚委屈处？”宝珠道：“好原好，但华公子那人究竟不能十分体贴人的。度香这么样待玉依，尚不能得玉依欢心，那边能如度香这么样么？局面就是两样，那处是步步不离规矩的，闲散惯的人也是不便的。八月十四那一天，我看玉依出来伺候，就是勉强，叫作没有法就是了。”素兰道：“如今见了我们也是生生的，觉得心上总是忧郁不开的光景。”子玉听了，不禁叹了一声。宝珠见水开了，自己于博古厨内取出一个玉茶缸，配了四种名茶，自己亲手泡好了，把盖子盖上。又取出三个粉定茶杯，分作三杯，又将开水添满茶缸，仍旧盖了。子玉道：“要你亲手自制，倒累了。”宝珠道：“你们尝尝，这茶味可好么？”子玉与素兰喝了两口，觉得清香满口，沁入心脾，都说道：“这茶好极，而且不像一种茶味。”宝珠道：“我将各样好茶，并成一碗的。”子玉道：“怪不得香美如此。”宝珠又捧上一个果盒来。聊



以侑茶。子玉道：“倒比酒好。”

三人闲谈了一会，素兰问子玉道：“近日你可见你那世交魏聘才么？”子玉道：“也有两月不见了。我今日倒特特要去看他。已经进了城，我想他是常在外边的，忽然不高兴起来，所以转回，恰才遇见瑶卿。”宝珠横波一笑道：“你错了，该去的。就使聘才不在家，你那心里人是不会出门的，他知道你去，必出来见的。”子玉不语。素兰道：“你不晓得魏聘才近日的事吧？”子玉道：“什么事？”素兰笑道：“这魏聘才从前指使人去闹玉依，我心上极恨他。及至玉依进去了，倒也不见怎样。我看其人也不算个大恶，不过是个小人意见。殊不知他从前会糟蹋人，如今也受人糟蹋起来，而且以后还没脸见人。”子玉听了十分诧异，忙问道：“有何难见人的事？”宝珠尚未知道，也问何事。素兰道：“魏聘才原不好，但如今交朋友也真难，人面兽心的多。你们真不知魏聘才宿娼，被坊官拿住送交刑部么？”子玉吃了一惊，道：“有这等事！怎么就送刑部呢？”素兰道：“我是听得张仲雨讲的。如今仲雨是正指挥，所以知道这事，已有四五天了。那一日魏聘才请富三爷在蓉官寓里喝酒，富三爷想起一件事来，先进城去了。聘才便不进城，叫蓉官去叫了一个媳妇，名叫玉天仙，就借蓉官寓里过夜。将近二更，尚在那里喝酒唱曲。有个吏目郁泰孙来查夜，走了进来，与聘才认识的，且同过席听过戏的。聘才见是郁吏目，便放了心，让他人座，吏目不肯，聘才便与他顽笑起来。那吏目即变转脸来道：‘老魏，今日讲不得顽笑，你可知道公事公办么？’聘才还当他是顽笑，便也说道：‘什么公事私事，你别把坊官摆在脸上，就是都老爷挟妓饮酒也是常有的。快坐下罢。’一面又扯他。那吏目哼了一声，说道：‘不要说是你，今日我来查夜，就

是我们总宪坐在这里，我也拿得他。’话才说完，有几个兵役就拿链子出来，套上聘才，往外就拉。又有两个，一个锁了蓉官，一个锁了玉天仙。可怜魏聘才崭新的一身衣服，被他们拴在车尾子上，跟着跑。到了吏目寓处，铁面无私的讯起来。幸亏魏聘才的下人找了一个书办，讲了一千六百金，写了字据，找了铺保，方开开锁。作了一套假供，魏聘才为李三才，今日蓉官留住吃饭，适逢蓉官出嫁之姊回家看弟，并无同桌吃酒，以致男女混杂。讯明是实，相应开释等情。”子玉道：“这已算明白了，怎么又送部呢？”素兰道：闻说有位巡城都老爷，访得吏目诈赃，改供私放，把这案提上去，送了刑部。”宝珠道：“如今魏聘才是在监里了？应该，应该。但华公子怎么不替他料理呢？”素兰道：“据仲雨讲，是瞒着华公子，况且又是个假名假姓。大约脸总丢了，也不至有什么大罪。又听说魏聘才新捐了一个从九品，审实了，这功名只怕也革的了。”子玉听了，甚替聘才着急，连说道：“这怎么好！就是我们那位李世兄，也在外边胡闹。夏间去嫖，连衣服都被人剥了。亲友们都知道，闹得很不好看。不料魏聘才又闹出这件事来。”素兰道：“也叫他吃些亏才好，如今报应得甚快。谁叫他会使赶车的糟蹋人，如今是加倍奉还了。”子玉又笑起来。

当下三人讲了好一回，子玉见天色不早，辞了二人回家。到上房见了颜夫人，颜夫人似有不悦之色，子玉也不敢问，呆呆的站在一边。颜夫人道：“你父亲有家书回来了，你作的事，他都知道，并且说我不能教训，你自去看罢。”便将家书递与子玉，子玉接了，未看时已唬得目定口呆。走到窗前，恭恭敬敬捧了，看了一遍，两颊通红，一言不发，只看着颜夫人。颜夫人见了这样光景，心上着实可怜，只得故作冷笑道：“知道害怕，莫若从前

不作这些事不好么！以后学好也由你，不学好也由你，横竖我不能跟着你出外。你若再不要好，你父亲回来恐未必依你。”子玉只得连连答应几个：“是！”也不敢坐下，也不敢退出。颜夫人也不便安慰他，只好问他今日可见魏聘才。子玉听了，似有踌躇，欲说说不出的光景。颜夫人又问了一声，子玉说道：“没有见着，而且得个信，说魏聘才不晓得闹了什么事，被人告了，前日已收在刑部监里。”颜夫人听了，吃惊不小，急问道：“这话是谁说的？为着什么事，你从何处打听来？”子玉随口说道：“是一个认识的人，就是魏世兄的亲戚张仲雨说的。他也讲得不甚明白，倒像是狎妓饮酒被坊官拿去的。”颜夫人听了，骂了一声：“下作东西！作这些不爱脸的事，如今便怎样呢，难道华府里也不管他吗？”子玉道：“听得魏世兄在城外的日子多，这件事改着个假名假姓，说姓李，大约还瞒着华府里。又有人说，他新捐了个从九品。他虽说是李三才，人原知道他是魏聘才。”颜夫人脸都气红，停了一会，道：“好吗，都是这些不成材的。就是李世兄也是天天不在家，不知在外面作什么事，想来也未必干正经，我又不好说他。聘才的事，谅他总知道细底。”子玉道：“据李世兄讲，有两三月不见聘才了，他们近来倒很疏远。”颜夫人道：“但则聘才的事怎么好？其人虽不足惜，但究竟是老爷世交之子，打听个实信才好。”便叫个仆妇去传梅进进来，梅进即便走到阶下站住。颜夫人将聘才的事说了，叫他到王亲家老爷处，托他关照关照，到部里说个情也好。梅进应道：“奴才就去。但魏少爷的事情虽小，已经收在监里，连他的家人都不容进去送饭，不知怎么要如此要紧。只怕亲家老爷未必肯讲这个情。或者他那华府里有人张罗他。”颜夫人道：“你想是知道他的情节，到底是怎样的？”梅进

道：“昨日听得人说的。”便细细的将聘才的事说了一遍。颜夫人道：“虽然如此，我们是尽我们的心，你且到王老爷处走一走，能与不能再说罢。”梅进出去了，颜夫人冷笑道：“这是喜欢到相公家里去的榜样。”子玉臊得满脸通红，只得在下边凳子上坐下，即陪侍颜夫人吃了饭，然后回他书房。从此子玉心上惧怕，竟好几天不敢再作妄想。

梅进来到王宅，文辉传进，问了来意。梅进禀明，文辉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那魏聘才，我一见他，就知道不是个东西。你们老爷定要留他，幸而如今出去了。这件事怎样去说，且刑部里绝无相好。你回去与太太请安，说我只好转托人，碰他的运气罢。”梅进回去照直说了，颜夫人也无法，得听其自然。

且说聘才在监里许了蓉官与玉天仙许多银子，叫他们跟着他的口供，说系那日吏目请他在蓉官寓处吃酒，叫了媳妇玉天仙。饮酒中间，要问聘才借银一千两，聘才不允，因此口角。郁吏目预先带有兵役，即将他们锁了，带回寓所。改作查夜拿获，诈赃卖放，勒写欠票等情。玉天仙又供郁吏目常到他家吹烟饮酒，半月前发帖请分子，分金未到，因此挟嫌，设计锁拿。那日锁拿之后，又逼索钱五百吊改供卖放。蓉官所供一样。部里审了两堂，彼此口供相对。华公子已知道了，欲待不管，心里又有些不安，只得着人到刑部里与他托情关照，因此轻办了好些。将吏目革职，聘才杖了二十，玉天仙逐出境外，蓉官释放回家，结了案。

聘才尚欣欣的得意进城，道是官司赢了，一径回华府来。门上人见了，都来宽慰了好些话。聘才扬扬的说道：“倒也没有受一点委屈，这些司官老爷们，都与我相好，司狱又是我的至交，

一切全仗了他们。这几日倒也张罗得很好，不知公子可知道此事么？”众人只好回说不知道。

聘才进了自己屋子，尚有一起一起的人来问他，唯不见华公子打发人来，聘才真道他不知此事，便放了心。到了第三日，见林珊枝进来，两手捧了一大封，像是银子，放在桌上，说道：“这是公子送你的。”说完转身就走，聘才“道谢”两字尚说不及，已去远了。聘才见此光景，与平日不同，有些疑异，遂看银包，上面写着：“赆仪二百两。”心中跳了一跳，沉思了一回，已经明白，但一时不得主意，欲候珊枝出来说个明白。谁知候了两日，不见一个人来，就是平时常见的顾月卿、张笑梅也不过来。再思量了半夜，才定了主意，次早写了一封谢札，先说些感激的话，后说梅宅有事，现要请其回去照料家务，情面难却，只得暂去，俟开春再来。写完，自己到门房里告诉了门上，将书信给他传进。约有半个时辰，见门上进来道：“方才的字，公子已看了，说回梅宅去的很是，公子有事，不及亲送了。”聘才心上尚冀转过脸来，听了这话，不觉心如死灰，只得说道：“多多道谢公子，并各位大爷们，多承照应了大半年。我今日就要搬出去，也不能当面叩辞了。”管门的答应着去了。聘才无奈，只得收拾行李物件，一面问管事的要了一个大车装好。自己有一车一马、两个小使、一个厨子、一个车夫，一齐的出了城，暂在一店里歇了，消停了再找寓处。

聘才在华府里仅有十个月，在外面招摇撞骗，所得银钱却也不少。华公子于修金之外，尚多遗赠。聘才捐了个从九，花去四百余金，作衣服及浪花浪费共有二千金。此时除前日二百金之外，尚存三百金，还有些玩好等物。且幸所捐名次在前，约半年

可选。因此胆壮心豪，与从前大不相同了。在店里住了两日，嫌他嘈杂，即租了宏济寺春航住的房子，高车大马，大阔起来。也不到梅宅去看望。蓉官、玉天仙时常往来，聘才以百金分送二人，又给了些零星玩好，日日征歌斗酒，自然有那一班气味相投的与他亲密。

却说富三爷闻得聘才闹了事，便在部里打听了几日，自己无路可通。后闻华公子替他托了情，才放了心。后又听见聘才辞馆出来，便又惦记着放心不下，意欲邀他回家。一日，起早出城来找聘才，只见寺门口一班人在那里啰唆。富三爷下车时，见一个披着件青布老羊皮大袄，戴一顶旧秋帽，有三十多岁，口中在那里撒村混骂。富三爷听他说道：“原来这么不是朋友，一天到晚买长买短，茶茶水水，生炉子烧炕。那一样不伺候到？许给一百吊，才这么着。如今不认了，给三十吊钱就算了。你想公门中行好是没有的，过了河就拆桥，保佑你别进来。第二回再来，你瞧着罢。”富三听了，知是刑部的禁卒，便皱着眉走进来。聘才的人见了，即忙通报。富三已走进院子，听得咕咕咯咯打鼓板。小使开了风门，见聘才与蓉官迎出来，蓉官便抢上一步，哈了一哈腰，就来拉手。富三把他拧了一把，蓉官便将富三的手扭转来。富三骂道：“小兔子闹什么？”摆脱了手，忙与聘才见了，问了好，便道：“恭喜！恭喜！那几天我实在放心不下，司里头又没有认识的人，也不能进来瞧你。到你进了城，正要来看你，你又辞了馆了。老弟，你叫作哥哥的怎么不惦记你？你是个异乡人，无亲少故的，如今打算怎样？还是要找馆地呢，还是在城外住？不然，到舍下去，过年也有个照应，省得庙里冷清清的。”聘才道：“多谢三哥美意。但小弟在城外住便当些，还有几件事情。若到城里

去，就不便了。或者明年再来叨扰罢。”富三道：“旅费敷衍得下去吗？”聘才道：“暂住几月，尚可敷衍。”富三道：“也要省俭些才好。你在华府中也受用惯了，若如今要照那样儿就费事。”聘才道：“自然要减省些。此刻就算这两个牲口是多余的，然而也省不来。雇来的车，一天也要一吊六百钱。核算起来，也就费得有限了。”富三要拉聘才出去吃饭，聘才说道：“在这里吃罢。”就吩咐多添几样菜。富三道：“咱们上馆子去罢，省得你自己费心。”聘才尚未回答，蓉官道：“你好糊涂，今日已是腊月二十五了，还有馆子？家家都收了，要讨账呢。”富三笑道：“不错，这两天心绪不佳，连日子都忘了。”聘才道：“你有什么心事，还怕过去年么？”富三道：“倒不是为过年，过年原不要紧。你忘了我这个直隶州，如今已是顶选。前日出了两个缺，一个湖北，一个贵州。湖北好，贵州极苦。本应湖北轮到我，偏偏来了一个压班的来投供，只怕是他的了。贵州我听得一年不满三竿，如何是好？我想到选司找先生们商量商量，不知可好斡旋么？”聘才道：“这里的和尚是僧篆司，他的兄弟就是吏部文选司的经承。或者就托这和尚去商量商量，可以挽回也未可知。”富三道：“很好，我倒不便面讲，你就去与他说，若办成了，我重重的谢他。”聘才点头道：“这和尚倒好说话的。那里算什么出家人，吃喝嫖赌样样精明，吹唱也好，还会专医杨梅疮，倒也真快活有趣。人人称他为唐老爷，他又要人叫他唐大哥。”

聘才话未说完，只听得风门一响，探进一个头来，戴个镶边酱色毡帽，两撇浓胡子，又缩了出去。聘才道：“唐大哥进来坐。”那人道：“停一回再来。”聘才道：“就请进来，这位客就是我说的富三老爷，他正要会会你。”唐和尚便撬开风门，走将进来。聘



才与富三站起，唐和尚满面堆下笑来，说道：“原来这是富三老爷，今日僧人有幸，瞻仰了大贵人。”富三也说：“久仰得很。”与他拉了手，和尚一屁股就坐在椅子上，把富三上下瞧了两眼。富三看这和尚也就生得异样，五短身材，穿一件青绉细羊皮僧袍，拴一条黄丝绦，脚下是灰色绒毛儿窝，满面阴鹭纹，一双色眼，手中拿个白玉烟壶，递给富三，富三也把个玛瑙壶送给他。和尚闻了烟，便问道：“三老爷在城里住？三老爷是不认得我。当年我的师父与太爷很相好的，太爷巡南城时，常到小寺来，爱下大棋，常与我师父下棋。你方才没有瞧见老爷神座旁边那幅对子么，还是太爷亲笔写的，刻好了送来。这话有二十九年了。三老爷，你能此刻恭喜在那个衙门？”富三道：“我在户部主事上当了几年差使，今年遵例加捐了直隶州，目下也要出京了。”和尚道：“如今选在那一省？”富三道：“尚未定，现有湖北、贵州两个缺，只好碰我的运气了。”和尚道：“三爷一定是湖北。我祖籍是湖北，今日可巧见着我，一定是湖北，不用说了。”说罢，哈哈大笑。聘才道：“你也在这里吃饭，还有一件事要和你商量。”和尚应允。聘才拉他到房里说了一会话，富三听得明白，和尚连声的道：“容易，交给我包管作脸儿，放心，放心。”同走了出来，和尚又对富三说道：“三老爷的喜事，方才魏大爷已讲了，我就着人叫我兄弟来商量。包管妥当，不用三老爷费一点心，都在我身上。”

富三便道了谢，忽见风门外走进一个小和尚来，约有十六七岁，生得十分标致。头上戴个青绸灰鼠暖兜，身穿藕色花绉绸狐狄皮僧袍，腰拴丝绦，脚穿大红镶鞋，拿了一枝水烟袋来，替他师父装烟。和尚也不让客，就吸起来。富三见了，着实爱慕，弯流流两眼只管看他。蓉官站在聘才背后，对着富三作手作脚的，



引得富三笑道：“唐大哥，这位是你徒弟么？我倒像见过他。”和尚得意洋洋的道：“小徒叫得月，今年十五岁了，念经唱曲都也将就，就是爱顽皮，我总不许他出门，三老爷不知从何处见他？”富三爷笑得两眼眯，齐说道：“待我想来。”想了一回，忽然的大笑道：“呸！我记错了，我认是大悲庵的姑子，实在像得很。”说得聘才大笑，小和尚涨红了脸。唐和尚笑道：“三老爷取笑。”聘才道：“叫他装个姑子，却也看不出来。我们这唐大哥是第一个快乐人，吃的、穿的、用的、顽的，件件都好。”唐和尚道：“阿弥陀佛，出家人有什么好。我师兄在日把我拘束住了，如今比从前却舒服些。原先这屋子里有位田老爷，住了一年，也是天天有相公来的。我偶来走走，师兄便唠唠叨叨的说我不该过去。可笑我那师兄，不吃不喝不花，紧紧的守住了那租子，都被他侄儿骗得干干净净。临终时一双空手，身后事都是我办的。人生在世，乐得吃，乐得顽。三老爷也不是外人，如今出家人都是酒肉和尚，守什么清规？我生平不肯瞒人，实在吃喝嫖赌也略沾滋味的。”说得富三大笑道：“真是个爽快人。”

三人谈了好一回。富三见那小和尚生得实在可爱，不觉垂涎起来。又见他与蓉官坐在一凳，彼此交头接耳的说话。钟上已交正午，才见聘才的人来摆桌子，放杯箸。富三道：“你可不要费事。”聘才道：“没有什么可吃的。”于是分宾主坐了，富三叫得月也坐了。唐和尚命得月同着蓉官斟酒。富三见果碟小吃已摆满了一桌，便道：“作什么，都拿开，留四碟就够了。”便叫留下山鸡丝、火腿、倭瓜子、杏仁。蓉官道：“慢些，慢些！”便抢了一碟橘子，又抓了一把金橘道：“你不爱吃，还有人爱吃呢。”一连上了九样菜，倒也很好滋味。蓉官夹了一个肉圆，搥到唐和尚嘴

里，和尚囫囵吞了。蓉官又夹了一个，和尚又吃了。蓉官道：“两个卵子十八斤，吃荤的不用，吃素的便请。”富三、聘才大笑起来，唐和尚也笑道：“我吃不要紧，你若吃时，可受不了了。不要说是十八斤，就是四两重一条的，你可吃得下？”说罢伸手过来，把蓉官捏了两把。蓉官瞪着眼睛，将他毡帽除了，在他光头上摸了一摸，道：“你们看，像是什么？”唐和尚道：“很像鸡巴，你爱不爱？”蓉官又将他的毡帽折拢道：“你瞧这个又像什么？”富三道：“蓉官总是这么淘气，别叫唐老爷打你。”唐和尚连忙陪笑道：“不妨，不妨！顽笑罢了，什么要紧。”便歪转脸来，凑着蓉官耳边说道：“就像你那后庭花。我这脑袋，又在你的前面，又在你的后面，给点便宜与你，好不好？”蓉官把毡帽与他带上，说道：“好个贼秃。”那得月喝了几杯酒，脸上即红起来，越显得娇媚。富三道：“蓉官，你瞧得月，何等斯文。”蓉官道：“他好，你敢是想他作徒弟么？”大家混闹一阵，唐和尚烟瘾来了，就在聘才处开了灯，吹一会烟，直到申末才散。富三进城，又重托了唐和尚，蓉官也自回去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三十四回 还宿债李元茂借钱 闹元宵魏聘才被窃

话说聘才送了富三出门，唐和尚即叫人去请他兄弟。聘才刚进屋子，只见李元茂闯将进来道：“今日才寻着你，店铺里那一家不访到，原来搬在这里。”聘才道：“我也搬出来不多几日，因为有些事情，所以还没有来看你，并看庾香。”即问：“庾香近来可好？”元茂道：“好是好的，前月王家写信与太老师，明年二三月间要替庾香完姻了。就是我那头亲事，孙家常来催，本来年纪都不小了。我写禀帖与老人家，尚无回信。半年来也不寄一个钱来，今日已是二十五了，着光景，年内有信也未必到，这便怎样？如今有四十多吊的馆子账，零星费用也须二三十吊。衣服是当完了，也要赎出两件好拜年。你替我想个法儿才好。”聘才道：“不瞒你说，难道你还不知道，我近来被人讹诈那件事，也费了好一堆钱。如今我又闲住在此，若说起钱，真一个也没有。算起来，今年的钱也花得不少，谁想到今日呢。我又没什么衣服，除了外边挪借，连当都没有当的。”元茂道：“你装什么穷？我借了难道不还你么？此番老人家有信来与我办喜事，至少也有五百两银子。如今你借四十两银子与我，或是一百吊钱，就好过去。不然，我竟死了。好人，好人！你不要作难。”说罢作了两个揖。聘才冷笑道：“这真奇了，你也不去想想，我又不曾做官，我又不曾发财，你怎么当我是有钱的？告诉你，你不过几个吊钱的账，我

是有几百吊呢。你不信，我给你瞧瞧。”便从靴掖子里取出几篇帐帖来。李元茂接了细瞧，是裁缝账最多，有二百几十吊，馆子、庄子的帐也有二百来吊，还有零星帐几十吊，算来有五百余吊。元茂道：“怎么一下就有这许多？这还了得！”聘才道：“还有些没有送单子来呢。此时连帐，连寓中的浇裹，并新年的花消，总得要八百吊钱方下得去。此时两手空空，就有几件皮衣。又要穿的，也当不得。我实在自顾不暇，怎么能从井救人？你或者倒替我张罗，你那两个舅子可以商量么？”元茂叹口气道：“你还题这两个宝贝，天天白吃白喝，没有见他作过一回东。就是孙老大，也欠了好些帐，这两天躲着不出来呢，只怕他要问我商量。”李元茂无头无尾话讲了好些，聘才只得留他吃了饭。元茂到聘才房内搜着个烟具，便要吃烟，开起灯来咕咕咚咚的，闹得聘才心里发烦。已到二更，聘才催他回去，元茂只是不动。聘才道：“你回去迟了，那里关了门怎么好。快些回去罢，此时也不早了。”元茂道：“我今天歇在这里罢。”聘才道：“我只有一副铺盖，怎么睡得两人！”元茂道：“不妨，你盖一床大的，那一床小的给我。两人再盖些衣服，就不冷了。我们这一年没有同榻，今日正好谈谈。”聘才无奈，只得由他。元茂不知好歹，吹了烟又要吃果子，停一回又要点心，把聘才那个四儿呼来唤去，忙个不了。聘才歪躺在一边，也不去理他。

到了三更，四儿来请聘才，说唐和尚请说话。聘才来到和尚房中，见炕上开了灯，屋中点了两支蜡，照得雪亮，铜炉内火焰薰人。旁边小方桌上有几碟残肴，一把烧酒壶，却不见和尚。聘才坐下等他，等了一回才来，说道：“偏偏要解手，忽然水泄起来。”叫人打了盆水，净了手，坐了说道：“日间所说的事，方才

兄弟来，我对他讲了，他说可以，两个缺是一天到的，却是湖北在前。如今作个弊，将贵州放在前面，也无妨碍。虽然一倒转来，也是个作弊。我兄弟说与富三爷没什么交情，不犯把这大情白送给他。贵州一任抵不得湖北一年，这是人人知道的。此事还要你去对他说。”聘才道：“这个自然。但不知令弟可拿得稳？”和尚道：“千稳万稳，并不是撞木钟。事成了才要，你能担这担子么？”聘才道：“这有什么不能，富三爷是有钱的人，且做事极爽快的。但不知令弟要多少谢仪，有个数目，我好去说。”和尚道：“这事若别人去讲，就了不得，三千五千两也不算多。我说是我的至好，这个情算在我做哥哥的身上。因此他只要三千吊钱。若说这个缺，一到任就有两万银子的现成规矩，这三千吊钱算什么，核银子才一千二百两。你叫他开张银票来，横竖这个数儿，成功了，我也不想他什么，多吃他几天就是了。”聘才心内算计一番，便又问道：“适或那边嫌多，还可以减些不可以呢？”和尚道：“这个就减而又减，除了我兄弟之外，别人也不能作主。你明早就去说，这事很快，二十九日就可引见。如今的事，要老练，恐怕事后更改。你明日就要将他这笔钱存一个铺子里，说明日子去取方好。若事成了，长长短短起来，就不光鲜了。聘才道：“这个我知道，明早我就去。”又坐了一坐，即自回房，见元茂和衣睡着，已经鼻息如雷，聘才叫醒了他，又另将一副铺盖给他睡了，自己也便安息。把富三的事想了一会，又将自己的帐算了一会，已到五更。略睡片时，即见天明，便叫起家人，吩咐套车进城。净了脸，吃了点心，穿好衣裳，李元茂尚未睡醒。聘才推醒了他，说道：“起来罢。我要进城去了，没有人在家照应你。”元茂模模糊糊的应了一声，翻一个身将被蒙了头，又睡着了。聘才好不烦躁，

看这光景是不肯起来，只得叫四儿在家看守屋子，另带小使骑了马出门找富三去了。

却说元茂睡到已正方才起来，擦擦眼睛，见四儿在房里扫地抹桌子。元茂便问道：“你主人那里去了？”四儿道：“到富三爷那里去了。”元茂下炕穿了衣裳，走到外间，四儿送了脸水，泡了茶，又送上点心。元茂又吸了几袋水烟，吐了一地的痰，四儿扫干净了。元茂问道：“你可知道几时回来？”四儿道：“拿不定。”元茂道：“昨晚有几句要紧话没有讲，就睡着了。我若去了再来，又恐遇不着他，不如在此老等罢，我也没什么事。”又问四儿道：“你们吃饭没有？”四儿道：“我们是吃过了，李少爷你要吃饭，我去对厨子说。”四儿出去了。约有一刻工夫，四儿捧了一个木盘，里头放着几样菜，便问元茂道：“喝酒不喝酒？”元茂道：“二两烧酒就够了。”四儿先把菜摆好，又拿了木盘出去。元茂看菜，一碟是薰鸡，一碟是鸡蛋，一碟是肉丝，一碟像是面筋，看不清楚，拈了一块尝尝，果然是面筋。四儿拿了一小壶酒，一个酒杯子，替他斟了一杯，又出去了。元茂一面喝酒，一面看那铺设，颇为精致。两间套房，昨晚心中有事未曾留心，日间是在外面小三间内。聘才卧房是在那院子西边，一重门进去，另是两间。此时元茂坐在外间炕上，喝酒喝了三四钟，已觉微醺，饭尚未来，遂留心观看。见炕上面挂了小小四幅工笔岁朝图，炕几上摆一个自鸣钟。东边三张楠木方椅，两张茶几，茶几上边一盆水仙，一边是一瓶腊梅。东边墙上并挂着一副对子，下面靠窗一张小桌，桌上放了七八个漱盂，亮得耀眼，是铜的。中间挂着个门帘，嵌着一块玻璃。两边窗子也嵌着两方玻璃。炕上、椅上都是宝蓝缎垫子。墙上挂些三弦四弦箫笛之类。元茂无心喝酒，看到里间房里，是

一带纱窗，中间挂个三蓝绉绸帘子，揭开了走了进去，这间却宽了好些。上面一张木床，镶着个冰纹落地罩，挂个月白绸夹幔子。床上一头叠着四五床锦被，一头放两个衣包，中间一张花梨炕桌，铺了大红锦缎垫枕，里面横挂一幅睡美图。房内西边摆着四个大皮箱，上有两个小木箱，下座两张木柜。中间一个大铜火盆，罩一个铜丝罩子。靠着窗一张书案，摆着两套小书。元茂看书套签子上写着《金瓶梅》。也有一个都盛盘，放着副笔砚。窗心镶着大玻璃，东边上手是一个小书架，放些零星物件；下手是两张方凳，用青缎套子套着。元茂看完，想道：“这个光景岂不是没有钱的？这四个大皮箱衣裳也就不少，那两个木箱与这两个大柜，定是放银子钱的。他还装穷哄我，今日断不能放过他。”便走了出来。四儿又拿进两样菜、一锡罐饭来，一样是羊肉，一样是炒肝。后来厨子又送了一个小火锅，一齐摆上。元茂吃了五碗饭，吃了些汤，把一碗羊肉吃了一大半，漱了口，吃了一袋烟，问四儿要了块槟榔，嚼了半天，坐着不走。

再说聘才到了富三宅里，将事必成的话说了，富三甚是欢喜。问起要多少钱，聘才道：“钱却要的不少，他说此缺到任的规矩就有三万，十分中给他一分不为过多，定要三千两银子才办。我与和尚再三说了，只打了个八折，再要减时，他断不肯。”富三沉吟了一回，道：“二千四百银却也不多，几时要呢？”聘才道：“说二十九引见下来就要的，但今日就要票子。出三十日的票子就是了。”富三道：“票子存在谁人手里呢？”聘才道：“我与和尚做中保，我两人收着。”富三道：“如果不得呢？”聘才道：“包得，包得。如果不得，原票退还。你于二十九日先到铺子里注消了就是了。”富三道：“就这么样。但这两天是年底了，银钱



正紧的时候，不知银号里办得齐办不齐，我们吃了饭即同去商量。”于是就同聘才吃了饭。聘才不肯耽搁，催他就走。富三道：“就在这里很近，我就搭你的车，到那里去办得齐全，你就带了票子出去。如一家办不齐，再找别家。”于是二人上车，不到半里路，到了一个银号，掌柜的招呼到里面。送过了茶，富三道：“我有一件事特来商量，替我出一张二千四百两的银票，到三十日早上来取。”掌柜的道：“若早两天也不难，但今天已是二十六了，这两天也忙得很，恐怕凑不上来。”富三道：“你家凑不上来；还有谁家凑得上来？”掌柜的道：“三爷，你难道不知道近来银号的银子家家都窄，而且也真少，外面的帐又归还不进来。看这两天能收下来，如能足数固好，不然有多少兑多少罢。”富三道：“票上写多少呢？”掌柜的道：“依我也不用票子，三十日三爷来兑交就是了。”富三道：“不行，不行，这我是还帐的，定要二千四百两。你如实在凑不起，你出二千的票子也可，一千五六百也可，我再别处打算。如果用不着，我于二十九日即来注销。”掌柜的只得应了，出了一千四百两。聘才对富三说：“叫他分开了写，两张五百，一张四百，适或人家今年使不了这许多，留两张明年来取呢。”富三道：“有理。”就照数开了三张。富三收了票子，别了掌柜的，上了车，再找两个银号，都说不能。富三没法，别家都是生的，没有往来，只得回家与三奶奶商量，拿了四十两金叶子，一对金镯子，还有些零星金器，共有六十两，到一个生铺子里换了一千两银子，出了票子。聘才也叫分开，一张五百，一张三百，一张二百。富三将票子交与聘才。聘才心上有事，不肯耽搁，即便辞了富三，独自上车出城去了。

回到寓中，先见了唐和尚，将说妥的事告诉了，然后取出三

张票子，点过一千二百两的数目，叫他收藏了。若二十九日不得，即将原票退还。唐和尚笑嘻嘻的道：“断无不得之理，这二百两是我们两人应得的，只要给他一千就够了。”聘才道：“我要进去换衣裳了。”一直走到自己房里，见元茂尚在那里，又开了灯吹烟，聘才见了，心中甚气，便借此发作道：“你怎么还在这里？这样东西岂可青天白日摆出来的，况且是个庙里，什么人皆可进来观望。适或被人讹住了，不要累死我么？怎么这般糊涂！”元茂道：“怕什么，这里有谁来？我坐了大半天，没有见一个人进来。况且有四儿在外面照应着。”聘才气他不过，也不理他，把一套火狐腿的皮袄脱了，换了一件随常穿的狐皮大袄，换了便帽，擦了脸，喝了茶。元茂便啰啰嗦嗦的要借钱，后来见聘才总不应允，便道：“你既没有钱，你那四个大皮箱内难道衣服也没有？况且我只借百十吊钱，似乎也不至拖累你。”聘才被缠死了，只得拜匣内取出个扭丝金镯子，约有三两几钱，与元茂道：“我所余就这点东西，你拿去当了罢。三两六钱重可当得一百多吊钱，家信一到就要还的。”元茂接了，方才欢喜，跳起身来，作别而去。

到二十九日，富三果然得了湖北，彼此大喜，即到寺中谢了聘才与和尚。到明日，即将银票交与他兄弟，从一千之内又扣出二百为拉纤提缆之费，独自得了。将所零之二百两，分一百两与聘才，聘才倒实得了一千三百两。自己进城取了一半现银回来，又在城外换了些钱，得意扬扬，十分高兴，所有帐目尽行清还，过年热闹是不必说。晚上竟把玉天仙接到寺中，请唐和尚过来守岁，绝早关了山门。一夜的泥筒花炮放不绝声。唐和尚恐元旦日有人来行香，适或见了玉天仙，到底在他寺里，有些不便。将近天明，即催聘才将车送他回去。

聘才初一日拜年，初二日听戏，初三日寓里大排筵席，请一班浮浪子弟如冯子佩、杨梅窗、乌大傻等，带了一群下作相公，天天的欢呼畅饮，清曲锣鼓，闹得竹嘈丝杂，酒池肉林，一连五日，方才少息，也去了三百吊钱。到初九日，忽然有人高兴要开赌，劝聘才做头家。聘才自思近来财运颇好，或者可以赢些钱，即于初九日晚上开起赌来。或是摇滩，或是掷骰，又把玉天仙接了来，坐在内室与他放头。第一日来的人还少，第二日渐渐多了，第三日便挤满了屋子。一人传两，两人传三，引了两个大赌客来，一个是奚十一，一个是潘三，各带重资。是日聘才赢了二百余金，放了一百八十两的头，与玉天仙收了。明日潘三要开赌，带了两叵罗的松江锭，足足一千两，摇了五十滩，已输了大半。及到清帐时输完了，还添出一百余两。是日聘才也输了三三百两。唐和尚赢了一百两，冯子佩赢了四百两。奚十一大赢，赢了八百五十余两，将五十余两分赏众小旦与聘才小使，自己收了八百两。奚十一看上了小和尚，赏了他十个中锭。玉天仙又得了二百四十两头钱。内中有个唐经承，就是和尚的兄弟，对着和尚道：“明日我劝你们别赌了。我先前进来时，门外有两个交头接耳的，像是坊里人，恐怕闹出事来，都不稳便。”聘才已是惊弓之鸟，听了便有些胆怯，说道：“我也乏了，歇两天再顽罢。”唐和尚道：“若说不高兴倒可以，至于怕外头有什么缘故，你们只管放心。”即对着聘才说道：“你的住房旁边是个菜园，有两三亩大，内有五六间草房，种菜的带着家小在里面，另有门出入。你院子里不是有重门通的？我嫌不谨慎，故封锁了。如外头有什么缘故，便开了那重门，从菜园里出走，是个极旷野的地方，难道他起了兵马来围住不成？”聘才道：“虽然如此，我倒不为输了钱。又不为怕

出什么事，实因是富三爷要起身了，我要请请他，与他饯行。后日是十四，约他出来住一宿。”并对奚十一、潘三道：“奉屈二位来叙一叙。可肯赏脸么？”奚、潘二人应了。冯子佩道：“你倒不请我。”聘才道：“你天天在这里，难道还要下请帖么？”子佩道：“我将梅窗也拉来。”聘才道：“很好。”众赌客算了帐，到五更时各散了，又送了玉天仙回去。

冯子佩即与聘才同榻，聘才道：“我看近来好虚名而不讲实际的多。即如华公子、徐度香一班人，挥金如土，是大老官的脾气。但于那些相公，未免过于看得尊贵，当他自己一样。又有田春航等这一班书呆架弄，因此越抬越高，连笑话也说不得一句。可笑那些相公装那样假斯文，油不油，醋不醋的，不是与这个同心，又是与那个知己。我真不信，难道他们对于那些粗卤的人，也能这样？我看他们就是会哄这班书呆子老斗的，身分也叫这些书呆子作坏了。他们见了，连个安也不请，说话连个奴才也不称，也要讲究字画琴棋，真真的可恶！”冯子佩道：“可不是，若常这么样，还有谁叫他？难道这许多相公竟靠着徐度香诸公么？一辈子连个有势有利的人都不认得，真是些个糊涂虫。”聘才道：“后日我要叫几个相公，也做个胜会。至于那几个假斯文的，我一概不要。你想想叫谁好？”子佩道：“相公们总不过如此。近来有两个人倒很好，叫他也便宜，而且你还可以常使唤他，相貌也与袁宝珠、苏蕙芳相并。”聘才道：“叫什么名字？”子佩道：“一个叫卓天香，一个叫张翠官。”聘才道：“现在那班里？”子佩道：“在整容班。”聘才道：“整容班这班名很生，我竟没有领教过。”子佩道：“是软篷子里小剃头的。”聘才笑道：“呸！你怎么说这些人？”子佩道：“你别轻看他，他比相公还红呢！你瞧那得

月的脑袋怎样？”聘才道：“好是好的，然而我不爱他，光光的头有甚趣味！”子佩道：“可不是！若说天香、翠官，比得月的相貌还要好些。你不信，明日先叫他来，你瞧瞧好就叫他。”聘才道：“也使得。”

到了明日，聘才发帖请客，请的是富三爷、贵大爷、奚十一、潘三、张仲雨、杨梅窗。是日辞了两个，贵大爷病了，张仲雨有事不能来。即补了冯子佩、唐和尚，宾主共七位。聘才叫了蓉官来陪富三，着人到篷子里叫了天香、翠官前来。不多一刻，两个剃头的也坐了大骡车，有一个人跟着，走进寺来。冯子佩是认识的，小剃头的先与子佩请了安，然后向聘才请安。聘才仔细看他，果然生得俊俏，眉目清澄，肌肤洁白，打扮的式样也与相公一般。天香的面色虽白，细看皮肤略粗。翠官伶俐可爱，就是面上有几点雀斑，眉稍一个黑痣，手也生得粗黑。都是称身时样的衣服、靴帽，手上都有金镯子、金戒指、腰间挂着表与零碎玉器。聘才看了一回，已有几分喜欢。冯子佩与他们说了，要他们明日来陪酒。二人便极意殷勤，装烟倒茶，甚至捶背捏腿的百般趋奉，聘才十分大乐，便越看越觉好了，留他吃了晚饭。天香、翠官都会唱乱弹梆子腔，胡琴、月琴咿咿哑哑闹起来，直闹到三更，聘才每人开发了八吊钱，道谢而去。

明日一早即来伺候，聘才、子佩方才起来。两个剃头的便问聘才找出梳篦，替他梳发，梳完了又捶了一会。那一个也与子佩梳了，然后吃过早饭，开了烟灯，大家吃烟。富三爷先来，唐和尚见富三爷来了，就带了得月进来。天香、翠官与富三、和尚都请了安，富三却不认识，问他是谁，在那一班的，聘才就说是全福班的。随后奚十一、潘三同来。奚十一带了巴英官，潘三带了

个学徒弟的小伙计，拿他竟当做跟班的。大家一齐相见了。潘三见了天香、翠官，笑道：“你们怎么也跑了来？”奚十一道：“看来，魏大爷要开篷子做掌柜的了。”富三方晓得是剃头的，便哈哈大笑道：“原来是他们，不是班子里的，倒也好。”大家同坐着，顽笑了一阵。

忽听得院中有人说：“来晚了！来晚了！”只见一人穿着皮袍褂，戴着一顶齐眉毛的大毛皮帽，进门向各人作了个揖，说：“今日有个内城朋友请我去看阳宅，闹了一天，并邀我去给他们看地，也不过是想外放。”聘才因叫翠官、天香过来见了，说：“这就是很会看风水的杨八老爷，你们何不求他去看看你们的棚子，多会儿发财呢？”富三因接向杨八道：“你要留神呀，不要像乌家的事，看完了找到你门上去。”说罢大家大笑。冯子佩忽然皱了眉，说声不好，便到院子里吐起来。慌得大家同来看他。吐了一会，就脸红头晕，满身发热。聘才忙叫他到炕上躺了。躺了一会，越发不好，便要回去。聘才便吩咐套车，自有他跟班的送他回去了。

将近点灯时候，聘才即吩咐点灯。聘才新制了一架玻璃灯屏，摆在炕上，画着二十四出春画。屋内挂了八盏玻璃灯，中间挂一个彩灯，地下又点了四枝地照，两边生了两个火盆，中间摆了一个圆桌。安了席，奚十一看那灯屏上的春画，对潘三笑道：“老三，你看那挨嘴巴的很像是你。”潘三道：“那个搂着人的也像你，就只少个桶儿。”富三看到末后一幅，不宽大笑道：“岂有此理！魏老大不该不该，真是对景挂画。你们大家来瞧，这不是两个和尚鸡奸么？众人看了，一齐大笑。奚十一对着得月道：“你师父天天这么着吗？”得月“呸”了一声，涨红了脸，扭转头

不看。唐和尚合着掌道：“阿弥陀佛！罪过，罪过！”此时坐的是富三首席，聘才叫翠官陪了他。第二是奚十一，唐和尚知他是个阔手，且知道他爱得月，便叫得月陪了他。杨八坐了第三，聘才叫天香挨着他。潘三坐了第四，自己与唐和尚坐了主位，只不见蓉官来。饮酒之间，撒村笑骂，嘈杂到个不成样子。还是富三稳重些，不过与翠官说些顽笑话，尚不至十分村俗。奚十一手拿了杯子灌那得月，一手伸在得月屁股后头，闹得得月一个腰扭来扭去，两个肩膀闪得一高一低，水汪汪的两只眼睛，看着奚十一，一手推住了酒杯。奚十一道：“你若不喝这杯，我便灌你皮杯。”得月只得喝了。那杨八更为肉麻，抱了天香坐在膝上，掂着腿，把个天香簸得浑身乱颤，杨八与他一口一口的喝皮杯，又问道：“我听见人说，你的妹子相貌很好，认识的人也很多。”卓天香脸一红，回道：“你不要信他们一面之辞。”杨八道：“我去年看见人给他写扇子，难道他们写的字也是一面之辞吗？”说着将他脸上又闻一闻。只有潘三与聘才无人可闹。聘才笑道：“我们今日只好轮着来闹这个老和尚了。”便互相与唐和尚豁了几拳。闹了一个多时辰，奚十一瘾来了，便叫巴英官拿出烟具来，灯是开现成的，奚十一躺下，叫得月陪他吹烟，两个剃头的也有烟瘾，都聚拢来。唐和尚见了，即连打了两个呵欠，伸了个懒腰。看得奚十一瘾大，等不及，便到自己房中过瘾去了。

富三歪转身子，拉过翠官问道：“你在铺子里做这买卖，究竟也无甚好处，不如跟我到湖北去罢，可愿不愿呢？”翠官听了道：“你肯带我去吗，你就是我的亲爸爸了。”说罢，便靠在富三怀里，把脸挨近富三嘴边，又说道：“我是不比相公，要花钱出师。当年讲明学徒弟不过三年，如今已满了三年了，要去就去。



亲爸爸，你真带我去吗？”富三道：“你若愿意跟我，我就带你去。”杨八听了，因向富三道：“老三，你又胡闹了！你与其带他去的钱，不如帮帮我捐个分发。前日那个告帮的知单上，求你再写一笔。”富三因说道：“我再写三十两就是了，你不必在旁吃醋。”杨八不但不急，并且连连道谢。翠官一笑道：“三爷你能好造化，我才叫你能一个干爹爹，就又给你能招了一个来了。”杨八只作未听见，坐在一旁吃水烟。聘才道：“你跟三爷去很好，还有什么不愿的吗。虽然比不得相公出师，也要赏你师父几吊钱。”富三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翠官道：“当真的了？”富三道：“当真的了。”翠官便索性扒上富三身上，将头在富三肩上碰了几碰，说道：“我就磕头谢了！好三老爷，好亲爸爸！”富三乐得受不得。潘三见得月躺在奚十一怀里，天香躺在对面，杨八也想吹一口，便坐在炕沿上，歪转身子，压在天香身上。得月上好了一口，杨八接过来，拨开毛冗冗的胡子，抽了一抽，口涎直流下来，点点滴滴，烟枪上也沾了好些，他就把皮袖子擦擦嘴再抽。枪又堵住了，天香欲替他通通，身子被他压住难动。杨八便检了根签子乱戳，一抬手，把个皮袖子在灯上烧了一块，惹得大家笑起来。杨八道：“这个我也是初学。”便勉强吸了一口，烧得很焦枯臭，放下枪。天香道：“你别压住了我，我替你烧。”那边得月枕在奚十一手上，奚十一又摸他的屁股。得月要起来，奚十一将一条腿压住了他，得月无法，只好任其抚摩。奚十一一盒子烟已完了，便叫巴英官拿烟来。英官远远的站在一边，正在那里发气。奚十一叫了两三声，方才答道：“没有了。”奚十一道：“怎么没有？我还有个大气子在袋里。”英官又歇了半天，方说道：“洒了。”奚十一道：“洒了？你将盒子给我瞧。”巴英官气忿忿的走近来，把个大金盒

子一扔，倒转了滚到灯边。得月忙取时，不提防将灯碰翻，“当”的一声，把个玻璃罩子砸破了，还溅了奚十一一脸的油。得月颇不好意思，奚十一道：“不妨。”忙将手巾抹了，坐了过来，要盆水净了脸。一件猢猻裘上也洒了几点，也抹干净了。聘才的人忙换了一盏灯，擦了盘子。得月将盒子揭开着时，果然是空的。奚十一道：“这便怎么好？去问唐大爷要些来罢。”聘才道：“有，有，有！前日我得了几两老土烟。”便叫四儿到房里去取烟。

聘才的房就在这院子西边。一重门进去，一个小院子，一并两间。聘才只将院门锁了，因要伺候客，不能叫人看守屋子。此夜月明如昼，四儿走到门边，开了锁，将手推门，忽然的推不开。因想此门素来极松的，忽然今日紧了，略用些力也推不开。放下灯罩双手用力一推，方推开了些，见门里有块石头顶住，心中着实疑异，想道：“里头没有人，这块石头谁来顶的？”便蹲下身子拨过了石头，拿了灯罩，走进外间一照，不少东西，四儿略放了心。再走到里间细细一看，又照了一照，便吓了一大跳，只见大皮箱少了一个，炕上两个拜匣、一个衣包也不见了。即忙嚷将出来道：“老爷！不好了，被了窃了！”聘才心中甚慌，连忙赶去，到屋里看时，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三十五回

### 集葩经飞花生并蒂 裁艳曲红豆掷相思

话说聘才走进房中一看，不见箱子、拜匣，心中着急。忙到院子内菜园门口看时，门却锁好，墙边扔下零星物件，便嚷道：“快请和尚来看！”和尚已知道了，同了众人一齐进来。聘才急道：“这怎么好！贼是菜园里扒墙过来的，没有别的说，你去叫拿种菜的来问问。天天打更的，怎么今日有三更多了，还不曾听得起更？”众人道：“且不用忙，我们开了这门出去看看。”和尚即忙叫拿了钥匙，开了门，幸喜得月明如昼，倒也不消火把。和尚先喊醒了种菜的起来。种菜的听得此事，吓得胆战心惊，连忙叫他伙计出来，叫了数声不见答应，种菜的更觉心慌，各处找寻，杳无影响。园门仍是关好。走到园子西北角，见有一只箱子放在那里。种菜的道：“好了，箱子在这里。”大家去看时，是个空箱子，剩了几件棉衣、小衣、零碎等物在内。地下又见一个洋表，踏得粉碎。和尚道：“这贼是墙外进来，墙上出去的，我们且开了园门从外看看。”聘才道：“去也去远了，还看他做甚么。”富三道：“你且进去查点东西，开了单子来，明早好报。”和尚见种菜的形色慌张，便疑心起来，把话吓他，说他通同引贼，明日就送他到坊里去，不怕他不认。便叫大家先到他屋里搜一搜，搜了一回，毫无所有，只见一个老婆子在土炕上发抖。和尚道：“你那伙计呢，怎么不见？”种菜的也在那里发抖，呆了一回，道：“不知那

里去了，他还比我先睡，说睡了一觉出来打更。如今门也未开，就不见了。”聘才道：“这无疑了。”和尚道：“这还讲什么，不是你通同偷的还有谁呢？”于是叫火工、老道等把这种菜的拴了起来，那老婆子便叫冤叫屈，大哭起来，和尚一并把他拴了。恐他们寻死，交与看街士兵看守。

聘才同众人闹纷纷的进来，聘才请和尚陪了客在外边，自己去查点了一回。箱内是七件细毛衣服，有十五两金子、二百两银子。拜匣内有三十几两散碎银，二两鸦片烟，还有几样零件玉器。衣包内是几件大毛衣服。幸亏赚富三的银子并有些钱票都放在别处，没有拿去。算起来已过一千余金。聘才即草草的开了一个单子，拿出来给众人瞧。众人见聘才有事，不便再留，况已交卯初，大家都要作别。此时已经开城，富三与杨八也要回去。外面正在套车，只见蓉官坐了车来。富三的家人道：“客要散了，你才来”蓉官甩着袖子，急急走进来，见了众人，请了安，见要散的样子。富三道：“好红相公！十四日叫了，要十五日才来。”蓉官见了天香、翠官，便冷笑道：“既然大家要散了，我也要回去。我还要叫剃头的剃头呢。”说罢，把腰一弯，竟自去了。两个剃头的甚是局促，众人也没有话说，各人上车而散。两个剃头的重新进来安慰，聘才每人赏了四两银子，欢喜而去。

明日聘才报了失单，坊里将种菜的审问，实系不知情。有个伙计姓蔡，去年年底新来，向来认识。本在个二荤铺打杂，因散了伙，情愿来帮同灌园打更。那晚睡后即不见了，委系无同谋窝窃情节。坊里问了几回，总是一样，只得送部。知会九城，严缉贼匪蔡某，且按下不题。

再说王恂、颜仲清、文泽、春航，从十三日至十五日都在怡

园赏灯饮酒。子玉也去了一天，因想去年此日初见琴言，今年似成隔世，不觉伤感了一回。新年上，诸名旦彼此纷纷请客，热闹了十余日。到了十六日，王恂、颜仲清飞了札来与子玉。子玉看时，才知道明日是宝珠的生日，请名士、名旦在他寓里一叙，子云便要在他园里辰刻毕集。子玉作了回札应允。

到了明日，只说怡园请酒，禀明了颜夫人，即到王恂处，一同来到怡园。次贤那日要在红茶仙馆里面，一切都是他预备，不要子云费心。却说那红茶仙馆是去年新辟的，地方在梅庵之前，梨院海棠春圃之后，本是空地，只有一个亭子。亭外有两块英州灵石，一块有一丈二尺高，一块四尺余高。有一株大玉兰花，树身已有一抱有余，就倚着那块大石。那小石边也有一棵红茶花。是千层起楼的，名为宝珠山茶，已有六尺多高，开出千朵红花，娇艳无比。就在那里起了二十四间房子，把这两棵花围在中间。又添了些玉兰、山茶、迎春等花，芬芳满院。里面即刻了十二个花神，系嵌在墙上。次贤因宝珠命名之意与此相同，故要在此处。且厌平时酒菜不能翻新，三日前即把酒菜器皿通身亲手检点，意欲与平日不同。是日绝早即将子云行厨挪到仙馆厢房里来。次贤每一样菜开一个做法，怎样烹调，怎样脍炙，油盐酱醋各有分量。费了一日心。配成三十二样菜。是日名旦中有几个不得来，都有堂会戏，不能分身。宝珠之外，来的是蕙芳、素兰、玉林、漱芳四人。这边名士，怡园二位之外，是刘文泽、颜仲清、王恂、田春航、梅子玉五人。共十二人。众客到齐，宝珠先叩谢了。

此日天气阳和，转了东南风，大家换了中毛衣服。园中花香透人，前面梅庵中数百枝梅花齐放，看去俨是个瑶台雪圃。众人都到园中散步了一回，子玉看见梅庵廊上新嵌了一个石刻，镌有

二行半字，下面年月尚未刻完。即来看时，是一首五言绝句，道：“春已随年转，花如人返魂。料他惜花客，坐月到黄昏。”子玉看了，心中想道：“此诗是谁做的？却才刻起，像个望花而不见的意思。”故羡慕起来。子云和众人也来看这诗，子云道：“庾香，此诗如何，可好么？”子玉道：“诗意甚好，但何以单刻这一首，想是新咏。”子云道：“这是玉依近日怀梅庵的诗，瑶卿抄了他的出来，也是个望梅止渴的意思，我故把他刻了。真是花是人非，吾兄尚忆去年否？”几句话提起子玉的心事，不觉一阵悲酸，忍住了，也不言语，走开了。仲清道：“玉依近日也学做诗了？”宝珠道：“我搜他的，已有二十余首，就不肯给人瞧，这首是无意中看见的。”大家嗟叹了一声，即重到里面来。次贤道：“今日十二人，一桌又挤，两桌又离开了。”子云道：“依我，把两张大方桌并拢来，就可坐了。”摆好了座位，是东西对面八坐，南北对面四坐。文泽、仲清、王恂、春航、子玉、次贤、子云坐了东西，上下是蕙芳、素兰、玉林、漱芳、宝珠。宝珠坐了末位。

今日酒肴器皿，件件新奇。桌上四隅放四把银壶，也不用人斟，酒壶自会斟出酒来，只要个杯子接着壶嘴。壶中有心，心里有个银桔槔，一条银索子，一头在盖子里面搭住，贮满了酒，把盖子右旋，里面桔槔戾动，酒便从壶嘴里出来，斟满了把盖子右旋，就住了。当下众人把壶试了，个个称赞。子云道：“静宜实在有这想头，不知怎样想出来，真是胸有造化。”次贤笑道：“这没有什么奇。少停有两个杯子，却会走路，要到谁就到谁。”大家忙问道：“何不就拿出来试试？”次贤道：“少时行令时使用他，就只有两个。这两个叫银匠改了四五次，费了一个月工夫才成。”蕙芳道：“快拿出来瞧瞧，一样可以喝得的，何必定要行令呢。”

次贤便叫人到房中拿了一个花梨匣子出来，却有两个不大不小镀金杯子，外面极细攒花，底下一个座子，如钟里轮盘一样。下有四个小车轮。次贤拿了出来，放在桌上，却不见动。文泽道：“怎样不走？”把他推了一推，略动一动，便又住了。众人不解其效。次贤笑道：“你应了喝一杯，他便会走了。”文泽道：“只要他会走，我就喝一杯。”次贤便拿了杯子放在自斟壶前斟满了一杯，便道：“请宝贝转身敬刘老爷一杯。”那只杯子便四轮飞动，对着文泽走来。文泽喜欢的了不得，便轻轻的拿起来。一饮而尽。便也斟了一杯，也说道：“回敬萧老爷一杯。”那杯子忽然走错了，走到王恂面前住了。文泽道：“怎么我叫他就不灵？”重新拿了过来放在面前，又说了一遍，那杯子又往下首走去，到了宝珠面前住了。文泽道：“作怪。”子玉道：“此中必有原故，你摸不着。”众人皆猜不出机巧。只见次贤又把杯子取了过来，又说：“敬刘老爷一杯。”那杯子又往文泽面前来了。文泽奇得了不得，说道：“你能个个走到我才佩服，不然也是碰着的。”次贤道：“合席都要走到的。”于是敬仲清、王恂、春航、子玉及五旦，走来走去，又稳，酒又一滴都不洒出来。喜得个个眉飞色舞，别人叫又不灵，个个称奇。

蕙芳便把杯子四面看了，却一点记号都没有。及看座子里那轮盘中，有一个绝小的小针，好像指南针一样，却是呆的，心上想道：“或者这一个针的缘故。”便斟了一杯酒，暗记着针头所向，把他对着次贤，说声：“敬萧老爷酒！”那杯子果然望次贤走来。蕙芳大笑，众人亦皆欢喜道：“被他识破机关了。”资贤笑道：“好个聪明贼，果然利害。”文泽即问蕙芳所以然的缘故，蕙芳笑道：“等我再试一遍，方可相信。”于是又把杯子看了看，记好了，



斟了酒，说声：“敬徐老爷酒！”那杯便送到子云面前。子云笑道：“十二个人，怎样单是他看得出？我偏不信。”于是也把座子下看了一遍，斟了酒，说道：“敬媚香一杯！”那杯错走到子玉面前，引得众人大笑。子云笑道：“真有些古怪，我也叫不应他。”子玉把酒饮了，细看轮盘里，已懂了八分，便笑道：“我也来试试，不知灵不灵。”斟了酒，说道：“这杯酒敬瑶卿！”那杯子便对着宝珠走来，走到面前，碰着箸子住了。蕙芳拍手笑道：“又一个人知道了。”子玉也甚欢喜，宝珠饮了酒，便道：“我是不服，偏要想想。”子玉又将杯子拿起来细看，被宝珠一手抢来，四面揣摩。仲清便问子玉道：“你怎么看出来的？”子玉道：“待我再试一试。”便斟上了酒，把杯子的记号对着子云，将要放时，忽然想道：“离得甚近，恐怕走过了。”便站起把杯子放远了些，说道：“敬徐老爷一杯！”那杯子果然直走到子云面前。子云称异，喝了。子玉笑道：“是了，不错的了。”蕙芳对子玉道：“你恐怕走的远，故放远些。我看静宜于近处则斟得浅，于远处便斟得满。此杯想是要重了才得远呢。”子玉点头道：“果然。”次贤道：“可恶之极，轻重远近都被他知道了。”王恂问子玉道：“到底你从何处看出？”子玉道：“你们何尝不看，但总看轮盘外面，没有着轮盘里面。你不见轮盘里有个绝小的小针，对着谁就到谁。”众人看了，大家试过，一些不差，群服子玉、蕙芳聪慧。

次贤道：“今日雅集，不可无令。前舟你是首坐，出个令，大家顽顽罢。”文泽道：“甚好。但我的令没甚新鲜的，待我想想看。”想了一回道：“我们今天是十二个人，还是念句唐诗飞觞罢，用数目字飞。第一个飞一字，一字到谁谁喝酒。接飞二字，到那人，那人也照样喝酒。又飞三字，一轮到十二为止。错者罚酒，可好

么？”众人都说：“好。”陆素兰与金漱芳等道：“这个苦了我们，搜索枯肠，那里就有这些凑巧数目飞出来？”文泽道：“你们也能，只怕唐诗还比我们熟些。如果那数目飞不出来，便照数目多少罚酒。”宝珠道：“譬如要飞十二，飞不出就要罚十二杯么？”文泽道：“自然。”子云道：“这也过多，且到临时再斟酌罢。前舟你且起令，看飞到谁。”文泽道：“我们坐在东边的，转过去自下而上，你们在西边的，须自上而下，方顺手。”次贤道：“不差，请先喝令杯。”便斟了一杯，走到文泽面前。文泽喝了，便说道：“梅花柳絮一时新。”一字在第五，数到是漱芳。文泽斟了酒，向着漱芳走来。漱芳喝了道：“头一句，我就不知道是谁的。”宝珠道：“我记得是赵彦昭《苑中人日遇雪应制》。”漱芳道：“我就要飞二字了。”想了一想，念道：“柳暖花春二月天。”数二字，又在第五，轮到次贤，杯子就到次贤面前。次贤喝了，念道：“愿陪鸾鹤回三山。”数到仲清，喝了酒，把酒斟了，走到春航面前，道：“罗帐四垂红烛背。”春航喝了，道：“好个‘罗帐四垂红烛背’，香艳无比。”把酒喝了，即斟了酒，念道：“刺绣五纹添弱线。”数到宝珠。宝珠喝了酒，说道：“六字本来少，偏偏轮到我，只怕要罚酒了。”子玉道：“六字亦有。”宝珠想了一会，道：“此句是谁喝酒，我没有算过。”念道：“床上翠屏开六扇。”数到玉林，玉林道：“这句不要是你编的。”素兰道：“你还说天天念诗，这花蕊夫人《宫词》都不记得了。”玉林笑道：“正是。我恐怕他有心要我喝酒。”便喝了道：“要说七字了。”想了有半刻工夫，飞到王恂道：“门前才下七香车。”王恂喝了，飞出八字是薛逢《夜宴赠妓》的“愁傍翠蛾深八字”。数到了子云，子云喝了酒，道：“这九字只怕少些，就有也没有好句了。”因想了一会，念道：

“宝扇迎归九华帐。”一数数到素兰，素兰喝了酒。飞出十字道：“闺里佳人年十余。”数到了漱芳，漱芳道：“我轮到两回了。”只得喝了酒，道：“幸亏还记得一句‘十一月中长至夜’。”便对宝珠道：“你喝一杯罢！”宝珠道：“你自己也要喝一杯，十字还在你身上呢。”漱芳也只得喝了一杯。宝珠喝了，想了一会，飞出一句道：“南陌青楼十二重。”飞到子玉。子玉喝了酒，道：“已经十二了，还要飞吗？”次贤道：“座中媚香还没有轮到。轮到了他，我们再换令罢。如今只可飞十三了。”子玉飞出一句是：“娉娉袅袅十三余。”飞到了仲清，仲清喝了酒，想了一想道：“这一飞，轮到数目皆要喝酒，等媚香飞一句收令罢。要十几的数目相连，也就少了。”即念道：“‘花面丫头十三四。’瑶卿、媚香各饮一杯。媚香飞一句算结罢。”蕙芳道：“其实轮不到我，应该是度香。”子云道：“你飞了罢。”蕙芳想了一想，道：“幸亏还记得这一句，静宜与庾香都喝一杯。”即道：“年初十五最风流。”次贤道：“很好。”即与子玉喝了酒，收了令，吃了几样菜，几样点心。

谈了一回，次贤道：“我有一个令，就费心些，但是今日坐中却好都是喜欢行令的，想必不嫌烦碎，我们就照这个令行一行。”蕙芳道：“你不要又拿《水浒传》来顽笑人了。”次贤笑道：“你还记得雪天戏叔么？那日也就够你受了。”即叫书童到书架上把第三筒牙筹取来。少顷，书童捧了出来，众人见是象牙筒，内有满满的一筒小筹，一根大筹。次贤先抽出大筹给众人看时，是个百美名的酒令。大筹上刻着“百美捧觞”四个隶字，下有数行规例，刻着是：“此筹用百美名，共百枝，以天文地理、时令花木等门分类。每人掣一枝，看等上何名，系属何门。先集唐诗二

句，上一句嵌名上一个字，下一句嵌名下一个字。平仄不调、气韵不合者罚三杯另飞，佳妙者各贺一杯。唐诗飞过后，飞花名一个，集《毛诗》二句，首句第一字，与次句第一字，凑成一花为并头花，自饮双杯，并坐者贺二杯。首句末字，与次句末字，凑成一花为并蒂花，自饮双杯，对坐者贺两杯。首句末字，次句首字，凑成一花，为连理花，自饮双杯，左右并坐者皆贺一杯。每句花名字样，皆在每句中间，字数相对者为含蕊花，自饮半杯，席中最年少者贺半杯。若两句花名字数不对，或上一句在第一字，下一句在第二、第三者，为参差花，自饮一杯，左右隔一位坐者贺一杯。如飞出花名虽成，气不接、类不联者，罚三杯。如美人应用何花，筹上各自注明，不得错用。”

大家看了一看，说道：“此令太难，一时如何集得起来？”宝珠、蕙芳道：“此令我们是不能的，只好你们七个人去行。”仲清道：“倒是集《毛诗》凑花名不易。若说唐诗要飞两句，也不过与方才的数目差不多。”子玉道：“《毛诗》中凑花名，却也有几个。不过要并头、并蒂的难些。”王恂道：“也好，横竖大家费点心，也可以消消食，不然这些东西在肚子里何以消化。就恐他们要凑《毛诗》，未免苦人所难了。”子云道：“不然，单是我们七人行这个苦令，他们五人另行一个甜令，何如？我们搜索枯肠想不出时，听了他们行得好的，也可触动灵机，或者倒凑出来呢。”坐中一齐说：“好！但不知叫他们行个什么令呢？”子云道：“我也有个令。”于是叫书童拿两颗骰子，并一个小碟子来。子云道：“这骰子名色，么为月，二为星，三为雁，四为人，五为梅，六为天。如掷出么二色样，即是一月一星，须集两句曲文，一句说月，一句说星，也要气韵联属。如本来两句连缀更佳，各人贺一

个双杯。如在一套曲里者，各人贺一杯。说得不好者，罚一杯。说颠倒者，譬如月在前星在后，倒先说星，后说月，那就要罚的。如么三为月为雁，即二四有星有人，其余照此。如两个骰子相同，或是两个人、两个天之类，两句中也须还他两个人字、两个天字，如人人、天天等字更佳，各人贺双杯，说不出罚三杯，余皆照此。”蕙芳、宝珠听明了，又说了一遍道：“也不容易，幸亏我们的曲子，还有几支在肚里。”子云谓次贤道：“索性叫香畹、佩仙坐到这里来，好在一处掷骰，我们与他二人换个坐儿。”次贤、子云与玉林、素兰换了坐位。

次贤把筹和了一和，递给文泽，先掣了一枝，把筹筒搁过一边。王恂道：“何不一同抽出，按着次序说不好吗？”次贤笑道：“那就太便宜了，后头可以细想改换，再罚不成酒了。”文泽看那筹时，服饰门，美人名玉环，注：“飞七言唐诗二句，集《毛诗》说并头花。”文泽想一想，出坐走了几步道：“这倒不是行令，倒是考文了。”次贤笑道：“总以早交卷为妙。”有一盏茶时，文泽欣然入坐，念道：“上句我是元微之的，下句用杜少陵的，合起来是：玉钩帘下影沉沉，环佩空归月下魂。”大家都赞道：“妙极！”次贤道：“并且玉环二字也在句首，倒与并头花相合。请说《毛诗》并头花罢，我们先贺一杯。”文泽道：“想得好好的又忘了，再想不起什么花。”偶见酒杯是个鸡缸，倒便触着了两句，念道：“鸡既鸣矣，冠绥双止。鸡冠是个并头花。”并坐是剑潭，该贺两杯。仲清道：“你且饮了再贺。”文泽欣然，自己饮了两杯。仲清便掣筹，文泽道：“你的贺酒还没有喝呢！”仲清道：“你想这两句连不连？还要人贺酒。”子玉道：“鸡冠却是并头，就是句子欠贯串些。”文泽道：“你们除此句之外，再找一个冠字在上的，

我就服你们。”忽又说道：“我想起先的一个来了，吁嗟乎骀虞，西方美人。”仲清道：“更要罚了。这个虽好，却不是并头花。”文泽一想，道：“呸！果然错了。”次贤道：“我替你们讲和，剑潭贺一杯罢。”仲清只得饮了一杯，抽出筹来，是天文门，美人名朝云，下注：“飞七言唐诗二句，集《毛诗》并蒂花。”仲清想了一会，说道：“我上句用韦庄的诗，下句用杜诗，合着是‘朝朝暮暮阳台下，云雨荒台梦思’。”又说道：“我其夙夜，妻子好合。夜合花是并蒂花。”大家赞了几声，次贤道：“并且这花名与唐诗多联合的，我们共贺一杯。对坐的是媚香，应贺两杯。”

那苏蕙芳掷了一个二五，正在那里凝思，这边要他贺酒，他只得喝了两杯，倒凑着两句，念道：“全没有半星儿惜玉怜香，只合守蓬窗茆屋梅花帐。”旁边子玉拍手称妙道：“好个温柔旖旎！倒转来，偏这样凑拍，倒比原文还好。”文泽道：“这是《访素》的曲文，是一支上的，我们也贺一杯。”

这边王恂掣了一枝是鸟门的，美人名飞燕，花名也是并蒂花。王恂素来文思略迟，只得思索起来。看着素兰掷了个么四，也在那里凝思。忽见素兰想着了两句，念道：“月明云淡露花浓，人在蓬莱第几宫。”春航赞道：“更妙！”子玉道：“我们说的句子，倒没有他们的香艳。”素兰道：“你们是诗，我们是曲，占了这点便宜。且你们又要人名，又要并头、并蒂就难了。”漱芳道：“我才把他们行过的要想两句，再想不出来。幸亏不行这个令，不然后要罚死了。”王恂尚未想出，次贤道：“这是《琴挑》一支上的，我们各贺一杯。”众人喝了。

只见玉林掷了一个二四，念了《闻铃》两句道：“长空孤雁添悲哽，峨嵋山下少人行。”众人也说：“好。”子云道：“就是情

景凄凉些。”也各贺了一杯。这边王恂想着了，说道：“我用裴虔余一句，温飞卿一句，合着是：玉搔头袅凤双飞，燕钗落处无声腻。”子云、文泽大赞道：“妙，妙！此二句如一句，实在接得妙。”王恂又说道：“奉时辰牡，颜如渥丹。是并蒂牡丹花。”众人尚未开口，仲清道：“菜还没有上得一半，烧猪倒先拿了出来。”众人不解，留心四顾，王恂道：“那里有什么烧猪？”仲清笑道：“就是你想吃烧猪，你说得‘奉时辰牡，颜如渥丹’，不像个烧猪么？”众人听了，大笑起来，王恂自己也笑了。次贤道：“庸庵，你那第二句像说错了一字，或是刻本之讹也论不定。我记得是‘玉钗落处无声腻’，不是‘燕’字，且是李长吉的《美人梳头歌》，你又记错是温飞卿，该罚一杯。”王恂道：“名字我说错了，似乎‘燕’字没有记错。”春航道：“或者别的选本作‘燕’字亦论不得的。总之这两句好。”于是大家也贺了一杯。

只见宝珠掷了两个二，便念道：“今夜凄凉有四星。”众人大赞道：“这句实在巧妙，全不费力。”各贺一杯。春航掣了颜色门的，美人名红拂，花名是个连理花。亦想了一回，说道：“我上句用韦庄，下句用杜，合着是：千枝万枝红艳春，钓竿欲拂珊瑚树。花名是‘既溥既长，春日载阳。’长春是连理花。”众人赞了几句，也贺了一杯。漱芳掷了一个么四，即念道：“月移花影，疑是玉人来。”众人道：“这句自然，好得很，该贺两杯。”皆喝了。

子玉掣了个地理门，美人名洛神，花是并头花。想了两句不见甚佳，才要另想，只见蕙芳掷了一个么三，想了一想，念着《偷诗》上两句道：“恨无眠残月窗西，更难听孤雁嘹唳。”子玉赞道：“实在绣口锦心，愧煞我辈。”子云道：“这个令，叫我们行，也没有这些好句。”大家满贺了一杯。子玉得了，即道：“我



用冷朝阳《送红线》诗一句，孟浩然《登襄城楼》一句，合着是：还似洛妃乘雾去，更疑神女弄珠游。”子玉方才念完，次贤、仲清、春航等大赞道：“方才飞的以此为第一，好在对得工稳。旖旎风光，却是庾香本色。”子玉又说并头花道：“月出皎兮，季女思饥。月季是并头花。”众人道：“这个花名也好极，我们应贺三杯，方可赏此佳句。”子玉谦了几句。又见素兰掷了一个么六，也想了一想，凑起《酒楼》上两句念道：“蓦现出嫦娥月殿，绝胜仇池小有天。”众人也说好，又都贺了。

次贤掣了时令门，美人名夜来，花是并蒂花。子云道：“等你多想一想，我们用点菜再说。”大家又吃了一回菜，又上了五六样，俟点了灯，各人权且散坐。次贤道：“我有了白香山一句，李太白一句，合着是：八月九月正长夜，情人道来竟不来。”众人赏叹道：“老气横秋，又是‘愿陪鸾鹤回三山’一例的，真是你的口气。”次贤道：“慢说好，恐怕这花名要罚酒呢。我却用个别名，却也不是隐僻，是人人常说的。”念道：“既见君子，吉日庚午。子午花是并蒂花。今天却是庚午日，算我说着了。”同人称赞不已，各贺三杯。

玉林掷了一个四五，想了一回，念出《絮阁》上两句道：“为着个意中人，把心病挑。俏东君，春心偏向小梅梢。”蕙芳笑道：“这出《絮阁》比《闻铃》好得多了。”于是各贺了两杯。子云道：“我就献丑了。”掣了一根，是花木门的，美人名莲香，花是连理花。子云心上要想两句好的出来，不肯轻说。一面看着他们掷骰，见宝珠掷了一个二四，想了一想，念出《春睡》上的曲文道：“星眼倦摩呵，一片美人香和。”子云道：“好！也该贺。”大家各贺了一杯。

漱芳又掷了个么二，也想了一想，念道：“月上东墙，最可人星明月朗。”子云道：“好！该贺一杯。”众人喝过。文泽道：“你自己令也应交卷了，只管看着人交卷，难道你这腹稿还没有打完么？”子云笑道：“快了。”于是又看蕙芳掷了一个么四，想了半刻工夫，念着《偷曲》上的两句道：“山入寒空月影横，阑干畔，有玉人闲凭。”子云道：“更好，该贺个双杯。我也交卷了，我就用温飞卿《采莲曲》上的两句，凑起来是：绿萍金粟莲茎短，露重花多香不消。”大家说好，次贤道：“这两句很佳，可惜‘不’字与‘茎’字不对。”宝珠将眼睛看了子云一看，心中若有所思。次贤道：“不是这两字，也与庾香一样可以贺三杯。子云等诸位喝两杯也罢了。”再说花名道：“南有乔木，萁茶如飴。木萁是连理花。”众人道：“这两句却自然，该贺两杯。”

这一天大家思索也都乏了，都要吃饭。子云道：“尚早，再看他们掷几回。他们到底比我们少用些心。”素兰掷了一个重四，即想出一句《窥浴》上的曲文道：“两人合一付肠和胃。”仲清拍案叫绝道：“这个是天籁，我们快贺三杯。”于是合席又贺了三杯。玉林掷了个重三。也念《小宴》一句道：“列长空数行新雁。”次贤道：“他们越说越好了，真是他们的比我们的好。”王恂道：“词出佳人口，信然。”春航道：“他们也实在敏捷，我们只好甘拜下风了。”文泽道：“难为他们句句贴切，也从没有人罚过一杯，倒叫人贺了好几十杯。”子玉道：“我早说我们不及他们。他们若行我们的令，只怕比我们总要好些。然而也是时候了，可以收令吃饭罢。”子云道：“等他们轮完了歇罢。他们也煞费苦心，争这一杯贺酒。”于是轮到宝珠，掷了一个重二，即念《密誓》上一句道：“问双星，朝朝暮暮，争似我和卿。”众人说妙，又贺了一

杯。大家看着宝珠一笑，宝珠不觉脸上一红，于是大家更笑起来，宝珠亦只得垂头微晒。不觉又到漱芳，已是每人轮了三次，也要收令了，掷了一个重四，也就念《窥浴》的曲子道：“意中人，人中意。”众皆大赞道：“这一结，方把今日这些人都结在里面，都是个意中人，人中意了。我们应照字数各贺了六杯吃饭。”大家也高兴饮了，吃完饭，漱口、更衣已毕。钟上已是亥末，大家也要散了，遂揖别主人，主人和五旦直送到园门。五旦重复进来，又讲了一回，各自散去。次贤对子云道：“我明日要将这两个令刻起来，传到外间，也教人费点心，免得总是猜拳打擂的热闹。”子云道：“也好，况今日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在里面。”又谈了一回，子云也自进去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三十六回 小谈心众口骂珊枝 中奸计奋身碎玉镯

前回书讲的宝珠生日，在怡园乐了一天，正是人生悲乐不同。却说琴言在华府，因元宵之日，华公子命其与八龄演戏，是日琴言身子不快，且兼感伤往日，是以神情寂寞，兴致不佳。那日在台上，演到中情所感，不觉真哭起来。华公子以为无故生悲，十分不悦，叫下来痛斥了一番，有几日不叫上去。琴言独居一室，来往无人，且与那些跟班小使气味不投，凿枘相处。在留青精舍厢房后，有个小三间住着，有一个小使伺候。院子内有几块太湖石，两棵绿萼梅，一棵红梅，尚还盛开。

此日是正月二十七日，琴言对了这梅花，不觉思念怡园的梅庵来。想那度香相待的光景，较之今日，真有天渊之别。即有伺候不到处，度香非但没有形之于色，并且不藏之于心，反百般的安慰体贴。此日的华公子，喜欢时便也与度香仿佛，及不合他的意时，不是发烦，就是挑斥，元宵那一日竟至诟斥起来，与诸奴相等。那一班逢迎巴结的见了，便欣欣得意，似乎也有今日，从此便可堕入轮回，永无超升之理。主儿多叫一回，同伙多恨一回。主儿多赏一回，同伙多骂一回。那带诮带骂、冷言冷语的，叫人难受。总恨奚十一那个忘八蛋无缘无故的闹上门来，因此堕落在此。又想魏聘才虽不是个好人，然尚有一言半语，道着我的心事，如今他又出去了。那个林珊枝倒像是半个主儿一般，先要小心谨

慎的奉承他才喜欢，不然他就要撮弄人。如今索性把我捧出去了，倒也自在，自然也可以不到师父处去了。若得皇天保佑，使我做个清白人，我就饥寒一世，也自愿意。不然人说前做过戏子，后做过奴才，好听不好听，人还看得起么？琴言越想越气，自然的落下泪来，孤孤恹恹坐在梅花树下，伤心了一回。听得林珊枝的口声，叫了两声“玉依！”即走将进来，琴言站起。珊枝见他满面愁容，便问道：“你已知道了么？”琴言不解所问，怔了一怔，便道：“知道什么？”珊枝道：“你的师傅死了，方才着人来报信与你，并回明了公子，叫你回去送殓。”琴言听了，也觉伤心，泪流不已，问道：“几时死的？”珊枝道：“来人说是没有病，昨夜睡了，今早看他已是死了。”琴言又感伤了一回，问道：“我怎样回去呢？”珊枝道：“门外有人等你。公子吩咐也不要很耽搁，办完了丧事就回来。”琴言想了一想，即便答应。珊枝出去了，琴言叫小使包了一包衣服，捆了铺盖，并带了一包银子，锁了门出来。可怜琴言尚认不得路径，小使指点了，走过了门房，却喜那些人都知道了，也不来问。一直出了头门，望见照墙边歇着一辆车，即是他向来坐的车。又见他师娘的表弟伍麻子同来，琴言上前见了，两人坐上车，一路的讲出城来。

将到了门口，已见一班人在那里搭篷。琴言进了门，一直进内，只见天寿跑出来，见了琴言，重又跑进。听得他师娘在里头，呜呜咽咽哭起来。琴言到了床前，见他师傅已穿好了衣，帕子蒙了面，自然一阵悲酸，跪在床前，痛哭不止。倒是他师娘拉他起来，劝他住了哭。琴言问道：“师傅得了什么病，好端端就死了？”他师娘道：“并没有病，昨夜还是好好的。吹烟吹到三更后，睡了还讲了好些话。我睡醒来摸他就冷了。若说受了煤毒，怎么我

又好好的呢？”琴言又问身后之事，他师娘道：“你师傅挣了一辈子的钱，也不知用到那里去了，去年过年就觉得不甚宽余。”说到此，便叹口气道：“比你在家时就差远了。你那两个师弟十天倒有八天闲着，已后我也想不出个法子来。你师傅犯了这个急病，临终时又没有一言半语，平日在外头的事也绝不告诉我。如今是我们欠人家的，人家欠我们的，都一概不知道。胡同外有那两所房子，也收不得多少租钱。这衣衾、棺木、搭篷，倒将就办了。到买地办葬事，只怕就有些拮据起来。”琴言叹息了几声，走到从前住房内，叫小使铺设好了，将带来的银包打开看时，大大小小共十五锭，自己也不知多少，约有五六十两，便拿进送与师娘，道：“这包银子我也不知多少，公子、奶奶新年的赏赐。如今也可添凑作零用。”他师娘接了，掂了一掂，又解开点了数，便道：“你在华府里，听得很好，是上等的差使，可曾多积些钱？我知道你是不在行的、不要被人骗了去。自己费点心，积攒些才好。我是无儿无女，将来就要靠你呢。”琴言道：“公子赏的东西，都是些零星玩物。赏银钱倒少，就是留着，我也没用处。将来如果得了，再来孝敬师娘罢。”他师娘点点头道：“这才好，算个有良心的孩子。”一面将银子放在抽屉内，琴言也就出来。

只见众人纷纷的忙乱，伍麻子捧了一包孝衣进来。又见袁宝珠、苏蕙芳、陆素兰来了，琴言即忙招接三人，一同坐下。问了他师傅的事，然后问起他新年光景。琴言略将近事说了几句。宝珠道：“你既回来，告了几天假？”琴言道：“早上是林珊枝来告诉的，我也没有见着公子，说办完丧事就回去，也没有限定几天。”素兰道：“总得告一个月的假，等出了殡才可进去，不然也对不住你师娘。”琴言道：“可不是。”蕙芳道：“索性告假告个长

假，不去也罢了。究竟你也不是卖与他们的。”宝珠道：“在那里好倒算好，就是拘束些。且同事中没有一个知心的人，未免孤另些。”蕙芳道：“当日林珊枝也算不得什么，此刻见了我们，那一种大模大样。他就忘了从前同班子唱戏，他还唱乱弹时候，多油腔滑调，哄那些不会听戏的人，发了些邪财。一进了华府，就像做了官，有些看不起同辈的人。偶然与我们说两句话，又像个老前辈的光景。其实他与我同岁，也没有大些什么。”琴言道：“他也是这里的徒弟，今日说得好笑，对我说道：‘你的师傅死了。’难道你出了师，就算不得师傅么？”宝珠道：“他如今要我们叫他为三爷，若叫他三哥，他就爱理不理的。他也只好在那八龄面前装声势，充老手。你不记得从前王静芳在燕衍堂要打他么？如今见了静芳，还不瞅不睬的，记着前恨呢。”琴言道：“华公子的情性，虽算不得十分古怪，然有时却也捉摸不定。偏是他上去，怎么说怎么好，没有碰过钉子，这也是各人缘分了。真是随机应变，总没有一句答不上来，也算难为他。”素兰道：“我听得说，他们府里，没有一个不巴结他，就是三代老家人，也要在他面前周旋周旋。那魏聘才是叫他三兄弟、老三、三太爷这些称呼。”琴言道：“魏聘才搬了出去了，不知可在庾香处？”蕙芳道：“魏聘才么，如今倒更阔了。就在宏济寺住，同了奚十一、潘三、杨八一班混账人天天的闹，是什么剃头的，又是什么大和尚、小和尚，开赌宿娼，闹得不像。张仲雨也不与他往来了。”琴言问起子玉来，宝珠道：“前日我们在怡园叙了一日。”便将前日怎样喝酒，怎样行令，次贤新制的酒壶、杯子都说了，琴言着实羡慕。又说那首诗，度香也刻了，庾香见了怎样思念感伤的神色，一一说给琴言，琴言听了也就感伤起来。蕙芳道：“你既回来，少不得我



们要快聚几天，不知明日可以不可以？”宝珠道：“明日他也无事。”琴言道：“师傅新死，于理有碍，须消停数日才可。”素兰道：“若消停数日，你就要进城了。况大家叙叙，清谈消遣，也没有什么妨碍。你又不是孝子，怕什么？”宝珠道：“我去向度香，明日、后日皆可。”三人坐了好些时候，要走了，琴言拉住了不肯放，众人不忍相离，只得坐下。后又来了王桂保、李玉林、金漱芳，大家直等了送殓，拜了，然后才散。琴言穿了孝袍，似乎明日不好出门，只得约定三日后再叙。又叫伍麻子到华府求珊枝转为告假一月，俟出殡后方得进城。华公子准了，又拿了一个衣箱回来，琴言方才放心。

到了接三那日，有些人来，便请了金三、叶茂林来张罗，同班的脚色之外，还有各班的并左右街邻，和馆子掌柜的，挤满了一屋，看烧了纸才散。琴言也乏极了，回房就睡了。

到了明早，宝珠着人送了信来，道：“本定今日，因度香有事，遂改明日辰刻在怡园叙集。”琴言应了，梳洗毕，独坐凝思，“今日空闲无事，不如去看看庾香罢。”因想去年梅夫人待的光景，去谅也无妨。主意定了，换了一身素服，吩咐套了车，一面告诉师娘去谢谢同班的人。到了外间，忽然又转念道：“如今已隔了半年了，况从前是聘才领我去的，不要进门房里回话。如今我独自去，就算太太待我好，叫我进去，那门房里我总要去求他，适或碰起钉子来，他倒不许我进去呢？况且他家的人除了云儿之外，一个都不认识。”思前想后，不得主意，呆呆的站住。那小使进来说：“车已套了，到什么地方去？”琴言不语，又想了一回道：“不如去找聘才，仍同了他去，省费许多说话。他出来了，我去看看他，他也感情的。”遂对小使道：“我先到宏济寺看魏师

爷。”即出门上了车，小使跨了车沿，几个转弯，不上一里路，已到了。琴言见寺门口歇一辆大鞍子四六档车，有个车夫睡在车上。琴言当是聘才的车，想道幸而来早一步，不然他就要出门去了。小使进去问了，说道：“在家，请你进去。”

琴言下来，走进了东边的门，小使指点他一直过了两层殿，从东廊后另有一个院子进去。琴言低着头，并不留心别处，一直到了聘才院子里，见聘才的四儿出来，与他点点头，把风门一开。琴言方抬头望去，吃了一惊，见坐着一屋子的人，心中乱跳，脸已红了。欲待退出，聘才已迎将出来。只得定了定神，上前见了。聘才道：“今日缘何光降？令我梦想不到。”琴言红着脸答不上来。聘才对着众人道：“这是我天天说的第一个有名的杜大相公，如今是叫杜琴爷。”又对琴言道：“这几位都是我的至好，那位是奚大老爷，那位是潘三爷，这位是我的房东唐佛爷，这位是他的小佛子，那两个也是班里头的，你想必不认识，都见见罢。”琴言无奈，只得对众人哈了一哈腰。和尚知道是华府来的，便合着掌把腰弯了几弯，笑迷迷的说道：“多礼，多礼！请坐，琴爷。”潘三倒白对琴言作了一个揖，琴言照应和尚时，没有留心。潘三已动了色心，借此走上前来，一把拉住了手，琴言欲缩不能。只见潘三咬牙擦齿的，凝着两个红眼珠，笑迷迷的说道：“你是琴大爷，我的琴太太爷，我想见你一面都不能。今日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了。”琴言含羞含怒的急忙洒脱了手。聘才知他害羞，急了是要哭的，忙支开了潘三，扯他坐下，要问他时，见奚十一说道：“你如今在华府里可好？”琴言只得答应了“好。”奚十一道：“你可认得我？”琴言举眼看他是一个黑大汉，颇觉威风凛凛，有些怕他，便说道：“不相认识。”奚十一哈哈大笑，走近琴言身边。

琴言要站起来，奚十一双手按住了他的肩头，琴言低了头，心中乱跳。奚十一又道：“你该谢谢我。去年夏天我来找你，你分明在家，不出来见我。后来与你师傅闹起来，你从后门跑了，从此你就进了华府。这不是我作成你的么？今日见了，应该谢谢我。”琴言方知他是奚十一，心中更慌，偏着身子站了起来，连忙退缩。奚十一大笑道：“你这孩子年纪也不甚小了，怎么这般面嫩，倒像姑娘一般。”聘才恐怕奚十一动粗，便解释道：“他在华府里规矩甚严，一年没有见过生人，自然拘束了。”这边潘三抓耳揉腮，垂涎已甚，却不敢怎样，唐和尚只好心中妄想而已。聘才便问琴言道：“你今日怎么能出来？”琴言将他师傅死了，告了一月假：“今日来看你，还要你同我，”说到此，又不好意思说出来，聘才已经明白，便道：“要我同你到那里去。”琴言只得说道：“要你同我去见见梅太太与庾香。”聘才笑了一笑，点点头道：“使得，使得，停一停我们就去。”琴言见有人在此，不好催他。

奚十一虽是个粗卤人，尽讲实事的，但面目之好歹也分得出来。此时见了琴言，却是生平未见过的宝贝，心中着实大动。又想他已改了行，又在华府做亲随，便不好动手动脚调戏他，料想叫他陪酒也断不肯的，怎样想个法儿弄他一回。一面看，一面听他们说话，要聘才同他到梅宅去，便想出一个计策来。自己思算了一会，立起身来道：“我要走了。”便腆起肚子，几步就走了出去。聘才与和尚连忙相送，潘三尚坐着不动，黄瞪瞪眼睛只管看着琴言，看得琴言一腔怒气，不能发作。奚十一拉了聘才，走到和尚房中，对聘才作了一个揖道：“今日我要求你行件好事。方才这个人，我实在爱他。我若叫他陪酒，是一定不肯的。”聘才不等说完，忙摇头道：“不肯，不肯！不肯，定的。”奚十一道：

“况且他已改了行，也难怪他。如今我有一个妙计，我们去了，你留他吃饭，说吃了饭，才同他到梅宅去。到正吃时，我再闯进来同他坐坐，虽不能怎样，也就完了这件心事，谅来也不算轻褻他。再送他些东西，看他待我怎样。老棣台，我们相好一场，你为我出点力，我一辈子感激你。”聘才沉吟了一会，明知琴言的脾气不能勉强，但又却不得奚十一的情，只得说道：“依你这计也好，但是你不可撒村动粗的。他比不得别人，一句话说错了，他就要哭的。这钉子我已碰过多了。”奚十一道：“你放心，我断不动粗的。我只要与他坐一坐，怎敢还想别的好处。我还有几样菜着人送来，你快把潘三也叫他出来，天香、翠官也撵开，就摆饭，我去去就来。”说罢，慌慌张张上车去了。

聘才进来对潘三道：“和尚请你说话。”潘三不得已，迟延的出去，尚回顾了幾次。聘才把天香、翠官也打发走了，便故意的对琴言道：“好了，清静了，我也被他们闹昏了，闹得一屋子俗臭不堪。我们如今清清净净谈谈，吃了早饭再去，自然有一会耽搁。”琴言一想，在聘才处吃饭也不妨。况且这些人都去了，自然没有人来，便问聘才道：“今年见过庾香几次了？”聘才随口说道：“三次了。”琴言又问道：“我听得奚十一是个坏人，为什么与他相好？”聘才道：“也没有什么很相好，看他也是个爽快人。”琴言道：“那个姓潘的，我也知道他。”聘才道：“那是个买卖老实人，就这和尚也极通世务的。”琴言心里暗笑，也不便驳他。

却说奚十一跨上车，叫车夫狠狠的几鞭，那骡子一口气就跑了回去。奚十一到寓处，即进他的书房，吩咐家人问姨奶奶要了昨日晚上送来的四样菜、两样点心出来，送到魏老爷那里去，又教了他一番说话。也不进房，就在书房内炕上开了灯，叫巴英官

打泡，急急的吹了三十口大口烟，已有三钱，可以挨得半天了。心里想道：“送他些什么东西才好呢？”看着自己腰里一个大八件钢镶表值二百吊钱，将这表给他罢。又想道：“单是个表也不算什么贵重，只有那姨奶奶那对翡翠镯子，京里一时买不出来，把这个送他也体面极了。”即到菊花房里，听得唧唧的一声。举眼看时，原来菊花在净桶上解手，见了奚十一便笑了一笑。奚十一道：“怪不得香气薰人，我当着外头开沟呢。”菊花啐了一口道：“嚼你的舌头。”奚十一开了箱，四角里掏了一掏，掏着了一个匣子，开了盖，看是了便揣在怀里，也不盖箱子盖，转身便走。菊花嚷道：“你拿我的镯子做什么？”奚十一道：“我与人比一比颜色就拿回来的。”到了书房，叫了巴英官，忙忙的踩开大步，一直到聘才处来。心里喜道：“我若能弄上了他，这京里的大老官，就要算我奚老土了。”

再说潘三到和尚房里，和尚把奚十一的计与他说了，潘三乐极，连称妙计，便在和尚房中守候，心里想道：“这个活宝，就与他坐一坐，喝一杯就够了，还想顽他么？就叫他顽我，我也愿意。他若肯顽我，自然也肯给我顽了。”一面胡思乱想，口中淌出馋涎来，便咬着牙把手在脖子后捶了两捶，鼻子里哼了两声。唐和尚看了好笑，便道：“潘三爷做什么，脖子涨的疼么？”潘三也笑了。奚十一的人送了菜来，要面见聘才，四儿同了进去。来人道：“家爷说，有位琴爷在这里，家爷从前不知道，冒犯了，深自懊悔。本来要请琴爷过去坐坐，恐怕不肯赏脸，叫我送了几样菜来，请大爷代家爷转敬琴爷消消气，家爷有事不能过来奉陪了。”聘才笑道：“怎么要你老爷费事？又几时得罪过琴爷？说得这样周到，我就收下代做主人便了。你回去多多道谢。”即赏了

来人五百钱，又对琴言说道：“这是奚老爷的盛情，送你的，我倒叨光了。你也应该谢一声。”琴言不解其故，只得也谢了一句。聘才叫四儿吩咐厨房快弄起来，就要吃饭。

四儿去了不多一刻，就摆了酒菜上来，在个方桌子上。聘才道：“虽然便饭，也喝一杯酒。”琴言道：“不消了，就吃饭罢。”聘才不听，斟了一杯送过来，琴言只得接了，也回敬了聘才一杯。聘才喜出望外，也是平生第一次得意，难得两人对坐了。聘才随口的说些话来哄琴言，要他喜欢，说庾香近来也不出门赴席听戏，常托我对你说，在那里放宽了心，不要惦记着他，他慢慢的去结交华公子，自然可以常见面了。聘才无非要他安心久坐，等奚十一来。无奈琴言急于要走，酒也不喝，菜也不吃，呆呆的坐着，如芒刺在背的光景。

正要催饭，只听得院子里一阵脚步响，已撬了风门进来。琴言见奚十一，心里就慌，站了起来。聘才笑盈盈的说道：“来得正好，主人来陪客了。”奚十一笑道：“我知道此刻尚未吃完，竭诚来敬琴言一杯。”便叫巴英官拖过凳子，就朝南坐了。一手执壶，一手擎杯，斟好了，直送到琴言嘴边。琴言接又不好，不接又不好，急得满脸通红。聘才道：“这是主人敬客之意，你不能干，喝一口罢。”琴言只得接了，喝了一口，把杯子放下，对聘才道：“我真喝不得了，已饱得难受，你陪着喝一钟罢。”便想走开，奚十一一把拉住，道：“好话，我来了你就坐也不坐，是分明确不起我。你回去问问，你家公子是我嫡嫡亲亲的世叔，我也不算外人。你既是他心爱的人，就算我的小兄弟一样，岂有我来了你要走之理？”便拉住了，毫不用力，轻轻的把他一按，已坐下了。奚十一一面说，双眉轩动，好不怕人。况旧年琴言已领略

过了，吓得战战兢兢，面容失色，只得坐下。奚十一好不快活，便要了一个茶杯，喝了一杯，夹了一条海参送与琴言。琴言按住了气，站起来道：“请自用罢，我已吃不得了。”奚十一笑道：“别样或吃不得，这东西吃了下去，滑滑溜溜的，在肠子里也不甚涨的。”琴言听了，也懂得是戏弄他，不觉眉稍微竖起来。聘才把脚踢一踢奚十一道：“他想必吃不得了。”奚十一又道：“你既吃不得，我吃了罢。”把琴言吃剩的酒也喝了，还嗒一嗒嘴道：“好酒。”琴言此时气忿交加，又不便发作，捺住了一腔怒气，心中想道：“这狗才不怀好意，我如今不唱戏了，他敢拿我怎样？他如果无礼，我就与他闹一场。”又见奚十一喝干了酒，又斟了半杯，放在琴言面前，要他喝。琴言一手按住了杯子，对聘才道：“你知道我是从不喝酒的。”

奚十一还要强他，只听得切切促促脚步声，见潘三同了和尚进来。潘三嚷道：“巧极了，被我闯到了好筵席了。”和尚也说道：“原来魏老爷请客，也不虚邀我一声。”潘三弯着腰，耸着肩，急急的几步抢上来道：“待我来敬一杯。”便拿过琴言的杯子来道：“这酒凉了，我替喝了罢。”便一口干了，把杯子在嘴唇上擦了一转，斟了半杯，双手递来，直送到琴言嘴边。琴言扭转身来想走，无奈一边是潘三，一边是和尚挡住，不得出位，便接了酒杯。潘三尚不放手，要送进口来。琴言怒道：“我真不会喝酒，你放了，我慢慢的喝。”聘才让潘三坐下，说道：“他真不能，你等他慢慢的喝罢。”潘三只得放手坐了，聘才与唐和尚拿两张凳子坐在下面。琴言见潘三将杯子在嘴上擦了一转，十分恼怒，已知他们一党，有心欺侮他，若翻转脸来，犹恐吃亏。只得苦苦的忍住，拿起杯子来，装作失手，“当”的一声砸得粉碎，衣服上也溅了几



点酒，把绢子拭了，对聘才道：“我冒失了。”聘才也知道他的心思，便道：“这有何妨！”又叫换个杯子来，琴言道：“不必，不必，就拿来我也不喝。”奚十一道：“那不能，也不多劝你，一人劝你三杯。”潘三满拟这杯酒，他若喝了，琴言便亲了他的鼻尖一样，偏又砸了，甚是扫兴。还想重来敬他，被聘才拦住。唐和尚不知好歹，斟了半杯道：“阿弥陀佛，华公府是小寺的大施主，老太太装过三世佛的金身，少奶奶塑过送子观音像，舍了三年的灯油。如今他府里爷们光降，我出家人无以为敬，借花献佛，小琴爷请喝这钟。”捧了杯子，打了个稽首，口中念道：“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！”惹得他们大笑。琴言见了，又好气，又好笑，面色倒平和了一分，便道：“我真不能喝，你不用强我。”唐和尚陪着笑道：“我的琴爷爷，我方才念过佛，这杯酒就有佛在里头。你喝了前门增百福，后户纳千祥，愿你大发财，日进一条金。”众人听了大笑，琴言只是不肯喝。和尚又把自己的脸抹了一抹，除下了毡帽，道：“小琴爷，你瞧瞧我和尚，难道不是个人脸，真是个鸡巴脑袋吗？”琴言见这怪样，实在发笑，也忍不住笑了一笑。和尚道：“好了，好了，天开眼了。到底我这个鸡巴，比人的脑袋还强呢。”琴言听了又变了颜色。和尚道：“我的祖爷爷，你不喝这一钟，我和尚就没有脸，明日只好还俗了。”便将酒杯顶在光头上，双膝跪下，两手靠在琴言膝上，口中不住的念佛，不肯起来，笑得众人捧腹。琴言被他缠得无法，只得说道：“请起，请起，我喝一口，下不为例。”便在光头上拿了杯子，喝了一口。想一想，恐人喝他的剩酒，索性干了。立起身来想走，奚十一推住了，和尚抱了他的腿，跪着在他膝盖上碰头。琴言只得坐下，真急了，便厉声正色的说道：“今日请教各位，待要怎

样？”聘才连忙说道：“不喝酒了，倒是大家谈谈罢。”拉了和尚起来。琴言道：“我有事不能再坐了。”又要走，奚十一拦住不放，说道：“不喝酒就是了，坐一会，忙什么？”聘才只得说道：“快拿饭来吃了，我们还有事呢。”琴言又只得坐下，万分气恼，勉强忍住。

奚十一暗忖道：“这孩子真古怪，斗不上笋来。若不是他，我早已一顿臭骂，还要硬顽他一回。不过我怜惜他，他倒这般倔强，实属可恨。”又转念道：“向来说他骄傲，果真不错。我若施威，又碍着华府里。况他已不唱戏了，原不该叫他陪酒。且把东西赏他，或者他受了赏，回心转意也未可定。”潘三想道：“这孩子比苏蕙芳更强，可惜我没有带些票子来赏他，或他得了钱就巴结我，也未可知。”奚十一道：“我有样东西送你，你可不要嫌轻。”便从怀里掏出个锦匣子，揭开了盖，是一对透水全绿的翡翠镯子，光华射目。潘三伸一伸舌头道：“这个宝贝，只有你有。别人从何处得来？这对镯子，城里一千吊钱也找不出来。”不住“啧啧”的几声。聘才、和尚也睁睁的望着。聘才暗想道：“好出手，头一回就拿这样好东西赏他，看他要不要？”琴言也不来看，只低了头。奚十一道：“你试试，大小包管合式。”便叫琴言带上。琴言站起来，正色的说道：“这个我断不敢受，况且我从不带镯子的。”琴言无心，伸出一手给他们看，是带镯子不带镯子的意思。奚十一误猜是要替他带上的意思，便顺手把住了他的膀子，一拽过来，用力太重，琴言娇怯，站立不稳，已跌到奚十一怀里。奚十一索性抱了他，也忍不住了，脸上先闻了一闻，然后管住他的手，与他带上一个镯子。奚十一再取第二个，手一松，琴言挣了起来，已是泪流满面，哭将起来，也顾不得吉凶祸福，

哭着喊道：“我又不认识你。我如今改了行，你还当我相公看待，糟蹋我，我回去告诉我主人，再来和你说话。”遂急急的跑了出去。到了院子，忙除下镯子，用力一砸，一声响，已是三段，没命的跑出去了。奚十一大怒，骂了一声“不受抬举的小杂种！”便要赶出去揪他。聘才死命的劝住，奚十一那里肯依，暴跳如雷，大骂大嚷，更兼身高力大，聘才如何拉得住他，只得将头顶住了他，连说道：“总是我不好！你要打打我，要肉肉我。”潘三与唐和尚还在旁边火上添油，助纣为虐。奚十一被聘才顶住，不能上前，又想琴言已跑出寺门，谅已上车走远，不好追赶，只得罢了。气得两眼直竖，肚皮挺起，坐下发喘。他的巴英官在旁抿着嘴笑，走到院子里，捡了那碎镯子，共是三段，放在掌中拼好，说道：“待我花三钱银子镶他三截，也发个标，带个三镶翡翠镯子，不知道人肯赏我不肯赏呢。”拿来放在奚十一面前，又道：“一千吊的镯子，如今倒直三千吊了。”奚十一见了，越发气狠狠的骂了一会。潘三与唐和尚连说可惜。大约奚十一回去，只剩一个镯子，菊花必有一场大闹，正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也不料自己的福分。

且说琴言上了车，下了帘子，一路掩面悲泣。到家即脱了外褂，上床卧下，越想越恨，只怨自己发昏，去找聘才，惹出这场祸来。把被蒙了头，整整哭了半日，几乎要想自尽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三十七回 行小令一字化为三 对戏名二言增至四

且说琴言回寓，气倒了，哭了半日，即和衣蒙被而卧。千悔万悔，不应该去看聘才。知他通同一路，有心欺他，受了这场戏侮，恨不得要寻死，凄凄惨惨，恨了半夜。睡到早辰，尚未曾醒，他小使进来推醒了他，说道：“怡园徐老爷来叫你，说叫你快去，梅少爷已先到了。”琴言起来，小使折好了被，琴言净了脸，喝了碗茶。因昨日气了一天，哭了半夜，前两天又劳乏了，此时觉得头晕眼花，口中干燥，好不难受。勉强挣扎住了，换了衣裳，把镜子照了一照，觉得面貌清减了些。又复坐了一会，神思懒怠。已到午初，勉力上车，往怡园来。

此日是二月初一，园中梅花尚未开遍，茶花、玉兰正开。今日之约，刘文泽、颜仲清、田春航不来，因为是春航会同年团拜，文泽、王恂是座师的世兄，故大家请了他。春航并请仲清，仲清新受感冒，两处都辞了。王恂也辞了那边，清早就约同子玉到怡园，次贤、子云接进梅崦坐下。这梅崦是个梅花样式，五间一处，共有五处。长廊曲槛钩连，绿萼红香围绕。外边望着，也认不清屋宇，唯觉一片香雪而已。子玉每到园中，必须赏玩几处。子云道：“今日之局，人颇不齐，这月里戏酒甚多。我想玉依回来，尚有二十余日之久，这梅花还可开得十天。我要作个十日之叙，不拘人多人少，谁空闲即谁来，即或我有事不在园里，静宜总在家，

尽可作得主人。庸庵、庾香以为何如？”王恂道：“就是这样。如果有空，我是必来的。”子玉道：“依我，也不必天天尽要主人费心，谁人有兴就移樽就教也可，或格外寻个消遣的法儿。”次贤道：“若说消遣之法尽多，就是我们这一班人，心无专好，就比人清淡得多了。譬如几人聚着打牌掷骰，甚至押宝摇摊，否则打锣鼓，看戏法，听盲词，在人皆可消遣。再不然叫班子唱戏，枪刀如林，筋斗满地，自己再包上头，开了脸，上台唱一出，得意扬扬的下来，也是消遣法。还有那青楼曲巷，拥着粉面油头，打情骂俏，闹成一团。非但我不能，诸公谅亦不好。”子云等都说：“极是，教你这一说，我们究还算不得爱热闹，但天下事莫乐于饮酒看花了。”王恂对子云道：“我有一句话要你评评。”子云道：“你且说来。”王恂道：“人中花与花中花，孰美？”子云笑道：“各有美处。”王恂道：“二者不可得兼，还是取人，还是取花？”子云笑道：“你真是糊涂话，自然人贵花贱，这还问什么呢？”次贤道：“他这话必有个意思在内，不是泛说的。”子云微笑。王恂笑道：“我见你满园子都是花，我们谈了这半日，不见一个人中花来，不是你爱花不爱人么？”子云笑道：“你不过是这么说呀，前日约得好好儿的，怎么此刻还不见来呢？”

少顷，宝珠、桂保来了，见过了。子云道：“怎么这时候还只得你们两个人来？”宝珠道：“今日恐有几个不能来。玉依还没有来吗？”桂保道：“今日联锦是五包堂会，联珠是四包堂会。大约尽唱昆戏，脚色分派不开，我们都唱过一堂的了。”王恂道：“何以今日这么多呢？”桂保道：“再忙半个月，也就闲了。”宝珠道：“我见湘帆、前舟在那里，剑潭何以不来？”王恂道：“身子不爽快。”桂保谓子玉道：“今年我们还是头一回见面。”子玉道：

“正是，我却出来过几次，总没有见你。”宝珠道：“今日香晚与静芳苦了，处处有他们的戏，是再不能来的了。”子云道：“我算有六七人可来，谁晓得都不能来。”

将到午正，桂保往外一望，道：“玉依来了！”大家一齐望着他进来。子玉见他比去年高了好些，穿一套素淡衣裳，走入梅花林内，觉得人花一色，耀眼鲜明。大家含笑相迎，琴言上前先见了次贤、子云、王恂，复与子玉见了，问了几句寒温。子云笑道：“如今人也高了，学问也长了。你看他竟与庾香叙起寒温来，若去年就未必能这样。”琴言听了，不好意思道：“他是半年没有见面了。”子云道：“我们又何曾常见面？”琴言笑道：“新年上你同静宜来拜年，不是见过的？”次贤笑道：“是了，大约见过一次，就可以不说什么了。”说得琴言笑起来。王恂道：“只有我与玉依见面时最少。”琴言也点一点头，然后与宝珠、桂保同坐一边。宝珠推他上坐，他就坐了。

子云吩咐摆起席面来，也不送酒。子云对王恂道：“论年齿，吾弟长于庾香，但今日之酌特为玉依而设，要玉依坐个首席，庾香作陪。琴言道：“这个如何使得？我是不坐的。”子玉道：“应是庸庵。”子云笑道：“往日原是这样，今日却要倒转来。”便拉定琴言坐了首席，子玉并之。桂保坐了二席、王恂并之，不准再逊，逊者罚酒十杯。子云又叫宝珠坐在上面，宝珠要推时，见蕙芳来了。子云道：“好，好，你来坐了，次贤相并。”蕙芳不肯坐在次贤之上。次贤道：“今日所定之席，皆是你们为上，我们为次，你不见已定了两位么？”蕙芳只得依了，下面宝珠也只得坐在子云之上。坐定了，王恂笑道：“外边馆子上，若便依这坐法，便可倒贴开发了。”众皆微笑，互相让了几杯酒，随意吃了几样

菜。

宝珠看琴言的眼睛似像哭肿的，想是为师傅了。子云也看出来，太息了一声道：“玉依真是个多情人，长庆待他也不算好，他还哭得这样，这也难得。”众人尽皆太息。琴言听了，触起昨日的气来，便脸有怒容。又见子玉在旁，总是为他而起，他一阵酸楚，流下泪来。众人齐相劝慰，殊不知琴言别有悲伤，并不是为着长庆。众人既不知道，又不便告诉人，闷在心里，越想越气，要忍也忍不住，把帕子掩了面，想道：“魏聘才这东西专会捏造谣言，将来必说我在他那里陪酒，奚十一赏镯子等语，不如我说了，也可叫人明白。况且谅无笑我的人。”又停了一会，问子玉道：“你几时见聘才的？”子玉道：“尚是去年十月内见过一次，如今住在城外宏济寺，也绝不到我家来。”琴言道：“我昨日见他，他说今年见你三次了。”子玉道：“何曾见过？最可笑的是大年初一天明的时候，在门外打门。门上人才穿衣起来，他说了一声，留下个片子，到如今还没有见着他。你是那里见他的？”琴言骂了一声道：“这魏聘才始终不是个东西。”蕙芳道：“早就不是个东西，何须你说。”子玉又问琴言，琴言含泪说道：“原是我不好，我到他寓里，要他同我去看你。”子玉听到此，一阵心酸，眼皮上已红了一点。众人尽听他说，王恂道：“你看他，他怎样待你？”琴言道：“聘才起先还好，如今有一班坏人在那里引诱。”子云问道：“是谁呢？”琴言道：“一个奚十一，一个潘其观，还有一个和尚，就是聘才的房东。”蕙芳听了，皱了皱眉，问道：“你怎样呢？”琴言也恨极了，索性细细的将奚十一故意先走，后聘才撵了潘三，奚十一忽又送菜来，后奚十一、潘三、和尚先后的闯进，并将席间诸般戏侮，与砸了他的镯子，都说了出来。子玉听了，



甚是生气，说道：“这是聘才的坏，定是他设的计，故意叫他们糟蹋你的。”琴言道：“可不是他通同的么？幸亏我如今不唱戏了，他们还不敢十分怎样。不然还了得，只怕你们今日也不能见我了。”子云道：“这三个恶煞，怎么你一齐都遇见了，这也实在难为你。”次贤、王恂皆笑。桂保道：“那个奚十一，我倒没碰见他，就是佩仙、玉艳吃了他的大亏。”琴言道：“我是两次了。”王恂谓桂保道：“你若遇见了奚十一，便怎样呢？”桂保道：“我若遇见了他，也叫他看看桶子，叫个赶车的顽顽他。”说得众人大笑。蕙芳道：“我们如何想个法儿收拾他？”次贤笑道：“你若要收拾他，须得用个苦肉计，恐怕你不肯。”蕙芳啐了一声，次贤复笑起来。子云问道：“你想着什么好笑？”次贤道：“我想奚十一就是那个东西作怪，何不拿他来割掉了，也就安分了。”王恂笑道：“这倒不容易，除非媚香肯行苦肉计方可。”蕙芳道：“你何不行一回？”王恂道：“我与他无怨无仇，割他作甚。你倒别割奚十一，且先割了潘三，也免了你多少惊恐。”蕙芳连啐了几声，忽斟一杯酒来，对次贤道：“总是你不好，谁叫你讲这些人。”次贤也不推辞，一笑喝了。

忽见子玉与琴言四目相注，各人饮了半杯酒。子云不觉微笑，问子玉道：“你与玉依同过几回席了？”子玉道：“这是第二回，已一年之久。”子云道：“只得两回，可怜，可怜！真是会少离多了。”琴言笑道：“也第三回了。”次贤道：“庾香有些贪心不足，以多报少。去年你们瞒着人私逛运河，不算一回么？”子玉道：“我偶然忘了。”子云道：“我请吾弟与玉依作十日之欢，阁下不知嫌烦否？”子玉道：“名园胜友，若得常常欢聚，不胜之幸，何敢嫌烦。只怕弟无此香福，犹恐福薄灾生。”子云大笑，次贤

道：“十日之叙，已无此福，若华星北之福，真是福如东海了。”说得众人大笑。琴言与子玉此时，已觉十分畅满。

王桂保对着子云笑道：“我有个一字化为三字的令，我说给你听，说不出者罚一杯。”子云道：“你且说来。”桂保道：“一个大字加一点是太字，移上去是犬字，照这么样也说一个。”子云笑道：“这是犬令，谁耐烦行他。”桂保笑嘻嘻的对着蕙芳道：“你说一个。”蕙芳想了一想，道：“一个王字加一点是玉字，移上去是主字，不比你那犬字好些吗？”桂保点点头道：“真好。”忽又笑道：“你可不该，方才度香骂我，你又骂了度香了。”蕙芳道：“我几时骂他？”众人也不解，桂保道：“他是主人，你说的是主字，连上犬字，不是骂他吗？”蕙芳也笑。子云骂桂保道：“你这小狐精，近来很作怪，偏有这些油嘴油舌。”宝珠道：“我有个木字，加一划是本字，移上去是未字。”子云笑道：“我有个脱胎法，未字减一笔是木字，移下来是本字。”众皆大笑。琴言道：“我有个水字，加一点是水字，移上去是永字。”次贤道：“这个永字些须欠一点儿，也只好算个薄水水。然眼前的却也没有多少。”王恂道：“只怕就是这几个，被他们想完了。”桂保道：“我还有一个十字，加一划是士字，移上去是干字。”大家说道：“好。”蕙芳道：“我有个查字，加一笔是查字，移上去是香字。”众人赞道：“更好！”宝珠道：“我有个丁字，加一笔是于字，移上去是亍字。”子云道：“这字却冷些。”子玉道：“也可用。”宝珠道：“亍于二字也不算冷。”琴言道：“我有个卜字，加一笔是上字，移上去是下字。”次贤道：“这个好得很。”桂保道：“我有个白字，加一笔是自字，移上去是百字。”蕙芳道：“略短些。”王恂道：“我有个日字，加一笔是田字，移上去，”说到此顿住了，桂保道：“移上

去是什么字？”王恂大笑，子玉道：“只要说透上去，便成个由字。”子云道：“我叫他拖下来成个甲字。”次贤笑道：“你们一个要上，一个要下，要争竞起来。我叫他一头往上，一头往下，作个申字何如？”众人大笑。

吃了些点心，又喝了几杯酒。王恂问蕙芳道：“你见湘帆、前舟没有？”蕙芳道：“原是为他们在那里，所以耽搁了好一回，将我的戏挪上了才来的。我今天见了一个老名士，说是前舟的业师，相貌清古，有六旬之外了。”子云道：“姓什么？”蕙芳道：“姓得有些古怪，我想想着，好像姓瞿，穿着六品服饰，觉得议论风生，无人不敬爱他。”子云想了一想，道：“要是姓屈，不是姓瞿。”蕙芳道：“是姓屈，我记错了。”次贤道：“不要是屈道生么？”子云道：“一定是他，我听说他到了。”子玉道：“他名字可叫本立？”子云道：“正是，你认识他么？”子玉道：“我却不认识，我见他几封书札与家严的，有论些史事疑难处，却独出卓见，真是只眼千古。家严将他裱成一个册页，我倒常看的。”次贤道：“这道生先生今年六十岁了，与先兄同举孝廉方正。他在江西作知县，为何来京？”子云道：“去年题升了通判，想是引见来的。迟日我请他来，大家叙叙。虽是个方正人，然是看花吃酒也极高兴的。”子玉道：“他是我的父执，恐不好相陪。”子云道：“何妨。”次贤道：“道生虽是个古执人，笔墨却极游戏。其著作之外，还有些零碎笔墨，一种名《忘死集》，一种名《醒睡集》，都是游戏之笔。”琴言道：“这两种书名就奇。”王恂道：“内中是说些什么呢？”次贤道：“我当年在人家案头略翻一翻，也没有看他。记得《醒睡集》内有些集词为词、集曲为曲等类，还有些集经书诗词的对子，却甚有趣。好像末后还有个对戏目的对子，是两个字的多，

可惜没有细看。”子云道：“你难道生的诗文，与侯石翁如何？”次贤道：“据我看，是道翁高于石翁。石翁的才虽大，格却不高，且系驳杂不纯。道翁才也不小，其格纯正，却是可传之作。就是石翁也很佩服他的。”王恂道：“我们江宁的侯石翁么，他却自负天下第一才子。据我看来，也不见得。”子云道：“才是大的，博也博的，到他那地位，却也不易。”又说道：“我想戏目颇可作对，譬如《观画》就可对《偷诗》，《偷诗》又可以对《拾画》等类，倒也有趣。我们八个人分着四对，我给你对一个，你也给我对一个。有一字不工稳者罚一杯，两字不工者罚两杯，半字不工欠对者罚半杯，有巧对绝对者，贺一杯。”次贤道：“很好，就请庾香、玉依先对起来。”子玉道：“还是你与媚香先对，次度香、瑶卿，次庸庵、蕊香，末后轮到咱们罢。”子云道：“也罢，你作个先锋，他作个后劲，把我们放在中间，容易讨好些。”

次贤道：“头难，头难，我一时想不出好的。我前日见瘦香的《题曲》唱得甚好，就出《题曲》罢。”蕙芳道：“《题曲》就可以对《偷诗》。”宝珠道：“将现成人家方才对过的，你又拣了来，这么对就牵扯不清了。你先罚一杯。”蕙芳道：“不算就是了，又要罚什么。”子云道：“要罚的，不然尽对对不喝酒了。”即罚了蕙芳一杯。蕙芳想了一想，道：“《教歌》可以对么？”次贤道：“好。”于是都说一声“好。”蕙芳道：“既说好，就应贺一杯。”子云道：“应该。”即劝合席贺了一杯。蕙芳即出了《埋玉》，次贤对了《拾金》。王恂道：“这工稳极了，也贺一杯。”又各贺一杯。应子云出对了，子云出了《踏月》的上对，宝珠想了一想，对了《扫花》。桂保道：“好极了。”子云道：“论对却好，但两个字似乎平仄都要相配，扫字也是仄声。此中稍欠工稳。”次贤道：“你

却论得是。据我想来，戏目虽多，内中可对者却也甚少，下一字须讲平仄，上一字尚可恕，不比泛对故实，可以随我们去搜索，此是有数的。与其平仄调而字面不工，莫若字面工而平仄稍为参差，也可算得。至于第二字，是不可惜的。”子云一想也真没有多少，也就依了。宝珠出了《山门》，子云想了一回，对了《石洞》，也算工稳，贺了一杯。到了王恂、桂保了，王恂出了《弹词》，桂保对了《制谱》。次贤道：“我想这上对，总要新鲜的才好，太平正了觉得不见新奇。”桂保谓王恂道：“我就出个新奇的与你对，是《偷鸡》。”王恂道：“我对《伏虎》。”大家赞道：“却也工稳。”要贺一杯。次贤道：“要贺也可贺，但《偷鸡》二字纤小，《伏虎》二字正大，你们以为何如？”王恂道：“你这评论，真是毫发不爽，我改了《访鼠》罢。”次贤道：“这该贺了。”各人都贺一杯。到了子玉，出的是《看袜》，琴言对的是《借靴》。大家说道：“这个对得好，要贺两杯。”蕙芳道：“一杯也够了，这对子也对得快。若两杯两杯的贺起来，将人喝醉了，倒对不好了。”次贤道：“说得是，以后顶好的方贺一杯，好的贺半杯，平平的不贺。”于是各贺了一杯。琴言出了《醉妃》，子玉听得王恂的《伏虎》，就触着了，对了《醒妓》。众人道：“这个对得有趣，满贺一杯。”琴言道：“巧在一醉一醒，这倒难得的。”

轮到次贤，次贤道：“我出《撒斗》。”蕙芳道：“好个《撒斗》。”想了一想道：“我对《搜杯》。”次贤道：“也好个《搜杯》，这里面工稳，贺一满杯。”大家喝了。停了一会，次贤催他出对，蕙芳道：“我有一个对，恐怕没有对的，因此迟疑。”次贤道：“若真没有对的，也只好喝一杯过去。你且说来，教我想想也好。”蕙芳道：“《女盗》有名《牝贼》，这两字却新奇，你对出来，我

情愿喝三杯。”次贤道：“真的？”众人也暗暗想了一回，对不出来。子云道：“这对难对。”次贤忽然笑起来，谓蕙芳道：“你且喝三杯，我对给你。”蕙芳道：“你对了，我再喝。”次贤道：“要喝的。那《势利》又叫《势僧》，这不是绝对么？”蕙芳道：“势字怎么对得牝字？”子玉一想，不觉抚掌大笑道：“妙极，妙极！就是势字才可对得牝字，真是绝对。”琴言与宝珠尚未明白，子云、王恂也想出来了，也笑起来，赞道：“真好心思，把这两字当这两件东西，真是异想天开了。”四旦尚未想出，蕙芳犹呆呆的想，王恂道：“你们尚未想着，你们不知男子阳为势吗？”蕙芳等恍然大悟，便都笑起来，都说好。蕙芳真喝了三杯，余皆贺一杯。

子云出了《打店》，宝珠对了《逃关》。宝珠出了《抢娇》，子云对了《杀惜》。都为工稳，贺了一杯。王恂出了《草桥》，桂保对了《麻地》，忽又说道：“这地字还差半个字，我改作《絮阁》罢。”王恂道：“这《絮阁》借对得好，可贺半杯。”桂保出了《花婆》，王恂想了一会，对了《火判》。大家已经赞好要贺，王恂道：“慢着，我还要改。”又改了《草相》，众人道：“更好，新奇之极。”各贺了。子玉出了个《封房》，琴言对了《辞阁》，也算工稳，贺了半杯。琴言出了《卸甲》，子玉也思索了一回，没有新鲜的，偶想起《桃花扇》上有出《哄丁》，便把《哄丁》借对了，众人极口赞妙，各贺了满杯。次贤出了《饭店》，蕙芳对了《茶房》。蕙芳出了《拔眉》，子云道：“这更难对了。”次贤对了《开眼》。蕙芳道：“这真工巧极了。”次贤道：“还有《刺目》觉得更好些，就只刺字也是个仄声。”子玉道：“这两个都好，倒像是天造地设，再没有比他好的了。”又到子云，子云出了《跌

雪》，宝珠道：“这个宽了，便宜了我。”既又说道：“这个跌字也不容易。”遂想了一想，对了《堕冰》。一齐赞好，道：“好个《跌雪》、《堕冰》，真是一副好对，是一意化作两层法。”蕙芳谓宝珠道：“你想个难的给他对。”宝珠点点头。子云道：“你何故要他难我，无非想我罚杯酒。”蕙芳笑道：“正是。”子云向宝珠道：“你尽管出难的来。”宝珠想了一会，出了《扶头》。子云笑道：“这个真不容易。”忽然把桌子一拍道：“有个好对，我对《切脚》，你们说好不好？”子玉道：“妙，妙！这个与《拔眉》、《刺目》，可称双绝。”次贤道：“比《拔眉》、《刺目》还好，这头、脚两字都是虚的，里面是一样，平仄又调，真是好对。倒是媚香激出来的，我们要贺双杯。”于是大家贺了，吃了一回菜。

到了王恂，王恂出了《花鼓》。桂保想来想去，没有对，急得脸都红了。王恂催他，桂保道：“不料这个倒没有对的，只有《闻铃》上那个《雨铃》好对，却不是戏目。《草桥》这桥字也不甚对，其余我想不出来，我喝一杯罢。”桂保喝了半杯酒，出了个《跪池》，王恂对了《投井》，大家说好，也贺了半杯。到了子玉，子玉出了《折柳》。子云笑道：“庾香惠顾着玉侬，出这样稀松的对子出来。”子玉道：“我一时想不出生的，我看倒是对对易，出对难。”琴言对了《扫松》。子玉道：“这一对连我的上对都好了。”众人也贺半杯。琴言道：“我就出个扫字的上对，是《扫秦》。”众人道：“这个难了。”子玉道：“这个真难。秦是姓，又是国名，很不容易。”忽然的想起了一个，也很得意，说道：“竟有这么一个现成的，我对《挡汉》。”众人道：“妙绝了，天然，秦、汉二字，扫、挡两字，也对得好，我们贺双杯。”

于是，大家已轮到三转，也好半天，已点了灯，略为歇息，



又说些闲话。次贤道：“又轮到我了，我也学庾香惠顾人，出个容易的。”出了《酒楼》，蕙芳对了《书馆》，便说道：“我也学玉依的连环出法，我就用书字出个《改书》。”次贤道：“你就难我，我偏要对个好的。”因想了一会，对了《追信》。王恂道：“书、信两字甚好。”次贤又道：“我又想了一个《放易》，易字好似信字。”大家齐声赞道：“这个更好，该贺双杯。”各贺了。子云道：“《见鬼》。”大家没有留心。停了一会，宝珠催其出对，子云笑道：“你倒不对，还来催我。”宝珠道：“你还没有出对，叫我对什么呢？”子云道：“我方才说的《见鬼》，就是这对。”宝珠一想，果然有这个戏目，便对了《离魂》。子云点点头道：“对也对得好。”贺了半杯。宝珠出了《吃糠》，子云对了《泼粥》。到了王恂，出了个《冥判》。次贤道：“这不容易。这个判字半虚半实，蕊香只怕要罚酒。”桂保想了一回，道：“有一个好对，就新些，却不是老戏。《空谷香》上有出《佛医》，我对《佛医》。”次贤道：“果然好，非但不罚，还要贺呢。”桂保道：“我想出一个难的来了，我出《惊丑》。”王恂想了一会道：“我有个好对，这四个字比起来，还是一样的颜色，你们要贺双杯。我对《吓痴》。”众人大笑道：“真是黑沉沉的一样颜色，我们贺双杯。”各人贺毕。

子玉道：“这对可以结了，天也不早了。况我一早出来，过迟了恐家慈见问。请以此对收令罢。”王恂道：“也是时候了，对了吃饭罢。”子云道：“且看，其实天还早呢。”子玉道：“既要叙几天，也宜留些精神在明日，今日早散为妙。”子玉见琴言有些倦意，故要收令。子云只得依了。子玉道：“我出个三字对罢。”遂出了《飞熊梦》。众人道：“三个字就难些，好对的也少得很。”琴言想了一会，对了《伏虎韬》。众人大为称赞，贺了一杯。琴

言笑道：“就这一对完结了，我出四个字对罢。”众人道：“四个字的更难。”琴言道：“罚酒也只得一杯了。若是大家都要对四字的，自然就难了，这一两个只怕还有。”便出了个《卖子投渊》。子玉也想了一会，对了个《思亲罢宴》，众人拍案称妙。子云道：“情见乎词，庾香方才说回去过迟，恐怕伯母见问，真是思亲罢宴了。这个本地风光，我们各贺三杯吃饭。”

这一回每人对了四转，共有三十二副对子，是六十四个戏目。也费了好些心，喝了几十杯酒，各有醉意，便也不能再饭。三杯之后，吃过了饭，略坐了一坐，子玉、王恂告辞，子云又约了明日。到明日又添了文泽、春航，名旦中也添了几个，又在怡园叙了一日。陆素兰单请子玉、琴言二人，又叙了一日，这一日清谈小叙，更为有趣。一连叙了三日，子玉也心满意足，人也乏了。徐子云要请屈道生，却好史南湘已到京，作一个诗酒大会。子玉不能推辞，只得赴约。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三十八回 论真贋注释神禹碑 数灾祥驳翻太乙数

且说徐子云请了屈公来，并请南湘、仲清、文泽、春航、王恂、子玉作陪，仍在梅庵中。王恂是日为孙亮功请去有事，因李元茂吉期已定，要招赘过来。亮功因两位贤郎是不懂事的，一切皆托王恂料理，王恂所以不能前来。子云因屈道生是个高雅好静的人，名旦中止叫了四个，宝珠、漱芳、蕙芳、素兰。漱芳有恙不能前来，格外又知会了琴言。是日屈公先到，与子云、次贤叙了好些旧话。

且将屈公的出身述其大概。屈公是湖北武昌府人，为三闾大夫之后。学贯天人，神通六艺，但一生运蹇时乖，家道清寒，除了书籍之外，一无所有。其父由宏词科授了翰林院检讨，未满三十岁，即行去世。那时道生才得四岁，尚有祖父母在堂，其太夫人苦节多年，教养兼任。道生到了十六岁上入了学，即丁祖父忧。三年服满，将要应举，又丁了祖母忧，又是三年。那年服阕后，太夫人又相继去世。道生一连丁了九年忧，已到二十五岁了。娶妻闵氏，贤慧无双。道生奔走衣食，笔耕糊口，历走燕、赵、吴、越，并滇南、黔省；为诸侯幕客。纵横万余里，遨游二十年，名重一时，爱其才品者咸比为杜少陵、孟东野。但其赋性高旷，不善治家，常为贫乏所累。后复游京师应举，两试不第，馆于刘尚书家，教过文泽两年。继为华公子请去教书，又逗留了三年，仍

归乡里。守令钦其贤，举了孝廉方正，铨选了江西一个苦缺知县，任满题升了南昌府通判。去年夫人又病故了，剩了子然一身，并无亲丁骨肉。有几个下人，也是外面荐来的。只有一个长随叫刘喜，跟了有五六年，颇有良心，其余是些不关痛痒的。屈公虽则一肩行李，生平所藏金石玩器、名书古画，倒有好几箱。到京来，刘尚书念旧，见其宦囊萧索，赠了他二百金。华公子知道他来，出城拜了他，送了三百金。屈公得了五百金，又到那些古玩铺买了好些书籍、名帖等类。从前相好中有寒士者，也分送了好些，目下所余无几了。

从前徐中堂在京时，也与他相好，并有些事情请教他，又请他代代笔，作些诗文，所以子云以长者相待。史南湖是同乡后辈，不消说是认识的了。田春航前日已经会过，唯仲清、子玉初次识荆，见了那仙风道骨的相貌，况且又是父执，自然十分恭敬。道生见仲清骨秀神清，知是不凡。又看子玉温然玉立，皎若珠光，秀外慧中，神怡气肃，又不是那徒有外貌的一派，心中十分大喜，想道：“梅铁庵可为有子矣。”便与子玉说些江西事情，说道：“令尊大人严拒情面，杜绝苞苴，一省人都比他为司马光、文彦博。士子们感戴是不用说了。”又问些子玉去年乡试的事，子玉一一答了。道生看他言词清藹，气象虚冲，自然已是个饱学，心里要想试试他，且到饮酒时慢慢的考他。

只见四旦约齐同来，蕙芳已经认识，四人都上前请安。道生拱了手，命他们坐了，细细看了一番，又问了三个名号，谓子云道：“如今京里的相公，一发比从前好了。”子云道：“今日本不应叫他们来伺候，因他们尚不十分恶劣，还可以捧研拂笺。况他们前日听得先生来了，要瞻仰瞻仰老名士。若得齿颊余芬，褒扬

一字，则胜于拳金之赏，想先生决不责子云之荒谬也。”道生笑道：“你为我是孝廉方正出身，故有此说。对花饮酒，何损于品行？不是我恭惟你，我看这四位倒不像个梨园子弟。你们自然是极熟的，我却头一回见面，我试将他们的大概说出来，看对与不对。”众人听了，倒要细细的听他怎么讲。次贤道：“我知道尊兄是精于风鉴的，但以后的话不要讲他，倒要讲讲从前的是。什么千金事业、两子收成的话，我也会说的。你能将各人的性情脾气讲出来，我才服你。”诸旦听了皆笑。子云道：“这个未必相得出。”道生道：“不难，待我说给你们听。”

说到此，已摆了席。子云敬酒，分了东西两席。东首是道生不消说了。西首定要南湘，南湘道：“这是我乡前辈，如何敢抗礼。”才定了仲清。东席第二是南湘，西席第二是春航。东席三是子玉，西席三是文泽。子云东席作主，次贤西席作陪。宝珠、琴言在东，蕙芳、素兰在西，一一坐了。主人让酒，客皆饮了几杯。道生道：“我将前日先见的苏媚香谈起。”西席的人个个细听。道生道：“我这看相不论气色，部位是要论的，然尚在其次。我看全身的神骨、举止行动、坐相、立相，并口音言语，分人清浊，观人心地，以定休咎。但头一句就恐有些不对，我看媚香是个好出身，不是平常人家子弟，你们自必知道，对不对呢？”众人心上有些诧异，犹疑他知道他的出身，所以头一个就拿他来开场，要显他的本事。次贤道：“你不要访了他的根底来。”道生道：“这也何必要访？我知道他聪慧异常，肝胆出众，是个敢作敢为的。但虽是个好出身，未免幼年受尽了苦，所谓死里逃生。据我看，他一二年内，必有一番作为，就要改行的。后来收成怎样，此事还远，我也不必说。若说，静宜又要驳我了。”再看素兰、宝

珠，大致相仿，与蕙芳也不差什么，就没有讲他们出身。又道：“出污泥而不滓，就是他们三人的大概了。”

看到了琴言，道生道：“这位有些不像，如今还在班里么？”次贤道：“现在班里，而且是个五月榴花照眼明，雅俗共赏，是个顶红的。”琴言笑了一笑。道生道：“雅或有之，俗恐未必。我看他身有傲骨，断不能与时俯仰，而且一腔心事，百不合宜。此人若念了书，倒与我一样，断不能发科发甲的。”众人听他说得很切，也就笑了。又要琴言的手看了一看，道：“可惜了，有文在手，趁早改行，虽非富贵中人，恰是清高一路。你这片心与人两样，不是你愿意的，恰一点委屈受不得。是你愿意，恰又死而无怨。如遇着忠孝节义的事，倒能够行人所不能行的出来。但有一句话，心从宽厚上用，可以造命立运，惟怕寿元不足。然而修身以俟，也可挽回造化。”众人听他说得真切，便知道真能看相，不是瞎话。琴言因这几句话，说到心坎上，便也十分快活。又看那屈道生有飘飘欲仙之概，便也待他亲厚起来。

道生与南湘并坐，便问道：“令尊到任可有些施为？请把善政讲讲。”南湘道：“家严初任外官，况且才三个月，尚未办什么事，就访得了一个土豪、两个蠹役，地方上很称快。制台写信来，也说了几句好话，其余也没有什么。”道生道：“我知道你令尊是耿直人，定有作为的。说起土豪、蠹役，何处没有？即如江西，我到任的时候，那土豪、蠹役最甚，民遭其殃者，不计其数。一连七任知县都装聋作哑，不敢办他，因此越发胆大了。有个口号：‘东乡有一虎，西乡有一狼，虎食人之肉，狼食人之肠。狼虎食完剩残血，犹饱馋蛇与饿蝎。公门荡荡开，蛇蝎齐进来。县官坐堂如土偶，蝎爬其背蛇盘首。’那狼、虎是土豪，蛇、蝎是蠹役。

东乡的捐了个卫千总，西乡的是亲兄弟。一个武举，一个武生，他手下的都是贼盗，他作个窝藏盗首，结交了东乡虎，包揽词讼，把持衙门，又有蛇、蝎二役勾连。我到任时，查三年之内已换了七任知县，盗案、命案共有二百余件。我费了半年心力，办了这五个人，已后就太平无事，也没有个命、盗案出来。”子云道：“这功劳却也不小，感恩受惠的人也不止一县。”道生道：“我也不敢居功，地方上应办的我总要办，尽力作去，也不管身家性命，且到什么地位再说。”又与诸名士谈讲了好些事情。

子云见上菜的家人一件新衣上爬着个虱子，候他上好了菜，叫他拈掉了。道生即问子玉道：“世兄博览经史，不知方才这个虱子见于何书为古？诗词杂说是不用讲的。”子玉劈头被他一问，呆了一呆，想道：“这个字却也稀少，他说见于何书为古，这些扞虱、贯虱就不必讲了。”婉言答道：“小侄寡闻浅见，读书未多。见于书史者也只有数条，大约要以阮籍《大人先生论》‘君子之处域内，何异虱之处裯中’为先了。”南湘道：“还有《史记》‘搏牛之虻，不可以破虬虱。’”道生道：“此二条尚在《商子》之后，古有虱官，见于《商子》。《汉书艺文志》传《商君书》二十九篇，后来亡其三篇，只传二十六篇。内有仁义礼乐之官为虱官。杜牧之书其语于处州孔子庙碑阴曰：‘彼商鞅者，能耕能战，能行其法，基秦之强，曰：彼仁义虱官也。’盖仁义自人心生，犹虱由人垢生。译虱字之义似易生且密之意，不知是否？”南湘、子玉拜服。次贤道：“今日道翁要开书箱了，幸这些陪客都还可以领教。若单是我一个，我就不准你讲。”道生笑道：“你们都是些才人词客，无书不览，我这老朽，岂敢班门弄斧。况且少年时也是些耳食之学，随听随忘，如今都不记得了。”子云道：“前日次



贤见过大著内有一种《醒睡集》，此书可在身边么？”道生道：“此板早已劈化了，这是少年时无赖，作这些东西，毫无道理。”子云道：“又闻得有些对戏目的对子。”道生道：“有数十条，也记不得了。”次贤道：“我们前日几个人，也凑了好些。”又指琴言、蕙芳、宝珠三人道：“这三个还有一个王桂保，他们也对了许多，比我们还好些。”便叫人到他书房拿出一个单子，并上次所行之令也写在上面，注了各人姓名。道生看了，连声赞好，道：“不料这四位竟能如此，竟是我辈，老夫今日真有幸也。他们贵行中我却也见过许多，不过写几笔兰竹，涂几首七言绝句，也是半通不通的。要似这样，真生平未见。怪不得诸公相爱如此。可惜老夫早生四十年，不然也可附裙屐之列。”诸人见他欣赏，个个喜欢。

那边仲清问道：“先生所藏金石甚富，且精于考辨。不知篆隶碑板，究以何本为最？”道生道：“古篆近人不甚讲究，如《衡岳碑》，相传七十七字，在衡岳密云峰。至宋嘉定中何致子一游南岳，拓其文刻于岳麓，杨用修又刻于滇南，杨时乔又刻于栖霞，辗转相刻，姑为弗论。余尝译其文曰：

承帝曰嗟，翼辅佐卿。洲渚与登，鸟兽之门。参身洪流，而明发禹兴。久旅忘家，宿岳麓庭。智营形折，心罔弗辰。往求平定，华岳泰衡。宗疏事衰，劳余神漚。郁塞昏徙，南渍衍亨。永制食备，万国其宁，率舞永奔。

凡七十七字。王元美曰：‘铭词未谐圣经，类周篆、穆天子语。’此为知言。其次如周武王《铜盘铭》云：

左林右泉，后冈前道。

万世之宁，兹焉是宝。

亦岂三代语耶？其为赝作无疑。石鼓文，郑樵谓秦惠文后及欧阳三疑皆不足据。韦应物谓文王之鼓，宣王刻诗。马子卿谓宇文周时作，更为妄论。唯董、程二氏以《左传》成王有岐阳之搜证之，凿凿可据。以后则秦《峯山铭》，为宋淳化中郑文宝刻，尚不失为古篆。汉隶之最佳者，以《孔庙礼器碑》为第一，次则汉《曹景完碑》，一则神奇浑璞，一则丰赡高华。至魏之《劝进碑》、《受禅碑》、《祀孔子碑》，后魏鲁郡太守《张君颂》、李仲璇《修孔子庙碑》等等，优劣互见。汉隶已失，况其后乎。”仲清称善。

春航道：“兰亭聚讼纷纷，即定武本亦有二刻。真伪已分，究何以辨？”道生道：“兰亭刻于唐太宗贞观年，先太宗为秦王时，得于僧辨才处。贞观十年，始命汤普、冯承素、诸葛贞、赵模，各临拓以赐近臣。当时褚遂良、欧阳询各有临本，人并崇尚。所谓定武本者，欧临是也。唐绢本者，褚临是也。彼时欧临石刻在禁中，后石晋之乱，契丹辇石投于杀虎口，既为定武太守李景文所得，入于库中。熙宁间，薛师正出牧，刊一别本，以应求者。此定武有真赝二刻。其子薛道祖又摹之他石，潜易古刻，又剔损古刻湍、流、带、左、右，五字为识。大观中诏向其子嗣昌取龛宣和殿，后靖康之乱失去。及明弘治间，得于天师庵中，置于太学，而欧本复显。褚摹绢本，当时广赐各郡学宫，如颍上石、长台县石皆得之，后明代颍上井中夜放光如虹，县令荀公异之，掘地得兰亭，并门铜罍，舍利数颗，即为荀令携至家。至今不知流落何处矣。至于各家临本，不可胜数，诸公自有法眼，无俟鄙人陈说也。”春航又道：“人说汉之碑，宋之帖，可以只立千古，淳化、大观、绛帖、潭帖，此四贴可好？”道生道：“以鄙见论，以淳化为第一，次大观，次绛帖，又次潭帖。然宋人常谓潭帖在阁

帖之上，又谓淳化创始，兼以王著摹手不高，未及大观之精美。然淳化气运朴厚，大观光彩浮动，比之诗，则盛而渐晚矣。”众人尽皆拜服。

子玉问道：“先生方才说唐诗中晚之分，小侄以唐诗自然推李、杜、韩三家，而王荆公定诗则称杜、李，又选杜、韩、欧、李四家诗，则以李太白居四。元微之亦谓杜在李上，其优劣之意见于《工部墓志》。以太白天才，竟有不满人意处。韩昌黎则云：‘李杜文章在，光焰万丈长。不知群儿愚，何用故谤伤。蚍蜉撼大树，可笑不自量。’乃自真心倾倒之意，究何所折衷？”道生道：“诗以性情所近，近李则好李，近杜则好杜，李、杜兼近则兼好矣。元微之粗率之文，颓唐之句，于李岂能相近？自然尊杜而贬李。王荆公谓李只是一个家法，杜则能包罗众体，殊不知李亦何尝不包罗众体，特以不屑为琐语，人即疑其不能。大抵论太白之诗，皆喜其天才横逸，有石破天惊之妙。《蜀道》、《天姥》诸篇，摹拟甚多，而我独爱其《乌栖曲》、《乌夜啼》等篇，如《乌栖曲》云：

姑苏台上乌栖时，吴王宫里醉西施。吴歌楚舞欢未毕，  
西山欲衔半边日。银箭金壶漏水多，起看秋月坠江波，东方  
渐高奈乐何！

其《乌夜啼》云：

黄云城边乌欲栖，归飞哑哑枝上啼。机中织锦秦川女，  
碧纱如烟隔窗语。停梭怅然忆远人，独宿空房泪如雨。

其高才逸气，与陈拾遗同声合调。且其论诗云：‘梁陈以来，艳薄斯极，沈休文又尚以声律。将复古道，非我而谁。’故律诗殊少。常言寄兴深微，五言不如四言，七言又其靡也。以鄙见论之，

李诗可以绍古，而杜诗可以开今，其中少有分辨，故非拘于声调俳优者之所可拟议也。昌黎古诗，直追雅颂，有西京之遗风，其五七古尤好异斗奇，怪诞百出，能传李、杜所未传。读《南山》等篇，而《三都》、《两京》不能专美于前。人既无其博奥，又无其才力，尽见满纸黝黑，嶙嶙峋峋，所以目为文体，至有韵之文不可读之说。此何异听《钧天》之乐，而谓其音节未谐。特其五七言绝句及近体诗非其所好，只备诗中一格，原不欲后人学诗，仅学其五七言绝句小诗也。”此一番议论，议论得个个首肯，宝珠、蕙芳等亦颇能领会。

子玉道：“诗之妙论，既闻命矣。韵有通转之分，且自魏晋而始，如李登之《诗韵》，吕静之《集韵》，齐周颙作《四声切韵》，梁沈约撰《四声》一卷，而韵谱成。隋陆法言、刘臻等，本沈约之旨又为《广韵》，唐郭知玄又为《切韵》，孙愐又为《唐韵》，丁度、宋祁为《集韵》。景云已后，又有《礼部韵》，王宗道之《切韵》，吴棫之《韵补》，元阴时夫之《韵府群玉》，其合韵、分韵，究以何韵为是？”道生道：“韵学之辨，诸家通转各有依据。沈约以越音而定八方之音，岂能尽合？而同一字也，而舌与齿为一音，齿与舌又为一音。即如五方土音，甚难吻合，所以支元之韵最杂，正不知何方人才能念出一韵来。昔分韵为二百六部，自淳祐中，平水刘渊始并为一百七部。《广韵》计二万六千一百九十四字，《集韵》计五万三千五百二十五字，《礼部韵》止收九千五百九十字，毛晃增韵，较《礼部韵》增二千六百五十五字，刘平水之《礼部韵略》又增出四百六十三字，而古书尽变。说者谓韵之失不在二百六部之分，而在一百七部之合，阴时夫又较《礼部韵》、毛晃、刘平水韵，刊落三千一百余字，有去古雅

而入讹俗者。又黄公绍之《韵会》分并依毛、刘韵而笺注颇博，增添一万二千六百五十二字，不为无补。第其次序泥于七音三十六母，又为后人所议。今之韵即沈约之韵，但古韵之通，似较今韵为是。章黼之《韵学集成》校定四声，而古韵之通转亦可类推。请以《雅》、《颂》、《离骚》古歌诗核之，古今通转之异可想见矣。”子玉避席而谢。

南湘道：“古人讲《易》言理不言数，今人讲《易》言数不言理。数竟可以该得理么？且数自康节先生之后无真传。今之所为太乙数者，可以验运祚灾祥刀兵水火，并知人之贵贱。其考阳九百六之数，历历灵验，其说可以得闻否？”道生道：“宋南渡后，有王湜著《太乙肘后备检》三卷，为阴阳二遁，绘图一百四十有四。以太乙考治人君之善恶，其专考阳九百六之数者，以四百五十六年为一阳九，以二百八十八年为一百六。阳九奇数也，阳数之穷；百六偶数也，阴数之穷。王湜之说云：后羿寒浞之乱，得阳九之数七；赧王衰微，得阳九之数八；桓灵卑弱，得阳九之数九；炀帝灭亡，得阳九之数十。此以年代考之，历历不爽。又云：周宣王父厉而子幽，得百六之数十二；敬王时，吴越相残，海内多事，得百六之数十三；秦灭六国，得百六之数十四；东晋播迁，十六国分裂，得百六之数极，而反于一；五代乱离，得百六之数三。此百六之数，确有可验。但又有不验者：舜禹至治，万世所师，得百六之数七；成康刑措四十余年，得百六之数十一；小甲、雍己之际，得阳九之数五，而百六之数九；庚丁、武乙之际得阳九之数六；不降享国五十九年，得百六之数八；盘庚、小辛之际，得百六之数十；汉明帝、章帝继光武而臻泰定，得百六之数十五；至唐贞观二十三年，得百六之数二。此皆不应，何也？甚至夏桀

放于南巢，商纣亡于牧野，王莽篡汉，禄山叛唐，阳九百六之数，皆不逢之，又是何故？所以我说数不敌理。理生于自然，数若有预定。故圣人言理不言数，数止理中之一端耳。”南湘道：“是真快论，可破古今之疑。”

次贤道：“休论世上升沉事，且斗樽前现在身。我有一个极琐屑鄙俚之理要请教请教。我见《越绝书》有慧种生圣、痴种生狂、桂实生桂、桐实生桐之说，我往往见愚夫蠢妇，倒生出绝慧绝美的儿女来。看其父母，先天后天，皆无此种宿因，何竟得此妙果？”道生笑道：“这个理倒有些难讲。然《齐民要术》内说种梨法，一梨十子，唯二子生梨，余皆为杜。段氏曰：鸛生三子，一为鸛。《禽经》曰：鸛生三子，一为鸛。造化权舆，夏雀生鸛，楚鸛生鸛。《南海记》曰：鰐生子百数，为鰐者才十二，余为鼈，为鼈，随气而化。且推之，圣不生圣，贤不生贤。先儒谓扬雄宜有后，张汤宜无后，以人之私智，岂能定天之理？且理有常，亦有变，岂无为气所感，可以变化气质。抑或愚夫愚妇，外貌虽蠢，其七情六欲之间亦有一样不蠢，从此解了这点灵气，就借此结成，也未可知。”说得众人大笑。

子云道：“古今美人多矣，其形之妙丽，唯在人之笔墨描写。见于文词诗赋者，亦指难胜屈，究以何处形容得最妙，先生肯指示一二处否？”道生道：“古人笔墨皆妙，何能枚举。但形容的美人得体，又要人人合眼称妙者，莫如卫庄姜。《硕人》之诗，先曰：‘硕人其颀，衣锦綈衣。’这两句，就写得光华射目。‘领如蝤蛴’，至‘美目盼兮’，便字字形容绝妙，不着一衬帖语，不用一假借语，正所谓咏月咏月满，写花写花开，扫去烘云托月之法，是为最难。若写服饰之盛，体态之妍，究未见眉目鼻口之位置何

如也。宋玉《神女赋》未尝不想形容，但云：‘其始来也，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；其少进也，皎若明月舒其光。’极言其光亮而已。明月犹可，而白日、屋梁，则比之不伦。而曹子建《洛神赋》复用其意，有‘远而望之，皎若太阳升朝霞’。《神女赋》又云：‘忽兮改容，婉若游龙乘云翔。’而《洛神赋》复用其句云：‘翩若惊鸿，婉若游龙。’是真不善体会，以游龙比美人，吾不知其何所见而然。再如宋玉《好色赋》云：‘增之一分则太长，减之一分则太短。’只概而言之，不求其实可也。若必细核其人之长短，亦有语病。既云增之一分则太长，则此人真长，减一分必不为短。既云减之一分则太短，则此人真短，增一分必不为长。此又文章之过情语也。小说中有刻划尽致，言人所不忍言，而令读者目眩意移，其神情活现纸上，则莫如《杂事秘辛》之描写女莹身体，令人绝倒。你们细想：‘女姁以诏书如莹寝处，屏斥接待，闭中阁之时，日晷薄辰，穿照蛩窗，光送着莹面上，如朝霞和雪，艳射不能正视，目波澄鲜，眉妩连娟，朱口皓齿，修耳悬鼻，辅靥颐颌，位置均适。漉寻脱莹步摇，伸髻度发，如黝髥可鉴，围手八盘，坠地加半握。已，乞缓私小结束，莹面发赧抵拦。姁告莹曰：官家重礼，借见朽落，缓此结束，当加鞠翟耳。莹泣数行下，闭目转面内向，姁为手缓捧着日光，芳气喷袭，肌理腻洁，拊不留手。规前方后，筑脂刻玉，胸乳菽发，脐容半寸许珠。私处坟起，为展两股，阴沟渥丹，火齐欲吐。此守礼谨严处女也。约略莹体，血足荣肤，肤足饰肉，肉足长骨。长短合度，自颠至底，长六尺一寸，肩广一尺六寸，臀视肩广减三寸，自肩至指长各二尺七寸，指去掌四寸，肖十竹萌削也。髀至足长二尺二寸，足长八寸，胫跗丰妍，底平指敛，约缣迫袜，收束微如禁中，久



之不得音响。姁令催谢皇帝万年，莹乃徐拜称皇帝万年。若微风振萧，幽鸣可听。’虽文章秽褻，然刻划之精，无过于此。”众人说道：“极是，从古以来，未有量及身体者。”

子玉道：“缠足之始，谓始于陈后主之潘贵妃，今《秘辛》之‘约嫌迫袜，收束微如禁中’，非缠足之始么？”道生道：“此不过略为缠束，不使放散，读‘胫跗丰妍，底平指敛’，似又非今日之紧紧缠小，必使尖如莲瓣也。”蕙芳道：“这个尺寸是怎样？身长七尺一寸，肩广一尺六寸，怎样算法？若依今日之尺寸，只怕没有这般长大人。”道生道：“这是汉尺，比起今日工部营造尺来，只得七寸五分。而营造尺比起民间裁尺，只得九寸三分。依营造尺折算则七七四尺九，五七三寸五，再加七分五，为五尺三寸二分半长。若核如今的裁尺折算，则五九四尺五，三九二寸七，再加上二分二，共长四尺八寸许。这身也就长了，似乎与你差不多，还要略高些。肩广一尺六寸，核营造尺则一尺一寸五分，核裁尺一尺一寸有零，臀视肩广减三寸，下体核分裁尺只广八寸有零，是个纤瘦身材。手自肩至指长二尺七寸，核营造尺长二尺零二分半，依裁尺只得一尺八寸有零。髀至足长三尺二寸，依营造尺长二尺四寸，依裁尺长二尺一寸六分，上下长短倒相称的。足长八寸，依营造尺实长六寸，依裁尺得五寸四分，究与缠足相异，也不为过小。通身算起来，身材觉长了些。要不然，古之美人，总是身长玉立的。”次贤道：“你也实在算得细。当日女瀛量的时候，或者量错了，多说了一寸，也未可知。”说得众人皆笑。

道翁又道：“都中现有一个极博雅的人，年纪虽轻，与我是旧交，也是个南京巨族。论起世家来，与子云、星北不相上下，想诸公自必相熟的。”子云道：“是那一位？”道翁道：“此君姓金

名粟，号吉甫，可相好么？”众人同道：“久闻其名，恨未一见。”道翁道：“若论考据学问品行，当今可以数一数二了。他也有一部说部，是说平倭寇的事，我将他这书的名字忘了。曾经看过一遍，笔下极为雄健。将那两个逆首定江王、静海丞相骂得真真痛快，实在是才人之笔。”次贤道：“此辈叛贼荼毒生灵，害人多矣，也是人人言之发指的。既有此骂，也是快事，将来倒要找一部读读。”道翁道：“但其人时运太坏，未能大用其才，真真可惜。”宝珠忙接道：“何幸此君，今日竟遇知己。”道翁道：“瑶卿与此君相好么？”素兰在旁道：“他的画画弹琴，皆是此君教的。前月他们还逛了两天翠微山呢。他之待此君，也不亚于蕙芳之待湘帆了。”宝珠一笑，道：“何至于此？”子玉道：“前在瑶卿处，见其笔墨高雅之至，大有唐六如的光景。”道翁道：“不特笔墨似六如，命宫磨蝎也似六如，却是怪事。何以古今若合，此又不可以言理不言数了。我明日尚要拜他去。”子云忙道：“何不为我先容？得此良友，也是快事。”道翁道：“妙极，妙极！”宝珠道：“此君疏懒太甚，不好交游的。”道翁道：“想与此数君自必水乳。”

这一日，屈道翁足足讲了一日，人也乏了。吃完了饭，散坐了一会，也就二更光景。刘文泽系旧学生，不敢问难。宝珠问子云要柄扇子，求道翁题诗，子云索性叫取四柄扇子出来，给四旦每人一柄。于是宝珠拂几，蕙芳移研，素兰磨墨，琴言润毫，共求道翁留题。道翁也十分高兴，遂将各人的大概，每人写了七律一首，半行半草的一笔虞世南，并落了双款。四旦谢了，谈了一会各散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三十九回 闹新房灵机生雅谑 装假发白首变红颜

话说王恂前日不能赴怡园之约，因为孙亮功请去商办喜事，也替他张罗了几天。定于二月初十日招赘，也不多几天了。新年李性全寄了几百两银子来与元茂，并写个禀帖与王文辉，要替他儿子办喜事。王文辉不耐烦作媒，俱令王恂代劳。李元茂求着了魏聘才，求其代制一切。魏聘才闹了一个多月，花的，输的，丢了好些银钱，窃案又未能破，心上也有些烦闷起来，不得主意。今见李元茂来求他，当日原是他与王文辉为媒，意欲借此到文辉处走动，作个幌子，便答应了，又道：“你去年借我的镯子，如今也该取还我了，迟一日多一日利钱。”元茂道：“老爹只寄了三百两银子来，要办这件事，只怕还不够。我又无处借，你再要这帐，就坑死我了。”聘才道：“这话奇了，怎么说坑你？你去年怎样讲的，说家信一到就还，如今倒问你也不好问了。”元茂道：“你放心，待我过门之后，我就赎还你。”聘才道：“到过门之后，一发没钱了。”元茂道：“我虽没钱，他应该有钱。”聘才道：“他是谁？”元茂笑道：“就是内人。非但这一笔，还有好些钱，想出在他身上呢。”聘才笑道：“你内人身上倒会出钱？”元茂道：“岂有此理！”聘才道：“你自讲的，要出在他身上。”元茂道：“我不过想他有些陪嫁，嫁了我也就任凭我了，稀罕你那一个镯子取不出来？”聘才道：“要使老婆身上的钱，也不是个汉子。”元茂道：

“那又何妨？又不是当忘八来的钱。”两人说笑了一回，元茂去了。

聘才明日去拜王文辉，文辉进衙门去了，王恂接待。又同去见了亮功，说了些客套，无非是现在客途，无人照料，一切尚求包涵等语。亮功道：“原是爱亲结亲，这些烦文，一概删去。我也不要破费他一钱，一切在我就是了。”即留聘才吃饭。到了前三日过礼，聘才只得去找元茂，免不得上去见了颜夫人，因有好几个月不去了，又为去年闹了事，甚是局促不安。颜夫人也不问其往事，淡淡问了几句话。聘才去见了子玉，子玉想起琴言前日的话，心上总有些怪他，也不似从前待他亲厚了。元茂的事是梅进代办，替他办了钗环簪镯、彩缎衣衫，并借了颜夫人的珠冠玉带、补服朝珠、蟒衣绣裙，共铺了十六盒，扎了亭子，也还像个局面。两个媒人押了去。孙家收了，回盒不过相称，也无甚珍异之物。

到了吉期，自有梅宅家人料理，备了两桌酒，一席送颜夫人，一席待媒人，并请子玉、颜仲清作陪。仲清道：“元兄今夕真个到了群玉山头了。”王恂道：“一路荣华到白头。”子玉道：“‘犹道灯前相对影，愈揉双眼愈模糊。’此是近视眼洞房诗，今日可为元兄咏矣。”元茂道：“我说倒是近视眼好‘就新人丑些，也看不清楚。’”仲清道：“若美的呢？可不辜负了？”元茂笑道：“我这新人想来未必能美。我也有些风闻，只要不像那两位弟兄的相貌就好了。”

到了吉时，都送元茂到了孙宅，孙宅鼓乐迎接。此位姑娘系亮功前室所生，如今这位夫人也不甚钟爱他，故此一切从简。女客只有陆氏夫人的嫂子，就是陆宗沅的夫人，带了小女儿前来。男家早上道过喜了。倒是姬亮轩在那里假热闹，心上想闹闹新

房，自有两位废物招接。元茂与新娘拜了花烛，送入新房，坐床撒帐，饮了交杯，复又请新郎上席，坐了华筵。那嗣徽、嗣元陪了一回，王恂、仲清即要移席到新房中畅饮。大家进了新房，仲清道：“今日可以看新人的。”便要走到床前了。床前本有两个伴送的老妇人，还有两个小丫鬟侍立。嗣元恐怕仲清看了他的姐姐，便跑到床前把帐门把住，口内连说了几个“看”字，然后挣出“不得”两字，惹得众人都笑了。王恂扯了仲清过来坐下，嗣元尚不放心，还死紧把住了帐门，众人不住的暗笑。嗣徽道：“夫妇居室，人之大伦也，外人何得与闻？幸亏兄弟阅于床，外御其侮。不然，白雪之白，竟为十目所视矣。”子玉听了大笑。王恂对仲清道“真所谓‘无感我帨兮，无使龙也吠。’”仲清也觉微笑。李元茂得意洋洋的喝酒。姬亮轩与王恂、仲清是见过几回的了，子玉却是初见，心中想道：“这个梅少爷好相貌，比起那孙老徽来，倒似那戏上岑彭、马武了。”聘才问姬亮轩道：“好几天不见你东家出来，在家里作什么？”亮轩道：“这两天敝东有点贵恙，不便行动。”聘才道：“什么贵恙？”亮轩道“听得腿上生了疖子，所以不出来。”

这一席却分了三路，子玉、仲清、王恂是一路，孙嗣徽兄弟是一路，聘才、亮轩又是一路，故此不能热闹。王恂作人素来和蔼，见同席都不能接洽，勉强要和合起来。此刻在新房里坐位乱坐的，无有推让。聘才与亮轩坐了一面，仲清与子玉坐了一面，元茂在上首独坐了一面，王恂与嗣徽坐在下首。叫嗣元过来，嗣元不肯，拿张凳子床面前坐着。姬亮轩向子玉笑嘻嘻道：“梅大先生是不常出来，小弟今日还是头一回识荆。如高兴，歇天何不到敝东处来走走，敝东是极好相与的。”子玉不知他的东家是

谁，含糊答应。即私问王恂，王恂答以奚十一，子玉便是一腔忿恨，也不理他。亮轩又向元茂道：“舍表妹贤德无双，李大哥真有福气，结了这头好亲。我们太亲翁不久外放，不是四川夔州府，就是湖南辰州府。李大哥是娇客，将来同到任上，不要说是帐房，只怕内外一切都要仰仗呢。”仲清听了好笑，忍不住道：“足下与孙府上怎么样的亲？亮轩道：孙大哥的嫡亲舅嫂，是我两姨中表嫡亲表嫂之嫡亲表妹，这是新亲。叙起老亲来，从前已故太太的外祖，是我丈人的丈人。”仲清笑起来，聘才道：“这个青，也只好算个蛋青了。”亮轩道：“虽然是淡亲，却也胜于举目无亲。我听得有副对子道：‘岂有文章惊海内，更无亲友在朝中。’”又道：“乱说，乱说。诸位是满朝朱紫贵皆亲友，我们这两位舍亲是不用说了。李新舍亲是明府之子，梅大先生是堂堂学院的少爷，王大先生是侍郎大人之公子，颜大先生是侍郎大人之娇客。就是魏大先生也作过华公府上的上宾，就是少府。都是一班贵客。只有区区小子，是个幕宾，将来总要拜求栽培栽培，携带携带。”说得个恶心。仲清忍不住问道：“姬先生这样叙起来，我们都可以算得亲戚，只要多转两个弯。”亮轩连称“正是”。子玉微笑。元茂道：“我非但算不得清，而且也听不清，真是葫芦牵倒扁豆藤。”聘才笑道：“忙中遇着腿缠筋。”嗣徽道：“亲亲也，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。亲亲人也，仁者人也。”嗣元听了乃兄开口，就要驳起来，道：“这话、话，不、不通，你、你说凡有血、血、血气者，莫不、不、不尊亲，都、都、都是你、你的亲，我、我、我想就、就、就只有螃、螃、螃蟹没有、有、血、甲、甲、甲鱼还、还有、有血，王、王、王八也是你、你、你亲戚、戚了。我就没有这、这、这许多亲。”说罢，呵呵的笑起来，笑得满屋人皆笑。

嗣徽道：“妄人也，何足与言。”嗣元道：“我、我、我倒不是妄、妄人，你、你、你倒是个亡人，亡人、亡人无以为、为、为宝，仁、仁、仁、仁亲以为宝。”众人听得更大笑。

仲清道：“我有个笑话也是现成的。海龙王有一天放那些怪物转生，已放过了好些。末后，巡海夜叉在泥里掏出两个怪物，求龙王放他，龙王看时，一个是王八，一个是蛤蟆。龙王道：‘这两个放他去，我有些不放心，教他找个保人来。’王八听了，即指着旁边龟丞相道：‘他是我本家。’又指着蛇将军道：‘他是我的亲戚。’龙王道：‘丞相是你本家也就够了，怎么又添出个将军亲戚来？’那王八答道：‘非但亲戚，还算是本家呢。我们王八是不会生儿子的，要请蛇来替生儿子，虽是龟宗，还是蛇种，所以亲戚也算得，本家也算得。’海龙王笑道：‘你既有这好本家、阔亲戚，就放你去罢。’又叫蛤蟆上来问道：‘你有本家、亲戚没有呢？’那蛤蟆道：‘人人是我本家，个个算我亲戚。’龙王怒道：‘那里就有这许多？’蛤蟆道：‘我们这一种，是人溺里带的余精生出来的，所以我也像个人样，不是人人算我本家，个个算我的亲戚么？’龙王大惊道：‘快些放他去罢，’不然他要与我攀亲了，不要攀出蛤蟆亲戚来。”说得聘才、王恂、子玉几乎笑倒。嗣徽与亮轩知道是骂他们，因回答不出来，只好忍气。嗣元见骂了他们，倒反笑起来，道：“好、好个王八亲戚，好、好个蛤蟆亲、亲、亲戚。”

王恂道：“我也有个笑话。一个妓女是个瞎子，有人去嫖他，他虽看不见，却分得人的等次来。那一天接了三个客，老鸨问他道：‘姑娘，你猜今日三个客是何等样人？’瞎妓道：‘头一个是秀才，第二个是刑名师爷，第三个是近视眼的阿呆。’老鸨道：



‘你何以分得出来呢？’瞎妓道：‘头一个上来，斯斯文文把我两边的股分开去，又合拢来，既作我的正面，又作我的反面。又听他说道：此处放轻，此处着重。一深一浅，是个作八股的法子。所以我知道他是秀才。第二个上来，弄了一回，把我细细的看。听他说道：左太阳有一疤，右乳有指爪伤痕，斜长一寸二分。停一回又听他说道：两足进直，两手放开。这不是办命案的刑名么？第三个来得奇，一上来就把我那话儿看，他那眉毛似刷子一样，擦得我痒。看看又闻，闻闻又看。我知道他是个近视眼的阿呆’。”众人大笑，连那老婆子、丫头也笑了。觉得帐子里一丝半息的微有笑声，是新娘子也在那里笑，把个嘴掩紧了。嗣元道：“那、那、那个近视眼倒像李大哥，那个刑名就是姬大哥。”亮轩笑道：“不是，不是。我看断非刑名，定是件作。”李元茂道：“我不信眉毛会擦得痒。”子玉笑道：“尊眉也就不轻了。”嗣徽道：“三人中吾学那个作八股的。”

聘才道：“我也有个笑话。亲兄弟两个，都是近视眼，然不肯自认近视眼。哥哥常说兄弟的眼光不好，兄弟也笑哥哥目力不佳。他家隔壁有个土地堂，新挂了一块匾，两人要试试眼光，去看匾，到底谁看得清楚。这两人偏又生得矮小，哥哥先叫兄弟蹲下，他踏在他肩上，叫他站起，凑到匾前，细细一看，下来对兄弟道：‘我送你上去看。’兄弟也照样上去看了，即问他哥哥道：‘你看的是什么字？’他哥哥道：‘我看是块当铺的招牌，想必里面开了当。你看分明写着土也当，是土也可以当得的意思。我们回去挑两担土来，当当。’兄弟笑道：‘哥哥看错了，我看是上他当三个字。我们去挑了土来，他又不当，不是上他当么？’哥哥听兄弟说得有理，也就一同回去了。一日两个又要赌赛眼光，兄

弟道：‘哥哥，你不要跟我赌，譬如你说我的面貌生的怎样，我说你的面貌生的怎样，我们自己不认得自己，说也不信。若嫂子面貌是我记得清楚的，弟妇的面貌，自然哥哥也看得逼真的。如今我们各把老婆的相貌说来怎样，就见得我们的眼光好与不好。’哥哥听兄弟说话又在理，便点点头，心中想他老婆的相貌，觉得模模糊糊说不出来。他兄弟想了半天，也想不出那模样来，便各跑了进去。他哥走到家中不见他老婆，一找找到磨房内。见他老婆正在那里簸面，飞了一头一脸雪白。他哥哥凑近他脸上，仔仔细细看了一看，即走出来坐了，等兄弟来说给他听。他兄弟也跑到房中，见关了门，把门一推。他老婆正脱了裤子要下盆子洗澡，见丈夫来，不好意思，要拿个东西遮遮下身。只有个蝇拂子在手边，便拿来遮了那件东西。他兄弟见了那丝丝缕缕的，着实诧异，便俯着身，细细看了，也即出来。见他哥哥坐在那里笑，即问他哥哥道：‘什么好笑？’他哥哥道：‘兄弟，笑我眼睛真不如你。我娶亲五年，今日才看清。那晓得你嫂子是个天老儿，一头白发。’他兄弟也叹了一口气道：‘哥哥，嫂子的白发，何足为奇。我方才看清你弟妇的阴毛都是白的。’”众人放声大笑。忽听得帐子里新娘骂起来，骂道：“那个混账忘八在这里撒村！你妈才是天老呢，你祖奶奶才是天老呢！”话言未了，打出一个东西来，砸破了两个茶碗，吓得众人面面相觑。嗣元见姐姐骂了，即跳起身来，也帮着乱骂。大家无趣，急忙起身走了出来，急急的各散。元茂、嗣徽也难收罗，只得送出，看上车而回。

原来聘才这个笑话，虽系有心打趣李元茂的近视眼，却不知关碍了新娘。从前就说过是个天老儿，生的一头白发，连眉毛、寒毛都是白的，北边叫作天老，南边谓之白羊子。更兼情性泼悍，

今年已经三十岁了，四远驰名，无人聘他，故将就送与元茂。元茂如何知道？高高兴兴的进来，心中想道：“方才聘才的笑话，不过笑我近视眼，他就骂起他来，还把个痰盒打出来。夫妻还没有作亲，他就这样帮着我，那里有这种好老婆。”连忙把仆妇丫头打发开了，脱了外面的衣裳，掩了门，将蜡花剪的亮亮的，揭开帐子，挑了红巾，将灯一照，喜得元茂骨软筋酥。雪白桃花似的一个银盆脸，乌云似的一头黑发，弯流流翠生生的两道黑眉，猩猩红的一张樱桃小口，粉香油腻，兰麝袭人。元茂喜得了不得，与他宽衣解带，那新娘便先钻入被内去了。元茂也忙忙脱了衣服，挨进了被窝，自有一番举动，那新娘半推半就的成了一度。见新娘递块帕子与他，元茂想起有什么元红的说法，把帕子擦了，摁在枕边，明日试验。心中想这滋味真觉有趣，要想句话说说，又找不出来。睡了一睡，又来了一度。一床被褥都是新绵的，况且是二月初十，天气已暖，元茂动得一身汗似蒸笼是的，头上的汗流个不住。下来歇了，忽摸着那块帕子，他也忘记是方才用过的，便拿来满脸满头一擦。掀开半床被，透了透热气，然后睡着。

绝早新娘已先起来，另在一间房梳头。元茂起来，擦了脸，穿了衣，悄悄的将那块帕子揣在怀里，要想去看新人梳头，已被伴婆拉了出去见泰山，并有些长亲等类，耽搁了好一回。新人梳妆已毕，华服艳妆的在房里低头坐着。元茂接近身边，也挣出几句话来，新娘唯有含笑不答，也偷看元茂，团头大脸，除了眉毛眼睛之外，也还生得平正，比自己两位令弟好看多了，心内也倒欢喜。再看他脸上有些黑气，隐隐的一条一块，深的浅的，花花落落，倒像个煤黑子擦脸擦不干净的样子。心上想道：“必是洗

脸不用胰子。明日叫他多擦些胰子就好了。”元茂看了一回，得意已极，想道：“从今好了，不用外边闲闯了。”又想到那块帕子，便走到外间无人处，从怀中掏出来，两手将那帕子扯直一看，不觉呆了。想了一想：“必是拿错了。”翻身到内，到床上四角一翻，不见，再到被底、枕底一翻，也没有。旁边一个仆妇问道：“姑爷要找什么东西？等我来找。”元茂见了有好些丫头、老婆子在房中，又不好说。只得出来，再到无人处，将那帕子细看，见一条条的漆不像漆，油不像油、墨不像墨，真猜不出是什么东西。闻一闻有点油香，又有些汗气，扑嗤的笑了一声，想道：“怪不得他的乃弟满口通文，虽他姐姐房里头，也有这许多墨水。”既又想道：“决无此理。”又翻转帕子来细细一看，看到一处在黑油之外，浸出一点红色来，似淡胭脂水一般，闻闻没有气息。再细细的想了一回，恍然大悟道。“是了，是了！这一点红影影的，就是元红无疑。这些黑的必是昨日人家和我顽，捉弄我，把些黑油涂在我头上，或是帽子里。出了汗，我误将此帕擦了。”便又搥入袖中。进来吃过了卯筵，燕尔新婚，自是如兄如弟。

过了几日，元茂谢媒拜客，听得王恂、仲清问他的新人怎样得意，不说别样，总说的是头发。有的说是白丝细发，有的说是银丝鹤发，总不懂什么意思。人家见他得意，也是诧异。元茂忽想起聘才挨骂那一回，也是说了白发、白阴毛，因此新人动气，便有些疑心。又想：“自己脸上天天沾染些黑油，那块帕子又是这样，况且他起得绝早，另在一间房内梳妆，而且要关了门，这是何故？”疑心不决，又不敢问。来到房中，见他欢天喜地，戴满了珠翠，分明一头好发，比漆的还亮。要去闻闻他的头，又被他推开。忽又转念道：“或者头发原是黑的，阴毛倒是白的，故

此人家讲这些话。”又想到：“就算他有几根白阴毛，外人那能知道呢？若果如此，那就不好了。”又想到：“这个念头起不得，等我今晚拔他一根，明日看看，便知分晓。”好不容易盼到黄昏，二人睡了。元茂摸了那件宝贝，却是毛绒绒的一块草地，却又不忍拔，恐他疼痛。便又上去胡闹了一番，下来再把手抚摸，意欲要他自脱下来，于心始安。忽然竟得了一根，心中喜极，两指捏紧了，探出一支手来，在褥子底下摸了一张纸，包好了。想来想去，没有放处，恐他搜着，便摁在髻顶里。那孙氏也猜不出他作什么。元茂费了半夜心，早上又睡着了。孙氏梳好了头，元茂才起来净脸时，就牢记着发顶里有个纸包，急忙带上帽子，跑到外间，打开一看，却是漆黑的一根。元茂欢喜道：“白疑心了几天，那班刻薄鬼原来是瞎说的。”才放了心。可笑元茂呆到二十分，费了半夜心，得了一毛，谁知还是他自己身上擦下来的，他当他老婆的，就疑心尽释了。

约过了半月，那一天事当败露。孙氏梳头时，觉得身上有些凉，叫丫鬟出去拿件半臂来穿，不料元茂已起来，见丫鬟拿了衣服进那间屋里去，他就跟了进去，不及关门。只见坐着一个人，身穿件大红紧身，披着一头银丝似的细发，有三尺余长，两道淡金色眉毛。李元茂心中唬了一大跳，当是遇见了鬼，欲要转身，心中想道：“穿的衣服分明是他，难道真是个白人？”急走近时，孙氏也吓了一跳，遮掩不及，脸都涨得飞红。李元茂仔细一看，一口气直冲上来，说道：“原来如此，我该倒运，娶了一个妖精。这是《西游记》上的不老婆婆，也要嫁人，笑死了，笑死了！”孙氏一听，又羞又气，一面哭起来，一面骂道：“我们待你这么样，我是千金小姐，留赘你一个自身人，你还不知足，倒嫌我！我就

头发白了些，那一样不如你，难道还配不上一个戾瞅眼儿？你嫌我，你就休了我！”使起性子，乒乒乓乓，把零碎砸了一地。李元茂在那间咕咕噜噜的也骂不完，两人闹了一早晨。

原来孙氏那几天把香油调了灯煤，再和了柿漆。先梳好了，然后将油漆细细的刷上，比人的还光还亮。就是天天要洗一回，不然就难梳，而且也刷不上去。洗时用皂荚水一桶，用硼砂、明矾洗干净，晾得半干，然后梳挽，也要一个时辰。今日略迟了些，因此败露。元茂气哄哄的崛了出去，在魏聘才处住了两天。聘才问其所以然，他只得直说了。聘才恍然大悟，遂明白前日的笑话，竟说到板眼里去了。

孙氏见丈夫两三天不回，心上急了，禀明了父母。亮功大怒，陆夫人也有了气，便着人到梅宅上一问，没有去。又各处找寻，找到了聘才处，找着了。元茂尚不肯回去，聘才力劝，方同了来人回家，犹不肯进房，在书房中同嗣徽说闲话。晚间亮功回来，即说了元茂几句，陆夫人也责备了元茂一番，然究竟心上有些对不住元茂，半说半劝的叫他进房。元茂也没奈何，只得进去，心上犹记着那天的模样，总不能高兴。

孙姑娘见他进来，要他先上来陪话，坐着不动。灯光之下，元茂依然看了黑白分明，是个美人，心上便活动了些，只得先说了一句话，孙氏也慢慢的答了一句。元茂垂着头，闭着眼，想了一回，想得了一个绝妙的主意，跳将起来，对着孙氏嘻嘻的笑。孙氏见他回心转意，反倒拿腔作势要收服他，冷冷的不言语，自己对镜顾影，做作一番。元茂忍不住道：“你何妨对我直讲，要瞞我作什么？我们既成了夫妇，自然拆不开的了。我看你天天梳头要上漆，就费力得紧，而且也不便，天天擦得我一脸黑油，惹

人笑话。我如今想了一个好法，又省事，又好看，又油不到我脸上来，不知你要不要？”孙氏听了，不知他有什么法子，便问道：“依你便怎样？”元茂道：“如小旦上装，用个网巾一扎，岂不省事？你那一头银丝罩在里面，有谁看得出来？再不然。索性拿他剃掉了，倒也干净。”孙氏道：“剃是剃不得，依你戴个网巾罢，恰也便当。我也怕上这些油，明早我就着人去买。”元茂道：“你脸上也要天天拿剃刀刮刮，不然也有些黄寒毛出来。你若刮了寒毛，戴上网巾，倒可以算得绝色美人了。”孙氏被他说得喜欢，便也笑颜悦色起来，道：“此刻尚早，何不着人去买了，明日就可用了。”元茂道：“买了来，今晚就用，省得又染我一脸。”

孙氏叫丫头出去告诉了管事的，叫他买一个网巾、一个髻子、一个燕尾，速速的办来。果然不多一刻，即买齐了。孙氏喜欢不尽，即刻熬了一罐皂荚水，把油煤洗刷干净，洗了很酡的两大盆，似染坊中靛青一般。也等不得干，元茂拿一块布与他抹了拭，拭了又抹。元茂又叫他索性把鬓脚及四围修去些，便不露出来。孙氏也叫老婆子用剃刀刮去一转，把眉毛也索性刮掉了，脸上也刮得光光的。把网巾戴上，真发盘了一圈，加上那假髻子，将髻子别好，扎上燕尾，额上戴上个翠翘，画了眉，真加了几分标致。晚上看了，竟是个醉杨妃一样。孙氏叫点了两枝大蜡，一前一后用两面镜子照了，觉得美不可言。元茂看了，也心花大开，走拢来，把他头上闻了一闻，将脸上擦了两擦，微有一点油，不像前头落色了。喜孜孜的支开了丫头，携手上床，同入鸳衾，开了一枝夜合花。元茂忽又想起前夜拔毛之事，便向孙氏道：“我闻得天老儿是浑身寒毛都是白的，为什么你下身的毛倒是黑的？”孙氏道：“也不甚黑。”元茂道：“好人，给我看看。”孙氏



不肯，元茂道：“我还嫌你？如今我都替你这么样了，还隐藏作什么？”孙氏不语。元茂赤身下床，携了烛照，把被揭开，孙氏尚要遮掩，元茂见他身上真是雪霜似的，甚为可爱。看到那妙处，好似骑了一匹银鬃马，倒应了聘才的笑话，真像一个蝇拂子遮着。元茂忍不住笑了一声，把他拧了一把。孙氏骂道：“作什么，你原也是个近视眼，何不也闻闻？”元茂看动了心，放了灯，上床去了。秽事休题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四十回 奚老土淫毒成天阉 潘其观恶报作风臀

话说前回书中，奚十一受了琴言之气，恨恨而回，心中很想收拾他，又想不出什么计策，惟有逢人便说琴言在外陪酒，怎样的待他好，还要来跟他。造了好些谣言，稍出了几分恶气。那一个镯子，菊花盘问起来，奚十一只说自不小心，失手砸了，菊花也无可奈何。偏有那巴英官告诉了，菊花便大闹了一场，奚十一软话央求，将来遇有好的再配，方才开交。那奚十一的为人，真是可笑，一味的弃旧怜新。从前买了春兰，也待得甚好，不到半年就冷淡了。去年得了巴英官，如获至宝，如今又弄上了得月、卓天香，将英官也疏远起来。那巴英官心中气忿，便与春兰闲谈说道：“从前老土待我们怎样，如今是有一个忘一个，你心上倒放得开么？”春兰道：“我从前主意错了。与我出了师，我当他是个人有情有义的，那晓得是个没有良心的。看他所做的事，全不管伤天害理。从前那个桶子，也不知骗了多少人。听得说还有些好人家的孩子，被他哄了，回去竟有上吊投水的，将来不知怎样报应呢。”英官道：“我也听得说，从前有个桶子，是怎样的，就能哄人？”春兰道：“这桶子是西洋造法，口小底大，里头像钟似的叮叮当当的响。他将一样东西扔下去，叫那人用手取出来。中间一层板，有两个洞，一个洞内只容得一只手。若两手都伸了进去，他便将桶内的机巧拨动，两手锁住，再退不出来。耸着屁股，那

就随他一五一十的顽罢。我头一次就上他这个当。后来被人告发了，将桶子才劈破了。”英官道：“索性待人有恒心也罢了。从前还常常的赏东西，如今是赏也稀少了，倒像该应拿屁股孝敬他的。这个人偏不生疮。烂掉了，倒大家干净。”春兰道：“你还有旧主人在此，他如过于冷淡你，你还可以告假，仍跟姬师爷，我看还比跟他好些。”英官道：“那姬师爷更不好，如果好，我也不跳槽了。那个人肉麻得很，又小气，一天闹人几回，才给几十个钱，还搭几个小钱在里头，所以我更不愿跟他。我在家做手艺时何等舒畅，打条辫子也有好几百钱。到晚饭后，便有几个知心着意的朋友，同了出去，或是到茶馆，上酒店，嘻嘻哈哈，好不快活。馄饨、包子、三鲜大面，随你要吃那样。同到赌场里去，只要有人赢了，要一吊八百都肯，真是又红又阔。从跟了那个姓姬的，便倒了运。”春兰进道：“那姬师爷的相貌，实在也不讨人喜欢，见人说话咯着两个黄牙，好不难看。”英官道：“他身上还狐骚臭呢。”

闲话休题。且说奚十一那天一人独自到宏济寺来，和尚与聘才都出门去了，小和尚在自己一间房内，歪在炕上，朝里睡着。奚十一见他单穿个月白绸紧身，镶了花边，绿绉绸的套裤，剃得逼清的光头。奚十一看了动火，脱了外面长衣，倒身躺下，轻轻的解了他的带子，把裤子扯了一半下来，贴身服侍。得月惊醒，扭转头一看，见了奚十一，便说道：“来不得。”奚十一不听，得月又说道：“当真来不得。”奚十一还当是他做作，故意进了一步，只听得得月腹内咕噜咕噜的一响。得月连说“不好”，身子一动，一股热气直冒出来。奚十一觉得底下如热水一泡的光景，急忙退出，“咯”的一声，掣出许多清粪，撒得奚十一一小肚子。奚十

一道：“这怎么好！”忙翻身下炕。得月跟着下来，往下就蹲，哗喇喇的一响，已是一大滩，臭不可当。奚十一掩着鼻子瞧那地下，还有些似脓似血的东西。奚十一找了些纸，抹了一会，裤裆上连带子上也沾了好些，一一抹了。得月皱着眉挪了挪，方才撒完了起来。不好叫人收拾，自己到煤炉里撮些灰掩上，扫净了。奚十一道：“我怎样好，快拿盆水来洗洗。”得月道：“我原说来不得，你不听。”便找了小沙盆，舀了些水，将块脚布与他，奚十一将就抹了一把。得月重又躺下，奚十一好不扫兴。得月道：“我身子不快，且走肚子，懒得说话，你去罢。”

奚十一只得出来，却好碰着卓天香进来，撞个满怀。奚十一道：“和尚与魏大爷都不在家，得月病了，懒应酬，不要进去了。”天香道：“我们还到魏老爷那边去坐坐罢，他虽不在家，也可坐得的。”奚十一无可无不可，就同了天香进去，叫聘才的家人沏了两碗茶，与天香闲谈。天香道：“今日我找魏老爷，要问他借几吊钱，偏又不在家，不知几时才回来呢？”奚十一道：“你方才从何处来？沾得一身土。”天香道：“去找那卖牛肉的哈回子讨钱，又没遇着。”奚十一道：“你要多少钱使？”天香道：“还短十五吊钱，一时竟凑不起来。”奚十一道：“什么事这样紧要？”天香道：“昨日翠官被人讹了八十吊钱，写了欠票与他，今日来取，约明日还他的。”奚十一道：“翠官被什么人讹的？”天香道：“除了草字头，还有谁？昨日叫他们去伺候一天，倒把他捆了起来，说他偷了烟壶，要送北衙门。跟去的人再三央求，他们的人做好做歹，赔他八十吊钱，写了借票，才放出来的。今日将我们的衣服全当了，才得六十吊，又借了五吊钱，哈回回尚欠我们几吊钱，偏又遇他不着。如今求大老爷赏十五吊钱，了此事罢。”奚十一道：

“这有什么要紧，横竖明日才还他。我们坐一坐，到潘三爷铺子里开张票子就是了。”天香道了谢，便与奚十一在一处坐着闲谈。

原来天香去找哈回回，哈回回有个侄儿与天香有些瓜葛，见他叔叔不在家，便留在铺子里吃了两小碗牛肉，五六个馒头，做了一回没要紧的事，也给了他两吊钱。那晓得那个小回子才生了杨梅毒，尚未发出来，这一回倒过与天香了。天香此时后门口觉得焦辣辣的难受，要想奚十一与他杀杀火。奚十一见天香情动，便也高兴，两人不言而喻，闹了一回，聘才尚未回来。

奚十一本要同他到潘三处取钱，忽然眼中冒火，两太阳疼胀，身子不快起来，便写了一个飞字叫天香自取。奚十一即回家，头晕眼花，挣扎不住。脱衣睡了一夜，如火烧的一般，且下身疼得难受，把手一摸，湿淋淋的流了一腿，那东西热得烫手，已肿得有酒杯大了。口中呻吟不已。菊花一夜不能安睡，明日见了那东西，吓了一跳，忙问其缘故，奚十一不肯直说，只推不知为什么忽然肿起来。菊花道：“请个医生来看看罢。”奚十一道：“唐和尚就很好，专医这些病症。”菊花便打发人去请。

原来唐和尚这几天见得月气色不正，指甲发青，知他受了毒气，使用了一剂攻毒泻火的泻药，昨日已泻了好几遍，适奚十一来承受了，由肾经直入心经。奚十一身子是空虚的，再与天香闹了一次，而天香又新染了哈小回子的疮毒，也叫奚十一收来。两毒齐发，甚为沉重。少顷，和尚来问其得病之由，奚十一只将天香的事说了。诊了脉，也用一剂泻药。谁知毒气甚深，打不下来，一连三日，更加沉重。肿溃处，头已破了，奚十一苦不可言，只得又另请医生，要二百金方肯包医。一面吃药，一面敷洗。谁知那个医生更不及和尚，又没有什么好药，越烂越大，一个小和尚

的脑袋已烂得蜂巢一样，臭不可言。奚十一又睡不惯，只得不穿裤子，单芽套裤，坐在凳子上，两脚揷开，用两张小凳搁起，中间挂下那个烂茄子一样的东西，心上又苦又急。菊花见了，好不伤心，又不敢埋怨他，只得求神许愿，尽心调治。换了两三个医生，倒成了蜡烛卸。还是唐和尚知道了，用了上好的至宝丹敷了，才把那个子孙桩留了一寸有余。后来收了功，没头没脑，肉小皮宽，不知像个什么东西，要行房时，料想也不能了。此是奚十一的淫报。

无事不成巧，说起来真可笑。却说潘三店内有个小伙计，叫许老三，只得十六岁，生得颇为标致。潘三久想弄他，哄骗过他几次，竟骗不上手。那孩子有一样毛病，爱喝一钟，多喝了就要睡。正月十五日，众伙计都回家过节，潘三单留住了老三，在小帐房同他喝酒。许老三已醉了，在炕上睡着。潘三早安排了毒计，到剃头铺里找了些剃二回的短发，与刮下来的头发，藏在身边，乘他醉了，便强奸了一回，将头发摁进，已后叫他痒起来，好来就他。那许老三醒来，已被他奸了，要叫喊时，又顾着脸，只得委委屈屈受了。谁知从此得了毛病。明知上了潘三的当，放了东西，心中甚恨，忍住了仍不理他。潘三自以为得计，必当移舟就岸，那知许老三怀恨在心。他有个姐夫周小三，即与潘三赶车，为人颇有血性，倒是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朋友。许老三上当之后，即告诉了姐夫，姐夫即要与潘三吵闹，倒是老三止住了，商量个妙计报他。

明日老三回家，他无父母，有两个哥哥，一个开的小酒店，卖些熏肉香肠，一个是游手无赖，在杂耍班里做个斗笑的买卖，叫把式许二。他那姐姐也在家。就将他上当的事讲起来，恨如切

齿，誓要报仇。他二哥听了，即脱下衣裳，便要跑去打架。大哥拉住了，道：“不是打架的事，且商量。去邀了李二叔来，是他荐去的，我们讲理去，看他怎样？”三姐说道：“打架固不好，讲理也不好。这又没有伤痕，难道好到刑部里去相验么？依我想个法子，也叫他受用一回，叫他吃个闷亏，讲不出来。”那老大、老二道：“妹子倒说得好，他是个四五十岁人，怎样叫他吃这闷亏？”三姐笑道：“待我慢慢的想着。”

原来那三姐才十九岁，生得十分标致，而且千伶百俐，会说会笑。若做了男子，倒是个有作为的，偏又叫他做了女身。想了一会，笑道：“我倒有个妙计，就是没有这个人。”那老二道：“要与兄弟报仇，就到水里去，火里去，我肯的。”三姐道：“这件事用你不着，而且与你讲不得。与你讲了，你要说出来的。”老二发气道：“这是什么话？既要赚人，难道还对人讲？”三姐道：“只消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，就是没有这个人。”老大想道：“你嫂子不中用，引不动人，且回娘家去了。或者请了王八奶奶来，不然请葛家姑娘？”三姐道：“不好。这些门户中人，非亲非戚，他们也未必肯来。况且潘三认得这些人。”老二笑道：“妹子，我们都是亲哥儿姊妹，既与兄弟报仇，也应出点死力。那天何妨就将你做个幌子，难道真与他有什么缘故？只要我们留点神，快快走进来就得了，横竖妹夫也要请来的。若讹着了钱，还是自己家里人分用，不比谢外人好些？”三姐啐了一口，骂道：“放狗屁，你何不等二嫂子来做幌子？”老二笑道：“还没有娶回来，谁耐烦等这一年半载。若已经娶在家里，怕不是就用他，还来求你？”老大听了，可以报得仇，还可以讹得钱，便也劝道：“老二这句话，倒也讲得在理，除妹子，却无第二人可做。但是做了之后，老三



是不用说了，就是妹夫，这个锅也砸定了。”三姐道：“那倒不妨，三吊钱一月，别处也弄得出来。这件事既商议定了，倒要趁早，你们去将你妹夫叫来。大家说明，也要他肯。”去叫了周小三来家，三姐将方才商量的话说了，周小三无有不依，定于后日晚间行事。

过了一夜，明日老二到潘三处搬老三的铺盖，潘三知事发了，心中有些惧怕，只得将言留他。经周小三力劝，留下铺盖，把老二劝回。潘三感激小三不尽，谢了小三，小三道“三爷如果真心要提拔我的舅子，明日我去劝他来。这孩子糊涂，我开导他几句，他就明白了。明日倒有件凑巧事，不晚三爷肯赏脸不肯？”潘三道：“什么话！你虽与我赶车，也是伙计一样。你既这么懂交情，难道我还有什么不依的？”小三道：“三爷若肯赏脸，就好说了。”又道：“明日是我妻子的生日，家内也没有一个亲戚，老大、老二明日有事不能来，老三是来的。明日晚上，我请三爷到我家里去坐坐，趁老三在那里，当面说开，我叫他跟了回来就是了。”潘三喜极，说道：“很好，你如完全了这件事，我重用你。我每月加一吊钱。”小三道：“这更多谢三爷。”

到了明晚，小三跟了潘三步行回家，潘三就堂屋坐了，小三进去，送出一钟茶来。潘三道：“今日既是你奶奶的生日，我应该祝寿的，请你奶奶出来见个礼。”小三道：“祝寿是不敢当。我受了三爷这样恩典，我叫他出来磕头。”便“三姐、三姐”的叫了两声。听得里头答应了，这又娇又嫩的声音，就觉入耳。潘三听得咕咕咯咯的高底响，到了门后，手望门上一扶，露出两个银指甲道：“要什么？”小三道：“三爷初次来，你也该出来见个礼。况且三爷是有年纪的人，父母一样，不要害臊。”三姐笑了一声，

道：“我厨房有事，还没有净手。老三嘴馋得很，不能帮我也罢，我装一碟，他倒要吃半碟。”又笑了一笑，便进去了。潘三听了，已有些软洋洋的起来，心中想道：“好个声音，不知相貌怎样，若像他兄弟就好了。”小三拖开桌子，摆了三面。老三先拿酒壶、两个酒杯、两双筷子来，随后又送出四个碟子。潘三见是一碟腌肉，一碟熏鱼，一碟香肠，一碟面筋。小三斟了酒，两人坐了。潘三道：“老三也可叫他出来坐坐。”小三即叫老三出来，老三道：“我不喝酒。”潘三道：“老三，来，来，来！喝一钟。”老三不理，又进去了。小三道：“他帮着他姐姐弄菜，少停肯来的。”老三又拿出两碟两碗，一碟是炒猪肝，一碟是炒羊肉，一碗烩银丝，一碗炸紫盖。

两人已吃了一会酒，只听得打门之声，又听得连叫两声“小三！”小三即忙去开门。潘三听得一声“了不得了！”倒吃了一惊，又听得说了好些话。小三道：“我就来。”那人道“同走罢，不要耽搁了。”小三进来向潘三道：“三爷请坐坐，我叫老三来陪你，我要出去劝解一件事，就回来的。”潘三道：“我也走罢。”小三道：“忙什么，我即刻回来的。”潘三心上为着老三，正好等小三去了，招陪他。口虽说走，身却不动。小三叫老三出来，老三终是不肯。小三骂了一声：“糊涂小子！”只得叫声：“三姐出来。”三姐到门后道：“又做什么？”小三道：“你二哥又闹了事，要我去劝解。三爷在此，老三又不肯出来。我想三爷五十来岁的人，你做他女儿还小，你大方些，出来陪陪，我去就来。”三姐道：“我不会陪，我是妇人家，适或简慢了三爷怎好，三爷还是要怪你的。”潘三听了这几句话，已觉得魂消，巴不得他出来，便接口道：“奶奶好说，本来要与奶奶祝寿，请出来！”潘三已站起了。

三姐笑将出来，潘三见了，神魂消荡。见他是瓜子脸儿，一双凤眼，梳了个大元宝头，插上一枝花。身上穿件茄花色布衫子，却是绿布洗了泛成的颜色，底下隐约是条月白绸绵裤。绝小的一对金莲，不过三寸，身材不长不短，不肥不瘦。香喷喷一脸笑容，对了潘三福了一福。潘三见了，色心已动，连忙还礼，请坐下，他却不坐，对小三道：“你快些回来，省得三爷等得不耐烦。”小三应了，到了外边说道：“顶快也要二更天才得回来，去有五六里路呢。”说着忙忙的去。三姐出去关门，进来坐下，潘三便笑迷迷的道：“奶奶今年贵庚了？”三姐道：“十九岁。”即叫声：“三爷，我们那小三是粗卤人，有伺候不到处，多蒙三爷的恩典，常常照应他。穷人家没有孝敬的东西，就这一点心。酒是喝不醉，菜是吃不饱的。”便袅袅婷婷的执了酒壶来，斟了一杯放下。潘三乐得受不得，便道：“奶奶何不请坐过来。要你这么劳动，心上不安。”三姐笑了一笑，即叫声：“老三，三兄弟，你出来。”老三道：“我不来，你陪他罢。”三姐笑道：“你不来陪你的人，倒要我替你陪，那里有这样倔强孩子，怪不得人要暗算你。”潘三听了这话有因，即道：“小三在我家，也是亲人一样，奶奶就坐坐，谅也无妨。”三姐道：“我坐在这里，也是一样。”潘三道：“奶奶坐着虽是一样，但到底离远些，不好说话，请过来坐罢。”三姐起一起身，微微的笑着，又坐下了。潘三便起身斟了一杯酒，送到三姐身边道：“我敬奶奶一杯。”三姐道：“不敢，不敢！三爷请自饮。”口虽说，已接过来，道：“怎么倒要三爷敬酒！”便一饮干了，就走近桌边，把杯子用手擦了一擦，也斟上一杯道：“三爷请喝这杯。”潘三已经心醉，喘吁吁的道：“敢不领奶奶的盛情！”接过杯子，顺手将他手腕上一捏，三姐低了头。潘三喝

了，捺不住，便搭着三姐的香肩，说道：“奶奶请坐，不要站疼了小脚。”三姐微笑，也就坐了过来。潘三道：“小三天天不在家，奶奶家里还有谁，可不孤另么？”三姐道：“向来有个老婆子，这两天又走了，还没有雇着人。”潘三道：“今日要奶奶亲手自造，我却造化多了。”便又斟了一杯送过来。

酒已完了，三姐道：“没有酒了，兄弟你去打半斤好烧酒来。方才这酒淡，你上大街去买，你不要嫌路远，又在小铺里买来。”老三答应，亦不点灯，趁着月色去了。三姐道：“我关了门，他到大街上去，有一会呢。”潘三见他去关门，心中想道：“可以下手了。这婆娘很有勾我的意，我不可辜负他。”三姐进来坐了，潘三此际欲火中烧，脸皮发赤，走过来道：“奶奶再饮这一杯。”便接近了，在凳边坐下。三姐故意要走开，潘三即扯住了袖子，三姐低着头只顾笑。潘三心迷意乱，大着胆放下杯子，双手抱住。三姐道：“三爷，你抱我做什么？”把眼一睨，潘三忙道：“我的妈，你儿子也不晓得要做什么。”便将三姐抱在膝上，想要亲嘴。三姐将手隔过，道：“使不得，三爷你好不正经，调戏良家妇女。我若喊起来，你就没脸了。”潘三道：“我的娘，你施点恩罢！”三姐道：“你真看上我？好便宜，哪里有这么容易的事情！你把我太看轻了。”潘三道：“奶奶，你要肯施恩，你怎么说怎么好。”三姐一手推他的脸，一手把住他的手，摸他的金镯子。潘三明白，心上想道：“他想这个，也顾不得了。”即除下来道：“奶奶，你肯行好事可怜我，我就将镯子送你，已后还要大大的谢你，也加小三的工食钱。”三姐接了镯子，套在自己手上，笑道：“多谢你，我如今依了你，你却不要告诉人。”潘三连声答应，想扯他的裤子，三姐即忙跳下道：“房里来！”说罢先走，潘三随后跟了进去。

到了炕边，三姐道：“你把长衣脱了，就在炕沿上顽一顽罢。”

三姐先坐在一边，潘三把长衣解开，扯了裤子，正想挨拢来，忽听得背后脚步响。回头一看，吓了一跳，连忙掖了裤子。只见周小三已到前面，大喝了一声，一把揪住，骂道：“好大胆的忘八蛋，原来你竟不是人！”潘三吓得目瞪口呆。三姐忙说道：“潘三爷方才要小解找溺壶，你当是什么？”小三忙道：“没廉耻的婊子，一见爷们就搭上了，还要在我面前遮饰！溺壶在你身上呢？”三姐嚷道：“你别撒赖讹人。”小三道：“他禽了你，倒说我撒赖。讲是讲不清的，我们到街坊上去评评理。我好意请你喝酒，你倒要禽起人家的堂客来！”一面拖着潘三要走。潘三急了道：“小三，不要这么着，有话好好的说，原是我不是了，不应进你内室。但我们多年相好，你也容点情，没有不好说的话。”小三道：“还有什么话说，我这媳妇也不要了。我将你们两个人送到官，凭官断，断与你也好，断与我也好，我们在这里不必讲。”三姐在旁装作啼哭，潘三无法，只得软求。三姐骂道：“你穷昏了！我做了什么事，你想断离了我么？你送到官，我也有得说的。”一面飞了个眼与潘三，潘三道：“小三放手，我们有话好商量，我是没有不好讲的。”小三道：“讲什么，我这个人不要了，你拿一千两银子来，饶了你罢。”潘三道：“要银子也好说的，放了手。”小三道：“放手好便宜！”翻将潘三按将下来。潘三道：“奶奶，你劝劝。”小三道：“你想罢，你愿出一千银子，你就乖乖的答应送来。你不愿，我就捆你起来，送你到官”潘三道：“我愿，我愿！但如何要得一千银子？我身边有三百吊钱的票子，给你罢。”小三道：“三百吊钱算什么？”三姐道：“你也摸摸良心，三爷待你这样好，今日就算他错了，你也须看他往日情分。你若知恩报恩，

难道三爷真个不懂得好歹么？”潘三道：“奶奶说得是，我是最懂交情的。小三，我们留个相与，我那一天不可照应你，何必定要今日？”小三道：“既如此，我们倒说明了，横竖人也被你顽了，一回也是顽，一百回也是顽，我这绿帽子是扔不下了。你先拿三百吊来，以后每月再给六十吊钱，你依不依？”潘三道：“我依！我依！”小三把手一松，潘三爬起，将钱票送出，穿好了衣裳。三姐对小三道：“你点灯送三爷回府罢，他受惊了。”小三笑道：“三爷不要害怕，我们是顽笑的。”潘三方放了心，心中尚突突的跳，说道：“好顽笑，这个只好一回。”小三道：“以后凭你老人家怎样，再不顽笑了。”潘三方定神。小三去点灯，三姐道：“你明日早饭后来，我有好处给你。”潘三没有做成，听了这话，又喜欢起来，连连点头。小三领了潘三出去，三姐在后扯扯潘三的衣服，又低低说了“明日”二字。潘三乐极回家，明早即打发小三下乡有事。

吃了早饭，到小三家，见门不闭，推了进去。见三姐坐在屋里，引着小狗儿顽。潘三咳嗽一声，三姐满面堆下笑来。潘三道：“昨日几乎唬死我。”三姐道：“他不过想钱罢了，他真心要拿你？”潘三道：“屋里没有人？”三姐道：“有什么人？”潘三道：“我去开了门。”三姐道：“今日天气暖，脱了衣服爽快些。”又道：“溺急了。”跑到后院子去小便，回头对潘三道：“你先脱光了罢，进被窝去。”潘三不敢不遵，刚脱下身来，见三姐笑盈盈的两手提着裤子进来了。潘三放心脱光了，上炕扯了被窝盖了身子。三姐也走到炕边。潘三道：“快些来罢！”要来扯他，三姐笑道：“关了房门。”刚转身，只听得外面嚷道：“做的好事！”一阵脚步响。潘三一听，魂不附体。只见周小三领着他两个舅子，拿了雪亮的刀，

又有一条粗麻绳，上前将潘三按住，拉下炕来。许老二一连三四拳，骂道：“你这狗鸡巴禽的，禽了我的兄弟，还想禽我的妹子。”潘三只得在地下叩头。小三道：“我昨日饶了你的狗命，你今日又来送死。”便把潘三捆了。潘三光着身子，只是哀求。许老二道：“你会禽人的屁股，老爷子也要禽禽你的屁股。”潘三着急，苦苦求饶。那三姐在旁笑得打颤。只见他二哥伸出个中指头，像个小黄萝卜一样，到油罐里蘸了些油，在潘三屁股里一抠，潘三“哎哟”连声。许老二解开一个纸包，拿那药与头发，搥了两三回。潘三口内呻吟，双脚乱挣。幸亏他的肛门老苍，没有抠出血来。许老二搥完，放了潘三。潘三只是发抖。许老大道：“潘三，你知罪么？我好好一个兄弟，被你强奸了，就天理难容。你还放了些东西，叫他一世成了病，做不得好人。所以我们今日也还个礼，叫你也做个脏头风，你说该不该？”潘三俯首无词，穿了裤子鞋袜，然后向小三说道：“你既然是为人报仇，就不应要我的钱。”小三道：“要你什么钱？”潘三道：“非但钱，还有八两重的金镯子。”小三道：“你回去与我打官司就是了。”三姐道：“潘三，你要打官司早些说，我好习学口供，省得上堂时说得不好。”潘三一人，如何闹得过他们，只得忍气吞声，后门口又火焦火辣的难过遂欲穿衣。周小三上前夺下道“你还想穿衣出去么？”三姐道：“给他罢，遮遮他那个狗脸。”潘三穿了衣裳，往外便走。听得三姐笑道：“潘三转来，你明日有空再来走走，我找个东西与你杀杀痒儿。”那三个拍着手哈哈大笑，潘三又羞又气，抱头鼠窜而去。

那兄妹夫妻四人犹大笑了一会，三姐道：“这潘三也被我们收拾苦了，亏二哥能下这毒手。”老二道：“我还没有使劲，恐怕



挖了他的肠子出来。”三姐道：“那三百吊钱，我有个主意，不知两位哥哥肯依不肯依。”老大、老二道：“这件事是妹子的功劳，凭妹子怎样，我们无有不依。”三姐道：“将一百吊钱给你妹夫，叫他做本钱，也不必赶车了。二哥你使三十吊，大哥你也使三十吊。这一百四十吊，留与三兄弟将来做本钱，你们找个铺子，与他生息。这钱是因他来的，自然他应多些。”那兄弟两个都说“很是。”小三今早将这票子，已同潘三对了外票，是预先商量停妥的，便拿出来交与三姐。三姐分派定了，又说道：“倒是三兄弟的毛病要紧，与他治好了方好。”许老大道：“这个有什么方法？”三姐道：“我闻得吃荞麦面，便可除肚里吃下的猪毛羊毛。你把这荞面做了汤元，包些糖，不要煮熟，带生的与他吃，吃两天试试。或者可以撒得出来。”那二人道：“这个最容易，我们回去就做些与他吃。”又坐了一坐，弟兄二人拿了钱也自回去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